

乾隆南巡记 上



清·不题撰人

中华古典精华文库

乾隆南巡记

第一部

（清）不题撰人 著

目录

第一回	北京城贤臣监国 瑞龙镇周郎遇主.....	001
第二回	杏花楼奸党遭诛 海边关良臣保驾.....	010
第三回	退妖魔周郎配偶 换假银张妇完贞.....	019
第四回	区家村智退主客 金平城怒斩奸官.....	027
第五回	雷老虎擂台丧命 李巴山比武欺人.....	036
第六回	梅花桩僧俗比武 西禅寺师徒相逢.....	048
第七回	林胜捉奸遭反捏 黄坤抱屈遇高僧.....	058
第八回	下潮州师徒报仇 游金山白蛇讨封.....	068
第九回	英武院探赌遇名姝 朱仙镇赎衫收勇士.....	079
第十回	杨遇春卖武逢主 僧燕月行凶遭戮.....	089

第十一回	南诗翁蔡芳夺舟 访主子伯达寻江.....	099
第十二回	夺鲈鱼踢伤伦公子 投村庄收罗众豪杰.....	111
第十三回	妖道人围困海波庄 玉面虎阵斩高发仕.....	122
第十四回	少林寺门徒私下山 锦纶堂行家公人禀.....	134
第十五回	牛化蛟贪财丧命 吕英布仗义报仇.....	147
第十六回	雷大鹏别师下山 胡惠乾送儿入寺.....	159
第十七回	下武当道德报仇 洲羊城五枚解急.....	169
第十八回	刘阁老累代光昌 赵芳庆武艺无双.....	181
第十九回	赵教头知机识主 朱知府偏断身亡.....	196
第二十回	苏州城白花蛇劫狱 牛头山黄协镇丧师.....	207
第二十一回	接圣驾区镇威擢职 结亲谊周日青吟诗.....	222
第二十二回	黄土豪欺心诬劫 张秀才畏刑招供.....	227
第二十三回	伯制军两番访主 唐教头二次解围.....	241
第二十四回	待月楼奋鹏护驾	

	寻芳市老虎丧身.....	252
第二十五回	毓秀村百鸟迎皇 小桃源万花朝圣.....	258
第二十六回	游花园题赠佳人词 闹新房戏谑风流话.....	263
第二十七回	急脚先锋逢恩得赦 投怀柳燕遇主成亲.....	269
第二十八回	痴情公子恋春光 美貌歌姬嗟命薄.....	275
第二十九回	蕴玉阁狂徒恃势 天香楼义士除顽.....	280
第三十回	东留村老鼠精作怪 飞鹅山强贼寇被诛.....	285
第三十一回	李全忠寻仇摆擂台 程春孝解忿破愚关.....	295
第三十二回	白面书生逢铁汉 红颜少女遇金刚.....	300
第三十三回	英雄遇赦沐皇恩 义士慈心叨御赐.....	304
第三十四回	命金刚碧玉共成亲 逢圣主许英谈战法.....	309
第三十五回	三英雄庙前逞力 两孝子遇水无灾.....	314
第三十六回	碧连孝感动家姑 紫薇遗宝赐佳儿.....	317
第三十七回	报恩寺和尚贪财 广法庵女尼死节.....	321

第三十八回	王宝珠贪淫殒命 录金言警世除顽.....	326
第三十九回	叶公子通贼害民 柴翰林因侄会主.....	330
第四十回	陈河道拯民脱难 邹按察救驾诛奸.....	338
第四十一回	扬州城府宪销案 金华府天子救民.....	346
第四十二回	仁对主怒斩贪官 文武举同沾重恩.....	363
第四十三回	安福战败飞龙阁 赵虎收伏金鳌吼.....	375
第四十四回	老夫人开科取士 白安福建醮酬神.....	383
第四十五回	锦纶堂设坛度亡魂 胡惠乾恃恶又寻仇.....	393
第四十六回	说闲言机匠起祸 夸武艺恶霸打人.....	398
第四十七回	递公禀总督准词 缉要犯捕快寻友.....	403
第四十八回	印月潭僧人不俗 仪凤亭妓女多情.....	408
第四十九回	夺佳人日青用武 打豪奴咏红知恩.....	413
第五十回	人县衙怒翻公案 到抚辕请进后堂.....	418
第五十一回	杭州城正法污吏	

	嘉兴府巧遇英雄.....	423
第五十二回	害东翁王怀设计 见豪客鲍龙显能.....	428
第五十三回	重亲情打伤人命 为义士大闹公堂.....	433
第五十四回	周日青力救郭礼文 李得胜鞭伤鲍勇士.....	438
第五十五回	醉大汉洪福救主 旧良朋华琪留宾.....	443
第五十六回	周日青小心寻圣主 杨长祺请罪谒天颜.....	448
第五十七回	方快头叩问吉凶 高相士善谈休咎.....	453
第五十八回	识真主高进忠显名 访细情何人厚得信.....	458
第五十九回	施毒计气煞惠乾 逞凶狂打走方德.....	463
第六十回	伤母子胡惠乾狠心 调官兵曾必忠设计.....	468
第六十一回	调兵围困西禅寺 会议协拿胡惠乾.....	473
第六十二回	西禅寺胡惠乾惊变 大雄殿高进忠争锋.....	477
第六十三回	破花刀惠乾丧命 掷首级三德亡身.....	482
第六十四回	绝后患议拿家属 报父仇拟请禅师.....	487

第六十五回	奉旨访师方魁跋涉 应诏除害白眉登程.....	492
第六十六回	闻家信方快头垂泪 探消息马壮士逞能.....	497
第六十七回	旧地重游山僧势利 轻舟忽至姊妹翩跹.....	502
第六十八回	俗和尚出言不逊 猛英雄举手无情.....	507
第六十九回	叩求恕罪前倨后恭 阅读来书惊心动魄.....	512
第七十回	志切报仇心存袒护 出言责备仗义除凶.....	516
第七十一回	运内功打死童千斤 使飞腿踢伤谢严福.....	521
第七十二回	道人寄语巡抚奏章 阁老知人英雄善任.....	526
第七十三回	约期比试锦纶下书 结伴同行白眉除害.....	531
第七十四回	扫除恶霸不忍同门 力敌仇讎击杀至善.....	536
第七十五回	众教师大破少林寺 高进忠转回广东城.....	541
第七十六回	顽梗既除八方向化 帝德何极万寿无疆.....	546

第一回

北京城贤臣监国 瑞龙镇周郎遇主

话说自李闯乱了大明天下，太祖顺治皇帝带兵过江定鼎以来，改国号曰大清，建都仍在北京，用满、汉、蒙古八旗兵丁，由北至南，打成一统天下。开基创业以来九十余年，传至第四代仁圣天子，真个文可安邦，武能定国，胸罗锦绣，腹满珠玑；上晓天文，下知地理，三坟五典，无所不通；诸子百家，无所不读；兵书战策，十分精通；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是时天下太平，人民安乐，八方进贡，万国来朝，真所谓马放南山，兵归武库，偃武修文，坐享升平之福。

却说一日五更三点，圣驾早前，只见左边龙凤鼓响，右边景阳钟鸣，内侍太监前呼，宫娥翠女后拥，净鞭三下响，文武两班排，圣天子驾到金銮宝殿，升坐龙床之上。王公大臣、诸侯贝勒、四相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及内外大小功臣，山呼万岁，朝见君皇。圣上传旨，即赐卿等平身，随开金口说道：“朕今仰承列祖列宗基业，借你大小臣工之力，上天眷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坐享太平，实乃万民之福。昨日偶然想得一对，汝等众卿为朕对来，重重有赏。”众大臣齐声答道：“陛下有何妙对？求御笔书下赐与臣等一观。”圣上闻言，即命内侍捧上文房四宝，浓磨香墨，慢拂金笺，御笔写出上联云：

玉帝行兵，雷鼓云旗，雨箭风刀天作阵。

写毕，赐与众臣观看。诸大臣见了此对，各人面面相看，均如泥雕木做，并无一人可以对得。圣天子在龙案之上见了这个光景，龙颜不乐，大有拂然之色。斯时，有一大臣上前启奏，圣上一看，乃是文华殿大学士陈宏谋，随即问道：“卿家可能对得此联否？”陈宏谋奏道：“老臣才学浅陋，何能对得此对！老臣有一门生，是广东广州府番禺县人，现是新科举子，来京会试的，姓冯名诚修。此人才高学广，必能对得此联，望陛下准臣所奏，宣召冯诚修到来，定然对得。”天子闻言，问道：“此人现在何处？”陈宏谋道：“现住臣家。”圣上即着黄门官传朕口诏，前往陈宏谋府内立召冯诚修前来见朕。黄门官领了圣旨，直到陈府，开读已毕，冯诚修望阙叩头谢了圣恩，随了黄门官直入午朝门。黄门官带领引见，俯伏金阶，三呼万岁万万岁。朝见已毕。圣天子即开金口，御赐平身，问之曰：“闻卿广学多才，特宣卿对来，重重有赏！”冯诚修奏道：“小臣岭南下仕，学识庸愚，谬承陈老师保奏，诚恐对得未工，有辱君命，其罪非小。望陛下恕臣之罪，赐臣一观。”天子闻言，御手在龙案上取了上联，交与内侍，赐与冯诚修观看。随着内臣另赐文房四宝一副，犹如殿试一样，慢慢对来。冯城修接了那金笺，展开一看，略不思索，举笔一挥而就，殿前官接了，晋呈御览。圣天子龙目一看，写得龙蛇飞舞，十分端楷。对云：

龙王夜燕，月烛星灯，山肴海酒地为盆。

天子看了，不觉哈哈鼓掌大笑，极口赞道：“卿才压中华，深为可喜！”又将龙目一看，只见冯诚修眉清目秀，一表人材，出口成文，如此敏捷，圣心大悦，即着御前供奉官在金殿之上赏赐御酒三杯，金花彩红，护送回陈宏谋相府，俟会试之后，另

行升赏。冯诚修叩头谢过圣恩，得意洋洋，回到陈府，不在话下。

且表圣天子赏了冯诚修后，随问大臣：“孤家意欲前去江南游玩一番，卿等众臣，有何人能保朕躬前往？”连问三次，并无一人敢应。圣天子不觉大怒，说道：“寡人不用你等保驾，独自一人前往，又有何妨！”随即传旨，卷帘退班，各官退出。圣驾转到太和殿，御笔写下圣旨一道，交与掌宫太监荣禄，面谕道：“朕前往江南游山玩景，久则十年，少则五载，自然回来。汝明日早上，可将此旨意交与大学士陈宏谋、刘镛等，开读便了。”说完，装作客商模样，出后宰门去了，不提。

再说次日五更三点，各官齐集朝堂，不见圣驾设朝，只见掌宫太监荣禄将昨日圣上留下圣旨一道交与大学士陈宏谋、刘镛等观看。二人在龙书案上展开同读，只见诏书上写着：

朕离燕地，驾幸江南，迟则十年，早则五载，江山大事，着陈宏谋协同刘镛，秉公料理。各大臣见陈宏谋即如见孤皇耳！钦此。

圣旨读完，各大臣均皆不乐，各自退前回府而去。这且慢表。单讲圣天子出了后门，扮作客商模样，慢步行来，不觉到了瑞龙镇。只见六街三市，闹热非常。迎面一座酒楼，十分高敞，招牌上：绮南楼仕商行台。又一招牌上写着：“满汉酒席京苏大菜”。天子看了，展开大步，直上楼中坐下。店小二上前陪着笑脸问道：“客官是用酒饭，还是请客？”天子道：“并非请客！你店中如有上等酒菜，尽行取来便了。”小二闻言，忙将上好酒菜一席，弄得齐齐整整，摆列桌上，请客官宽用，随站一旁俟候斟酒。圣天子一面用酒，一面问道：“你这瑞龙镇倒还闹热。”小二道：“敝处是京师通衢大路，原也闹热，近因迎赛神会，所以更加人多，客官不妨明日到此一游。”天子

点头道：“好！”一宿晚景不提。

次日用了早膳，即将包裹寄在店中，信步前行。只见街市之上，人如蚁密；各店坊中，百货充盈，倒还公平交易。天子见此太平景象，心中十分欢喜。行了半天，腹中饥渴，望见前面有座酒楼，名曰聚升楼，起得十分华美。远望三层酒楼，高有数丈，楼上吹弹歌舞，极其繁华。门外金字写着：包办南北满汉酒席，各色炒买俱全。进得门来，一望酒堂之上，席无虚设，饮酒人极多。再上一层楼，客虽略少，陈设比下边更胜。直至三层楼上，摆设着无数名人字画、古董，甚为清静雅致，只是客座之人，并无饮酒之人。天子拣了一个最好客座坐下，酒保跟着上来，站在一旁：“请客官将酒牌点了菜名，小的照办便是！”天子说道：“你店有什么上好酒菜，只管搬来便了。”酒保闻言，随将荤素酒肴，尽行送上来，开怀畅饮。遥望楼下会景，赛得十分闹热，人山人海，拥挤不开，圣心大悦，直饮至申牌时分，会景散场，看的人也散了。是时，天子饮得酩酊大醉，方才慢慢一步步下楼。酒保在楼上将酒数看了，连忙跟下楼来，即向柜上说：“此位客官共用酒菜钱八两六钱四分。”天子闻言，将手去身上一摸，不觉呆了：岂知来时未带银包。只得连声说道：“来得匆匆，未曾带银，改日着人送来何如？”店家道：“岂有此理！这位说未带，那位又说没有携银子，饮了酒，吃了菜，若都如此说改日送来，小店还用开么？就有泰山这样大的本钱，也还不够，若是未有银子，请将衣服留下！”天子闻言，勃然大怒，道：“若不留衣服便如何？”店家说：“若不留衣服，便出不得店门！你就是当今万岁，来吃了东西也要还钱；如无钱，龙袍也要留下。”天子闻言，大喝一声，犹如平空一个霹雳，起一脚将柜面踢翻，望着店家一掌打去。这天子文武全才，力大无穷，店家如何当得他

住？早已打得各人东倒西歪。正在打得落花流水，酒堂人走的走了，散的散了，打得不能开解之际，忽然门外来了一个少年童子，生得唇红齿白，目秀眉清，一表人材。急忙上前拦住说道：“有话慢慢讲，千万不可动气！”圣天子正在大怒之时，忽见此小童将他拦住，满面随笑，再三劝解，有如此胆识，不觉圣心大悦，自然住手，随即问道：“你这小童因何将我拦住？难道店家是你亲眷不成？你姓甚名谁，说与我知。”小童说道：“好汉说那里话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见有不平之事，断无袖手旁观之理。我非店家亲眷，不过偶然经过，见好汉如此生气，特自上来劝解，万望暂息雷霆之怒，把他不是之处对我说知。或是小事，请看薄面容情一二。古云：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小人姓周，名曰清，本处人。舍下离此不远，请好汉过茅店一叙，何如？”圣天子见他说辞伶俐，举止安闲，问答清楚，心中喜悦，就将吃了店家酒菜，身上未曾带银，他说若无银子，就是当今万岁爷也要脱下龙袍，如此无理。小童闻言，说道：“此乃小事，未知好汉欠他多少酒菜银子？代好汉付他便了。”忙出身边取出银子一锭，约有十两纹银，完了酒钱，一手携着圣天子手说：“方才匆忙，未曾请教高姓大名？”圣天子答道：“姓高名天赐，北京城里人。”问答之间，不觉已到日清家里。忙问日清：“你家内还有甚人？”方才十两银子，恐其父母追究。日清道：“父亲亡过，只有寡母，老伯请坐，容我进内禀知母亲，请出来相见。”随即进去，将上项事情，详细禀知母亲。那黄氏安人见儿子小小年纪有如此志气，交结世人，也自欢喜。即着清儿倒了一盅香茶出来，双手敬奉。圣天子接了茶，随着日清进去，替我与你母亲请安。黄安人在屏风背后回说：“不敢当！”一面用眼观看，见此高姓客人，龙眉凤目，一表人材，心中暗思必非常人。只见高姓客

人问道：“令郎如此英俊，不知现年几岁？因何不与他读书？将来必有上进。”黄氏安人答道：“小儿今年十五岁也。念过书，粗识几字，但恨他总是交结朋友，学习武艺，不肯用心读书。万望贵人指教，就是小妇人之福了。”圣天子说道：“我有句不知进退话说，未审夫人可容纳否？你令郎有这样气概，他日必非居于人下。小可现在军机大学士刘镛门下，意欲将令郎认为螟蛉之子，将来谋个出身，不知尊意可允从否？”黄氏闻言，十分欢喜，连道：“若得贵人如此提拔，小妇人感激不尽！”忙叫清儿上前叩头拜见契父，圣天子用手在九龙暖肚上摘了一粒大珍珠，作为拜见之礼。日清谢后，送与母亲收好。黄氏说道：“贵人意欲何往？可否将小儿带去？”圣天子道：“我今欲到南京一游，令郎愿往，不妨同去一走。”黄氏应允，即着家人摆上酒宴，至申牌时分，用完晚膳，日清背上包裹，辞别母亲，随了契父出门，仍回绮南楼客寓住了一宿。明日起来，付了店钱，出了瑞龙镇，望着海边关一路而去。

晓行夜宿，不觉来到海边关内。是日尚早，投了人和客店。小二打扫洁净地方，安顿包裹床铺，泡了一壶好茶，将洗面水两盆放下。圣天子一面洗去面上尘垢，一边问小二道：“此处可有什么好游耍地方吗？”小二回说：“虽有几处，均属平常。只有海边叶大人公子叶庆昌在庆珍酒楼旁边起了一座大花园，园内起座杏花楼，极其华美，为本地第一顶好去处。叶公子每日在此楼上游玩，不许闲人进去。客官如遇公子不在，进去一游，胜别处多矣。但叶公子每日早晚必在楼内饮酒，午后回府。现下已过午时，客官碰巧前往一游，回来用晚饭未迟。”圣天子随问：“店家姓甚名谁？与我们看着包裹，我去一游就回来便了。”店家说：“小的姓周，名洪，坐柜的是我妻舅，姓严名灵。小的郎舅在此多年，请客官放心前去，早些回来便了。”

圣天子随即带了日清，出了店门，问店家这杏花楼从哪条路去，店家说道：“由此东边大街直行，转过左手，海边街上最高这座大楼就是。”周日清闻言，随即上前引着前往。正是从此一去，弄出弥天大事，有诗为证：

帝皇无事爱闲游，柳绿花红处处幽。

毕竟恶人有尽日，霎时父子一同休。

按下不提。再表圣天子与周日清望着东边一路而来，转了弯，果见近海傍大街上，远远有一座高楼。走近楼下，四围砖墙围着，上有金字蓝地匾额“庆珍酒楼”，生意极为闹热，来游的拥挤不开。随即分开众人与日清进了头门，看见两旁时花盆景摆列甚多。一望酒堂上，客位坐满。正欲上楼，只见酒保上前赔笑说道：“客官碰巧来得迟了。小店楼上楼下都已坐满，先来的客已无位坐，所以都站门外了，请客官改日再来赐顾。”圣天子闻言，答道：“我们不吃酒，只要你引我到杏花楼上一游，我重重有赏。”酒保道：“虽然使得，只是叶公子申牌时要回来的。客官进去游玩不妨，第一件不要动他东西，第二件务要申牌时以前出来，切勿延迟。误了时刻，被叶公子看见，累小人受责。”圣天子说道：“我都依你便了。”于是酒保在前引路，来到杏花楼院门口，遂将门开了。进得门来，一条甬道，都用云石砌得光滑不过。迎面一座小亭，横着一块漆地沙绿字匾额，写着“杏花春雨”四字。转过亭后一带松荫，接连一座玲珑嵯峨假石。上了山坡，来到山顶一望，一片汪洋，活水皆从四面假石山中曲折流聚于中。这杏花楼起在塘中间，此山顶上有度飞桥，直接三层楼上。两旁均用小万字栏干围起，高在半空中，极为凉爽。然此待为夏季进园之路，若冬天，另有别条暖路，避去风雪，至楼内上层。此楼造得极其富丽，十分精巧，游廊上摆着各色定窑花盆，两边的是素心兰花。进得楼来，

四面屏风隔子俱用紫檀雕嵌，五色玻璃，时新花样，椅桌俱用紫檀雕花，云石镶嵌。各处挂着许多历代名人字画、古董玩器，为大家内所无的。圣天子畅游一番，游时忽见三层楼上酒厅中，摆着一桌十分齐整满汉酒筵，并未有人入席，随问酒保道：“你方才回说没有空座，头酒菜都卖完了，因何又有这一席？难道自己受用不成？好生可恶！还不快去暖酒来，我就在这里开怀畅饮。食完了，俟侯得好，重重有赏。”酒保闻言，惊得面如土色，连忙说道：“此酒席是叶公子备下，申刻到此用的，谁敢动！未曾进门之先，已与客官说明，不要妄想。务望到各处游玩，早些出去为妙，不要闯祸来，小的就万幸了。现今将近申牌时分，倘若再迟延，碰见公子，非但小的性命不能保全，连客官也有不便。”圣天子闻言大怒，喝声：“奴才胡说！难道你害怕叶庆昌，就不怕我么？等我给个厉害你看！”说着用手将酒保提起来，如捉鸡一样，殊不费力，高高举起，望着窗外说道：“你若不依我，管教你死在目前！”酒保大叫：“客官饶命，小的暖酒来便是。”圣天子冷笑了一声，轻轻将他放下，随道：“你只管放心搬酒菜上来，虽天大事情有我担当。”酒保无奈，只得将叶公子所备下各种珍肴美味送上楼来，随即着人暗中报知叶庆昌不表。圣天子与周日清在杏花楼欢呼畅饮。

再谈叶庆昌公子。他是海边关提督叶绍江之子，奸恶异常，倚着父亲戚权，谋人田宅，占人妻女，包揽人命重案，刻剥百姓，鱼肉客商甚于强盗，所以家内如此富厚。叶绍江见他能做帮手，十分欢喜，言听计从，狼狈为女干，万民嗟怨，不知费尽多少银子，起造这座杏花楼，每日早晚同一班心腹，狐群狗党到此欢叙，设计害人。不料这日正在府中与手下人商议要事，忽见看守杏花楼的家丁跑奔回来报道：“现在有两人硬进杏花楼，将公子所备的酒席押着店家卖与他吃，酒保不依，他就要

将酒保打死。已经在楼内畅饮，请公子快去！”公子一闻此言，暴跳如雷，即刻传齐府内一班家丁教头人等约有一百余名，执齐各色军器，飞奔杏花楼而来。到了门首，公子吩咐：“各人均在楼下前后门口分头把守，听我号令，叫拿就拿，叫杀就杀，不许放走一人，违者治罪。小心捉着这两人，重重有赏。”随带了八名教头、两个门客当先拥上楼来，来到第三层楼酒厅之上，见座中一人，年约四旬以上光景，生得龙眉凤目，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旁坐一少年童子，年约十三四岁，生得眉清目秀，酒保侍立一旁，满面愁容，十分怕惧。公子看了，上前大喝道：“何方村野匹夫，胆敢威逼酒保，强占本公子杏花楼，食我备下的酒菜，问你想死还是想活？敢在太岁爷爷头上动土，难道你不闻公子的厉害？快把姓名报上，免我动手。”那酒保见了公子，急忙跪下磕头，说道：“小的先曾再三不肯，无奈他持强，如若不依地，几乎把小人打死，只求公子问他，宽恕小人之罪。”说完就在楼中地上叩响头，犹如捣蒜的一般，春得桌上杯盘齐响。圣天子看了这般情景，不觉拍手哈哈大笑，不知说出什么言语，后来如何动手打死公子，叶绍江起兵擒捉忽遭阴谴等情，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杏花楼奸党遭诛 海边关良臣保驾

圣天子正与周日清干儿在此杏花楼上开怀畅饮，忽见楼下拥上一班如狼似虎之人，为首一人蛇头鼠眼，形容枯槁，声如破锣，身穿熟罗长衫，外罩局段马褂，足蹬绣履，口出不逊之言。酒保跪在他跟前，叩头不住，口称公子。知是叶绍江之子叶庆昌，听了他一派胡言，不觉呵呵大笑，随说道：“你老爷姓高名天赐，这位是我干儿，姓周，名日清，偶游此楼不觉高兴，就吃了备下酒菜。你又怎么样？若是知趣的，走上来，叩个头，赔了罪，快快把这狐群狗党退了下去，既不扫了老爷们的兴，我自然用完了多赏你几两银子。倘若牙崩半个不字，管教你这班畜生一个个死在目前，若走了一个也不算老爷的厉害。”叶庆昌一闻此言，激得无名火三千丈，暴跳如雷，大叫：“快与我拿他下来。”当下各教头手执军器蜂拥上前。圣天子此际手无寸铁，难以迎敌，忙将酒席踢翻，随手举起座下紫檀宫座椅，望着各人打将过来，力大又势猛，众教头早有一人打倒在地。叶公子见势头来得凶，正欲走时，早被地下酒菜滑跌在地。圣天子飞步向前，双手将他提起，各人大惊，要救也来不及，只见圣天子说声：“去吧。”望着窗外如抛绣球一般，在三层楼上，抛在假山石上。这楼有八九丈高，抛入塘中山石

之上，周身骨如碎粉，各人大叫：“不好了！打死公子了。”随即，有几个家人飞奔下楼，回府报信。各教头现在楼上，不便动手。随即一齐退了下来，把杏花楼前后门户重重围住，恐怕这人走脱。当下，圣天子招呼周日清从楼上打出来，一层层都是桌椅，将去路拦住，拨一层又是一层，已有三分倦意，打到门口，又早有各打手及教头截住去路。圣天子在楼内拾了一对双刀，周日清也拾了一对铁尺，尽力望外打来，势如猛虎，勇不可当。无奈人多，虽已打死数十人，仍然拚命拦着，死也不肯退去。这且接下不表。

再说海边提督叶绍江正在衙内与各姬妾作乐，忽见有两个家人飞跑回来，跪在地下哭，叫道：“不好了，公子在杏花楼被两人从三层楼上提了起来，抛在假山太湖石上，死得脑浆迸出，骨如粉碎。”叶绍江一闻此言，登时大叫一声，魂飞魄散，气死交椅上。左右侍妾慌忙用姜汤救了半时之久。方才渐渐醒来，放声哭叫：“孩儿死得好苦呀！”随即喝问家人：“因甚事情与这两个争斗起来？”家人就把上项事情详细禀知：“现在各打手已经被他伤了数十人，还拚命围着与他死战，不肯放他走脱。我等众人一面守着公子尸首，飞跑前来报知老爷，只求快些点兵去协同各人捉他回来，以报公子之仇要紧。如若迟延，定然被他走脱了。”说完只管在地上叩头。叶绍江听了，气得无名火高三千丈，七窍生烟，即刻拔下令箭，亲自点兵齐了，提标部下五营四哨马步兵丁，飞风前往杏花楼来。不论诸色人等，如能当场捉拿其人者，重重有赏。一面出令，一边飞马前来，早见望花楼前一派喊杀声，家将们被这两人打得抵挡不住，看看要出重围。当下，叶绍江喝令马步大小众士，一齐协力上前。见他如此勇猛，难以就擒，暗暗着部下人，远远将长绳及板凳绊他脚下。

且说圣天子正在如狼似虎追杀各打手，忽见兵丁越杀越多，就知接应的来了，心中一想：招呼日清打出去吧。只见许多长绳、板凳绊将来。日清早被绊倒在地，急忙上前救时，自己也被绊跌。心中一急，此乃万民之主，有百神保佑，泥丸宫真龙出，见金光万道，雾爪云鳞上冲霄汉，直达灵霄宝殿。

这日玉帝升殿，查检下界善恶，查得海边关提督叶绍江前身，本属灵猴，修炼千年，合入地仙之列，因与太行山八百年硕鼠有父子尘缘，故令先后转胎下世，望他身到朝堂，为国效忠，爱民惜福。不料他二人投入官家，前言悉背，凌虐子民，无恶不作，所犯诸大过早经虚空过住神灵，日夜伺察，陆续奏闻。是日天皇查察之余，拍案大怒，忽据守殿仙官跪称：“当今天子被叶绊倒，亟须速护，并去奸臣。叶氏父子恶贯满盈，应早收灭”等语。为饬南天门黄灵客钦旨传饬，该处城隍土地诸神，分头遮护。你道城隍是谁？原来曾做太仓州属嘉定县之陆稼书太老爷归真之后，上帝以其生前正直，即饬赴该处城隍之任。到任以来，迄将一载，深恨叶氏父子行为，而不忍即行示罚者，冀其父子改过自新，以消前愆。今闻天语，即传当方土地，带同文武各官，神兵二十名，竟奔杏花楼而来。只见叶绍江正在指挥狐群狗党。城隍大怒，即举手向叶心一指。却说叶绍江见了打死儿子的仇人，眼中火出之际，忽觉心中大痛，大叫一声满地就滚。那些手下的狐群狗党，见此光景，早将绊天子的绳丢了，赶拢问慰，只见叶绍江口吐鲜血，面色渐白，大叫数声，呕血斗余，一命呜呼，恍如路毙。众人只得设法用软轿抬回署中，所有中军等官与诸将士，不明其故，互相惊异，一时哄动了合城人等，齐来观看、探问，有谓气极而死者，有谓受阴箭而亡者。内有学问深者，谓该父子同日死于非命，以其平日之作为，故受阴谴，此系恶报。于是皆知天谴，大快人

心，一霎时纷纷激去。

却说圣天子绊倒在地，翻身立起，忽见众兵丁交头接耳，丢了绊绳，纷纷走散，不来对敌。忙将干儿子扶起，顺手在地拾得短刀两把，日清亦拾得铁棍一条，正欲开步动手往外打出，忽见人渐散去，传说叶提督呕血而亡，实深骇异，暗想：“此等恶人，即不遭天谴，定干国法，今虽身死，必使戮尸之律，方快天下人心。”正在与日清闲论，一面说话提刀而行，遥见客店中掌柜之严灵跑来，走得满头臭汗，气吁吁的说道：“因有人传说客官在此与园主打架，恐有吃亏之处，故奔来探听。”圣天子一见严灵，心中大喜，说道：“来得甚好。”即与日清、严灵转入杏花楼账房内，随手抽花笺一张，信笔写成一信，封好了口。正欲与严灵说话，忽闻日清道：“孩儿想，今叶奸臣虽心痛自毙，然此是朝廷大官，今日之事，定有奸党为伊报仇，拦住我们不能脱身，请干爹早定妙策。”天子道：“吾儿放心，管教除尽此害，只要烦严灵速将此信连夜送入京城，就有天大的罪名都可消了。”事不宜迟，即唤严灵来前，不可泄漏，附耳低言：“速将此信进入京城大学士刘镛府中，说有圣旨，他自然会接你进去，你把目前情形说知，叫他快来，他自有法儿，你不用害怕，胆大上前，不可泄漏，误我大事。”严灵、日清至此，始知就是圣驾。严灵速忙跪下，口称死罪。圣天子嘱他：“不要声扬，立去为妙。”当下二人就知当今天子，不觉当时且惊且喜，十分放心。

那日，刘镛正在府中静坐，忽见守府家人报说：“外面来了一个人，说有机密圣旨。”不觉大惊，即将严灵请进，排开香案叩头，跪读诏曰：

朕游历江南，驾至海边关庆珍酒馆内杏花楼饮酒，因该关提督叶绍江之子叶庆昌斯朕，被朕打死。其父提兵赶

来，虽受天谴，当场呕血而亡，但查得平时作为，实堪痛恨，望刘卿见旨，即命九门提督彦汝霖提兵前来，除将该叶氏父子外，并着满门抄斩，以伸国法。速速此谕。

刘镛读毕，大惊失色，急忙拜会九门提督，将圣旨与他看了，随即点齐十八名侍卫，御林军三千，飞风般似竟到海边关来叩见。天子随即密传口诏：“着彦汝霖将叶绍江父子戮尸，全家拿下，满门斩首。行刑之际，合关军民无不称快。所遗海边提督篆务，即着山西提督军门姚文升署理，钦此。并着查抄叶绍江家产之后，彦卿家即可带同侍卫等回京复命。”说完赏了周洪、严灵，即着回寓，将行李送来，即与大将军分手，带着日清，直望江南海青县进发。

一路上天气晴和，山青水碧，鸟语花香，各村户中鸡犬不惊，人民乐业，太平景象，十分开怀。晓行夜宿，漫步行来，已到大江旁边。是日，天色已夜，只得投店住宿。次日天明起来，托店家雇了一只过江便船，随与周日清携了包裹行囊，下得船来，随见络绎先后搭客货物，也亦落满了截。幸喜船内倒还宽舒，远望船主，手拿一本红签簿子进入舱内，从头舱客起，次第向舟中所搭的客人捐款，或是银子，或是铜钱，都现交付与船主，嘱其虔诚敬祷，求神庇佑，不知是甚缘故。圣天子见了，好生诧异，随即请教同舟一位老诚客人，细问：“端的为着什么事情要向各客捐银？作何所用？”老客说道：“客官是初入客途，不知风俗，听在下慢慢说来。离此数里大江之中，有座石山。此石山之上，历来有间老魔神庙，这位老魔神十分显圣，来往官船、商船，在此庙经过，都要捐银，备了猪羊、酒礼，虔诚到庙致祭，求其庇佑，自然太平无事，安安稳稳渡得过江。若不如此，就是风平浪静将到彼岸，也撒转来，霎时间天昏地暗，狂风大浪，舟沉覆溺，性命难保，此是向来规矩。

少时间，客官们与老汉等到了庙前，也要一齐上去烧香拜祷一番。现在船家亦向各人随意略捐银钱，买办祭礼品物，方才开船。”一边说着，那船户已经走到面前。圣天子冷笑说道：“你们不用如此破费银钱买祭物，只管放心开船前去。大江中如有风浪险阻，老魔神作怪时，我曾遇异人传授灵符神咒，使将起来，不要说这小小老魔神，就是四海龙王，敖家兄弟，也不敢逆我法旨，包管平安无事。”各人听说，齐说：“客官如果没有银子，不如直说，我等众人共同代你两位多出些便了。这样事情不是当玩的，不要说你自作自受，心甘情愿，如要带累合船数十口都有性命之忧，事到临头要悔之不及。”当下众人都肯代他出银子，不信他的法术。

圣天子看见众人不肯依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回手在贴肉汗衫内，五宝珍珠钮上解开活扣，脱下一粒避水珠藏在手中，这珠有五粒，金、木、水、火、土五行，宝珠做在贴肉汗衫钮上，因此刀兵水火不能近身，将来后段将此汗衫再为详细表明，按下不提。随对众道：“列位不信，看念经咒语，分开海水与你们看看何如？”众人齐声道：“如此极好。”随即来到船边，各人争先来看。天子将此宝珠握在手中，假作口中念咒，将手在水中一分，只见海水登时裂开一条白光，直射水底，那水两边离开有数丈之远，丈余之深，众人大以为奇，齐声喝彩！圣天子将手提起，水仍合拢，船中各人深信不疑，船主将先前预备买祭物银钱，按名派还。看见客货已经满载，随即开船，挂上风帆，乘着顺风，顺水如箭一般行来。看看到了老魔神庙前，远远望将上去，只见庙里鸣钟擂鼓，香烟霭霭，庙门外海边之上赛神，停着船只约有百十号，鸣锣放炮之声，十分热闹。只有这圣天子所搭之船，并不湾泊停留，一直冲波破浪前去。船上望见岸旁有许多人望着此船，指手画足，似是说

他大胆，不要性命的。此时正当日午，风情气朗，天色融和，那船正往前驶，走到大江之中，忽见一阵狂风，天色一变，波涛汹涌，大浪掀天，打得船不能进，帆为风吃住，欲下又不能下，各客人坐在舱内，衣服也被浪花打湿了，众人大叫：“客官快些画符念咒，救命要紧！此必老魔神来显圣了，若再迟延，我等与老兄都要葬在江鱼之腹了。”

此际圣天子闻言，心中一想：“当日唐太宗跨海东征之时，在东海也遇龙王来朝，风波大作，几乎翻船，后来御笔写了“免朝”二字，放下海中，风浪即止。大约寡人今日偶然到此经过，必然大江之中龙王来朝，断非老魔神与朕作对，何不我也写个“免朝”二字放下水中，看是如何？”随对众人说道：“看我弄法驱妖。”即在帖套中取了一张红笺，口中假作念咒样子，舒开御腕，一笔写成“免朝”二字。即着日清走出船头，放落水中。说也奇怪，只见一霎时天清地朗，浪静风平，各客商们见了如此灵验，随即欢呼大喜，深深拜谢。自此以来，曾经圣天子金口说过，不用拜祭，这老魔神不敢擅作威福，直至今时，来往客商省了无数虚费钱财，此皆仰仗圣天子兴利除弊之福。表过不赘。当时既得平安，一路行来，别无阻挡。

有话即表，无说即短。不觉船到埠头，当下众人纷纷起货上岸，各投住处去了。周日清也雇了小船，随圣天子沿岸而来，只见海旁一带，造得极其富丽，与江北景况大不相同。往来游船、画舫、笙箫鼓乐、吹弹歌舞，不绝于耳，听来词曲皆操南音。妇女裙钗，多穿绸缎。走上码头，付了小船力钱。周日清背了包裹，二人慢步行来，街市大阔，打扫得洁净净，人来人去，闹热非常。各行店铺开设两边，酒馆、茶楼多是高搭数层之外，走过几条街市，都是拥挤不开，抬头见许多牌坊，都是题着古来忠臣节妇孝子义士之名，流芳旌表，以风于世，好

一个南京地面。正在观之不足，玩之有余，不提防顶头来了一人，与圣天子撞了一个满怀，一脚踏在袜上，弄得满鞋泥浆，其人慌忙打拱，赔了不是。又欲向前飞跑，满面愁容，眼光不定，望着前途，若有所候。圣天子看了这宗光景，知他必有紧要之事，随回身赶上，将他一把拖住，问道：“老兄到底因甚缘故这等慌张？请道其详。”其人说道：“小可适才污了尊足，实出无心，请即放手，勿耽误救命的大事，要紧，要紧。”说着又要挣脱而去，圣天子笑道：“方才小事，何必介怀，你有什么救命事情，不妨对我说知，或可分忧一二，也未可知。”其人闻言，回嗔作喜，深深揖拱，说道：“阁下声口似不是这里人，请教高姓大名？何方人氏？到敝处有何贵干？愿请道其详。”圣天子答道：“在下姓高，名天赐，北京人，系现在中堂刘镛府中帮办军房事务，闻得南京好风景，特地到此一游。这位是我干儿子，姓周名唤日清，带了他来长长见识。你有什么紧关事儿，快快说与我们听听。”此人听了，拍手喜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小可正为兄叫我出来查访大贤，不期巧巧遇着，这是我侄女儿灾难满了，应该救星到了。在下姓陈，名登，哥哥陈青，本地人氏，家中颇有家财，只可惜我兄弟二人并无儿子，只有哥哥单生一女，名唤素春，今年才十六岁，因为许萧家亲事，现在择日来娶，忽被妖魔侵害，弄得素春侄女七死八活，命在垂危，吓得我一家人惊慌无主。曾请过许多法师来收妖怪，都不中用，几乎这些鬼迷道士也被妖怪吃了，无奈又请高僧打斋念经，亦不中用，闹得我兄弟二人没法可施。昨晚我哥哥梦见一位金甲神人托梦，说是今日今时，搭船到了北京来的一位高天赐老爷，一位周日清公子，打从这条法来此，二人有绝大的神通，能收妖怪，救得女儿性命。千祈请他回来，不可当面错过，失了机会，汝女儿就无生路了。

所以我哥哥绝早吩咐我在此守候，敦请回家，救我侄女之命。不期神圣之言，果然应验，走出来恰遇二位大贤到此，实乃三生之幸也，务望二位大贤，大发慈悲，广施法力，救得侄女残命，愚兄弟情愿酬谢白金三万两，明珠一百粒，以答活命之恩。”不知圣天子如何回答，能否收得这个妖魔，后事怎样，且听下回分解。正是：

欲观天子擒妖怪，更见佳人配艳夫。

第三回

退妖魔周郎配偶 换假银张妇完贞

话说陈登把神人指点：今日幸遇贵人，总求大发慈悲，请回舍下，救出侄女，收了妖魔，胜造七级浮屠，不但侄女感激活命深恩，就是愚兄弟合家人口也沾二位贵客莫大之恩。说罢倒身下拜，叩头不止。圣天子不待说完，连忙扶起，心中十分惊异，答道：“不瞒陈兄，说高某实在未曾学过收妖捉怪的法术，若论武艺工夫，倒还晓得些须，不怕他铜皮铁骨猛虎蛟龙，我也可以擒拿得他，只是妖魔鬼怪，云来雾去，无形无踪，你不见他，他能见你，有力也无处可施，这就难以效劳，纵使勉应也是徒然，老实对你说，倒不如另访高人收除妖怪，免得误你大事。”陈二员外闻得此言，疑是不肯捉怪，只吓得汗流浹背，两泪汪汪，双膝跪下，不住在地叩头，哀恳道：“贵人到此，神人预先指引，如此应验，叫我去什么地方再另请高人？若是贵人不肯垂怜，我就死也跟着二位高贤，断断不肯当面错过这番机会，误了侄女的性命。”说完伏在地上痛哭哀求，早有跟随陈登的家人飞跑回家，报知大员外陈青。陈青一闻此讯，即刻备了两乘轿子，亲自押着，忙忙赶来，赶到跟前，也就跪在地磕头，恳求：“救我女儿性命。”

早有那往来行人，看见这个光景，不知是何缘故，前前后

后，推推拥拥，四下里围了一大堆人，弄得水泄不通，幸而南方各处街道尚阔，那些看的人，也有知道陈员外家内遭妖魔侵害的事情，必定请他们去收妖怪；也有不知此事的，七言八语，议论纷纷，十分挤拥，倒把这一位圣天子弄得没了主意，也只得先把员外两兄弟极力扶了起来，说道：“有话慢慢商议，且站起来，不用如此惊慌。”正欲用些言语宽慰着他，再慢慢自己寻条良法，以为脱身之计，不料旁边站着的周日清到底是孩子脾气，不知妖魔的厉害，年纪又小，心肠又软，经不起人家哀求兼且这般凄惨，他早已流下泪来，口称：“干爷素肯做方便事情，济困扶危，救人性命往往不辞，何不就应许了他，同孩儿到他家内，会一会这妖怪，或者能够捉着，与他们除了一害，也未可知，何必苦苦推却，使他兄弟二人跑在这里，引得街上看的人塞满了，有什么好看，还望干父看孩儿面上应了罢。”话未说完，早把个陈员外兄弟二人喜得跳了起来，欢呼道：“令郎已经恩准了，万望不要再推，快请进轿到舍下去罢。”当下不由分说，二人把圣天子推到轿内，周日清随后也坐了一顶。分开众人，望着陈家庄而来。早有手下人把中门大开，一直抬到大厅，方才下轿。那些看的人也就陆续散了。

此际圣天子只得开言说道：“我们实在不会使法捉拿妖怪，见你等这样哀恳，小孩子应承了，也只得舍了自己性命去会一会这妖怪，捉得来是你们的造化，如果捉不着，不要见笑。但不知这妖怪现藏在什么所在，还要你们带了我等去看，方好动手。”陈青道：“这自然要同去的，但只是现在天色尚早，妖怪还未曾来，小女的卧房在后花园牡丹亭内，大贤请宽坐片时，愚兄弟备杯薄酒，与贵人助威。”圣天子说道：“今既然如此，可请令爱到别处藏躲，这酒席可就摆在牡丹亭上卧室之内，我饮着酒，守候妖怪到来，见机而作，或可捉住。”陈登答道：

“不知大贤要用何物，请即吩咐，我好预备应用。”圣天子说道：“只取一支铁棍给我做军器，其余只要多挑几名有胆力壮丁，随着我儿，一见妖来，在亭后边鸣锣擂鼓，施放洋枪花筒火炮，高声叫喊以助威风。这堂上堂下四围耳房，各处多备灯球火把，另将上好玻璃风灯多点几盏，恐怕妖物来时，风大吹熄了。火最是要紧，闻得妖是阴物，最忌阳气，那火药东西总要多烧些，最能避邪，你们有惧怕的，只管请便，不用在此碍我手脚。”当下陈氏兄弟二人，随即命人照样办齐应用各物，将酒席设在牡丹亭卧室内，随请他父子进后花园来。到了亭中，只见摆着一桌齐整整满汉酒席，随尊他父子二人坐了客位，自己两兄弟主位相陪。是时已有未牌时分了，事已到此，圣天子也只付之无奈，放开酒量，开怀畅饮，与他弟兄们高谈闲论，渐觉投机。看看饮到黄昏，酒也有了几分醉意，随即用了晚膳。撤去残席，另换果碟儿下酒，慢慢等候这妖魔到来，好众人一齐下手。

闲谈多时，已交二鼓，一轮明月当空，照耀得牡丹亭前阶台之下如同白昼，这园内树影扶疏，枝头宿鸟，凄凄檐下，虫鸣唧唧，夜色苍茫，人声肃静。彼此又谈，既久，圣天子将身离席，举步下阶解手之余，背着手与陈氏弟兄、日清契子在阶前小步，举头望月。将临三鼓，忽见东北角上远远一朵黑云如飞，直奔中庭而来，霎时间起了一阵狂风，飞沙走石，遮得月色无光，天乌地暗，四围灯烛灭而复明。众人知道妖物来了，都皆躲入后座，圣天子龙目一看，只见半空中落下一个道者，年约三十余岁，白面无须，身穿蓝袍，头戴角巾，脚登云履，腰束丝绦，身旁佩剑，手执拂尘，慢步而来。到了亭中，喝问道：“谁敢在此饮酒？扰吾静室，阻吾佳期。”圣天子大声骂道：“何方牛鼻子野道，在此兴妖作怪，光天化日之下，淫污

良家闺女，不守清规，不畏王法，自恃妖术，大胆胡行，罪在不赦！好好听我良言。早早收了念头，改邪归正，倒还罢了；如不见机，迷而不悟，目前就要五雷轰顶，复现原形，受永远地狱万劫沉沦之苦，悔之不及。可借你修炼多年，始得人身，为破色戒，一旦付于大海，你可仔细想来，勿容后悔。”道者闻言，大吼一声，喝道：“你好大胆，管贫道事情，想是活得不耐烦，要寻死路了。我与陈素春有宿世姻缘，他家也曾请过许多高僧高道，个个都说神通广大，只也奈何我不到。贫道因见他们都是哄骗钱财的脚色，所以才饶了这班人的狗命。你今有多大本领，敢如此出言无状，得罪贫道，我劝你快快避开，若再多言，恐你的赏钱就不得到手了，连性命都丢了。你若会同贫道比较高低，快把名儿报了上来，候出家人动手便了。”这一席话，只激得圣天子气冲斗牛，大叫如雷，说：“我高天赐，若不将你这妖道劈为两截，也不算好汉。”说着举起这条熟铁棍，照头就打。道者连忙拔剑来迎，二人搭上手，你来我往，一冲一撞，战有数个回合。此际，棍击剑迎，叮铛响亮，火光乱碰。圣天子使得性起，只见那条铁棍，上如雪花盖顶，下若老树盘根，左插花，右插花，风不透，雨不漏，使到妙处，只见一派寒光，总不离妖道面门、头顶、咽喉左右打将去，后面各人齐声喊杀，金鼓之声如雷振耳，一面助威，一边周日清督着手下人洋枪花筒齐向妖道乱打。妖道一时抵挡不住，手中剑又是短兵器，那能敌得。圣天子这条铁棍神出鬼没，变化无穷。妖道招架不来，望着园中空地方，虚劈一剑，忙忙就走，大叫：“不要追来。”圣天子不舍，随后紧紧追了下去。当下众人也就远远跟追。妖道回头看见追得紧急，随即在地一滚，即现出原形。圣天子正在发脚追赶，忽见妖怪现出原形，身高丈余，腰大数围，头大如斗，满头红毛，青面獠牙，眼似铜铃，

周身金鳞，张开血盆大口，舞动利爪，望着圣天子顶门，挥将下来。此时吓得魂飞魄散，那泥宫一声响亮，现出一条五爪金龙，将妖物挡住。那道者就知是当今天子龙驾到了，随即化作一阵清风，留下一张红柬帖而去。是时圣天子见他逃走了，后面日清及其他各人也赶上来，齐说道：“幸亏方才一道金光，吓走了妖怪，不然几乎被他伤了。”日清随在地上拾起了柬帖，呈与契父。圣天子接了，在席上灯光之下，众人观看，只见帖上写着一首诗词道：

前生注定只鸳鸯，不该错配姓萧郎。

太白金星神阻挡，日清素春结凤凰。

当下陈员外兄弟二人听见，圣天子读红柬帖上四句诗词，连忙以手加额道：“却原来小女儿与萧家无缘，应该配恩公干令郎周日清公子。既蒙神圣前来点化作合，但不知恩公可肯允从否？如蒙不弃，愚弟兄愿与恩公结为秦晋之好。”圣天子闻言不胜之喜，随即答道：“如此极好。”但是客途无以为礼，随在九暖肚之上，解下一粒明珠，送与员外作为聘礼。陈青收了，随即大家一同焚香燃烛，当天拜谢太白金星为媒之德，就请他父子二人在书房安歇。兄弟二人告辞，进内将此情由说与院君、女儿们知道，彼此十分欣慰，一宿不提。

次日绝早起来，吩咐家下人备办成亲酒宴。萧家因素春为妖魔侵害之时，员外早与当面说明，四处出下榜文：有人能除得妖怪，救得女儿性命，愿把素春许配与他为妻。萧家久已应承退亲。所以现招赘日清时，毋庸与他说知，故而嫁妆一概现成成的，极为省事。随即到书房见圣天子，问了日清今年十五岁，素春大他一年，现在十六岁，就把二人八字写了去请位算命先生，择个良时吉日成亲，选了明日寅时大吉，员外随即着人知会亲友，就将牡丹亭绣房打扫干净，预备嫁妆什物，做了

新人卧室，富贵家办事不消说是繁华美丽，而况员外兄弟单生此女，现在日清又有恩惠于他，太白金星化合为媒，日后定有好处，所以尽自己百万家财力量办得十分丰盛满足。一到次日吉期，各亲友皆来拜贺，笙箫鼓乐，送入洞房花烛，郎才女貌，十分恩爱。员外安人得这个女婿，也亦称心满意，这且毋庸多赘。

单表圣天子在此欢饮了喜酒，韶光易过，不觉已过三朝，随对陈氏兄弟说：“因有公事在身，不能久为耽搁，刻下就要动身，再图后会可也。”当下带了日清，辞别起程，员外众人实在依依不舍，殷勤送出庄来，珍重而别。日清背了包裹，随着契父一路观看，只见青山绿水，一派荒凉，已出村场、市镇、海青界外。晓行夜宿。一日天色将晚，正欲投店，忽见前面海边树林阻住去路，耳边水声不绝，转过林外，见一条大河，一片汪洋，一带并无渡船，只见一怀孕妇女抱着一个岁余孩子，后面一串携着次、第三子，最大的亦不过五岁光景，嚎啕痛哭，掷手投足，叫地呼天，意将投水。凄惨之形，人不忍见。圣天子急忙拦住，此女子反到放下孩子骂道：“我与你这汉子非亲非故，兼且男女受授不亲，你何得擅自动手阻我去路，如此非礼，快快与我站开些。”圣天子被骂，怒道：“古云：救人王命值千金，岂有骂我之理？你既寻死路，必有冤情，何妨对我说知，或可代你出力，免累几条孩子性命。”女子说：“我这满腹冤情，除非是当今万岁爷，方能与我做得主意，诉与你知，也无用处。”圣天子说道：“我高天赐是现在办理军机宰相刘鏞的门生，尽可为你伸冤，你可细细说来，我自有道理。”女子道：“如此高爷爷听禀。”未曾开言，泪如雨下，悲切之声不能成语。圣天子抚慰道：“你不必悲啼，慢慢说来，我自然为你做主就是。”此女子随哭道：“奴乃本处人高氏，配前村

张桂芳为妻，丈夫卖了一担鸡儿，共该备银十两三钱八分。我丈夫是小经纪生意的人，不识银子，谁知交来的银子都是铜的，慌忙与他回换，他又不肯招认，我丈夫着了急，随与他争闹，错手打伤区翰林左额，被他喝起家丁，把奴夫锁解到金平县大堂之上，严刑逼认白日行刺，问成死罪，现已收监，要把小妇人卖落烟花，被逼不过，万分无奈，只得母子们一同投水自尽，以全贞节。恳求客官哀怜，搭救丈夫出狱，沾恩万代，未知贵人肯与小妇人做主否？”圣天子闻言大怒，骂道：“区仁山这狗子如此无理可恶，倚势欺压平人，我固有要事，不便久留与他做对，也罢。高某赠你洋银百两，即可将去到区仁山家内，与善言讲和，息了官司，赎回丈夫便了。”此女子千欢万喜，拿了银子叩谢起来，携儿带女，行了数步，仍复转来跪下说道：“不识恩人上姓大名，位居何处？小妇人夫妻好去拜谢，若区仁山不允和息，也去禀知，另求设法教我丈夫性命。”圣天子微笑答道：“我姓高，名天赐，偶然经过此地，你也毋庸致谢。倘若怕区仁山不肯干休，我明日准到你家中探听消息便了。”当下分手，就在本村投了客店，住过一宿，明日清早起来，还了店钱，与周日清一路问至张桂芳家内，见了高氏。他婆二女十分感激，叩谢一番，高氏就请婆婆带了这百两银子去区仁山赎取丈夫。婆婆杜氏拿了银子出门望区家庄去了，约有两个时辰，只见他披头散发，叫苦连天，一路痛哭，拿着银包回来说，被区仁山将铜银顶换我一百银子，将我乱打出门，口称不肯私和，定要把我媳妇卖入烟花，如此良心尽丧，欺我寡妇孤儿。圣天子一闻此言，实难忍耐，随即命杜氏引路，直至区家庄。到了门首，命杜氏先行回去，就叫庄客通报区仁山，接了入去，到了书房坐下。茶罢，彼此通个名姓，就将张桂芳之事再三讲情，务望仁兄念吾薄面，可怜他一家老少性命，若能释放，弟

亦感德不尽。区仁山说道：“既是如此，可将十万两银子交来，我就放他便了。”圣天子因在海边关闯过大祸，所以凡事忍耐，总以善言相劝。不料区仁山恶贯满盈，出言无状，激怒圣心，按捺不住，说道：“你要十万银子也不为多，只因我的伙计肯与不肯便了。”区仁山说道：“你这伙计现在何处？”圣天子两手一扬，说道：“这就是我的伙计。”说时迟，来时快，将仁山一掌打倒，跌去丈余，跌得尿屎直流。仁山趴将起来，喝令二三百庄丁拿齐军器，将前后门团团围住，不许放走。当下众庄客一声答应，如狼似虎，手持军器，分头守紧，内有数名教师，手执枪刀，入书房来。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正是：

任君纵有冲天翅，难脱今朝这是非。

第四回

区家村智退庄客 金平城怒斩奸官

话说区仁山齐集庄丁、教头，喝令捉拿高天赐，重重有赏。已把各处路口守得水泄不通，自己站在旁边观战。当下圣天子举起座下宫椅，望着打将过去，早将一人打倒。飞步上前，夺了他手内双刀，大杀一阵，虽然杀伤十余人，因是重门紧闭，看守严密，各庄客拚命死战，不肯退下，四围无路可出，看看危急，忽然一想：孤今别无出路，何不用关云长单刀赴会，拿鲁肃突围之计，以救目前之急！立了这个心，就一步一步退到区仁山身边来了，看看至近，出其不意大叫一声，将双刀望身上一护，就地一跳已到仁山面前，随着就将右手的刀向庄客们面上虚晃一刀，各人急忙一避，早已将仁山拦腰一把，挟了起来，就将左手的刀在仁山头上磨了两磨，仁山此际吓得神魂荡漾，大叫好汉饶命！圣天子喝道：“你这狗子若要狗命，快教庄客们退下，开了门送我出去便罢；若稍迟延，我先杀了你，再杀他们。”仁山连忙说道：“是、是、是，我、我、我，就叫他们退去开门便了。”随叫众人快快不要动手，丢了军器，开了各重门户，请高老爷出去。庄客们一声答应就把军器丢了，一路开门不敢拦阻。圣天子随将刀架在仁山头上，眼看四面，耳听八方，挟紧了他，慢慢由书房出走。出门之后，意欲将仁

山放了，回心一想：这狗头，我若将他放了，他定必带手下一班狗崽追来，须无大碍，也要大杀一阵。万一被他暗算了，到底不妙，莫我拿这狗子到县里去，再摆布他便了。”当下就一手挟着仁山，大踏步望着平城一路而去。那区仁山一路杀猪似一般叫喊救命，庄客们远远跟着，又不敢上前相救，那些看的百姓，有曾受他害过了，都是口中念佛，这恶人今日也遇着对手了。这且不提。

再说圣天子一路入城，来到金平县衙前，将区仁山放下，拿住他辫顶，上前提起拳头将鼓乱打，大叫：“伸冤！”县主随即升坐大堂，著衙役将二人带进，问：“你等有甚冤情，快快禀上来。”仁山被挟喘气未定，不能即答。圣天子随即上前说道：“区仁山私铸伪银，恃势混骗张桂芳鸡儿一担，因换银彼此争论。反捏张桂芳白日持刀行凶，又瞒禀父台，要将张妻发卖烟花，致其母子投河自尽，幸遇小可救回，因怜无故，赠他银子百两，着桂芳之母杜氏前往仁山家内求恩赎还桂芳，和息争讼。不料仁山良心尽丧，胆敢暗将伪银顶换，乱棍把杜氏打回，哭诉於我，只得亲去仁山家内，再三善言解劝，意欲多补银子，了结此事，免伤几条性命。仁山出言无礼，要索十万银两，方肯罢手。小可以正言责了他一番，不但不从，即刻喝令手下家丁二三百名齐举军器围我，万难脱身，不得已拿他开路，吓退庄客，来见县尊，务求明镜高悬，为民伸冤除害，实为公便。”此时仁山喘气定了，方才上前打拱说道：“这高天赐是海阳大盗，聚集强徒，意欲打劫小庄，被晚生识破他的机关，不能脱身，反陷区仁山私铸伪银，强逼民命，望老父台明见万里，洞烛其奸，为晚生做主，感恩不浅。”

圣天子就将区仁山顶换铜银一百两，当堂送上说道：“请县主验明伪银。即刻着人查抄他家内，必有凭据，如有虚言，

愿甘反坐高天赐之罪便了。”这位徐知县老爷虽是清廉，但性懦弱，诸多畏惧。当下听了他二人口辞，腹内明知区翰林品行不端，倚势强横，为害子民，因他府尊同年交好，往往朋比为奸，自己官小，奈何他不得。看这高天赐一貌堂堂，有如此胆量，必是有脚力之人，亦不敢难为，只好将二人解到府衙，听其发落，有何不妙！随传集两班衙役带了高、区二人，随本县亲解上府，听候发落。连忙坐轿摆道，望金平府署而来。到了府衙，带了高、区二人，亲解上府，当即签退回衙。胡知府随升坐公堂，传进二人，略问几句，不管青红皂白，就将区仁山释放回家，在公案上将威风子一拍，喝令将高天赐候办。圣天子不觉勃然大怒，大骂：“狗官，枉食朝廷俸禄，包庇乡宦，偏断重案，通同作弊，剥害良民，问你该当何罪？”死在临头，还只道谁敢办我！此际胡知府被骂，只激得三尸神暴跳，七窍生烟，喝叫手下：“与我重打一百嘴巴。”差役答应一声，正欲上前，早被圣天子飞起左脚，将这差役打下丹墀丈余远近。又有数人扑上前来，意欲助掌，被打得东倒西歪，不敢上前。知府见势不好，正欲逃走，早被隔公案一把拖将下来，按倒在地。胡知府大呼救命，谁敢上前相救！圣天子打得性起，用力猛，只见胡知府七孔流血，呜呼哀哉。

早有衙役飞报臬台，该臬宪姓黄，名得胜，字弼臣，湖南长沙人，与弟有胜同在衙中，忽闻有人在公堂打死金平府，这还了得，即刻飞调金平游府，点兵前往捉拿，又忙传令将各城门紧闭。一面点齐役衙，前往会营擒拿。各处紧要路口派人把守，按下不提。

再说圣天子进入二堂，寻了一把大刀，复出大堂，将胡知府一刀斩为两段，随即出了府，意欲前走，行走数步，只见街上兵马团团围住，别无去路，心中一急，只得奋勇杀将上来，

手起刀落，连杀十余人，手中大刀已经不堪用了，兼且越杀越多，不能透出重围，街路又狭，不使用武，两边店铺都闭了门，将板凳丢出街心，阻住去路。游府许应龙督领兵丁，会集差人用绊马绳绊倒圣天子。幸而身上内穿五宝衫护着龙体，再有神兵暗助，因比毫未受伤。各兵一拥而来，同到臬台衙中。黄得胜即刻升堂，吩咐将人带上，定睛一看，原来是当今圣上，得胜前在京师内当差多年，因此认得圣容，斯时大吃一惊，不知圣驾因何到此？只见圣上昂然直立，冷笑两声说道：“黄得胜，你可认得我吗？”得胜此时连忙吩咐将他带近后堂，传令掩门，书差各人退下，与弟有胜急速上前亲解其缚，请圣上上坐，朝见已毕，跪问：“圣驾因何到此？臣等罪该万死！还求陛下宽恕。”天子道：“不知者不罪，卿家何以认得寡人？”得胜道：“臣当年在京当差，所以仰识圣颜。”圣上道：“卿既忠心为国，朕当嘉奖，今日之事，卿宜秘密不可传扬，预备人马，候朕旨到捉拿区仁山，不可有误。朕因欲往江南一游，就此去也。”兄弟二人即易便服，私送出城叮咛而别。

再说，圣天子回到店中与日青说明，一宿无话，次日早起写下密旨一道，着店家即刻送往江苏巡抚署内，赏银十两作为路费，嘱其切勿迟误。店家领取书银立刻起程去了。遂命日青收拾行囊，投往别店住宿不提。

再说现任江苏抚台，姓庄名有恭，系广东番禺县人，由状元出身，历升江苏巡抚。一日在署，忽接到密旨一道，忙排香案跪读曰：“朕来游江南，路经金平府区家庄，遇民妇张桂芳之妻高氏，携男带女五口连孕六命，欲投水自尽，凄惨之形，目不忍见。再三询悉，为仁山区翰林诬陷其夫于死罪，威逼此妇发卖烟花，因欲全贞，故而自尽。朕当即面见仁山调处，几为所害。金平府胡氏，狼狈为奸，被朕杀了，幸遇臬台黄得胜

送朕出城，卿见旨即点起人马会同该按察司捉拿区仁山，就地正法，不得违旨，钦此。”庄大人读罢圣旨，谢了恩，火速点齐五千飞骑，与中军王彪亲自统带，连夜赶到金平府扎下行营。着人知会黄得胜，当下，臬台带领合城文武及预备人马来行营，参见随行各官，排齐辇驾，到店迎接圣驾。岂知已于昨日起行去了。此时不敢怠慢，即与各官会合，大军将区家庄团团围住，水泄不通。区仁山一闻官兵前来攻打，就知不好，慌请齐庄内一班亡命之徒四围紧守，因他向日包庇响马，坐地分赃，因此逞强，私造军器，庄外四围倒十分坚固，炮火一应齐备，急切难以攻下。一连困了两日，然不敢出来迎敌，一味死守，官兵亦不能近他庄。大人见他如此坚守，恐怕误事，随与臬台商议，分兵四路，自己攻打他南路，黄按察攻打北路，王彪攻打东路，金平游府施国英攻打西路，四面一同着力攻打，使区首尾不能相顾。果然至第三日午刻，庄内炮石用完，箭亦用尽，抵挡不住，官兵四面爬墙而入，开了庄门，大队拥进，如斩瓜切菜一般，那二三百庄丁一时杀尽，区仁山带着死党教师十余人在外拚命杀出，正遇王彪马兵，将其围住，一阵乱箭，射死数人，仁山与余匪身被重伤，尽行擒捉，当下打入庄中，不分老少，尽行捆绑，抄没金银数十万，军装器械不计其数，房屋放火烧为白地。庄有恭即委提邢按察使司，黄得胜将各要犯分别办理，男丁自十五岁以上者一概就地正法，女眷除该犯妻妾儿女外，所有下人及从匪家属等均各从宽赦免。是日共办男女匪犯二十三名，释放妇女小孩七百余名，庄有恭督同文武各官拜折后，即各归衙署。张桂芳及所有被害之人均皆当堂释放，归家不表。再说圣天子躲在一间避静小客店中，打听得庄巡抚从宽办发此案，十分欢喜，念张桂芳之妻高氏贞节可嘉，临难捐躯，实为难得，草诏一道，交日青持往面呈按察使司黄得胜。见旨，即

在区仁山抄没家产内拨银十万两赏与该氏，奖其节义。桂芳自得此银之后，居家富厚，兼且乐善好施，方便为怀，后来五子俱皆成名，出仕皇家，此是后话，略表不提。

再说周日青回店复命，圣天子随即起程又往别处游玩，按下不提。

花开两朵，加表一枝。且说广东省肇庆府高要县孝悌村有一富翁，姓方，名德，表字济亨，娶妻李氏。自少离乡出门贸易，做湖丝生理。历年在南京城朝阳门内大街开设万昌绸缎店，因是老店，人又诚实，童叟无欺，所以生意极为兴旺。家乡有两个儿子，长名孝玉，次名美玉，都已成家立业，掌守田园，方德每年回家一二次。店中所得银两陆续带回广东，因此家中颇称富厚。现在年近六旬，怕那路途遥远跋涉，往来辛苦，近年都是两个儿子去的。一日方德偶然在铺闲坐，时将午刻，天变起来，下了一场倾盆大雨，风又急，正在吩咐伙计将店内暂闭，避过风雨再开，忽见一老者挑了一担盐冒雨走近铺内，口中说道：“求各位大掌柜，容老汉避一避雨，免得淋坏这担盐，感恩不浅。”伙计们只因嫌他盐箩不洁，怕弄脏铺面，一面推出，一面说：“请往别处吧，我这里要闭门，不能相留。”方德一见，听他音是广东，动了乡情，又怜他老迈，连忙应道：“不妨，只管请进来避雨。”伙计见东家开口，不敢拦阻，让他挑了盐担，入门放下，随向各人见礼，站在一旁。方德道：“请坐！请问仁兄是广东那一县人？在下也是广东。”老者拱手答道：“原来东翁也是粤东人，失敬了，小可乃是连州连山八排洞襄士人，姓苗，名显，流落在此，已经十有余年，初时因为友人请来，教习拳棒，不数年间，因病失馆，人地生疏，无人引荐，又无盘费，不能回乡。前年老妻去世，举目无亲，又无儿子，只有女儿翠花，今年十六岁，父女相依相命，万分

无奈，贩盐度日。幸而老汉有些手段，那些巡查的人奈何不得，因此稍可糊口。今日若非东翁可怜方便，我这一把盐就被雨水冲融了，没有本钱，纵不饿死，也难过活了，实在感激不尽。敢问乡亲高姓大名，哪县人，望祈示知。”方德答道：“岂敢！在下肇庆府孝悌村人，姓方，名德字济亨，开此万昌三十余年，妻儿还在家乡。如果苗兄不弃，得便倒可常来小店谈谈，彼此既是同乡，如本钱短缺，弟虽不才，也可资助一二。现有银十两送与苗兄，做些别项小本生意。卖盐一事，乃是违禁之物，虽易赚钱，到底不妥，更加见雨就化水，连本多亏了，似非良策。”苗显喜出意外，接了银两，千恩万谢，说道：“方东翁如此疏财仗义，惜老怜贫，世所罕有，不知现在有几位令郎？可否在此？俾得拜识为幸。”方德答道：“小儿两个，年中轮流到此。前日已经回乡去了，大的今年二十岁，小的十六岁，都已娶有妻室，在府城也是开设绸缎生理，将来苗兄弟见到他们，还望指教一二为幸。”苗显说道：“好说！”彼此谈谈说说，那雨仍然连绵不止，斯时已是申牌时分，店中已安排晚饭，方德就留他用膳再去。苗显也不推辞，适天晴雨止，亦要来此游耍一番而去。自此常来店中走动，犹如亲眷一般，果然听方德所劝，不做卖盐生理。每每缺少本钱开口借贷，方德无不应允，就是遇见孝玉、美玉兄弟二人由粤到店省亲，无不仰体父亲交厚之心，尊为世伯，着意敬重。苗显因见屡次有借无还，他父子并不介意，如此多情，十分感激，就将生平全身武艺尽行传授孝玉、美玉二人。更见方翁如此壮健，虽是六旬年纪，面貌却是四十余岁样子，随与女儿翠花商议，欲将其送方翁为妾，以报周全之德。翠花也就愿意。次日到店内，与方翁说知，方德推脱说道：“年岁老了，误却令爱青春。”因此执意不允。苗显流泪道：“第一来老汉受恩深重，无以报德；二则小女得

随仁兄，终身有靠，他自己心情意愿，实有天幸，并非人力；三来老朽向来身子多病，近日更甚，倘或不测，死也放心。务求俯念我父女一片真诚，曲赐收纳，实为万幸。”方德见他如此诚恳，就对孝玉儿子说知。孝玉也因父亲年老，身边无一妥当人服侍，今见他送女为妾，父亲远离家室，也可得他照应，所以就一力劝成。方德见儿子力劝，次日，苗显再来恳求，亦只得勉强应允。随即选了吉日，接翠花入万昌居住成亲。各亲友及同行中人，见其暮年纳宠不亚新婚，因此皆来送礼、恭贺。方德也备酒筵，欢呼畅饮。无庸多叙。

未及半年，苗显一病身亡，临终之时，将一生力学，秘传武艺工夫，跌打妙药，尽心传授女儿。亡年七十二岁。方德见苗显归世，与妾苗翠花痛哭一场，只得厚备衣衾棺木收殓。以半子之礼，就在他住处开丧挂白，七七做了些斋事，因无儿子，就在南京择地安葬。

办完之后，不觉韶光易过，又及半年，苗氏生下一子，取名世玉，满月之时，各亲友俱来道喜。方翁晚年得子，十分得意，加以店中生意顺遂，财丁两旺，苗氏入门以来，性情和顺，服侍小心，所以心满意足。请了几天喜酒，一场闹热过后，苗氏因遭父亲苗显遗训，就将孩儿世玉自满月起先用铁醋药水匀身洗浸，次用竹板柴枝铁条换打，使其周身筋力、骨节、血肉坚实，如铁一样。自少苦练，到了三岁时，头带铁帽，脚着铁靴，学跳过凳，慢慢加高。又学拔竹钉，次拔铁钉；六岁扎马步，七岁开拳脚，八岁学军装，至十四岁，十八般武艺件件皆精，力大无穷，周身盘筋露骨，坚实如铁，性情又烈，专打不平，终日在外闲游闯祸，未逢敌手，人皆知道他万昌儿子。有家子弟将门板抬了受伤之人到店，睡在柜台面上，多方讹诈，方德只得自认晦气，出些伤费。幸而方翁平日和气，街邻善为

调处，不至十分有亏，如此非止一次。方德虽然极其管教，奈其母苗氏一味姑息，爱如掌上珠宝，每每闹出事来。稍可遮掩得过的，就不与他父亲说知，私和人命，赔银了事。世玉知道母亲肯与他遮瞒，越发胆大，专交朋友，挥金如土，结纳英雄，初时还不过在本地左右引是招非，到后来弄得江南都知他方世玉打不平的名号。方翁无可奈何，只得将树条乱打。谁知用尽平生气力，打他也作不知，亦不见痛，仍旧顽皮不改，其母在旁多方护短，方德又不愿因此与爱妾反目，也只忍气吞声，付之无奈。

偶然一日，欲往杭州收帐，是晚就与翠花说知，嘱其将一应铺盖、行李、衣服、日用什物打叠齐备，说明日下船出门，苗氏一面查点各物，一面说道：“世玉在家如此淘气，何不带他出去走走，一来长些见识，二来在你身边不敢十分作怪。”方老说道：“出外非比在家，畜生若再惹祸，我如何担当得起。”苗氏道：“男子汉非同女子，将来终要出门做生意谋食，如何畏得许多？带他出去走走，或者得他改变，也未可知。”方翁见他说得有理，只好应承，一宿晚景不提。次日起来，父子二人一同起程望杭州去了。此一去有分教：

擂台之上倾肝瞻，会馆门中夺美名。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雷老虎擂台丧命 李巴山比武欺人

说话方德带了儿子世玉望着杭州而来。在船非止一日，已到杭州码头。湾了船，父子二人雇了一只小船，一路见西湖佳景，名不虚传。水陆两途，画舫往来不绝，楼船箫鼓，歌音清楚，粉白黛绿，摆列船头。钱塘江边，一望天空海阔，富贵繁华，别开生面，与金陵景象大不相同，真个观之不尽，玩之有余。到了岸旁，催人挑着行李，直入涌金门，望着广东会馆而来，随路人山人海，拥挤不开，那各行店铺，陈设着各样货物，十分华美。酒楼茶馆也是清整齐雅，此处地方因有洋盐两市，所以卖买比别处更热闹些。

闲言少叙。且说方德来到会馆门首，着人能报，向来知己相好，掌管会馆值师爷陈玉书知道。玉书闻说方德到来，即刻出迎，见了十分欢喜。因多年隔别，请近书房坐下，一面着人捧茶，一面指点手下人将行李安顿在上等客房之内，床铺均是现成的，不到一刻工夫，均已安排妥当，出来从新见礼，坐下细谈。

玉书问：“为何许久不到敝处？贵号生意好否？嫂夫人及孝玉两位贤侄在家一向可平安否？同来这位小孩子又是何人？几时动身？如何今日才到？虽常有信往来，弟之渴想无日不以

一见为快。”方德一边答应，一边回首叫世玉过来拜见叔父，玉书急忙还礼说道：“不知哥哥几时又添了这位英俊侄儿，深为可喜。”方德就将收纳苗氏生下此子，因他不知人事，所以带他见些世面，并将家乡及万昌近年诸事慢慢谈了一番。随又问玉书：“近日光景如何？有了几位令郎。”玉书答道：“小儿止有一个，家事亦勉可过得。”说完不觉长叹，皱眉说道：“只此间会馆，十分丢面，弄得不好看相了。”玉书道：“近日此地有一外来恶棍，姓雷，名洪，混名雷老虎，在清波门外高搭一座擂台，得十分威猛。他因在本处将军衙门做教头，请官府出了一张告示，不准带军器，上台比武，格杀勿论。有人打得他一拳，送银一百两；踢得他一脚，送银二百两；推得他跌一交，送五百两；打得他死，不用偿命。如无本事，被他打死者作为白送性命。擂台对面，有官员带着六十名老将在此弹压，不准滋事。台下左右有他徒弟二百名，拿了枪刀在旁守护，台中间挂一匾额，上写“无敌台”。两旁有一对联，写的是：拳打广东全省，脚踢苏杭二州。自开此台，今将一月，不知伤了我多少乡亲，一则因无人敌得他手段，二来他规条上虽如此说，那不过是骗人的公道话，纵若有人能打倒他，也逃不过台下三百徒弟之惩。苏州及本地人因此不愿上台比武，我们乡亲好胜者居多，上台白送性命者不计其数。”方德听罢答道：“清平世界，竟有这样无王无法之事。”随低下头，叹了一口气，说道：“也算广东人遭此一劫了。”世玉听了这番言语，只气得二目圆睁，带怒上前说道：“明日待孩儿打死这雷老虎，与各乡亲报仇便了。”方德喝道：“黄口小儿，乳牙未退，敢夸大口，想作死不成？还不与我退下！”当下世玉忍了一肚子气，回房安睡，翻来覆去总睡不着。我明日一早起身，侍候父亲梳洗已毕，换了衣服出门收帐，带家人李安出

前往。方德怕世玉出门闯祸，将房门由外锁了，佩着钥匙而去。世玉候父亲去了，就从窗上跳了出来，带了母亲给的防身九环剑靴，镔铁护心宝镜，结束停当，外用衣服罩了，袖中一双铁尺，静静溜将出来。出了会馆门口，一路私下问人：“擂台在何处？”那人说道：“望南边去，这一堆人都是去看比武的，你只跟着他一出涌金门就看见擂台了。”世玉谢了一声，随即追上这伙人，跟着走过几条大街，穿出城门，果然见一座擂台，十分宽大，高约丈四五尺，台头一望，只见正中悬着一方匾额，上写“无敌台”，两边一幅对联，写着：拳打广东全省，脚踢苏杭二州。台左贴朱批官府弹压告示一张，上写着：钦命镇守杭州等处将军，为给示张挂擂台事，今有擂台主雷洪，武艺精通，欲考天下英雄，比较八方豪杰，今将规条列下：

- 一、我营伍之兵不许登台。
- 一、儒释道三教不许登台。
- 一、妇女不许登台，恐男女混亲，有伤风化。
- 一、登台比武只许空拳，不得暗带军器。
- 一、登台之人要报明省份、籍贯、姓名、年岁，注册方许登台比武。

除此以外，不论诸色人等，有能者只管上台比武，此擂台准开百日为满，百日之后，毋得生端，各宜凛遵毋违，特示。最后一行是写的开擂台年月日子。

世玉也无心看了，随转眼，看到台右边有雷洪自己出的一张花红赏格，与陈玉书所说“有打一举，送银一百两”一番言语，一般无异。又见擂台对面，塔着一座彩棚，当中设了一张公案，是弹压委员坐的，棚下约有数十名兵丁。擂台左右前后均有数百门徒，手执枪刀、器械守护。离台一箭之地，那些买卖经纪之人，就比戏场更加闹热，来看比武的人如同蚁队，一

群群摩肩擦背，拥挤不堪。世玉看完，正欲候其到台决个胜负，岂知在人丛中摩拳擦背，候至日中，还不见来。询及旁人，始知雷教头本日往金陵公干去了。

世玉闻言，涌身来到台前，用一个大鹏展翅功夫，将两手一拍，跳上擂台，将对联及匾额了下来，三脚两脚，踏得稀碎。当下守台门徒及那些弹压兵丁看见，一齐鼓噪起来，大叫：“快拿这个大胆小孩。”一拥上前，枪刀齐落，四方截住去路。世玉不忙，袖中拿出铁尺，大声喝道：“我乃是广东方世玉，特来取你教头狗命，今因不遇，容他多活一天，故此先将擂台打烂，明日叫他会到会馆寻我便了。”说完，跳下擂台，使开手中铁尺，打得这班守台的门人，只恨爹娘少生两只脚，走得迟的死五六个，伤者不计其数，因此无人敢拦阻，他就慢慢仍由旧路回到会馆。走进房内，照旧上好窗子，此时玉书正在帐房办事，有谁知晓他出去闯了大祸。直至晚上，方德收帐回来，开了房门，用过了晚膳，大家才歇，一宿晚景不提。

再说雷老虎到金陵公事，已连夜飞马回杭州，早有各门徒迎着，说将上项情节详细哭诉。雷教头一听，只气得暴跳如雷，急忙查点门徒，被世玉打死六名，已经收殓，还有二十一名打伤的，随即着人用药医治，即刻点齐手下一班门人，拿了各式军器，自己上了乌骓马，手提大劈刀，顶盔贯甲，飞奔广东会馆而来。一到门前，此时已有辰牌时候，即忙传令。就将前后门户团团围住，吓得守门之人不知因甚原故，忙把会馆头门闭上，如飞报与陈玉书知道。玉书一闻雷老虎将他会馆团团围住，惊得犹如打败公鸡一般，心吓得犹如吊桶的一上一下，连话都说不出来，歇了一刻，定了神，只得勉强挣扎，趴上前楼一望，只见雷老虎骑在马上，在门前指手画脚，高声辱骂。玉书只得高声问道：“雷教头，因何将我会馆围住？请道其详。”雷老

虎骂道：“陈玉书，你这老狗才，好生大胆，你敢叫方世玉小畜生拆我擂台，打死我六个徒弟，伤了数十人，问你该当何罪？你还诈作不知！好好快将他绑住了送了出来，赔还我徒弟性命便罢。如若迟延，我打将进去，寸草不留。”陈玉书答道：“管中虽有方世玉，但他不过是个小孩子，焉敢犯教头虎威。他由金陵随父到此收帐，只住了两日，并且绝无本领，今年才得十四岁，若说打死你徒弟，断无此事，望教头千万莫听旁人言语，陷我会馆。”雷老虎怒道：“陈玉书，你这老狗道，休得奸诈，纵然说天出花龙凤，怎能推得干净？你快叫他出来，待我手下徒弟看过，如果不是，与你无涉。”玉书道：“既然如此，请教头将人马带下一箭之地，我就命他出来会你便了。”当下雷老虎答道：“也罢，权且依你，不怕你们飞上天去。”随传令门徒，各人暂退一箭之地，在外专叫方世玉出来不表。

且谈陈玉书入内，对方说知此事，这是你儿子做的好事，雷老虎围了会馆，问你儿子去否？方德此际只吓得目定口呆，满身冷汗，大骂畜生，害死为父。世玉上前跪下说道：“孩儿出击杀雷老虎就完了。叔父也不必埋怨爹爹，大丈夫作事，岂肯累人！”随即结束停当，手提铁棍，吩咐开了大门，冲到门前，大叫：“马上坐的可是雷老虎么。”教头答道：“然也，小奴才可就是方世玉？拆我擂台，打死我徒弟，问你该当何罪。”世玉道：“我打死你徒弟，你着恼，你将我乡亲打死就不算了？你今日到来，分明是插标卖首，特来寻死。不必多言，放马过来，取你狗命。”教头听了，无名火高三千丈！大喝道：“小畜生，休得夸口。爹爹来取你狗命了。”坐下乌雅马一拍，举起大刀兜头劈将下来，犹如泰山压顶一般厉害。世玉乃是步战，叫声来得好！两手将铁棍一迎，顺手还一棍，照马头就打，教头忙架开，两个搭上手，一骑一步，从辰至未，大战八十个

回舍，难分胜败。世玉将身跳出圈外，大叫一声：“且住。”教头停手，问道：“有话快些说来。”世玉道：“我与你在此厮杀，惊动官兵，碍人行走。更时今天夜了，明日上擂台决个雌雄何如？”雷老虎应道：“使得，明日要来。”世玉说：

“难道怕你不成？”彼此即时分手。世玉返入会馆，玉书见他如此英雄，心中大喜，这回必能与我广东人争口气了，即晚亲自敬酒，以壮威风。一面知会本地英雄壮士，明晨齐集会馆，各拿军器，同赴擂台，以壮观瞻，兼之保卫。

次日，各乡亲前来会了世玉，威威武武，摆齐军装、一队队望擂台而来。到了台下，只见此日来看的人比往日更多数倍，越发人头涌涌，分拨不开。早见教头已先到台停候。世玉即将各乡亲分列一边。自己将身一纵，上到台中，看见雷老虎头戴包巾，身穿战袄，扎大红绉纱带，脚登班尖快鞋。教头见方世玉上台，看他头戴一顶英雄软帽，身披团花捆身，胸前结一大红绣球，内藏镇铁护心宝镜，足踏九环剑靴，腰系湖色绉纱带，头圆面满，背厚腰粗，四肢坚实，脚步稳如泰山。虽如此英雄，还是小孩子身材，身高不满四尺五寸，比自己矮了一半。那些看的人见雷教头身高八尺，头大如斗，拳似沙煲，大家倒替方世玉捏了一把汗：断难敌得他住，徒然枉送性命而已。

这且不表，当下雷老虎喝道：“你这小畜生，乳牙未干，就如此大胆，在太岁头上动土，竟敢来与我作对，就打死你也污了我手，既来纳命，快快过来受死。”世玉道：“你虽高大，不过条水牛，哪里在小爷心上，休得夸口，有本事只管使来。”说罢，就摆开一路拳势，叫作狮子大摇头。雷教头就用一个饿虎擒羊之势，双手一展，照头盖将下来，好生厉害。世玉不敢迟慢，将身一闪，避过势，望他胯下一钻，用一个托梁换柱之势，就想将他顶下台去。教头见他来得凶，也吃一惊，急忙将

双腿一剪，退在一边，就势用扳铁手望世玉颈上打了下来，世玉也避开。此时二人搭上手，一来一往，一冲一撞，一大一小，一高一矮，看看走了百多路拳势，彼此有二百余个照面，一场大战并无高下。台下看的众人齐声喝彩道：“这个小孩子十分本领。”就是雷教头也见他全无一些破漏，心中也暗暗称赞，随用一路秘传功夫，名唤阴阳童子脚，大喝一声，向世玉心口一脚踢将过来，把护心铁镜打得粉碎，一蹬跌下擂台去了。这一脚若是别人被他踢着，就要连心坎骨也都碎了，幸而世玉是自小用药水浸练，匀身骨节，犹如铁铸一般，更加外有铁镜挡护，所以不能伤得，世玉跌下台来，随涌身一跳，复上擂台，叫声好家伙，果然厉害。教头大吃一惊，为何这一脚踢他不死，伤也不伤，真真奇怪，莫非他是铜皮铁骨不成？方才踢他一脚最轻亦有五百斤力量，他也挨得住，纵然打他一拳，也不中用。心内思思想想，未免有些怕惧。世玉复身上台，必定要报一脚之仇，那拳如雨点一般，都向致命处打来。雷教头虽然力大拳精，因是心里一慌，手足就慢了，此时反倒有些招架不及。说时迟来得快，早见一声响，左腿上被世玉打了一九环剑靴，鲜血淋漓，幸而身骨强壮，尚可支持迎敌。世玉见他着伤，心中一喜，越发来得势猛，一连在他肋下踢伤两脚，筋断骨折，雷教头大叫一声，跌下台来，一命呜呼！台下四面八方看的人齐声喝彩。他手下门徒被世玉打过的知道厉害，不敢动手，即刻将师父抬回馆中，报与师母去了。当下陈玉书及广东全省乡亲均皆大喜，一路鼓吹，花红鞭炮。世玉骑了高头骏马，回至会馆，大开中门，摆酒贺功，闹热非凡，饮酒之间，众乡亲都极口夸赞方老伯有如此一位少年英雄儿，一则为广东人争气，二则也同本地除去大害，此番功德，实为无量，于是你一杯，我一盏，将酒轮流敬上。方翁父子一面谦逊，一面着世玉回敬

各人，会馆中欢呼畅饮，我且按下不表。

再说雷老虎妻房李氏小环，正在武馆闲坐，想起为何今天这时教头尚不归家，看看日落西山，仍不转来，心中思想，不晓何故？忽闻外面人声嘈杂，已将教头尸首抬进大厅。各徒弟就将被方世玉打死情形细说一番。李小环闻言痛哭，昏倒在地，仆妇丫环急用姜汤灌救，许久方才醒来，大骂：“方世玉小畜生，我与你杀夫之仇，势不两立。”骂罢来尸前观看，只见丈夫满身血污，是被九环剑靴所伤，更加凄惨。小环才好生狠毒，暗藏利器伤人，也非好汉，明日我必照样取他性命。当时买办衣衾棺槨，从厚装殓，自己披麻挂孝，举哀成服，因欲报仇，不知吉凶如何？就时安葬。诸事办完，将身装束整齐，暗藏双飞蟠龙虎钉靴，约齐手下门徒，白旗白甲，带了军器飞奔广东会馆而来。到了门首，着人通报方世玉知道。世玉闻报，禀知父亲，随将各乡亲公送的盔甲、名马，新买的护心宝镜，披挂齐备，带了广东各英雄各拿枪刀，自己手提镔铁棍，一马当先了出来。举目一看，见是一个中年妇人，年约二十七八，柳眉倒竖，杏面含嗔，内衬素铠，罩麻衣，虽非绝色佳人，也是青春少妇。当下小环一见方世玉虽然英雄还是小儿身体，心中诧异丈夫岂有敌他不过？就是剑靴也断断不致遭他毒手，况且我丈夫有阴阳童子脚，踢他下台，毫无损伤，谅必是我同道中人的儿子，自小苦练，浸硬筋骨，轻易不能取他性命。想罢开口问道：“来者可是方世玉么？”应道：“然也，你这妇人姓甚名谁，到此何为？”小环骂道：“小畜生！洗耳恭听，老娘姓李名小环，乃雷教头之妻。杀我丈夫，特来取你狗命！”说完，举起手中绣鸾刀，兜头就劈。世玉连忙举棍架住说道：“且莫动手，有话讲明，再战不迟。”小环道：“既然有话，快快讲来。”方世玉道：“你原来是雷教头之妻，前来报仇，

这也难怪，只是汝丈夫摆设擂台标明，分明写着上台比武，彼此格杀勿论。计自开台至今，损伤我乡亲不知多少，昨日就是丧在我手，也是各安天命，当场比武，拳脚无情，孽由自起，死而无怨，难道我省的人被他打死许多就是该死的么！古语说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结。又道：“先礼后兵。故此善言相劝，论理你既上门来寻我，难道我就怕了你不成！你自想：你丈夫如此英雄，尚且遭我手上，你自己想想，莫非比他还强么？我因自己年轻，父亲嘱咐再三，凡事总要存心忠厚，有势切莫使尽，今日既不得已，伤了你丈夫，可以害汝性命，所以有这番议论，请三思可也。”小环闻言，更加气愤，骂道：“小奴才，自恃本领，目中无人，我丈夫虽然摆设擂台，规条上标明不得携带利器，暗算害人，你却暗藏剑靴，伤我丈夫，今日在奴家跟前，用此花牙利嘴，惶恐人心，汝若真有本事，一拳一脚比较，打死我丈夫，公公道道，有何话说。今日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放马过来拚个死活。”说罢举刀乱劈下来。世玉挡住说道：“今日天色已晚，明朝到台与你拚个死活何如？”小环道：“也罢，容你多活一夜。”于是两下分手，各归安歇不提。

到了次日天明，各带护从人等同赴擂台。小环一见世玉，就想要即刻把他吞在肚里，方泄此恨。世玉也不敢迟慢，二人摆开拳势。只见左一路有鹏展翅，右一路是怪蟒缠身，前一路杀出金鸡独立，后一路演就狮子滚球，龙争虎斗，一场恶战难解难分。二人都是从小练浸筋骨，父母传授功夫，与别个中年学习的大不相同，好生厉害，看看战到二百个回合，不分胜败。小环防世玉先下手，此时就将双脚一起，一个双飞蟠龙脚照着世玉前心打将过来，把护心打成粉碎，靴鞋尖钉打入胸旁乳上，鲜血直流，跌于台下，十分伤重。幸而有护心镜挡了一挡，心窝幸未着伤，当下各乡亲将他救回会馆，死而复生者数次，吐

血不止，命在垂危。方翁此际吓得手忙脚乱，陈玉书即速命人请了别处有名跌打先生前来医治，都说伤得十分沉重，恐怕难保十全，虽然上等妙药下了，仍然不知人事。方德说道：“必得他母亲到来方能救得。”就即刻着家人李安飞马连夜赶回南京，接苗氏前来搭救。

再说苗氏翠花在家闲坐，忽见送回书信，李安备说小东人被人打坏，十分危急，详细禀知。苗氏魂不附体，随将来书折看。书云：

字达爱妾妆次启者：孩儿随我至杭收帐，即在粤东会馆居住。岂料有一恶棍姓雷，名洪，混名老虎，摆下擂台，上挂对联：拳打广东全省，脚踢苏杭二州。将我本省乡亲打死不计其数，孩儿恃勇，不遵父训，赴擂台将雷老虎打死。伊妻李小环为夫报仇，用钉靴蟠龙双飞脚踢伤孩儿胸膛右乳之上，命在垂危，见信速即连夜赶来，救治世玉，至要至要。未书之言，询问李安便知详细。

当下翠花看完书信。仔细盘问李安，浸练筋骨一番，随道：“既然如此，大事不妨，我儿自小坚固，与别人不同，我去用药即能医好。”说罢，将行李衣物，跌打妙药，包做一包，叫李安背上，自己全身装束，披挂停当，手提梨花枪，飞身上马，主仆二人望着杭州赶来。金陵至杭郡，陆路甚近，不觉来到杭城，进入会馆见了丈夫，随与各人见礼毕，就来看视孩儿，取出妙药，如法外敷内服，果然神妙。霎时之间，肿消痛止，伤势渐平。世玉醒了转来，一眼看见母亲，双珠流泪，大叫：“娘亲，务必与儿报仇。”苗氏安慰一番，就道：“你安心调养，为娘自有主意。”随即命人通知小环，叫他明日仍到擂台比武。方翁再三阻止，只是不从。当下差人回来说道：“小环答应明天准到擂台，即晚加倍用药医治世玉，到一天明，胸前

筋骨已经有了八分痊愈，所欠者生肌长肉未能平满耳。此时夫妇二人才始放心。当下母子二人匀身装束，内披软铠，将护心镜藏於胸前，小剑靴穿在足上，上马提枪，带齐随从人等直奔擂台而来。李小环已经在台守候了。翠花就命同来各乡亲列在台下，以便接应。自己双足一点，上了擂台。见小环全装素绢，头上腰间均用白湖绉紧紧包裹，足登小钉靴，虽是中等身材，却是个中道友。随说道：“这位就是李小环么？你丈夫作恶多端，死由自取，你却自恃强恶，擅敢报仇下毒手打我孩儿，幸我赶来医转，不然丧在你手。今日我特来先请教你的双飞蟠龙脚，有本领不妨尽演出来。”此际小环听了这番言语，就知他是世玉母亲，连忙喝道：“你这泼妇，纵子行凶，用暗器伤我丈夫性命，我就打死他也是为夫报仇，理所当然。你既来做替死鬼，何必多言，管叫你来时有路，去就无门。”一面说，一面看翠花与自己年岁相仿，结束得十分齐整，见他方才上台之势，就知是我辈中人。只见翠花一声大喝，用一个猛虎擒羊势扑将过来。小环忙用一个解法叫做双龙出海，彼此搭上手，大战二百回合，难分胜败，斗到天晚，各自归家安歇。自此连战三日，不分高下。

再说白眉道人首徒李雄，混名巴山，是日因到杭州探望女婿雷老虎，小环接着对父哭诉冤情。巴山大怒，即时亲到广东会馆，找寻苗翠花上台比武。翠花见是师伯，忙即上前赔罪，便自认孩儿不知，误伤令婿，还望师伯开恩恕罪。巴山不肯罢手，定要世玉上台见个雌雄。翠花再三恳求，见李雄执意不许，只得约以半月，候孩儿伤愈再来领教。巴山权且应允而去。翠花当下想：“孩儿断非师伯敌手，因想只得亲往福建少林寺面求至善二师伯到杭，以解此厄。”就将这个主意对丈夫儿子说知，嘱其小心调养：“孩儿，我此去，不久赶回来。”随即带

了干粮路费，藏了双靴，就飞身上马，望着福建泉州而来。幸而翠花自小跟随父亲卖武，苗显走江湖，到后来贩卖私盐，穿州过省，无处不走的，因此日夜兼程来到福建少林寺，下马直入方丈，拜谒至善禅师。早有手下门徒接应，认得翠花是师妹，就问：“师叔为何不来？今汝独到此何干？”翠花就将父亲去世及今被李巴山所欺、特来求二师伯解救等事说了一番。沙弥答道：“来得不巧，师父前日起程到各处云游去了。”翠花听言，长叹一声正欲辞出，沙弥说道：“你何不赶到云南白鹤山求五枚大师伯下山解救，且他比我师父还易说话，心又慈善，功夫只第一。”翠花闻言大喜，连忙谢道：“多蒙指教，我就此赶去便了。”当下出了寺门，取路望白鹤山连忙进发。不知此去能否请得五枚下山帮助，且听下回分解。正是：

少林寺内难相助，白鹤山中请解围。

第六回

梅花桩僧俗比武 西禅寺师徒相逢

话说苗翠花一路奔驰，望着白鹤山而来，非止一日，已到山前。直入静缘庵中，见五枚师伯，拜倒在地。五枚扶起细问：“因何到此？”翠花就将雷老虎摆设擂台起，至李雄要报仇雪恨等事细说一番，特来恳求大师伯，大发慈悲，下山搭救世玉孩儿性命，感恩不浅。五枚说道：“出家人自归山修隐以来，拳棒功夫久已抛荒，就去也不济了，谅敌李巴山不过。你倒不如仍去请至善二师伯解救，包管妥当。今知他到粤城，住在锡光孝寺，汝毋庸担搁，快些去罢。”翠花闻他推却之言，吓得两泪交流，十分悲切，再三哀求，始得五枚应允下山帮助。苗翠花大喜。五枚嘱咐徒弟：“紧守山门，我不久就回。”随即收拾行囊衣履应用什物，提了禅杖，骑了驴子，翠花也别了师兄跨上马，一齐望杭州赶来，返到广东会馆，恰才半月。当下方家父子带领各人拜见五枚。其时世玉已经身体复原，翠花十分欢喜，即着人去约李巴山父女，明日擂台比武。到了次日，天明起来，翠花侍候五枚结束停当，吩咐孩儿世玉与大师公提了铁禅杖，自己也披挂整齐，各人上了坐骑，带着一班乡亲，一个个明盔亮甲，威风凛凛奔擂台而来。到得涌金门外擂台之下，就命各人雁翅排开，站立一边以壮观瞻。五枚跳下驴背，用一

个金鸡独立势，双手一展，单停一足，飞上擂台，台下众人齐声喝彩！这回因是半月以前标明，约定今日比武报仇，所以来看的人越发更多。见此时李巴山已经早到台中，磨拳擦掌，专候方世玉到来，代女婿雷洪报仇。出其不意，忽见一个老年师姑，约有八九十岁，童颜白发，身高七尺有余，腰圆背厚，头大如斗，拳大如钵，他是黄花少女，自小修练成功，那精神比少年更加几倍。巴山仔细定睛一认，识得是白鹤山五枚，是红眉道人的首徒，好生厉害，非同小可，连忙站起身来，将手一拱道：“师兄请了，不知驾到，有失迎候，望祈恕罪。但不知禅驾到此意欲何为？莫非要与小弟比武不成。”五枚也忙还礼说道：“贤弟出家人到此非为别故，特有一言奉劝，不知可否容纳。”李雄答道：“师兄有话请道其详，如果有理，无不听从，若不公平，断难遵命。”五枚道：“出家人自归隐以来，世情一介付诸度外，那争雄斗胜之心，拳脚技艺之勇，久已抛荒。岂有待来与贤弟比武之理。只因前月云游到杭，闻得令贤甥弟秘授功夫，高设此台，竟拳打广东，脚踢苏杭，拳脚之下伤害生灵不计其数，如此行为，不但目无王法，兼且欺负我辈同道中人，今日就是死在侄孙方世玉之手，虽然稚子无知，误伤尊长，这也是上天假手为地方除害，以救生灵。今方世玉曾被令女小环将他打得死而复生，幸他母亲赶来医好，也就泄了心中之仇。今日看我薄面，恕饶了他，我着他母子在师伯面前叩头认罪，并叫他父亲方德补回一千两止泪银子，大家彼此不失和气，据我的意见，如此调处，未知贤弟可肯依否？”李巴山闻言，激得二目圆睁，浓眉倒竖，答道：“据师兄如此讲来，我女婿冤情沉於海底了？他当日比武之时，若不用九环剑靴暗算我女婿，彼此拳脚所伤就死了，也是自己没本领，倒还可以看师兄面上饶他性命；今将暗箭伤人，要我饶了这小畜生，除

非我女婿重生，除此之外，毋庸多说。师兄既然到此与他出头，我就顾不得许多，有本事只管使我便了。”五枚见劝他不从，随高声叫道：“老头儿，出家人一动手，就顾不得那慈悲二字了，你将来莫要懊悔。”李雄大怒喝道：“我怕你老师姑不成。”说罢一推山掌，望着五枚心坎打来。五枚不慌不忙，口中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将左手挑开他的推山掌，右手坐马一拳，照肋下打将过去。李巴山也格过一边，二人搭上手，分开拳脚，犹如龙争虎斗，一场恶战，十分厉害，彼此都是绝顶功夫。今日正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材，擂台之上只见得烟云滚滚，日色无光，那些台下的人，看得眼都花了。只见他两个一进一退，好比弄风猛虎，一去一往，赛过戏水蛟龙，真好武艺，看看斗到日色西沉，战有二百四十个回合，方才住手，不分高下。李巴山道：“三日后，待我摆下梅花桩，你敢与我比武否？”五枚应说：“就饶你多活三日，我在梅花桩上取你性命便了。”李雄说道：“不必夸口。”两人当下分手，各带从人回寓。

且说李巴山拣了擂台旁边一块洁净地方，搭棚遮盖，随往木行卖办木料，按照方位步法，四围钉下一百零八路梅花桩，此桩每步用木桩五个，中间一个，四旁四个钉就梅花式样。比武之人，足踏此桩，一进一退，匀有法度，迎敌之际，手脚相合，稍若错越分毫，一失足性命难保，此是雄拳技艺，秘授门中一等绝顶功夫。布置停妥，专候临期，引五枚取其性命，按下不提。

且谈五枚回到馆中，只见方世玉走上前来，请问太师公：怎样是梅花桩的武艺？”要求老人指教。五枚随将如何措置，怎生厉害，慢慢说与他知道，各人闻言，伸了舌头，缩不进去。翠花就说：“当日父亲虽然教过我，也有图样留下，只是侄女未曾习练。今日若非大师伯到来帮我母子二人，定必遭他毒

手。”五枚吩咐：“你们不用惊慌，出家人自有主意，他既苦苦不肯放松，连我都想算计，也难怪我不容情了。昨日我还存心体念师父白眉道人面上，原要替你两下调处，免伤同道之情，所以方才相斗之中还带着三分饶让，不忍便下毒手，不料他全然不知好歹，倒转想结果我这条老命，管叫在梅花桩上送他见阎罗天子便了。”众人闻言，各皆欣欣得意。陈玉书亦每日备上等斋筵、素酒，恭恭敬敬，加意款待。日中间暇，就把生平绝技功夫传授世玉，十分欢喜他心性灵敏，手足便捷。

光阴转眼到了第二日下午，李雄差人来约，明早梅花桩上比较武艺。到得来朝起身，五枚会齐各人，装束停妥，一同来到擂台，见了李巴山，说道：“你自恃本领，目中无人，欲摆下这梅花桩来欺我，是何道理？我看你偌大年纪，全然不识进退，一味凶狠霸道，可见你女婿也是你教坏了，所以才有今日之祸，弄得抛别妻儿，丢了性命。你若不听我良言，一经失手，只可惜辜负了你师父白眉道人望你开创他教门扬名天下的一番心血。你这样所为，岂是你师尊所料么？还望按心想想，莫要后来追悔就迟了。”这一席话，把个李巴山说得满面通红，无言可答，自己理亏，当初不该叫女婿摆此擂台，枉送性命，所以执意要与他报仇，今日遇了五枚，明知他厉害，拚命摆此梅花桩，也是缸瓦船打老虎，尽此一煲的主意，于是勉强喝道：“我不与你斗口，你有本事上梅花桩与我见个雌雄么！”五枚道：“既是如此，你先上去走一路与我看，随后我就来破你的便了。”李雄闻言，随脱上身衣服，将身一纵，站在桩上。从人见他年岁虽有六旬，海下一部斑白胡须，身高八尺五寸，体阔腰粗，两臂有千斤之力，面如螃蟹，眼露凶光，威风抖抖，杀气腾腾，将双手望四方一拱，话声失礼，随展开手段，按着雄拳步法使将起来。只听得匀身筋节沥沥的响，果然有拳降猛

虎、脚踢蛟龙之势，进退盘旋均依法度，就将九九八十一路雄拳走完，跳下桩来，望着五枚说道：“你也走一路我看。”当下五枚也将外罩衣除去，脚穿多耳麻鞋，一个飞脚打在这方平一亩梅花桩中间，至桩头上站立，将手四面一拱，说道：“老尼献丑，诸公见谅。”道罢，随将生平所学一百零八路雄拳折法功夫施展出来。初起时还见他一拳一脚，到后来只见滚来滚去、或左或右、或前或后，忽然跳起数尺之高，忽然一下，风声呼呼，威风凛凛，果然绝妙拳法，尤如蛟龙戏水，胜过大蟒翻身。看的人齐声喝彩，五枚使毕武艺走下桩来，神色不变。李雄暗暗吃惊，不料他也精此法，比我更强，事已到此，难道罢手不成？只得硬着头皮私下嘱咐小环，若为父敌他不过，你可将我用的雌雄鞭暗中抛去，助我一鞭便了。小环答应道：“我预备去。”李雄上前对五枚道：“你敢上桩与我一决胜败吗？”五枚见他与女儿附耳低言，谅必有诈，口中一面答应道：“使得。”李雄即纵身桩上，五枚随吩咐翠花、世玉母子二人小心在桩旁照料，提防小环暗算。因见他父女二人方才交头接耳，必有奸计。翠花、世玉闻言答声：“晓得。”随分两边留心照顾。当下五枚就飞步踏上桩中，只见李巴山已摆下一个拳势，叫作狮子摇头，五枚就用一个大火烧天拳势，抢将进去。二人搭上手，一场恶战，好不厉害。只见愁云惨惨，冷雾嗖嗖，战到将近一百个回合，李巴山看有些抵挡不住，因今日五枚并不念情，拳拳望他致命下手，李小环见父亲有些不济，急忙拿出双靴，正要照准五枚打去，早被世玉眼快，即举起铁尺兜头就打将下来。小环急忙架住，见是杀夫仇人，更加气忿，二人就在梅花桩旁大战起来。且自不提。

再说李巴山看见女儿被世玉绊住，不能接应，心下更加着忙，越急越不好，脚步一乱，一失足陷落梅花桩内，早被五枚

照头一脚，将颈踢断，呜呼一命，断送无常去了。

再说小环见父死在五枚之手，五内崩裂，痛切心肝，随拚命将世玉杀败，举鞭直奔五枚。五枚手中并无寸铁，难以招架，只得将身躲过，幸而翠花赶上敌住。五枚就向世玉取了禅杖，喝退翠花，对小环道：“你好不见机，还不好好回去，若再行凶，管叫你死在目前。”小环并不回言，那双靴犹如雨点一般望着五枚身上乱打，五枚大怒，将禅杖急架忙迎，大战三十余个回合。小环哪是五枚的对手，被他拦开了鞭，照头一杖打得脑浆迸出，死於非命。

此际小环手下各门徒见他父女同时死了，各人正欲逃命，五枚看见，随即高声大叫道：“你等不必惊慌，你们亲眼看见我苦苦劝他不住，反欲伤我，因此万不得已，将他父女结果性命，与你等各人无涉，你各人可好好将他二人尸首用衣衾棺椁收殓，擂台亦快快拆去。”说罢，随与翠花等一行人同返会馆。查问方知雷洪有一子，名唤大鹏，约有十余岁，送在武当山冯道德道士处学习技艺，家中尚有亲人照料，五枚因将他父女打死，心中十分过意不去，此时也无可奈何，随即收拾行装，别了各人，起身回山。苗氏夫妻及世玉十分挽留不住，陈玉书送上白银三百两，以作酬劳之敬。五枚执意不受。玉书道：“此是馆中公费及晚生等一片诚心，送与师伯宝庵，作为佛前香油之费，务祈当面收下。”五枚见却情不过，只得收下，别过众人，再三嘱世玉留心学习目前所授工夫，将来可效力皇家，以图出身。翠花母子依依不舍，远送一程，挥泪而别。方德也带了妻儿，收拾行李，别了会馆各乡亲，着李安雇备船只，由水路回到金陵，将万昌生意一概料理清楚，交与得力伙计掌管，随即收拾一应家中箱柜椅桌，零星什物，检点齐备，雇了一只快船，选择吉利日子，起程望着家乡一路回来。在路无话，行

程将近二十日。孝玉、美玉两个孩子接见父亲，当下翠花带领世玉叩见主母，又拜见两位嫂嫂，一家团圆，十分喜悦，设了酒筵洗尘接风，各亲友也来探贺，这且不必多赘。

再说方翁因翠花要到省城拜访至善禅师，将孝玉等三个孩儿求他教习武艺，所以就与老妻言明，带着苗氏翠花及三个儿子出了孝悌村，到肇庆府，行李什物落了渡船，到了省城，就租屋在仙湖街安顿了什物。兄弟三人奉了父亲庶母之命，约齐到光孝寺拜访至善禅师。寺内主持说：“至善老和尚现在西门外西禅寺教习。”随望西禅寺而来，出了西门，忽见有个后生，年约二十一二岁，身高八尺，面白唇红，眉清目秀，一表人材，上穿蓝小绒夹袖，下着京乌布裤，足登白袜缎面双梁鞋，被一群人追上围着痛打，连叫救命，并无一人解救，左右店铺只顾生意，不出相救。世玉暗问旁边过路之人，方知是机房中人，被打的名叫胡惠乾，各店中人怕机房人多，恐惹是非，故而不肯相劝。他兄弟三人说：“岂有此理，清平世界，难道由他打死人不成？”世玉将两臂一分，那些机房众人犹如推骨牌一般都立脚不住，一连跌倒十余个。来到此人身旁，见已经将近半死，急忙将其扶起，本不欲招事，救了这人出来就罢了，不料各机房中人看他只有三人，推跌了他门，又将仇人救了，均各大怒，一齐拿出短兵器，上前四面围上来，把他们四人围在中心，铁尺铁铜，照头乱打上来。世玉勃然大怒，顺手拿住一人，夺了军器，孝玉兄弟也帮着动手，早打得扑的扑，滚的滚，如狂风吹败叶一样，没命的飞跑，逃走了，把各器械丢得一街，幸亏孝玉怕事，每每拦住，嘱咐不可伤他性命，不过略略动手，吓走这班人就算了。世玉若认真动手，不知要伤多少人命。世玉见此人被伤，甚难重以行走，将他背上，同奔西禅寺而来。到了寺中。拜见至善禅师，呈上苗氏庶母稟贴，一则请安，二

来拜恳推念父亲苗显面上，教习他兄弟拳脚武艺。至善看见三人，十分欢喜，一口应承，随后谈及在杭州雷老虎之事，细说一番。至善随问世玉道：“你背的是甚人？因何打得这样厉害？”世玉道：“弟子在路途遇见他被机房中人打伤，无人敢救，因将这班人赶散，救他到此，望师公赏些妙药救他性命。”至善赞道：“你兄弟如此侠义，倒也难得。”随取出跌打还魂丹，补骨生肌止痛散，与他外敷内服。少时，重痛渐消。此人睁开两目，口中吐了几口瘀血，方才醒转，十分感激，叩谢他兄弟活命之恩，老师父医治之德。至善问道：“你为何与机房中人争斗，被他打坏，姓甚名谁？哪县人氏？”答道：“小可姓胡名惠乾，新会荷塘人氏，现年二十二岁，家中还有母亲杜氏，妻房何氏，儿子亚德。先父胡成在时，向在机房丛中开设聚利酱料杂货小店，历年被这伙人欺负，因他人多，不敢与他争论。前数年，这班人因见我年轻貌好，都教我做契弟羞辱，我父亲恐怕生事，打发我住外埠做工。前月回来，始知我父亲前两年被他们推跌，中风而死。店中伙计只得将尸收殓，运回家乡，也因受气不过，立脚不住，将店歇业。母亲恐我闯祸，不肯与我知道。昨返家，始知详细，特地到省来与他们理论，不料反被他串同行中人，今日将我痛打，设若不遇恩人兄弟相救，定遭毒手。”诉了一番，把方世玉激得大叫道：“岂有此理。”众人也为他不平。世玉道：“胡兄即便到官告他，谅也敌他们不过，如若拜在师公门下，将来学习拳棒，把这些狗头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打两个，此时他才知厉害，后就不敢强行霸道，欺负平人了。你今拿不定谁是凶手，官也不能替你做主，不如依我学武报仇，包管不错。”各人都道：“说得果然有理。”胡惠乾道：“只是小子家道贫寒，身体软弱，恐力气不足，且不知老禅师可肯大发慈悲，收留教训否？”至善答

道：“我出家人以方便为怀，生平所教徒弟，医治跌打损伤，贫富皆同一体，未尝计较。论钱财，均是自己酌量酬谢。气力是练出来的，武艺功夫，你肯专心，无有不成。只是凡在我门下的徒弟，总要心平气和，不许持棒生事，救人则可，伤人则不可，预先讲明，心中情愿，方可拜我为师。”各人齐声应道：“师父明训，敢不遵命！”惠乾勉力趴起身来，走到至善跟前，跪下叩头。拜了师尊，又与世玉兄弟结为生死之交，拜为异姓手足。日后患难相顾，这且不必多赘。

至善和尚在西禅寺内开设武馆，摆列着埋桩、木马、沙袋、飞陀，及十八般军器，弓箭、石砧，件件齐备。在前已有六人，今连方氏昆季、胡惠乾等四人，共是十人。老禅师着各人用红纸写列姓名，备办神福酒筵，纸马香烛，在关圣帝君像前拜为兄弟，日后彼此照应，如有负义为非，神明监察。所有姓名，开列于下：李锦绚、谢亚福、梁亚松、柳亚胜、洪熙官、童子斤、方孝玉、方美玉、方世玉、胡惠乾。拜罢起来，欢饮而散。

自此，至善用心将生平所学技艺功夫，传授这班徒弟。光阴易过，岁月如流，将及半年光景，忽然一日，对各徒说道：“我离少林已将一载，放心不下，意欲暂回料理，再来教授你们。只因你各人初学，手脚马步虽已稳当，然各门武艺还未得精，我若走开，功夫丢生就误事了，因此再三想了一个两全法子，我有一个徒弟，姓黄名坤，在我手下学习多年功夫，与我差不多，精神比我更好，现在汕头黄安祥盐鱼船做押帮，莫若待我写信叫他来替我教习你等，功夫武艺既不抛，我也可以放心回去，将少林寺事务慢慢办理清楚，再到此间，岂不两全！你众人意下何如？”当下众人答道：“既然师父早些回来，只求预早付信，请黄坤大师兄到馆习我们功夫。还望师父早些回来，以免我们仰望。”至善和尚看见各人应允，随即取过文房

四宝，修下书信，寄往潮州，自己在西禅寺静候黄坤到来，方始动身。只因这封书引出奸夫淫妇许多奇事。正是：冤枉奸淫事，不意铺张做下方。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林胜捉奸遭反捏 黄坤抱屈遇高僧

话说黄坤，字静波，潮州认揭阳人，少年家资颇厚，不喜读书，专好武艺，曾到福建泉州少林寺拜到三膳和尚为师学习技艺，练得件件精熟，英雄无敌，为至善生平最得意的首徒。他自己也有一个徒弟，姨林名胜，师徒二人是拳降猛虎，脚踢蛟龙，因性情豪侠，最宜结交朋友，贪吃懒做，不数年间，把父亲遗下数万家财尽教化为乌有。妻子甘氏，妹子黄玉兰，年纪三十二岁，膝下尚无儿女，近来时运不济，就连教拳也没有请。妇人家眼最势利，妻子未免有些言三语四，抱怨丈夫不济事，还亏玉兰妹子再三解劝，不致夫妻反目。黄坤迫于无奈，就在黄安祥盐鱼船上做出海押帮之人，冒险出洋，暂避家中吵闹而已。自黄坤出门之后，他姑嫂二人，恃着几分姿色，就娇装打扮起来，到各处庵堂游玩，每日早晚在门前遮遮掩掩，轻言俏语，任意互相调笑，不顾羞耻。这日正遇新科武解元马剑群在门首经过，正是狂徒淫妇彼此教迷，知是黄坤家眷，不是好惹的，心中却又放这两个美人不下，每见他两人常到峨眉庵张、李二尼姑处游耍，因思此二尼与我十分投机，何不到庵内同他说知，看他两个有何妙计。随即转过长街走入庵中，张静缘、李善缘二尼见马剑群来，笑逐颜开地问道：“今日甚风吹

得解元公到此，有何贵干请道其详。”马解元连忙答道：“一则特来探望，二则有件事情拜烦顶力，玉成自当厚谢，未知二位师父可肯为我出力否？”静缘献上香茗，随说道：“小庵屡蒙布施，虽然佛面之光，也是大檀越一片善心，无量功德，小尼们感激不尽，诸事还要仰仗贵人之力，如有用得着小尼妹妹二人之处，就是赴汤蹈火所不敢辞。只求说明什么事情，自当曲为设法。”善缘带笑问道：“莫非新近看中那家娘子，动了火，要我们二人撮合么？”剑群拍掌笑道：“小鬼头，倒被你猜着了，我且问你，前街黄坤家常来你庙里这两个女子是黄教头谁人？”二尼闻言，伸了舌头，缩不进去，都道：“我道是谁，原来是他，就有些费手了。若问这两个女子，都是水性杨花，倒易入手，只是碍着黄教头师徒好生厉害，惹他不得。”马解元着急道：“到底是他甚人何妨直说，我自有主意。”二尼道：“那年纪二十六七岁，鸡蛋面、杏眼、桃腮、肥肥白白四寸金莲，不高不矮，俏俊身材的是黄坤之妻甘氏；那年纪十五六岁，瓜子脸，柳眉凤眼，樱桃小口，杨柳身材，三寸金莲，打条松辨的是他妹子名唤黄玉兰。二人虽是荆布钗裙，却是风流性格，所以与我二人十分意合，每遇空闲，必到庵中玩耍。解元如果合眼，这黄玉兰尚未对亲，小尼倒可与你说会，娶来做个偏房，谅黄教头现在景况不佳，多许些银子，定然愿意。况且解元娶他，岂有不顾之理，若欲冒险勾当，被他师徒二人知道，就有性命之忧了，不识尊意如何？”这马剑群乃是一个好色之人，生平贪爱女色，最好新鲜，名为割旱，未十分中意的，也不过一月半月就丢开了。恃势强横，害却多少良民闺女，若是别人，他就用强行霸，已经到手多时，也因忌着黄坤师徒，想用善法遮瞒。趁黄坤不在家中，暂图一时快活，原不欲娶玉兰为妻。今听二尼如此推托，忙在袖中摸出银子三十

两，摆在桌上说道：“这些须银两，望二位师父收下，聊作斋粮，事成之日，再当重谢。到他师父本领，我岂不知，今喜黄教头出海押帮，断难速回，我今着人将林胜请到别处教习，将他师徒绊住不放回来，天大事情也不妨碍了，你也知我的脾气，不过一时适意，过了一月，兴致完了。丢开手就是。他师徒回来，知道并无凭据，也奈何我不得，你们更不相干，你道这条计策妙也不妙？”二尼见了雪白的银子，已经不忍释手，又听这番详论，果然妙计，早把黄坤、林胜的厉害，将来性命交关的念头，都忘在九霄云外，即忙说道：“些小事情，岂可以要破费解元公的银子，这却断然不敢领的。”剑群说道：“些不过略表寸心，将来还有厚谢。”二尼虚让一番，忙着收了，随道：“事不宜迟，明日解元先请到来，躲入禅房，便待我备下斋筵，将他姑嫂邀来饮酒，酒到半醉，我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包管妥当。”剑群大喜，计议明白，拜别而去，这且不提。

再说二尼次日起来，忙着备下一桌斋筵，摆在卧房之内，早见剑群打扮得富丽，走进禅堂，见了礼，将身坐下。他相貌原来魁梧，今日罗绮满身，虽然不及潘安、宋玉的风流，也是一个偷香窃玉的鼻祖，腰包内又摸出银子五两，送与二尼作为今日酒筵之费。二尼谢了收下。三人同早膳，吃茶酒，二尼就请他躲入静室内。张静缘就着李善缘去请姑嫂两人。李尼答应晓得，出了庵门，来到黄家，正见甘氏与姑娘在门里窥街，一见李尼到来，忙开了门，笑问：“这几日总不见师父，静师父也不见来，定然是庵中现在盂兰盛会，施主们到来住宿，不得空闲？”善缘答道：“正因为此，所以失候。今日庵中功德圆满，师兄特着我请大娘及姑娘二位到庭随喜，一面入房预备香资，玉兰捧了茶来，又递水烟筒过来，让他吸烟，姑嫂随即换了衣服，将门锁了，与善缘一齐行走不多路，已到庵中。静

缘接了进去，彼此谦逊让坐。二尼说道：“我二人因各施主到此斋醮，略备素斋，今年靠菩萨庇佑，各檀越的善心，也还剩些斋粮，今日酬神了愿，特请大娘、姑娘到来一醉。”甘氏道：“又来叨扰。”随将带的香资，双手奉与静缘，说道：“些微之敬，望师父在佛前同我上炷好香，保佑家门清吉，身体平安。”二尼道：“大娘既是诚心拜佛。小尼们只得权且领下，替你上香作福，求燕萨庇佑，早见弄璋之喜，便是大官人在外，也求神力扶持，水路平安。”说完，将钱收了。茶罢，一面暖酒，邀入内室，见斋筵备得十分丰盛，甘氏姑嫂连忙说道：“这席斋筵若是因我二人而设，怎生过意得去？”二尼道：“这叫做借花献佛，都是各施主办斋多余剩的素菜，并非用钱买的，大娘姑娘只管请用。”二人信以为真，彼此分宾主坐下，开怀畅饮，所谈的都是些风流的话儿，看着将醉，二尼用言相挑，说道：“我二人少年时那些风花雪月也就快活过来，皆因主妇不容，丈夫管束，赌这口气剃了头发，中看出家，现在虽是中年的人，入空门二十余年，每遇酒后，必要想那少年风流之事。姑娘是未曾尝过滋味的倒不必说，只大娘如此青春，现在官人不在家，若遇花朝月夕，顾影生怜之际，何不想个法儿及时行乐？”那甘氏本是一个行为不端之妇，今已半醉，被二尼抓着痒处，认为知己之言，随长叹一声，答道：“那冤家却与我无缘，他生平不以我为事，所以有他在家犹如出外一样，还亏了我这姑娘，性情相合，彼此说得投机，倒可消却心中烦闷。”静缘答道：“原来大官人既如此无情，天下有情人最多，何妨结识一个，终身受用，且可趁着年轻，弄他几个钱，以作将来养老之资，若到了我们这般年岁，颜色衰败，就不中用了。这些话，原不该我出家的人说的，只是大娘、姑娘如此好人，偏偏嫁了这般不济事的丈夫，我所以不避嫌疑，不知大娘意下何

如大姑娘将来要望菩萨庇佑，配个姑爷，千万不要你哥这样无情无义才好。”这一席话把甘氏说得透心适意，也因饮了些酒，古云：“酒乃色之媒”。随红了脸，答道：“虽然久有此心，只因难遇其人，该受这番磨折了。”马剑群躲在外房，早已听得明明白白，故意撞将进来，大声说道：“二位师父，如此上好斋筵，不知会我，你食得过意否？”一面讲，就坐了下来，呵呵大笑。甘氏姑娘正欲起身回避，二尼一边将他姑嫂一人捺一个，归了座位，说道：“毋庸躲避，这就是新科武解元马剑群老爷。这老爷是我峨眉庵中大施主。”随诈问道：“解元公无事不登三宝殿，大约又想打斋，莫非到庵中叫我们念经超度，是不是这件事？”剑群会意，就把眼目揉红，假做悲伤之状，答道：“正因这冤家自从去世，虽然诸事从厚，究竟弄得我梦魂颠倒，心思恍惚，做了许多斋醮，总不能梦中会他一面，明日是他周年之期，特来请众师与我做一坛功德，以了心愿。只是不知有客在此，冲撞勿怪。”二尼假意称赞：“解元公十分情重，也是这位娘子有福，结识着你，许多富贵人家，正室也没有如此追荐的。”剑群道：“这也算不了什么事情，不过尽我一点心罢了，想他病时到今共费银子千两有余，生时用的不计，只是劳而无功。”一面说，假意用手帕拭泪，趁势问道：“这二位娘子尊姓？谁家宝眷？”二尼答道：“这位是黄坤教头的夫人甘氏，这是他妹子玉兰。今日请他吃斋，不期有缘与解元相会，都是姊妹一般，又无外人，何同席。解元公若不嫌残杯，就请宽用几盅素酒。”甘氏姑娘信了他一派胡言，错认马剑群是个怜香殿玉之辈，兼且一貌堂堂，口虽推辞，身却不动。二尼知道合意，连忙重整杯盘，再倒金樽，饮到酩酊之际，二尼借事走开，让他三人畅饮，不提。

后来情同胶漆，自此常在黄坤家内暗去明来，直至冬至。

这日，合该有事，正遇林胜因师父出门许久，未晓曾否回家，今日冬节，徒弟不在馆中，偷闲到黄宅探候。一进门，撞着奸夫淫妇三人在厅上饮酒。林胜大怒，一脚将桌踢翻，追上前来捉拿，吓得姑嫂二人大惊失色，急忙死命上前缠住林胜。马剑群趁势逃脱。林胜到底是个徒弟，不敢十分将他姑嫂难为，只得声言要说与师父知道，恨恨而去。当下甘氏与玉兰惊得浑身冷汗，说道：“不好了，虽然马解元未曾被他捉着，你哥哥回来，他定不肯遮瞒，你我性命难保，这却如何是好！”玉兰道：“莫若如今你我走向庵中，与二位大师商议，一人计短，二人计长，或者有什么脱身之策，也未可定。”于是二人走到眉庵，诉与二尼知道。他两人也着急，说道：“追究起来，连我二人亦要该死的。”忽见静缘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笑道：“不如候大官人回来，你先下手为强，只说林胜冬节饮醉酒来，强奸汝姑嫂，二人总要装模作样，说得千真万真，下个毒手，等他一见面就将林胜杀了，使他开口不得，说也不信，这事就不妨了。你道好不好？”嫂闻计大喜，说道：“果然妙计。”随回家静候黄坤回家。再说黄教头在黄安祥拖罢渔船押帮，幸得太平无事，近因将近年底，各船回港过年。本年出洋，风和顺利，船主获利倒也不少，黄坤所得押帮工银及花红厘头共亦有洋五六百元之多，虽非大财，却也略觉宽心。黄安祥船到汕头湾泊，各水手都回府城，黄坤也将随身行李搬回家中。付了挑钱，方才坐定，甘氏与玉兰放声大哭，诉说林胜诈醉，前来调戏强奸我姑嫂二人，官人若早回三日，就免受他这番淫辱。他见我二人不从，他就把银子来引诱我们，先用甜言蜜语，到后来又哄吓道：“你两个若不顺从我，将来见了师父，就说你们在家偷汉子，被我看见逃脱等情，你二人性命就不保了，意欲用强，因见我二人性情刚正，难以下手。设遇别个水性妇人，

将你脸面不知丢在何处去了。”黄坤闻言，激得怒目圆睁，大骂林胜小畜生忘恩负义，调戏师母，罪该万死，我不杀这贼子，誓不为人。是晚，用过酒饭，归房歇宿，甘氏又在枕边悲悲切切，搬弄无数是非，装点得千真万确，十分狠毒。自古道：“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般犹自可，最毒妇人心。”这晚把个黄坤几乎气得肚皮都爆穿了，一夜翻来覆去，那里还睡得着。一到天明，爬起身，藏了腰刀，叫甘氏闭了门：“我就去找林胜来。”甘氏见他中计，心中十分欢喜，这且不提。

再说黄教头出了家门，直奔大街状元亭巷而来。林胜向来在此处滩馆看守门口，充当打手，得钱度日。黄坤走到巷中，只见林胜从馆里出来，看见师父正要施礼，不料黄坤一见林胜，犹如火上加油，拔出刀来照头就劈，大骂道：“小畜生，你做得好事。”林胜大惊，幸而他会功夫，连忙躲过，大叫：“师父，且莫动手！有话请说。”黄教头那里肯听，只是刀刀向致命处劈来，又因时候太早，无人劝阻，林胜见不是头路，又不便回手，恐怕被他伤了性命，只得一面招架，一边逃走。退出巷口，此时街口栅柱尚未尽除。黄教头追到那里，尽力一刀劈来，林胜拔下一根木柱，趁势用力一迎，那刀斩入柱内五六寸深。林胜将手一放，一溜烟飞奔逃脱走了。黄教头拔刀时，他已走七八丈远，到底年轻脚快，黄坤那能赶得上。此时林胜也不敢回家，心中想道：“师父如此，定有缘故。斯时盛怒之下，谅难分辩，不如出门避过势头，再求分清黑白未迟。”随即搭船到广东去了。

这且慢表，此时黄教头因追林胜下上，不曾杀他，心中忿忿，回至家中，还是怒气勃勃，见了妻妹，就将斩着栅柱，拔下刀来，被他走脱等情说了一遍。甘氏及玉兰闻言答道：“幸亏官人回来，方才泄了这口恶气，千祈日后遇见，定要将他结

果才为好汉。”黄坤道：“这个自然。”自此，黄坤就住在家中，初时甘氏因要他杀林胜，所以竭力奉承。此时，姑嫂二人又想起情人来，未免嫌他在家碍眼，就私下着二尼与剑群计议。马解元道：“姑嫂如要与我做长久夫妻，须在海阳县中出首说黄坤历年出洋，以押帮为名，专门交结海洋大盗，各路渔船，如有不挂他包帮名号者，便暗中串合群盗，将该船劫掠一空，因此做一个海盗坐地分赃头目。如有官兵捉拿，他就预先知会；若遇捉住，他便代其上下使通门路，保全强盗性命，氏等为其妻妹屡谏成仇，将来事发，恐被牵连，只得在大老爷台前出首，祈望笔下超生，感恩不尽。一面待我亲自去见县主，将他重办，我们就可做天长地久的恩爱夫妻了。”姑嫂听了，千欢万喜，果然依他口气请人做下状词，三八放告之期，暗中瞒着黄教头，在县递了。知县见是首告窝盗重案，不敢怠慢，即刻出了火签，捉拿黄坤到案审办。当下承差岑安、邱祥等禀称：“黄坤甚精拳棍，有百人之勇，他在本处历做教头，十分厉害，谁人不知？求太爷宽限几天，只可用计擒捉，不宜声张，他若知道，就难下手了。”县主点头道：“昨天马剑群解元禀他打劫当铺，也说黄坤武艺高强，包庇贼人，为害地方，可见情罪真确，你等务须小心机密，限你五天务要拿来，本县重重有赏。如若走漏风声，重犯逃脱，即行从严究办不贷。”二总役领了县主签票，退下堂来，归入差馆，传齐通班、皂役、捕快，各人商酌停妥，约定明日下帖去请黄坤到来教习工夫。这黄坤历年教授营伍差馆武艺，习以为常，那里晓得暗中有入害他？所以并不推辞，一请就到，被这伙差人酒中下了蒙汗药，将他灌醉，用几条大练锁了手脚，又上了铐，用箩抬了。数十名衙役，弓上弦，刀出鞘，押解上堂，方才醒觉。自念生平并不为非作歹，何至遭此冤枉细问熟识差人，始悉妻妹出首及马解元告他打

劫当铺，本县捉他到案，此际方悟林胜之事当日中了奸计，追悔不及，长叹一声道：“我黄坤不料遭了妇人毒手！”只见县主升了公堂，吩咐将犯人带上。差役一声答应，将他抬上丹墀，放落在地，因捆得紧，不能直跪，只可缩作一团，县主喝问：“你可是黄坤么？”答道：“小人正是黄坤。”县主骂道：“你好生大胆，窝串海洋大盗，私受陋规，勒索出洋船只，包帮花红银两，打劫当铺，坐地分赃，问你该当何罪？”黄坤趴在地上叩头说道：“小人历年均在黄安祥渔船押帮，并未押过别船，每月工食钱不过数元，至放花红，是由船主盈余利息银内抽出，从公分派各水手，均得分沾。若无利息，此项不给，小人出洋拖累多年，如有勒索情弊，该船岂可容留今因黄安祥拖累船，放冬节回港湾泊汕头，惟思小人回家只得数天，倘若打劫当铺，安能插翅飞回。只求大老爷明鉴。小人每年出洋日子居多，在家日少，这马剑群必与小人妻妹有奸，捏造重罪，欲置小人于死地，所以才有这番首告之事。若蒙天恩行查黄安祥船主，便知小人冤枉了。”县主拍案喝道：“不动刑谅你不招！”吩咐左右：“与我用头号夹棍，夹将起来，重重加签！”因这黄坤练就筋骨坚硬，非常捺得疼痛，当下差役已将绳索收尽，只是不认。县主无奈，只得命人将他放下，就把告他这两张状叫传供差役念与他听，说道：“本县今日有了你自家妻妹首告状词，岂肯轻轻放过你，今认也是死，不认也要熬刑死，你可仔细想来，如再不招，我就要用极刑了。”黄坤低头想道：“这狗官，他想领功，断难饶我性命，不如权且招认，免遭极刑炮烙之苦。”答道：“行劫之事，我本未曾做得，今被逼不过，只得认了罢。”知县大喜，连忙录了供词，将其收监，候通禀不宪照办。马剑群奸夫淫妇闻此信息，十分快活，这且不提。

再说林胜赴省，缺乏盘川，一路卖武度日，已到省城。久闻西关地方十分闹热，就到西门外西禅寺摆开武场，耍弄举棍，看的众人齐声喝彩，惊动武馆。各人请他到里面饮茶，恰遇至善禅师，见是徒孙，急问：“因何到此？”林胜慌忙上前叩见，将师父追杀情由细说一番，至善及从人都道：“此必是淫妇挑唆使的。”至善随将此事细细写了一封信，即刻着林胜赶回潮州：“叫你师父来见我，自有道理，千祈莫迟，恐怕他性命还要遭此淫妇之手哩！”林胜即时拜别起程，连夜飞奔，赶回潮州，见了母亲，方知师父果然被害，监禁死牢之中，十分伤感。随即带了师公所赠书信银两，走到监门，幸而都是认识之人，用了些小费，进监见了师父，抱头大哭一场。呈上书信，黄坤看了，嘱咐林胜：“快些赶到省城，求师公来救我性命。”林胜将前后各事谈了一番，把身边所余银两送与师尊在监中应用，宽心静候徒弟相救便了。这正是：妻妹已将身陷害，师徒犹幸体安康。

要知林胜、至善禅师如何救黄坤出监，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下潮州师徒报仇 游金山白蛇讨封

话说林胜在监中别了师父，出了狱门，到家对母亲说知，就即起程，望省城赶来。在路无词。不数日，已到省垣西禅寺，见了至善，哭拜在地。至善扶起，向知黄坤被害在狱中，也觉心中异常悲惨，随对各人说知，方带了方世玉、胡惠乾及林胜，仍由潮州旱路赶来。此时馆中诸徒惟有惠乾报仇心急，专心苦练，孝顺师父。那世玉自小习练，手脚精便，性情灵巧，这二人最得至善欢喜，已得秘授功夫，所以带着二人，叫林胜引路，望府城进发。四人在路，过了些青山绿水，村庄市镇，到得府城，天色已晚，共到林胜家内，见了他母亲，彼此礼毕，款待晚膳，度过一宿。次日绝早，林胜起来，引他师徒到海阳县监，前后左右窃探一番，看了上落门路，回来嘱咐林胜，下午先进狱中，知会黄坤，并带了十两银子进去买办酒菜，请各狱卒饮酒，以便行事。四人商议妥当，已是申刻。林胜到监中见了师父，通知此事，出来与各看守人见礼，说道：“师父感众位照应，无以为报，今夜命小弟备一东道，请各兄一醉。”随在腰中取出白银十两，送与众人，备办酒菜各物。众狱卒说道：“原来林兄这样慷慨。令师在难中，徒弟能如此尽心是十分难得。”遂着买办烹爆，是夜摆齐酒菜，开怀痛饮。林胜又极力奉承，

再三劝酒，至将醉时，下了蒙汗药，分敬各人一杯，此时已是二更。早见至善从屋上跳将下来，取出铁尺，打开黄坤手铐脚镣，二人齐飞上屋，捷如猿猴，并无声响。林胜将母亲藏往乡间，当下五人会齐，飞出城墙，望着省城大路而去。

到了次日，狱卒醉醒，方知黄坤走了，吓得魂不附体，急忙报官。县主大怒，重责狱卒，一面悬赏查缉。查起根由，方悉林股所为。即将他的房屋封锁。一面移文附近州县，一体追捕，十分严紧。其时乃是正月初一日，且将此事搁过一边。

再说四人在路奔驰，到西禅寺，已是正月初九午后了。馆中各人接见，黄坤拜谢师尊活命之恩，又与各师兄弟见了礼。林胜说起好夫淫妇十分狠毒，断难放过。黄坤求师父索性为弟子报了此仇，自己因查缉甚严，不敢回潮。至善应允，说道：“贫僧为汝再走一遭，惟要稍停数天，待他们查缉稍松再去不迟。”就着黄坤在馆教习各师弟技艺，因他曾做过教头，规条本领也与至善相似，且精神倒比师父还强，各师弟倒也欢喜。时光易过，不觉已是二月初一日。至善带了世玉、林胜，收拾起程。正是仲春天气，雨水连绵，行路不便，就搭船望峻岭进发。由惠州直下龙川过潮，走七渡河口，顺下而行，半月方到潮州。船泊竹排门外，师徒上岸，往竹枝山青竹寺而来。此寺乃是少林分院，主持名鸟空和尚，当有小沙弥报知，与众徒弟接进师兄。至善入寺礼毕，鸟空问道：“师兄现从何处云游到此？这两位谅是令徒。近闻黄坤被诬窝盗，于初一夜越狱，县官追捕甚紧。”至善点头，即暗暗对他说知。鸟空大喜说道：“马剑群这狗头，十分可恶，去年意欲霸占寺田，幸遇太守廉明，与我有交，将他斥退，这才罢手。师兄若来结果他，务要机密方好。”至善称是。次日，随与林胜到马家庄前后看了门路，又到黄坤家，也踏了路境。回到寺中，饱餐斋膳，到晚带

了世玉、林胜，先到黄家，三人越过墙，托去了房门。此时已交三鼓，适直是夜剑群不在此处歇宿。甘氏姑嫂从梦中惊起，林胜、世玉早取出腰刀，架在颈上，二人吓得魂不附体，连叫饶命。林胜骂道：“尔若声张，即杀”随将二淫妇押到至善面前。至善问道：“你这两淫妇，听谁人唆使下此毒手？当初系何人引诱，与马剑群通奸，快快从实招来！”二人见林胜在此，断难巧辩，只得将张、李二尼设计请到峨眉庵吃斋，如何听他唆弄，后被林胜撞见，二尼又教他反捏强奸，直至马解元出首控告，从头细细说了一遍。二人说完，叩头饶命，自认该死。材胜骂道：“我与尔无冤无仇，师父与你有恩有义。你二人下此毒手，我师父性命险遭你践人之手，我看你两个心肝是怎样颜色的。”随与世玉一齐动手，将这两淫妇慢慢凌迟剁死，然后将金银首饰分缠腰间，就把鲜血在墙上写下四句泄恨诗。诗曰：

奸夫淫妇太无良，惨害师徒险共亡。

县官欲问谁人杀，林胜黄坤手自戕。

各事弄妥，三人仍从瓦面跳落，趴过城墙，来到马家庄。走过庄桥，恶犬狂吠，林胜取出烧饼丢去，群犬啣着不能再吠。相继纵上瓦面，落下大厅，恰遇打更人走来，被世玉一把拿着，他就要声张，世玉将刀在他面上晃了两晃，道：“你若高声，我便杀你这狗头！你说明马剑群现在何处，我便放你！”庄客求饶道：“家主现与爱妾在牡丹亭作乐。”“亭在何方？”庄客道：“在后花园中。”走进这厅后下阶，忽见园门，只求好汉饶命。世玉将他带至园门口，说道：“你卖主求生，饶你不得，一刀去罢。”三人直奔后园，远见一座八角亭，里面灯火辉煌，笑声不绝。三人闯将进去，先杀了一个丫环，那使婢将要叫喊，也就一刀杀在亭中。早见马剑群赤条条与两个姬妾

在此淫乐，男女都无衣裤，十分可丑，一见他三人拿着明晃晃的刀杀将进来，这一惊非小。剑群此时已有八分酒意，急忙举起坐下一张紫榆宫坐椅，前来迎敌，那两个姬妾喊得两声救命，却被世玉、林胜一人一刀，已经不活了。至善来杀剑群，他若是不醉，手中有军器，也还抵敌得数合，今那经得三人前后夹攻，他手中又无利器，全靠这椅子，怎能挡得住，早已收场，大喊两声救命，已不能言了。师徒三人，一阵乱刀，将他斩成肉酱。搜了金很细软，正要走出，只见四面灯球火把数百。庄客拿着枪刀，将亭子围住，大叫：“不要放走贼人。”当下至善见有人来，知道不能离去，索性决定放火。随在腰边取出硝磺引火之物，在亭内放起火来。趁着火势杀将出来，犹如猛虎一般，把各庄丁乱斩乱劈。众人发声喊，重重围裹他三人在中间，拚命大战。黑暗之中，好一场恶斗，足有一更多时，被他师徒杀死十余人，伤者数十人，各人方知厉害，四面躲藏，不敢拦阻。他师徒三人慢慢走出庄外，回转青竹寺，换了血衣，取了行囊，别了鸟空和尚，搭船回省而去。将近天明，马家庄附近乡村前来救护，岂知贼已去得久了。本庄各绅士只得到来查点死伤人数、失物，一面救熄了牡丹亭一带之火，一面禀官相验死伤各庄丁尸首。亭内马剑群及二妾之尸，均被火烧为灰烬，无从检验。是日，海阳县里又得黄坤附近居民禀报，一家被杀，因是城内，应行先验，看见墙上之诗，已知缘故，连忙抄附案内，又到马家庄验罢，入城西禀府道，重出花红赏格，书影图形，捉拿黄坤、林胜，这且不表。

再说他师徒三人，二月下旬赶到省中，回转西禅寺，见了各人，就将上项事情细说一番。黄坤方知是二尼奸计，师徒二人十分痛恨，随上前叩谢了师父，又拜谢了两位师弟。当下他师徒三个，将杀奸夫淫妇时取来的首饰财物在腰间解下，交与

黄坤，叫他收了。黄坤再三不肯。至善和尚说道：“为师的，特为你中年丧偶，无家可归，故而顺便带来。不然出家人要此钱财何用？你跟我多年，我的脾气难道你还不知么！”众再三相劝道：“师兄，莫辜负师父这番美意，若再推辞，他老人家就有些不高兴了。”黄坤只得收下，随说道：“徒弟还有未了的心事，求老人家作主。”至善说：“有事只管说来，师徒犹如父子，何用客套？”黄坤道：“峨眉庵这两个贱尼十分狠毒，害得弟子师徒二人家破人亡，几乎性命遭他毒手，若非师父搭救，难出囹圄。如此仇人，怎么放得他过！务求师父回少林之便，取道潮州，一总结果了他才好。”老禅师道：“张静缘、李善缘这两个狗贱人，玷辱佛家，败坏规矩，当时我本要杀他，为该处妇女除却一害，因事情急迫，所以忘了。既是你心中放不下他，我就替你收拾这两个贱尼便了。只是县中追捕你二人甚急，赏格又重，此地离潮不远，你师徒断难栖身，可速收拾随身行李，把首饰交在西荣巷银号生息，作速绕道由韶关过福建入少林寺，暂行躲避。我因这馆内一个门徒未曾习练木人木马功夫，带了他们由潮州取道办了你这件心事，亦回少林。”各人闻有这路武艺，都愿同去。约定三月初一日，由省中水路动身。黄坤、林胜赶紧弄妥各事，就于二月二十五日拜别众人，叩辞师尊，先行起程去了。各门人也打点行囊，雇办船只，到了四月初一早晨，别过西禅寺僧人，一齐下船，解缆扬帆直望潮州而来。这回师徒共是十一人，包了两个船舱，其余搭客货物倒也不少，都是要往老隆嘉应潮郡一带贸易者居多。一路并未耽搁，度过岐岭，不觉就是府城。共走了十三日，也算极快的了。闲话休提。

这日舟到码头，他师徒随将行李什物，雇夫挑往竹林山青竹寺而来。乌空和尚接着，吩咐徒弟帮着安顿房屋，铺了寝帐，

一应使用家伙，忙了半天，才弄停妥。心中暗想：师兄此番带许多不安静的人来，不知又要闹出什么事来，却又不敢得罪他，只得佯问道：“师兄因何回省不久，又带了众位师侄来？有何贵干？请道其详。”至善答道：“我欲带他们回少林学习木人木马功夫，顺道来此办件事情。”随附耳说知，“因为这个缘故，并不久留，不过一两天就要起程的。”鸟空会意，虽然担心，也无可奈何，随命徒弟预备晚膳。用完，至善就与世玉进城到峨眉庵探路，嘱各人不可乱往外边去。二人举步入城，此时将有申刻光景。将近海阳县衙前，就见此庵门面却不甚高。看罢赶回寺中，二人换了一身乌黑衣裤，腰束黑丝带，头扎软包巾，脚着多耳麻鞋。是日因下微雨，月色不明，正好行事，趁着齐黑关城时候，两人混入城中，在街下闲看些纸影戏文。府城此戏极多，随处皆有，若遇神诞，走不多远就见一抬，到处热闹。有本地戏班者，有京班苏班者，盐分司衙门时常看演，人脚虽少，价却便宜，他师徒心中有事，又穿着黑衣紧身，未便观看，专在巷后静守。将交三鼓，三人纵身上屋，趴在天窗口探听，听见二尼闲谈道：“黄坤之事，幸他不知是你我引线的，若彼晓得，你我也做了刀头之鬼，还活得到这时么。”又听见一个答道：“大约是你我早晚诚心，拜恳菩萨保佑，所以能瞒得过他，也未可知。细想我二人，自入空门以来，除了未曾亲手杀过人，那奸淫邪盗谋财害命的事，也不知做了多少，到今日，我积了好些银子，人家说天理昭彰，到底是难凭信的。”这个说道：“你也说得有理。件件都讲天理良心，饭也不用吃了，凡事总要做得机密，也便无妨。”他二人恶贯满盈，这些言语师徒趴在上面听见，大怒曰：“若不杀这两狗践人，不知还要害多少人？”守到灯熄入睡，二人就拨开屋瓦，放下软梯，至善跳将下来，走到床边，照着颈上，一人一刀，又将

二尼心肝挖出，随搜着他丕义之财约有三百余金。至善一想，带去救济穷苦也好，就叫世玉在上接了。他在黑暗中，远远见有一人蛇行猿跳，快捷非常，瓦上全无声响。至善老禅师练就一双夜眼，最能分得清楚，观其行动，亦是道中朋友。就命世玉：“在此稍候，我去看来。”随施出飞腾本领赶上，只见他下落海阳县衙中，少时又上屋。亦即跟他，即见如飞走回惠潮道上房，跳将下去，见他有妇人接着，在怀中取出一颗铜印，给他妇人收好。至善看了好生奇异！随即回旧路与世玉说知，也不明甚缘故，一齐越过城墙回寺，已经五更三点了，方才安睡。

次日起身，将此事说与各人知道。本欲即刻起程，因为这件奇事，暂且留心探听两天，再行未迟。此事按下慢表。

再说海阳县主石岐，在昨夜三更时失了印信，吓得魂不附体，急忙闭了宅门，从上房起各处细查，地皮都反转，那里有印的踪影。又见报峨眉庵两尼被赋杀死、财物劫去一案，石知县也无心去验，只委捕厅何福祯前去勘验。此际石岐急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万难之中，想起本府王廷槐与他同是杭州同乡，十分相厚，倒不如直将此事与他商议，求设法保全。随打轿望潮州府衙中而来。见礼已毕，禀明此事。王太守一惊非小，回心一想，这事只可暗访，不能明查，上台知道许多不便。随叫石岐回衙，就告病上来，所有县里事情，需用印者，待本府与你代行、代折，暂行代理。你可出悬重赏，暗中密查，候过十天半月，再作道理。知县拜谢回衙。

再说钦加按察使衙惠潮嘉兵备道台赖大鹏乃是一个海贼头目，他自少在武当山冯道德道士手下为徒，学得浑身武艺，十分高强。今因潮郡富厚之地，特费重资捐官到此，意欲剥削百姓脂膏以济群贼军饷，只为知府王大老爷爱民如子，石知县虽

非十分清廉，倒也奉公守法，所以诸事均为监制。现因贼中急用，假公济私，欲与海阳县借库银十万两。石岐不肯应承，赖道台衔恨在心，盗印害他，谁想本府与他遮瞒并不通禀，他就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第三晚又将知府印信亦都偷了。当下弄得府县二人手足无措，几乎急得寻死。本府因县里失印之后，却将府印携带在身，时刻不离。他有本事，候其睡着连装割了去。至善此际留心打听明白，亲到县衙，到了大堂，叫把衙差役进去报与本官知道，说有少林寺至善大师，因有要紧大事求见太爷。差役见说，急忙报官。石知县正忧心如焚，闻和尚求见，就知有些来历，心下大喜，即刻吩咐大开中门，穿了衣帽，亲自迎出大堂而来。举目一看，见这和尚头圆顶平，方面大耳，十分肥壮，年岁虽有八旬光景，眼还似铜铃一般，英气勃勃，相貌堂堂，知非常人。抢步上前，恭身施礼，说道：“不知佛驾光临，有失迎候。上人勿怪。”至善大笑道：“老衲闻使君与太守被人暗算，特来解厄，了此心愿，但此处不是讲话之所，到里面再谈。”随携了石岐之手，走将进来，到了花厅后，施礼坐下，手下献过香茗，县主急欲请教。至善道：“请将从人退下，方可将言奉告。”县主随将俟候人等一概退出。至善此时方将黄坤被诬在狱，自己三次来湘救徒，杀奸夫淫妇及诛二贼尼，在峨眉庵瓦面遇见赖大鹏盗印，入道台衙中等情细说一番，“我今特来为使君太守捉贼，取回两颗印信，将功抵罪，何如？”石岐听了，吓得惊疑不止，说道：“原来赖道台是海阳大盗，有功升授，怪道前日与下官支借县库钱粮，因我不允，故而设计陷害，幸得禅师今日言明相救，不然，我与太守必定性命难保。那黄坤之事，本来是不明，冤枉了他，马剑群、甘氏、玉兰、二尼等死有余辜，老禅师何罪之有此案待下官禀明本府，注销就是了。惟这赖道台乃我们上司，并无证据，

如何敢去他衙中搜取？”至善道：“待贫僧见了太尊，议定一个善法，包管手到拿来。”县主说：“既如此，下官就与老禅师去见本府便了。”吩咐下人，不必跟随，自己便服与至善同上府衙而来。王太守慌忙迎入。礼毕，石岐就将前项情节细细禀明道：“卑职已经许将此案注销，现在禅师说要见太尊，好设法去办这事。”知府听了，连忙向至善称谢道：“费老上人的心，请教怎样一个办法？”至善答道：“不瞒太守说，老衲想来久矣。这赖大鹏，既是不端的人，必有许多匪徒留在衙中，近闻附城各富户失窃金银等案，曾见叠出，未能破过一案。太尊使君悬赏捕缉，不曾拿到一贼，非他包庇而何？今我师徒分开，四边埋伏，在他左近瓦面守候数晚。一见他署中有贼出来，即便跟着，待其有贼返衙之际，即将他擒下，带回衙中盘问，问出真情，知他将印藏在何处，禀明大宪，会同起赃之后，各人便可会奏参他。”府县听了点头称是：“果然妙计，事不宜迟。就今晚起烦劳老禅师带同各位高徒一走，事后重重酬谢！”至善随辞了府县，回青竹寺，派令世玉守东方，胡惠乾在西方，林胜居北，自己在南，皆暗藏道署左右四边民房之上，各带暗号器械，如遇有贼出来，让他过去，暗暗跟他尾后，待其有贼回来，将他擒下带回衙中。三位徒弟遵令，分头而去。是晚，果捉得贼人十余名拿回衙中，府县会同盘问明白，知藏官印赃物所在，立即上省禀明大宪，会同各官前往道衙擒拿盗贼，搜回二印。王知府即委海阳县暂行代理府事，即同至善师徒，连夜将赖道台及赃物官印二颗押解上省，数日之间到得省垣。禀知各大宪，均大为惊异，随委三司会审情确，大宪又详加复勘无异，果实情真理确，只得奏闻，请旨将赖大鹏拿京正法，此是后话。

本府当审实案情之后，蒙上台飭回本任，随与至善师徒回

到潮州，本欲厚谢他师徒，因至善坚执不受，辞了出来，带着一班徒弟，回到青竹寺，别了乌空和尚，即日起程，往福建少林寺而去。

再说圣天子此时与周日青到了金陵。此处是日青家乡，其母自从将他过继高客人，跟随出门之后，自己就回来居住。此时日青入门见母请安，圣天子也彼此见了礼，就在书房中安歇。日青又慢慢将一路经历事情及定下亲事禀明母亲，母子二人十分欢喜。次日起来，整备早膳，俟候契父用完，一同出门，随往金山寺游玩，一路驾了小艇来到山前，只见此寺建在江中，十分巍峨雄壮，景象辉煌。到了玉书台前一望，见往来商船，源源不尽，何止千艘，远看水色天光，玲珑如画，果然好一座名胜禅林，圣天子此际满心喜悦，就在案上取了一管笔，向粉墙上题诗一首：

龙川竹影几千秋，云锁高峰水自流。

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

远观西北三千界，势压江南十二州。

好景一时观不尽，天缘有分再来游。

写得笔走龙蛇，一挥而就。咏完诗句，搁下笔，走进寺门，只见山门外立着哼哈二将，二门内坐的是四大天王，大雄宝殿中香烟霭霭，两游廊十八尊罗汉皆用金装，打扫得一尘不染。见主持达机者和尚带领着一班僧人出来迎接，请入方丈待茶，连随吩咐厨下备斋相款。圣天子取出香资二十两，送与当家。略略坐谈一会，看见天色尚早，携了日青要往山前山后散步。僧人本欲随行随喜，日青道：“我自认得，不烦引道。”二人走出山门，到处游玩，将到塔前，忽闻一声响亮，狂风大作，黑雾之中现出一条大白蟒蛇，身長五丈有余，头如米箩，口似血盘，张牙舞爪，迎风飞来，吓得日青魂魄全无，一跤跌倒在

地。圣天子此时也着了忙，急在腰中拔出龙泉宝剑，定睛一看，只见此蛇将到身边，就伏在地上，将头乱点，似朝参一般，方悟他来求封。随喝道：“孽畜，快现人形，听朕封赠。”妖蛇就地一滚，变成一个道姑，跪在地上叩头。圣天子就封他为雷峰塔主白氏夫人，在金山寺受万民香火。白氏谢恩起来，化阵清风，两个仙童，一派仙乐，引回本位为神去了。日青此时惊定，睁开眼，不见妖蛇，连忙趴将起来，细问，方知是来讨封的。看见天色将晚，二人转回寺中，主持达机和尚已整备斋筵，盛意款待。是晚，就在方丈歇宿。三更时分，偶然起来解手，忽闻一阵风声，一只黑虎在后追来，吓得天子大惊，正是：白蛇已沐皇恩宠，黑虎还求帝德封。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英武院探赌遇名姝 朱仙镇赎衫收勇士

却说圣天子起来，步出方丈，正欲小解，忽见一只黑虎伏在地下，把头乱点，也欲求封，随用手一指道：“朕封你为镇山黑虎将军，受万民香火，快些去罢。”黑虎点头谢恩，化阵清风，望山前去了。天子解完手，仍回方丈歇宿。次早，起身换了净洁衣服，上大雄宝殿参拜如来圣佛，各僧鸣钟擂鼓。回到方丈，用过早斋，与日青辞了达机和尚，回到日青家内。路上闻人说：英武院十分热闹。日青也说道：“此处有叶兵部之弟叶宏基赌馆。他是本地一个劣矜，财雄势大，家中养着无数教习，专门包揽讼词，持势欺压平民，就是大小文武衙门也奈何他不得。不论你什么人，到他馆中赌博，若无现银，就将兄弟叔伯的产业写数与他，也肯借银子与你，输去之后不怕你亲族中人不肯认还。更有那无天理，无王法，损人利己的事情，指不胜数，所以得了许多不义之财，起造这座花园，十分华美，我们何不到他园中走走。”圣天子闻言道：“他如此行为，倒比强盗更厉害了。我倒要去看看是真是假，为地方除了大害也好。”说罢随同日青慢步望着英武院而来。到得门前，果然话不虚传，十分热闹。进得头座园门，只见松荫夹道，盆景铺陈，香风扑鼻，鸟语惊人。走过甬道，迎面一座高石桥，桥下弯弯

曲曲一溪清水。远望假山背后，有着许多亭台楼阁，船厅里面便是赌场，因欲前去看他行为，所以元暇往别处游玩。携了日青，走进场中，将身坐下，早有场中之人奉上茶烟，走前来笑容相迎，问道：“二位老爷，想必也要逢场作戏么？”圣天子将头略略一点，说道：“看看再赌。”那人随又递上一张开的滩路，一边慢慢细看，场中已经开过两次，不过是些平常小交易，倒也公道赔偿，随在手上拿下一对金镯，交与柜上，兑银子一百五十两筹码。圣天子押在一门青龙之上，此际开滩之人，见此大交易，自己不敢做主，说与叶宏基知道。宏基静静走来一看，见是面生之人，早已存下个有输无赔的主意，暗中吩咐，只管看开，恰巧是圣天子所押之门，即青龙，取回筹码，就向柜上兑这四百一十八两五钱银子。宏基闻言，走出说道：“你这客人，难道不知本馆事例小交易不计，大交易必要赌过三滩方有银兑的。”圣天子喝道：“胡说！赌多少滩由我中意，谁敢逼我三次。速兑银来！若再迟延，我就不依。”宏基答道：“莫说不依，就永在这里也奈何我不得。”随望着外边叫道：“左右何在？”一班恶徒抢将进来。这些赌客见势不佳，一哄散了。日青也跟着这干人混将出去，在外探听不表。此时，圣天子看见日青退出，他就奋起神威，在身边取出一对软鞭，大叫：“叶宏基！你今日恶贯满盈，待我为这地方除害！”舞动手中鞭，如飞前来捉拿。早有一班打手团团围将上来，截着厮杀一场，争斗好不厉害。宏基叫众人：“如拿此人，重重有赏。”不料圣天子十分勇猛，早被他手起鞭落，把这班人打得落花流水，头崩额裂，死者数人。宏基无奈，传齐各教师上前对敌。看看战到目光西坠，到底寡不敌众，孤掌难鸣，筋疲力尽，势在危急，本境城隍土地十分着急，慌忙寻人救驾。看见百花亭上总教头唐奂在此打盹，走上前说道：“唐奂，你还不

醒来救驾等待何时？”说罢，将身一推，唐免惊醒，趴将起来，听得叫杀之声不绝，连忙取了军器，飞步上前，看是何事，来到船厅，看见一班徒弟，围着一个中年汉子在那里死战。询问下人，方知缘故。看见此人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连忙上前喝道：“各家兄弟，权且退下，待我来捉他。”当下众人正在难以下手，却是为何？因有城隍土地带领小鬼暗中帮助，否则圣天子有些抵挡不住。各人望见师父到来，乐得闪开退下。唐免上前虚战几个回合，四下一看，见各人离得远，随说道：“好汉，快随我来。”自古聪明不如天子，当下圣天子看见唐免这个形景，就知他有意来助我，随跟着他一路追将出来。唐免手内假意拿着一枝飞标在前走，口中叫道：“不要赶来送死！”这些人以为唐教头引他到无人的地方取他性命，怕误中飞标，所以不敢跟来。宏基也算唐免引他人后园去无人所在，将他结果，所以也不提防，让他二人直往后园去了。唐免看见诸人并不曾来，心中十分欢喜，一路引着圣天子走到后园围墙假山之下，自己将身一纵，跳上墙头，解下腰中怀带放将下来。不料围墙极高，虽有假山垫脚，腰带放尽，仍属太短。圣天子急将自己腰间宝带解下，唐免复跳将下来接好，再纵上墙，骑在上面，将带放下。圣天子双手拉住，唐免在上慢慢用力提上，说道：“这围墙外面是礼部尚书陈金榜的后花园，权且下去，且作道理。”圣天子答道：“陈金榜我素认识，下去不妨。”唐免复从上边将他吊过墙外，自己也跳下来。当时圣天子再三致谢：“请问高姓大名哪里人氏？”唐免连忙跪下，口称：“万岁，小人唐免，乃是福建泉州人氏。曾在少林学习武艺，现充府内教头。今日下午梦中得蒙本省城隍托梦，保驾来迟，合该死罪。”圣天子闻言，大喜说道：“英雄何罪之有快请起来。”随在手上除下九龙汉玉班指一个，嘱道：“他日

孤家回朝，爱卿将此班指会见军机刘镛，自能重加升赏。”唐免叩头谢恩，趴起身来，指着前边一带房屋说道：“这是陈礼部上房，万岁小心前往，小人就此拜别。”说罢纵上墙头如飞去了。

天子大加赞叹。此时约有初更时候，月色朦朦，星光闪闪，心中正在思量：陈金榜现在京中，他家女眷们又不认得，怎肯容纳？这便如何处置？正在进退两难之际，忽见远处灯光有妇女之声，一路四围照望而来。将近，急忙将身一躲，闪在石山洞内。只听得一个丫环叫道：“小姐，这里就是园西桂花树下了。没有人影，哪里有什么皇帝到此要我们接驾？昨晚菩萨报的梦是假的，倒不如早些回去禀知夫人，关上门睡罢，免得他老人家还穿着朝衣在厅等候着呢。”又听一人娇声细气骂道：“多嘴贱丫头！谁要你管我的事，再胡说，还不快去周围照个明白来回话，我在此听信。”丫环连说：“我再不敢多嘴了。”急忙拿着灯笼到各处照看去了。此际天子听了他主婢二人言语，喜得心花大放，急从假山石洞中走出，将手一拱说道：“孤家在此，毋庸去照。爱卿何以晓得？”小姐此时急用衣袖遮了面，偷眼细看，却与昨夜梦中菩萨所说之圣容服色丝毫不错，此时小姐心中敬信之至，可见菩萨指点之言不谬。三小姐即命丫环提灯伺候，急忙跪下，口称：“臣女接驾来迟，罪该万死！”圣天子说道：“爱卿平身，何罪之有？”小婢在地叩头。圣天子忙叫起来引路，三人慢步走出前厅。小姐急走上前，禀知母亲。杜氏夫人大喜，道：“果然菩萨显圣，前来指点圣驾到此。”忙请天子上坐，母女二人一同朝拜。天子口称“免礼”。此时厅上灯烛辉煌，府中仆妇家人两旁侍立，鸦雀无声。因不能上前近听者，或在窗格之间、门缝之内，偷眼细看，侧耳细听，人声寂静，规模整肃。圣天子随问夫人道：“因何得知寡人到

此，细细讲来。”夫人恭身奏道：“臣妾杜氏，乃是礼部尚书陈金榜之妻室，与女儿玉凤昨晚三更时候，母女二人蒙观音菩萨梦中指点，说今夜初更有当今圣驾到此，应当前去迎接。今实来迟，使圣躬受惊，罪该万死，望我皇恕罪。”圣天子闻言大喜，说道：“难得菩萨指引夫人母女。平身坐下，慢慢细谈。”杜氏夫人问道：“不知我皇因何到此，请万岁明白示知。”天子答道：“朕因私游江南，与干儿周日青到间壁英武院，贪玩赌滩。”随把叶宏基恃势不肯赔钱，反被他手下围困，虽然打死几个，因为人多，战到近黑时候，险些遭他毒手，幸遇教头唐免，也蒙城隍土地点着灯来接引，跳过墙头之事，细说一番。丫环捧上香茗，连忙备办酒席，摆得十分齐整款待。饮酒之际，圣天子吩咐陈府中人不许传扬出去，违者治罪，恐防叶宏基前来陷害，及各官知道难以私行游玩了。杜氏夫人道：“臣妾府谅宏基不敢前来查问！”随差一妥当家人到日青家内知会此事。

这日青与众人忙中逃了出来，在外探听，并无消息，心中十分着急，夜更回家，禀知母亲，正要设法，忽得这个信息，方才放下愁肠，在家静候不提。

再说叶宏基因见唐教头追赶诈败，引那人入后园之内，意想必将他结果方来回报，故此将门户关锁，听候唐免回话。不料等到三更时分还不见来，心中着疑，莫非两个都逃了不成？此是城隍土地特意将他朦混，好待圣驾平安，所以这叶宏基一时毫无主意，等到夜深，方才命各人提灯烛火把，进院追查。一面着家丁将打死尸骸收拾，打扫洁净。他自己也随着众人一路细查园子，又大闹了一夜，周围搜遍，哪里有个人的踪迹。是时方悟唐免放走，自己也逃出园外去了。叶宏基勃然大怒，即差人到本省州县文武各衙门知会说：本府教头唐免盗去钦赐

物件，昨夜走脱，所有各城门派人前来协同密密稽查。各官无不遵从，弄得江南城内商民出入好生不便。那些叶府家丁人等复狐假虎威，藉端索诈，小民叫苦连天，各家关门罢市。陈府家人将此情由禀知主母，杜氏夫人大怒，即着家人与本府说知：“再若如此是官逼民变，定即禀知相公，奏闻主上，勿谓言之不先也。”知府着忙，也怕弄出事来，只得知会宏基，将各门照旧放行，商民依旧开市，这且不表。

再说圣天子在陈府书房中暂住，颇觉安静，有时翻看古今书籍，有时游玩花园，光阴易过，已住五天。此时圣天子欲往河南省朱仙镇游览，随即辞了陈府夫人小姐，起驾而回，到日青家内取了行囊，同了日青出门，望着河南省朱仙镇而来。久闻该处是天下四大镇之一，所以特意到彼处游，以广见闻，行了七日方到。果然好个镇市，热闹非凡，各行生意兴旺，胜过别处，因为是居天下之中，四方贸易必由此镇经过，本地土产虽然不及南京富厚，出处不如聚处，所以百富充盈，酒楼、茶肆、狺寮更造得辉煌夺目，街道宽畅，车马往来不绝。天子与日青就在歇店住下，直至把身边所带零碎银子用完，方悟预先汇下河南银票失漏在日青家内。他是用惯阔惯的人，无钱焉能过得？虽可回京取来，其中耽搁日子也要用钱，只得将身上护体五宝绸汗衫暂为典质以作度用。即命日青去当，走了数家，当铺不识货。来到大街成安当铺，有一人姓张，名计德，乃是一个识货朝俸，认得五宝衫钮乃是五粒连城宝珠，即刻叫写票人写了一张一百两的票子，当了一百两纹银，交与日青去了。铺中各伙计不知是宝，对东家说道：“今日柜面老张，也不知是什么缘故，还是发痴发狂，一件旧绸汗衫，就当一百两银子，好生奇怪。”东家听了，急取汗衫一看，果然是件旧绸衣服，随问计德道：“因甚将我血本这样做法？莫说是旧绸汗衫，即

便就是新的，也不过二两余银，至多不过当一两或八钱，你今当了一百两，岂不要我折本么？”计德笑道：“莫说一百，就是一千两，此人定必来赎，断不亏本。”东家说道：“你莫非真是疯了不成。”张计德笑道：“东家若要知道这件汗衫的值钱之处也不难，只要请齐本行各友同上会馆，待我当着众人面前，将这件旧绸汗衫试出他值钱好处，只怕同行各朋友都要赞我果有眼力，斯时要求东翁每年添我束修，还要多送些，又另要酬劳。如果试来并无好处，我愿在俸内扣除照赔。不知东翁可否？”东家大说，忙说道：“说得有理，兼可叨教同业，心中也舒服，我还有什么不愿意呢！”随吩咐家人快去将各当执事即刻来商议，明日同行齐集会馆。家人去不多时，各执事陆续请到，就将此事详细说明。各人也觉奇怪，随问：“计德怎样一个试法？”计德道：“做出便见，毋庸多讲，只须预备大缸十个，满贮清水，再备新铁锅十口，炭一担，烧红放在锅内，利刀十把，临期取用。”各执事答应道：“就依办便了。”当下说完各散。到了次日早上，计德约同铺中东家伙计众人，来至会馆。早见合镇当押行中，各家朋友陆续先后齐集，约有数百余人，彼此礼毕。茶烟之后，许德将汗衫呈出，放在桌上，细细把缘由说明。众人齐声赞好，接来细看，并不见什么好处。其中有几家是日青当过不肯出价的，就说道：“昨日我们亦曾见过这件衣服，他开口要当一百两纹银，即使五粒钮子是珍珠的也不值这个价钱，故而没理他。不意张兄有这般好眼力，其中好处祈望赐教。”计德道：“这五粒珍珠钮，乃是连城之宝，难定价值。当日狄青、五虎平西取回的珍珠，旗上有避土、避火、避风、避尘、避金五颗宝贝，就是此物。君不信，待我试与列位观看。”取过预备下的十把利刀，分与十人拿着，将这件绸汗衫移放砧板之上，摆在案上，吩咐这十个拿刀的人，只

管放胆乱斩，就显得那避金珠的功力。十人照说用力砍了百多刀，刀口已经崩缺，那件汗衫毫不损动。众人大惊，齐声道：“果然好宝贝，亏得张先生指点我们，这番见识，千古奇同。”计德又叫这十人将大扇煽红各锅中炭火，随将此衫盖在头一锅炭火之上，即见锅内猛火往下一缩，不及一刻工夫，通红一锅炭火尽都熄了。取起又向第二锅盖上，仍复如此。一连十锅，未到一个时辰，尽行熄灭，各人鼓掌称奇。又见计德拿着宝衫，走到十缸清水旁边，将衫放在缸内，只见缸中之水如飞，由四围泻出，缸内一滴不留，衫并不湿。当下各执事走来，拦住说道：“请不必第二缸了，恐怕弄湿了地方，一缸既然避得，其余九缸都是一样的了，难得张兄这般博识，可敬可敬！从此本行要推老兄首席了。”计德再三谦逊不敢。众人就此而散。成安当铺主回入店中，备办酒席，与计德酬劳，饮至晚间，见衫上宝珠放光，计德眉头上皱，计上心来，意欲吞没此宝，随唆使东翁将假珠顶换。商议定当，即将五粒宝珠藏起，把假矾珠穿在原衫之上，等候取赎。

再说圣天子当了宝衫，权作用度，自己住在客店，打发周日青星夜赶回，将银票取来。日青奉命起身，往返就耽搁约有十日光景，已经取到，随往本镇银号，兑了银子，提出足色纹银一百两，另外加足一月利息，走到成安当铺将衫赎回。圣天子一眼看出矾珠，心中大怒，追问日青。回说：“孩儿不知，这必是当铺作弊，将珠换了。”圣天子即携同日青亲到成安，追索原宝。张计德及店主等均一口咬定说来当就是这五粒珠儿，并没什么宝珠，不肯招认。圣天子见他死口不认，欺心图赖，随与日青二人，纵过台柜，将他东伙二人一齐拿下，腰中拔出防身宝剑，向他颈上磨了两磨，大骂道：“我把你狗头碎尸万段。怎敢贪心吞没我的珠宝？若再胡赖，管教你二人死在目

前。”此时当铺伙计意欲上前救护，又怕伤了性命，也有明知此事不该做的，所以无一个上前劝阻。成德当主吓得魂飞天外，埋怨许德道：“都是你惹出来的祸。”随恳道：“是我一时糊涂，误听人言，贪小得罪好汉，万望不要动手，饶了我，即刻将原物叫人取来送还好汉便是。”就对写票伙计说：“你快去开了珠宝柜，将那五粒宝珠拿来送还原主。”当下那人连忙入内，拿了出来，双手呈上。圣天子冷笑几声，说道：“算你见机造化，这狗头又难饶他，不得轻轻放了。”当主抢上前，将计德踢了几脚，踢得他在地乱滚，圣天子二人方才大骂出门而去。张计德心怀不服，吩咐各伙计关了当门，自己趴将起来，跑上更楼，将锣乱打，大叫：“打劫，快来捉拿！”向来规例，当铺鸣锣，附近各街当铺一齐接应锣声，街坊铺户闭门，驻防官兵闻警，即四面跑来捉拿，况白日鸣锣，非同小可，惊动了大小街门，差役持着军械飞奔，随地方官前来会营捉拿。此时圣天子与日青二人走出成安当铺未远，就见他将门闭上，继又听见传锣捉人，也就吓了一跳。又见各店闭门，走了数家，后面早有张计德带着成安当铺各伙计引着兵差追来。圣天子勃然大怒，拔出宝剑，翻身迎来。计德正叫得一声：“这个就是！”一言未了，早被手起剑落，斩为两段。当下兵差见他行凶，伤了人，大喊一声，一齐围将上来。这朱仙镇又是紧要地方，官兵又多，将他二人四面重重围困，水泄不通，战了半日，看看危急，越杀越多，不能得出重围。这些保护神兵、当方土地着了忙，急寻救驾之人。一眼看见更楼之上睡着更夫，此人性关，因好打抱不平，所以名唤最平，乃是一员虎将，一身武艺，两臂千斤之力，因为时运不通，埋没在此，今日合该运来得功，随走上前，梦中叮嘱一番，将他推醒。最平趴将起来，转眼不见托梦神人，好生奇怪，耳边听得金鼓喊杀之声，如雷震一般，

推窗一望，看见有两人被兵差围得十分着急，那人头上现出红光，想必就是神圣所言。当今天子有难，合该我救，随即叩头谢了上苍，跳起来取了铁棍，飞奔下楼，一路用棍打来，这些兵役如何当得起此八十斤重之棍！只见撞着就死，遇着即亡。各兵将见如此凶狠，发声喊让开一条大路，关最平直杀到圣天子面前，双膝跪下，说道：“小人来迟，罪该万死。请主上随我杀出去罢。”圣天子龙颜大悦，道：“恩兄，快快与孤一同杀出就是。”於是关最平在前开路，正遇本镇协台马大人挡住去路，大战十余个回合，被最平顺手一棍扫下马来。兵役等拚命救了，不敢再去追赶。

当下圣天子再叫：“壮士，回身杀入重围，救出吾儿才好。”最平闻言，提了铁棍，回身再入重围，各兵丁知他厉害，谁敢阻挡，早被他寻着日青，招呼他重新杀出，圣天子见他如此勇猛，同起名姓，方知姓关名最平，江南人，神火点他来救驾之事。此时三人来到店中，取了行李，走了十里，天色已晚，投入客店，用过晚膳，就在灯下写了一道圣旨，交最平进京，投见刘镛放为提督之职，赏了他盘费用度很两。最平谢了圣恩，次日起程进京去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杨遇春卖武逢主 僧燕月行凶遭戮

话说圣天子打发关最平进京之后，随即与日青算还了店钱，携了行囊出店门，顺着大路一直行来，意欲往镇江游玩。岂知走了半天，问及土人，方知前西乃是临青，若到镇江，须回旧路才是。他父子二人听了这番言语，将差就错，莫若先到临青一游，再到镇江便了。随望临青一路赶来。该处是中州到南京必由之道，往来车马辐辏，亦极热闹，虽不及朱仙镇，也比别地不同。沿途另有一番景象，晓行夜宿，走了两天，进了临青界内。只见三街六市，店铺整齐，坐贾行商往来贸易极大。来到大街，投入万安客寓住宿。次日起来，梳洗已毕，与日青问明路径，随到各处游玩。暂且不提。

再说现任两广总督部堂杨寿春，原籍浙江余杭人，由两榜出身，历任显位，列封疆大员。地方整肃，洁己爱民，清廉勤慎。家中有弟遇春，不遵家教，懒习诗书，弃文就武，专好结交天下英雄，学习了技艺拳棒，虽则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有兼人之勇，只因性喜嫖赌，不务正业，亏空了家中银子，逃走出来，流落江湖之上，无以为生，暂卖拳度日。是日，天气晴和，正在临青关帝庙前聚人卖拳，欲想众人帮助盘费。他到底是公子出身，不惯江湖事例，未曾拜候本地土棍，因比得罪了

这临青地面一位姓段名德混名小霸王的人。因他当场吩咐，看的不许打彩与他，谁敢不遵！遇春还不知原因，耍了半天拳棍，用尽生平武艺，不但分文投入肯出，就连喝彩也并无一人开口，只得说道：“小弟偶然经过贵境，缺少川费，故而略呈技艺，欲求各位见助一二，济我穷乏之极，不意贵镇虽大，并无好义之人，若以小弟拳技荒疏，不足观赏，何妨请哪位兄台，同弟一角，俾得领教何如？”段德喝道：“你耍拳，全不知江湖的规矩，也要学人卖武。自古道：‘入山要拜土地，出外要靠贵人。’汝到我本境卖武，也不来拜我，我不开口，谁敢喝彩！今看你这个声口，还想与你老爷试试手段不成？”遇春答道：“既然如此，倒是小弟失敬了。敢问仁兄高姓大名，贵居何处？改日登堂谢罪何如？”段德喝道：“天下走江湖的朋友，那一个不识我是小霸王段德？俗云：‘粪桶也有两个耳。’难道瞎了眼不成？你方才夸下大口，欺我本镇无人，我若不当真，将你打死，也不算为好汉。”说罢，照着当胸一推山掌，望着遇春打将过来，好不厉害。这段德乃是当地有名恶棍，两臂也有数百斤的气力，若是别人也就挡他这一掌不起，遇春是会者不忙，忙者不会，见他来得凶猛，叫声：“来得好。”将左手往上一挑，格过他的推山掌，趁势飞起左脚，正踢在段德小肚之上，早把段德踢离数尺，一跤跌倒在地，满脸羞惭，忍着痛，跳将起来，拚命扑上，再欲争斗。适遇圣天子也在人群之中，与日青同看耍拳。看见此人人材出众，相貌魁梧，虎背熊腰，威风凛凛，声似洪钟，语言有礼，拳如醋钵，武艺高强，耍了半天，无人喝彩，正要上前问明名姓，厚赠他的盘费，结识他，将来好与国家出力。忽见段德如比无礼，急与日青上前将他两个拦开，随问道：“请教卖武壮士尊姓大名，仙乡何处？本处无助之人，何须计较。小弟这里有白银二十两，送与仁兄，以

作路费，祈望笑纳。”此际，日青也将段德劝开，说道：“四海之内，彼此都是兄弟手足，何必动怒相争，失了和气，又是同道中人，千万看弟薄面，莫要动手。”段德见那位客人送了他二十两路费，随圆睁怪眼，喝道：“你这个客人，特意与俺做对，叫他在我临青地方逞凶么！”说着指手画脚，一边走，一边骂道：“总叫你这两个认得俺老子手段就是了。”圣天子因是闹过许多惊险之事，所以忍耐得住，闻言只是付之一笑，随拉着遇春的手，道：“我们三人且到前边酒店慢慢细说何如？”遇春深深致谢，十分感激，忙将武具收了，同望临青镇上而来。走不多远，已至酒楼，抬头一看，招牌上写的是“得月楼”，随意小酌。同上楼中，拣了一所洁净座位，重新施礼，分宾主坐下。酒保送上茶来道：“请问客官，用何酒菜？小的照办就是。”日青道：“你店中有上等酒菜备一席便了。”小二连忙答应下去，陆续先后搬上来。圣天子持杯说道：“壮士如此英雄，何不投身营伍，与皇家出力，以图上进，而乃浪迹江湖，自甘弃暴，殊深可惜，请道其详。”遇春闻窗，不觉长叹一声道：“某本原籍浙江余杭，姓杨名遇春，父祖以来，世代簪缨，家兄寿春，现为两广总督。因自少懒于读书，性好拳勇，因而弃文就武，结交天下英雄，因将我名下家资散尽，学就满身武艺，只因持勇闯祸，兼好狎邪之游，素为家兄所责，只得改换姓名，流落江湖，不得不以卖武为生。今遇长者下问，不敢虚言，有辜雅意，不知二位上姓尊名，贵乡何处到此？何干？仰祈示知，俾资铭感。”圣天子知他是寿春之弟，十分欢喜，随将私下江南游玩实言对遇春说知，嘱其不可声张。当下遇春闻言，且惊且喜，急忙拜倒在地，连称：“小臣有眼无珠，望陛下恕臣死罪。”天子扶起，切嘱不可泄漏机关。重新入席，再倒金樽，直饮至夜，算还酒钱，三人一同回寓，共宿一处。

不提。

再说段德是日回家用药敷好伤处，随着手下徒弟打听，知他三人同寓万安客栈，就与各门徒商议定计，诈称请杨遇春到家教习拳棒，预先埋伏打手及绊脚索。将杨擒获，捆送本县，诬捏捉得江洋大盗，我再亲见县主，作为证人。本县向来与我相好，言听计从，定能将他极刑拷打，问成死罪，如此办法，不怕他三头六臂，插翅亦难飞去了。众门人都道：“好计！事不宜迟，即刻就去骗来。”段德随分布各人安排停当，约定明日绝早打发门徒到万安客寓来请遇春。

天子、日青、遇春三人在店一宿无词。次日起身梳洗已毕，正欲一同前往各处游玩，忽见店主引进两个大汉，说是拜访师父。遇春急忙出迎，各人见礼，彼此通问姓名，一个姓林名江，一个姓李名海。二人也回问了三位姓名，因道：“某昨与李贤弟在关帝庙前，看见老师耍弄拳棍十分精妙，意欲请回家教习某等技艺，若蒙许允，按月每人送教费十两，其余食用衣物均由某等兄弟供应，未审老师可否俯允。”遇春未及回言，圣天子说道：“既然如此，杨兄不妨在此少留，候我镇江转来再作计议。但不知尊府在于何处，回时好去拜访。”二人道：“小可寓所离此不远，一问店主便知茅舍。”遇春当下也只得应允，随即取了包裹、行李、铁棍作别而去。

一日，圣天子同日青前往玩耍，游到申牌时分，方才回店。路上风闻小霸王捉了卖武之人，送往临青县严刑审实，乃是福建海洋大盗头目，现已收禁，候详军门办理。回来急忙根究店主，始知前日早上二人就是段德徒弟设计来暗请去的。店主因惧祸不敢直言相告。圣天子问明端的，不觉大怒，即刻飞奔临青县署大堂而来，将鼓乱击。县主正在私衙晚膳，忽闻大堂鼓声如雷，早有衙役报称有一汉子击鼓鸣冤，求老爷定夺。县主

闻言，即刻传齐书差、衙役，升座大堂。只见击鼓之人，气概轩昂，知非等闲之辈，随问道：“有甚冤情，快将状词呈上来。”圣天子用目一看，这县主虽则为民父母，但他遇事贪婪兼好酒色，形如烟鬼，随说道：“我无状词，只因友人杨遇春与段德恶棍口角，被他捆下，台下严刑拷逼，陷为海洋大盗，收禁监中，特来保他并非强盗。愿县主莫信此无赃无据一面之词，释放无辜，实为公便。”县主喝道：“你姓甚名谁？是该犯何亲？何故胆敢前来保他？本县已通详各宪，就要起解赴省，岂有释放之理？汝必与他同是一党，再若胡言，定当一同拿解。还不与我退出去。”圣天子勃然大怒，骂道：“朝廷律例：获盗赃定罪，令你这好官贪功枉法，我高天赐虽非杨遇春亲眷，亦是朋友，怎肯容你将他平白致死！而且你知他是何等样人？乃现任两广总督杨寿春之胞弟，寄迹江湖，学习武艺，因而到此。伊兄若然知道，亦不甘休，斯时只怕你这狗官悔之无及。”知县大怒，拍案骂道：“大胆！花口敢在公堂之上藐视本县，自古道：王子犯法与民同罪。难道他是杨寿春之弟，本县就惧怕于他不成！”喝叫左右：“快与我拿下。”早有两个倒运差役上来动手，却被圣天子一拳一脚，打得如踢绣球一般，趁势上前，隔公案一把将知县提了下来，冷笑道：“你这狗官，要生还是要死？”此际，贾知县犹如杀猪一样大叫：“好汉饶命！”圣天子喝道：“要我饶你，快将杨遇春放出来！”县主无奈，自己性命要紧，只得着手下人到监放了遇春来到大堂。天子看遇春并无伤处，将知县放下，骂道：“权寄你这夥狗头在颈上，日后来取。”二人正欲出署，早有本城文武各官闻县衙中大闹公堂，劫拿犯人，急忙点齐各差衙役，拿了军械，即来擒捉。县衙差役也拿了器械，从内与知县一齐追将出来，前后截杀，好不厉害。岂知君臣二人那里把这些人放在心上，早

被遇春打倒两个，夺了军器，一路杀将出来，勇不可当，犹如虎入羊群一般，大杀一阵，那些兵差只恨爷娘少生两只脚，跑的跑，躲的躲，走个干净。杀得家家闭户，路少行人。但并未打死兵役，不过打伤二三十人。君臣二人走出城外，正遇周日青打着包裹行李在此等候，三人招呼，同望着镇江大路而去。

再说县衙，一面申文报省，一面悬赏通缉，医治打伤兵役。且说圣天子与日青、遇春三人走了一程，约有三十余里，天色已晚，投入恒泰寓内。此处名为瓜洲，乃是镇江丹徒界内，前临扬子江，对河就是扬州府江都、甘泉两县地方所管，为南京必由之路，官商要路。住宿一宵，次日三人到了镇江南门外，寻了一间连陞客寓住下。次日起来，日青因感冒风寒，腹中疼痛，泄痢不止。圣天子随着遇春进入城中，请了一个医生前来看脉。医生说道：“不过外感，只要疏解安静二天，是无大碍。”圣天子是最好游乐之人，那里耐烦在店守候。路上闻说本处石莲寺最为灵验，兼有一朵石莲胜景，立心要去随喜。就留遇春在店调理日青，自己独自一人，问了店主路径，望着该寺而去。已有辰牌时分，慢慢走过几条长街短巷，只见市井繁华，人烟稠密，富庶景象稍胜北京。此寺却在城外，毋用进城，到了寺门，看见一个小沙弥，年约十五六岁，生得姿容美丽，体态轻盈，犹如绝胜佳人。观其行动，毫无男子风气，已经心疑，再复留神细辩，喉无节骨，决是女子无异。这小沙弥回身看见有人立定看他，似有惊慌之意，急忙转身向内去了。

圣天子方才走进二层山门，仰见两旁坐的四大天王。那金身都有丈余高大，倒也打扫得洁净。望后一看，两边放生池中，夹一条甬道直达宝殿，青松白鹤，连接池边。正欲举步进内，早见当家和尚带着一班僧人迎了出来，引至客堂见礼。已毕，献上香茗。和尚欠身问道：“不知大檀越驾到，有失迎候，祈

望勿罪，敢问贵姓大名，仙乡何处？”天子答道：“小可顺天人姓高，名天赐，打断老禅师静功，休得见怪。素闻宝刹石莲胜景为天下所无，求老和尚指示一观，实乃三生之幸。”和尚闻言，随着似女子的小沙弥，引客官到各处随喜。圣天子斯时来到正殿，供过三宝，跟着这小和尚往后花园石莲之下而来。过了几座佛堂，由殿侧月门又入后花园中，只见四围花果，香气袭人，菩提棚下，异鸟飞翔，荒地上种着的蔬菜，颇觉清净可爱。忽见石塘之中，朱漆栏杆围着一株斗大石莲花。小沙弥指道：“这里便是。”只见此莲高约一丈，梗如中碗之粗，四边山石形若荷叶，或高或低，天然围护，十分奇异。正在赞赏之际，只见石莲之处起了一阵怪风，这座石莲望着圣天子连点二十四下，犹如朝参一般。忽然霹雳一声，爆开一朵千层石莲花，比前大了数倍。天子此时且惊且喜，只见小沙弥双膝跪下，将头乱叩，口称：“万岁爷搭救奴家蚁命。”圣天子急忙将他扶起，说道：“你果然是女子，快把冤情诉上，我定然设法救你便了。”小沙弥哭道：“本寺主持燕月和尚十分凶恶，搜集亡命之徒为僧，出外行劫资财，遇有美貌妇女，设法带回寺中收藏地牢之内，次第奸淫，如若不依，他即杀死，弃尸扬子江中，历年如此。现今还有三十余名妇人收禁牢内。奴家姓潘，名玉蝉，父名德辉，母亲何氏，乃是粤西梧州府苍梧县人。贸易至此，前年父亲亡故，棺木寄停此寺旁庄房之内。母女二人奔驰千里到此，意欲运枢回乡安葬，就在寺内打斋超度先人。贼僧因见奴家美丽，将母亲踢死，弃尸灭迹，强逼要奴成亲，奴家愿死不从。蒙神圣托梦，说石莲开放，万岁到来，教你脱离灾难。因燕月曾容我守孝三载，方与他成亲，所以将我剃了头发作为小沙弥样，因不是本处人，别无亲故，初时还防我逃走，近来已不疑心，故得出入自如。总求万岁天恩，搭救我们

三十余人蚁命。”圣天子听了这番冤情，不禁大怒，方欲开言，遥见燕月和尚手拿缘簿，走将进来，随忍口不言。小沙弥迎上，说诉方才石莲开花之事，燕月大惊，暗思：昨夜土地报梦说道：今日午时三刻圣驾私行到此，石莲花放，嘱我千万不可起心杀害。今见小沙弥泪眼尚盈，谅必被他盘问识破，所以哭诉怨苦，我若不将他杀了，他断难饶我，莫如骗他上楼，结果了罢。随笑口相迎道：“恭喜大檀越洪福齐天，石莲开放，深为可贺。”旁边一僧人奉上香茶一钟，主持就将香资缘簿呈上，请施主大发善心，签助香资。圣天子一边逊道：“小可何能何德，过蒙老和尚称许。”随在怀中珍珠暖肚上摘下明珠一颗，放在菜盆之内，说道：“些小路资，仰祈笑纳。”燕月忙打一稽首，口称道：“阿弥陀佛。”合掌致谢，随命将斋筵设在楼上，款待施主。小沙弥闻官，吓了一跳，预知立心谋害圣驾了。此楼乃是谋人性命之所，起造得极其凶险，内有生死机关，若非寺内门徒，必然错踏死路，遭他陷害。尚幸潘玉蝉近随燕月也学得一身武艺，当下急回自己房中，取了两副军器结束妥当，藏了双刀、铁尺，紧紧随着师父相机暗助万岁。再表此际燕月见门徒来报，斋筵已备，随请施主上楼赴斋，假意小心殷勤引路。圣天子已经尽悉伊淫恶之罪，圣心大怒，只因独自一人，恐众寡不敌，反为不便，哪里还有心吃斋！再三推说有事，改日再来领惠。燕月道：“大檀越既有公干，不便久留，略钦三杯水酒，少尽贫僧一点诚心。”极力相留。圣天子只得望楼上而来，沿途但见都是小巷曲曲弯弯，十分险阻，难认出路，只见潘玉儿紧随身边，因此放胆上前。到得楼上，看见四围密不通风，中间摆着一席斋筵，倒也十分丰厚，随即分宾主坐下。燕月有意欲将他灌醉，方才下手。谁知圣天子彼此应酬，并不沾唇，坐了一时，即起位告辞。燕月看了这个形景，早知被他识破，

诈称解手，取出戒刀，发声暗号，合寺三十余僧齐拿军器赶上楼来。天子此时手无寸铁，正在慌张之际，见小沙弥潘玉蝉将双刀递上，高叫：“万岁跟奴杀出去。”天子大喜，接了双刀，大骂：“贼秃，你等恶贯满盈，死在目前，还敢如此无礼！”燕月和尚咬牙切齿，大骂贱婢，我不杀你，难消此恨，喝教徒弟们紧守要路，谅你两个插翅也飞不出去。举刀望着玉蝉就劈，玉蝉举铁尺相迎。圣天子将手中刀一展，忙杀上前，各僧人亦刀棍乱杀，这些贼秃那里是天子对手，早被他伤了几个，止有燕月这口戒刀厉害。二人且战且退。下得楼来，路口分歧，难以认识，且各要隘均有贼僧把守，幸而玉蝉熟识，不至错踏坑内，一层一层望外杀将出来。燕月在后紧紧追赶，前后夹攻，极力死战，不肯放松，天色将夜，日落西山，黑暗中防其恶算，一时间又杀不出去。

且说店中周日青虽服药颇觉身子爽快，尚未痊愈，看见主上从早往石莲寺游玩，至今将晚，不见回来，随命遇春前去跟寻，看是何故遇春随即一路访到寺前，直入正殿，不见一人，好生奇怪。随一路望后殿而来，欲找一个僧人追问，会否有姓高客人来寺内。正往里走，顶头撞着一个僧人，满身鲜血淋漓，逃将出来，遇春见了，心中就知主上在这里边定有缘故，忙抢步上前，一把提起这个受伤贼僧，喝道：“你们干的好事，快快从实招来，稍若支吾，取汝狗命！”僧人高叫：“好汉饶命！这未干老僧之事，乃今燕月老和尚决意杀害高天赐，反被他杀伤我们寺内不少，我如走得迟，命都伤了，只求好汉恕饶蚁命。”遇春急问：“高客人现在何？处汝引我去，便饶你。”随将此僧放下，拖着他引路，转弯抹角，大步飞奔，来到夹巷之中。早见几个僧人倒关闸门，手持军器，极力顶住。只听得里面叫杀之声不绝，此际就把引路僧人踢开，扑上前，将守路

几个贼僧打散，急忙开了栅门，看见圣天子与一小沙弥同众僧巷战被困。随大吼一声，如半空中打个霹雳：“俺杨遇春来也！”天子看见栅开，遇着杀来接应，大喜，随即并力杀人。各僧那里抵挡得住，燕月早被遇春夺了器械，劈倒在地，各僧跪下求饶。圣天子喝叫各僧，领看地牢。随进一间小室，陈设清雅，桌上摆一铜磬，一僧将磬敲响，有一女子自内推开座中字画后面门户，将画卷起，如帘一般，陆续三十余名妇女从夹墙内走将出来。潘玉蝉随对各妇女说明。这班女子犹如遇赦一样，跪地叩头，拜谢活命之恩，哭诉被奸僧淫污之苦。天子吩咐遇春及玉蝉，找寻寺内麻绳，将未打伤几名奸僧绑起来，其中死伤约二十余名，连忙修下圣旨二道，一道与地方官：“将石莲寺奸僧一概正法，所藏各妇女有父母翁姑者领回，将寺内现存银两酌量远近分给路费。另潘玉蝉自愿为尼，特赏给银一千两以奖其功，择静庵堂安顿出家。无亲人领之各妇人，每名给银五十两，当官择配，其石莲寺即由该县选择禅林，拨僧主持，除分给租粮，多余赃物银两缴存库中，以备济饥。铁此。”遇春办完此事，回京将第二道旨交大学士刘镛：“将遇春由军机处记名，以提镇补用，奖其救驾之功。钦此。”当下遇春叩谢圣恩。办清此事，回京不提。

再表圣天子恐怕文武各官前来接驾，急忙回店，吩咐店主道：“有人来访，你说我已经赴南京去了。”随与日青携行李投别店住宿。后来各文武官及遇春等遵旨办理，将各奸僧斩首，妇女安顿，到店缴旨已经不遇，只得散了。杨遇春也就回京而去。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遇诗翁蔡芳夺舟 访主子伯达寻江

话说前因天子不欲见本城文武各官，所以寓居镇江南门外直街聚龙客店，令日青在店养病，圣天子独自游玩，早出晚归，更无别事。近日周日青身子亦复原，兼届端阳，向例在杨子江中大放三日龙船，官民同乐，极为大观。江边各搭高棚，摆列着花红赏牌、酒菜旗帜、鞭炮烟火等物，乃各处富商、巨贾备做夺标之彩。这几天画舫游船蜂屯蚁聚，城中男女到此玩赏，如云如水者，正所谓万人空巷。更有那些文人、墨客、酒友、诗翁，或骑驴子，或雇轻车，或数人共唤一般，或携友缓步闲行，那些年轻浪子，或携妓女于高台，或访美人于陋巷，评头品足，觅友呼朋，船中五音齐奏，岸上热闹非凡。天子久闻此处风光，这日与日青用了早膳，同到码头，在定画舫，言明游行一日，价银十两，酒菜点心另外赏给。船用二人荡桨，一小童入舱伺候，另加犒赏。下了船，即唤开行，望着热闹之处四面游览，只见满江锦绣，到处笙歌，城市山林，桃红柳绿，远望金山古寺，高接云霄，怪石奇峰，插天兀突。正在玩赏之际，忽迎面来一队大艇，每船长有十余丈，高如楼阁，内分上、中、下三层，两旁各布飞桨百余枝，中层摆了各色景致扎成戏文，上层是秋千、走马、行绳诸般奇巧耍物，围以绸缎，高约二丈，

船身通用五彩画成，如凤鸟一样，旁施锦帐如凤翅然，自头至尾，列桅三条，锦帆风送，势如奔马，争奇斗胜，夺帜抢标，十分热闹。随看随行，见一只大座船边，有许多小艇在旁停泊。圣天子与周日青坐在舱内饮酒，忽见那大船船头上横着一匾，写的是“兴仁社诗联请教”，不觉技痒起来，吩咐水手将舟移近，搭扶手跳板渡过船来。走进一看，中座是社主，架上摆着雅扇汗巾，纱罗绸缎，班指、玉石鼻烟壶各种酬谢玩物，面上贴着诗赋、对联、诸般题目，中舱案上设列笔砚、花笺，已有十余人背着手走来走去，或想诗文，或观题纸。周日青也跟了过来共看，适社东上前招呼请坐，手下人捧上了香茗，彼此请教姓名，知此社东是丹徒县陈祥之少君，名玉墀，乃广东番禺县人，与表兄福建武探花萧洪固回乡省亲，路经此处，正逢端阳，他虽武举，倒也满腹诗书，最爱此道，所以约了同来，意欲借此访几个鸿才博学的朋友。问了二人姓名，十分恭敬。天子本天上仙才，那些章句之读，诗词之事，可以立马千言，何用思索，随将咏荷珠一题取下，提笔即成：

风裳水佩出邯郸，手撒珍珠颗颗圆。

金谷三升风里碎，江妃一斛雨中寒。

露丹凉滴青铜爵，蛟泪香凝白玉盆。

持赠苏公须仔细，休将遍水悟相看。

写得走笔如龙，快而且好，字法亦直追二王。陈玉墀、萧洪二人极口称赞，连忙送上金面苏扇一柄。天子再三谁让，方才收下。又接连取下数张诗联题目，日青也只得将就捡了咏船即景诗题一张，写道：

淮扬一望锦装成，谁夺龙标显姓名。

蒲艾并悬迎瑞气，藕菱同进视遐龄。

红莲朵朵鸳鸯聚，绿柳枝枝蝴蝶盈。

日费斛金浑不定，愿将诗酒诵升平。

陈、萧二社主连声赞好，说道：“到底不及高诗翁，老成历练，当推独步，还望此联勿吝赐教。”天子与众互观，已将诗联一笔挥就：

冬夜灯前夏侯氏读春秋传，
东门楼上南京人唱北西厢。
枣棘为薪截断劈成开四束，
闾门起屋移多补少作双间。
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
九溪蛮洞经过中洞五溪中。
西浙浙西三塔寺前三座塔，
北京京北五台山下五层台。

咏金山寺诗云：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淮扬水底天。
醉倚妙高楼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又花月吟：

花香月色两相宜，爱月怜花卧倒迟。
月落漫凭花送酒，花残还有月催诗。
隔花窥月无多影，带月看花别样姿。
多少花前月下客，年年和月醉花枝。

各人读完了，齐声喝彩道：“如此仙才，我辈拜服之至。”当下陈、萧二社主将各诗联所有谢赠之物着人送过来，周日青代为收下。他自己也得了汗巾一条，喜气洋洋，十分高兴。不料旁边恼了一人，此人乃是三江总镇蔡芳，虽读书多年，仍是腹内空空，性情又极鄙劣，因见各诗中摆着许多什物，自己一团高兴，装腔做势，假做斯文模样，带着眼镜与几个朋友看过龙船，预先夸下大口，要到社中吟诗作对，务必得些彩头回去。

他自以为别处恐难如愿，此陈玉墀、萧洪必然看他父亲面上，就是胡乱几句，他定必将就说好也，送些物彩。岂料定下这个主意，及至走入中舱一看，各对联是极难下手的。随在舱里走来走去，背着手想了多时，却想社主必来招呼。谁知陈、萧二位社主除进来招呼茶烟之外，毫不假以情面，只因素来知他品行不端，闲话亦不与他多答一句，这正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忍着一肚子羞恶闷气。那些手下人说道：“我以为今日高兴，所以带了包袱来拿谢教东西，谁知踱来走去，一句不成，莫若早些回去吧。”蔡芳此际正在怒无可泄，见周日青欣欣得意，他素性眼浅，见他两人得了许多物件，遂即借题发挥，以消此气，说道：“据我看，你这首咏龙船即景诗算得什么好诗不过遇了瞎眼社主给你物件，你就轻狂到这个样子。”日青正在高兴，被他骂了数言，羞得满面通红，心中大怒，回言骂道：“你这小贼种，我与你素未识面，你敢管我的事么！你若有本领，照题也做一首，果然胜似我的，情愿将我二人所得诸物送你；若不能胜我，只好写个门生帖子，在我眼前陪个不是。”于是彼此争闹。古语云：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闲气劝君忍耐些，免教平地起风波。只因日青与蔡芳一通口角，结下仇恨。当下，天子与陈玉墀、萧洪一同上前善言劝解，将他二人劝开。蔡芳自知理亏，在此没趣，只得恨恨而去。陈玉墀道：“这个混帐东西，最惯借端生事，如此恨怒而去，不怀好意，二位倒要留心防备为妙。”天子问道：“他是什么样人强横至此。”玉墀即将他姓名说明，兼且平日专要倚势害人，以王法为儿戏，所以镇江大小商民畏之如虎。他父亲每每听他唆摆，来县托家父拿人陷害。家父不肯为他枉法，因此面和心不和，伊父亦不能奈何，故小生兄弟亦不甚理他。”圣天子问明他父子恶迹，将姓名存于心内，随道：“我们莫管他，且尽

今日之兴，为是彼此相逢，断非偶然。二位诗翁何不一吐珠玉，开我茅塞。”二人忙道：“敢不遵命，只不知以何为题，请即示知。”日青云：“方才所咏风月倒也别致，莫若二位各做一首以广见闻。”二生如命，略不思索，提笔立就，陈先萧后，写得字画端楷，各人争来观看，日青随高声朗诵：

仿花月吟陈玉墀

开尽心花对月论，花身月魄两温存。花朝月夜餐云母，月窟花房绕竹孙。

急系花铃催月镜，高磨月镜照花樽。拈花弄月怜光惜，重叠花荫罩月墩。

仿花月吟萧洪

花辉玉萼月菱楼，问月评花尽夜游。花露朦胧残月度，月波荡漾落花流。

多情月姊花容瘦，解语花姑月佩留。对月长歌花竞秀，月临花屿雁行秋。

天子看完，喜道：“二位仁兄，诗才敏妙，不相伯仲，藻词既妙，立意清新，令我有月现星之愧。”陈、萧二人再三逊谢道：“小生兄弟，才流学浅，还求长者指教为幸。”是时天色将晚，诸人散去，本日社中也有许多佳文妙对，不及细录。

且说天子与周日青起身作别，意欲回舟。萧探花及陈公子那里肯放，决意挽留一醉。天子见他二人如此敬爱，也不便过于推却，因伊船内已经备下酒筵，将舟湾泊堤边，随即入席，彼此开怀畅饮。席中天子引经据典，考究一番，二人对答如流，言词敏捷。陈玉墀更为渊博，凡诸经典，无所不通。言论投机，各恨相见之晚，痛饮至夜，订期明日到此再叙，珍重而别。想到了次朝，天子与日青用过早膳，漫步望南门码头而来。正遇着蔡芳在彼雇舟游江，与天子昨坐之船议价。该船水手看见高老

爷、周公子，想他昨日游江赏封，何等丰厚，知道蔡公子那性情极劣，即使订明价钱，还要七折八扣，因此不肯载他，反赶上来，笑容相迎道：“高老爷、周少爷想必今日再去游江，小人船在此处，请老爷就此上船，价不论多少，听凭赏给。”说罢，移舟搭跳，扶了上船，十分恭敬。蔡芳见此情形，勃然大怒，骂道：“奴才欺我太甚！敢在太岁头上动土，难道我没船钱与你么？想是你活得不耐烦了。”船户道：“小人怎敢欺负公子？只是他二位昨日已经走下小人的船，今日所以不敢另接他人，还望公子恕饶。”说完，跪在地上叩头认罪。蔡芳那肯容情，圆睁怪眼，喝令手下伴党：“先将船拆了，再与我痛打这奴才一顿。”这些人向来惯以恃势霸道，欺压平人，一闻公子喝令，就如狼虎一般；七八个大汉抢上船来，一面拆舟，一面揪着船家正欲乱打，吓得众水手魂不附体，叩头如捣蒜一般，连呼：公子饶命。天子见此情形，哪里忍耐得住，周日青也忿火冲天，齐声大喝：“休得动手，我来了。”这一喝，犹如打了霹雳一般，抢步上前，轮拳就打，这班人那里抵挡得住，早打得一个个头破面青，东倒西歪。蔡芳看着势头来得厉害，正要逃走，却被日青赶上前，当胸一把，按倒在地，想起他昨日无故羞辱，更加着恼，顾不得招灾惹祸，奉承了他一顿拳头。那蔡芳乃是一酒色之徒，娇养惯的，如何经打？不消几拳，就口吐鲜血，初还乱滚乱骂，后来呼救不出。天子已将众恶奴打散，深恐日青失手将蔡芳打死，虽则与地方除害，终不免又多一事，故遂上前阻止，早见蔡芳血流满面，喊叫无声。众船户见此光景，料其父蔡振武知道不肯甘休，均怕累及。也有将船撑往别处躲避的，也有搬了物件弃舟逃生的，所有傍岸的许多船艇，顷刻间一艘无存，这且不表。

再说三江总镇蔡振武正在衙中与姬妾作乐，忽见一班家人

背了蔡芳回来，满身血污，高叫：“爹爹，快与孩儿报仇”！蔡振武只吓得浑身发抖，急上前抱着儿子问道：“为甚事被谁打得这般厉害，快快说来，为父与你报仇。”蔡芳哭倒怀中，把上项事情细诉一番。蔡振武不听犹可，听了无名火高三丈，拔下令箭，着旗牌立刻飞调部下五营四哨，千把外委，大小兵丁，自己先带一百名亲军及府中一班家将旗牌，齐执军器，飞奔码头而来。各店铺立即闭户，路少行人，沿途再令中军到江口调集水师巡船，带了打伤家人，作为引线，恐怕逃走此人，不得有误，中军得令飞马而去。当下蔡振武统兵来到码头，不见一人，只见一只空船停泊岸旁。忙吩咐各兵沿途跟缉，行有数里，见前有两人在岸上慢行，被伤家人指道：“打公子的就是这两个。”各人闻言，发声喊，齐举钩枪，上前乱打。天子与日青正在闲行，出其不意，手无寸铁，日青向能游水，随望江内一跳逃去了。天子方欲回身对敌，不料钩枪太多，已被勾住衣服，各人蜂拥上前。因蔡镇台要亲自审问，遂命带领入城。途遇丹徒县陈祥。陈由两榜出身，实授此缺，为官清正，百姓爱之如父母，今见蔡镇台带着许多亲兵，弓上弦，刀出鞘，如狼似虎，怒目圆睁，带一汉子进城来。此人相貌堂堂，似是正人君子，今日被他拿着，定要吃亏，我莫若要了这人，回衙审问明白，若然冤枉，也可设法。想定主意，随即下轿迎将前来。只见一队队兵丁，排开队伍，拥着这人过去，后面把总外委、武弁官员拥护着蔡振武而来。果然威风凛凛，杀气腾腾，蔡坐在马上，怒容满面。陈祥不慌不忙，怀中取出手本，双手一拱说道：“卑职丹徒县知县，稟见大人，愿大人少停，卑职有稟。”蔡镇台素与陈县主不甚相得，因他为人清正，极得民心，毫无错处，虽欲害他，无从下手，兼之文武不统管属，奈何他不得，彼此同做一城之官，见了面却情不过，只得跳下马来，

吩咐随行各员暂立少候，随勉强笑道：“贵县如有要事，请至敝衙酌议，何必急迫如是？请道其详。”陈知县答道：“无事不敢冒渎，适才偶见大人亲督兵弁，拥带一人，不知此人所得何罪，乞望示知原委，俾得带回衙中审办，详细禀复。”蔡振武冷笑一声道：“岂敢动劳贵县！这人胆敢在花艇码头强横霸道，目无王法，还有一帮凶之人赴水逃走，将小儿蔡芳打得吐血不止，死而复醒。随行家人也被他打伤数名，我今捉他回衙，均是重伤，还要追究主使及帮凶之人，按律办理，不便交与贵县。”说罢，方欲起行，陈县主正色厉声道：“这非营伍中人，或是本处百姓，或是过往商人，应该本县审办。既然打伤公子，朝廷自有律例，百姓岂无公论？谁是谁非，应照大典，还请大人三思。卑县就即告退。”振武见知县拂然作色，回思道：自己作事任性，必招物议，莫若交县带去，再差心腹人会审，谅老陈也不敢放松。立定主意，遂趋前说道：“仁兄，方才所论极当，请即带回贵署，容再差员会审。小儿及各家人受伤轻重，烦即到敝衙一验，务望严究，勿为所欺，实为公便。”知县连忙拱手答道：“卑职自当仰体宪章，秉全办理，终期无宽无纵便是。”彼此一揖，各回衙署，到得次朝，蔡振武差人前来，请本县陈老爷赴署验伤，验得蔡芳并各人被伤深浅，均非致命，填明伤格。蔡振武再三嘱托：“务必追究伙伴，照律重办。明日行堂，我再委本城守府连陞，到贵衙会审。”陈县主只得答应，茶罢打拱告退回衙。因前日自己儿子与荒探花游江回来，已将诗社中得遇高天赐、周日青及后被蔡芳当面相欺，与日青口角，几闹事端等情早经说知，所以这案情由陈县主已略知底细，更兼平对素晓蔡公子恃势欺人，专管闹事，他自己又向还肯替人伸冤理枉，怎肯将儿子的好友屈办，奉承蔡振武呢？回衙后，查明高天赐起事情由，果是蔡芳数人大甚，惹是

招非，意欲想一善法，怎奈无可藉词。陈公子也再三在旁恳父亲设计解化。萧洪道：“小侄陛辞出京之日，适与巡视长江河督伯大人一同起程，昨闻宪牌已到大境，英若姑丈推说办理供给，无暇提审，待他伤口平复再审，便可减轻。”陈玉墀说道：“表兄这话虽似有理，无奈已经验过填明伤格。”陈县主点头说道：“延迟数天，只可如此，碰机缘罢了。”当即传唤门上家人道：“这几天连老爷到来办会审案，你等回说本县因办巡江总督伯大人公务，绝早出街去了，请大老爷迟几天再来会审。”家人接连回复连守备几次，把个蔡镇台激得暴跳如雷，大骂道：“这是陈祥主使来打吾儿的，待我申详抚院，看你做得成官否！”随与幕宾商议，捏就虚言说：“伊陈玉墀与己子蔡芳不睦，胆敢暗嘱别人将蔡芳毒打吐血几死，家人亦被打伤，今已捉获，督同该员验伤在案，岂意该县意存袒庇，并不审办，欲行私放。”此词做得千真万确，飞禀抚台，庄有恭大人接到这封文书，素知陈祥老成稳重之员，此事或有别情，遂面托伯大人到江巡阅之际查办这事。伯达道：“我在这里许久，不能访得主上踪迹，谅必在此左近。我明日到镇江访驾，顺查蔡案虚实。”当下庄大人辞别回衙，一到次早，会同各官到行台进行，伯总督辞谢各官，下落坐船，望着镇江进发，一路留心巡视各处防务，均颇安稳，并无冲坏倒塌之形。到了镇江，早见文武大小各官均在码头伺候。船泊码头上众官鱼贯而入，各呈手本，传见已毕，伯大人道：“只留丹徒县问话，余饬回衙办事。”各官闻命，纷纷散去。只剩丹徒知县陈祥，巡捕带领复进中舱，只见伯制军已经换了便服，吩咐免礼，一旁坐下有话细谈。陈祥急步上前，打一拱手，说道：“卑职在此伺候，不知大人有何钧谕。”说罢即垂手傍立。伯达道：“请坐，毋庸大谦。”陈知县连连称“是”，退到下首末位，侧身向上坐

下。伯达道：“本部堂从省中下来，庄大人托访蔡镇台告贵县欺藐上司，容纵儿子陈玉墀招聚强徒，将伊子蔡芳及家人数名打伤几死，且伊曾督同贵县亲自验明填格在案，命贵县将人带回衙中，延不审办，意欲相机释放，不识果有此事乎？本部堂在路素闻贵县官声甚好，庄大人亦闻蔡振武父子强霸殃民，所以托我访问。倘贵县有话，不妨从直说来，自有道理。”陈祥闻言，连忙离座打拱道：“下官怎敢纵子胡为？还望大人明见。”伯达道：“坐了，慢慢细说。”陈祥复身归座，遂把儿子陈玉墀、内任探花萧洪游江看龙船开诗社，遇高天赐、周日青二人，后来怎样被蔡芳欺负口角，次日自己路上遇见蔡镇台亲带兵丁，捆了高天赐进城，因见其相貌轩昂，力带回衙。伯达不等说完，忙问：“高天赐现在何处？曾被伤否？”陈祥道：“尚在卑县署中，未曾着伤，原欲设法释放，岂料蔡镇台迁怒卑职，捏词上控，幸蒙二位大人案镜高悬，不为所动，不卑县已坠其术矣。”伯制军遂即斥退伺候人员，附耳说道：“你果有眼力，这天赐乃是圣上的假名姓。我陛辞之日，已依陈、刘二位大人嘱托，沿途查访，恭请圣安，并恳早日回朝，所以一路留心暗访，不意却在此处？你急回衙，不可声张，我随后换了便服来见圣上，快去。”陈祥闻言，吓得惊喜非常，急辞出来，飞赶回署，附耳与儿子说明，请出这位高天赐，直入签押内房。其时伯达已到，当下一同叩见，自称：“臣等罪该万死，望陛下赦宥无知。”天子道：“陈卿父子何罪之有？可速守着门外，勿令下人进此。”当下，陈祥父子叩头退出。天子端坐在椅上，伯达跪下奏道：“奴才出京之日，蒙大学士陈宏谋、刘镛嘱咐，访遇天颜，代为奏请，恳以国计民生为重，务望早日回京，以安臣庶，上慰皇太后倚闾之望。”说罢，叩头不止。天子道：“朕不日便回，汝且起来，无庸多奏，另有别

说。”遂将前在南京叶兵部之事说了一遍。I I 卿可将他一门家口拿解京都，与兵部府中眷属同禁天牢，俟朕回京再办。这蔡振武父子为害地方，若无陈祥，朕躬几被所谋。立即拿解，着交庄有恭按律量办，以除民害。丹徒知县陈祥，官声极好，救驾有功，暂行护理三江总镇，其内侄萧洪是福建人，新科武探花，候省亲后，即在该镇中军帮办操防军务。”说罢就在签押桌上写下圣旨二道，交与伯达，仍着会同庄有恭，妥商办理复奏。说罢起身出署而去。伯达、陈祥父子暗暗跪送。伯大人随将督署二江总镇旨意与他父子看了。陈祥连忙望阙叩头谢恩，并谢伯大人玉成之谊，彼此谦逊一番。伯制军固有要事，不敢久留，回船即委中军官带领兵丁并捧了圣旨，到三江总镇衙中，将蔡振武全家拿下，备了移文，解赴省城，并将密旨封在文内。庄抚台见了圣旨，跪读已毕，也将叶兵部家属拿解京都，另委干员署理丹徒县事。陈祥交卸后，即换了顶戴到任三江，署理总镇印务。各官多来贺喜，不表。

再说此日，天子出了丹徒县衙，适遇日青在暑前探听消息，二人同出城来，取了行李，遂搭便船，望那松江府属，一路游览而来。远望洞庭山及太湖风景，又与江中大不相同，渔舟聚集，烟树迷离，别具一番气象。数日之间，船到府城码头，投入高升客店。次早用过早膳，询问店主道：“素仰贵府有四腮鲈鱼为天下美味，是否真的。”店主笑道：“四腮鲈鱼乃敝地土产，每年二三月间极多，现下甚少。”天子道：“原来不是常有的东西。”又问了些风景，遂同了日青出门，慢步一路游玩，只见六街三市，贸易纷纭，市侩牙行，居奇极富，那生意之中以布匹为最，绸缎次之，其余三百六十行，无所不备。苏松自古称为富庶之邦，诚为不谬。将近午牌时候，走过许多海鲜店，留心细看，果无四腮鲈鱼，自以为远游到此，不能一试

美味，正在思想之际，忽见两人抬着一个水盆，内中养着活的四腮鲈鱼，不觉满心欢喜，急忙招呼。日青道：“且买了再走。”遂问：“此鱼取价多少？”渔人道：“此鱼在春尚便宜，今这暑天，深潜水底，极为难得，所以一月下网，只获此数尾，每条要费纹银五两，少就不卖。新任府里少爷曾着人一月前预嘱，有即送去，不论价钱的。”说罢抬起就走，飞步向前。天子只要试鲜，哪惜这些银子，急唤抬回，正欲取银，忽遇一人，身穿轻纱长衫，足着京履，手持金面，后面随着几名家丁，走近向卖鱼的道：“我前月也曾吩咐，叫你有鱼即刻送来，你今既有了，怎敢发卖他人？还不与我抬去？”这两个卖鱼的吓得魂不附体，诺诺连声说道：“小的已经说明，他要强买，不干小的之事，求少老爷恕罪。”那人怒目相视，指着天子与日青道：“你好生大胆！可恶，可恶。”一面押着鱼担，往前面而去。天子就知他是新任松江府之子，满面横纹，凶恶异常，全无一些斯文之气。那旁边看的道：“你算高运的，未曾被他拿回衙中治罪，也就好了。这位伦尚志府大老爷，上任一月有余，未见办过一件公道事，一味听儿子伦昌的主意，鱼肉百姓，若久做此官，不知还要怎样作恶为害地方哩。”天子闻这些言语，心中大怒道：“买鱼可怒，殃民难饶。”急赶上前，拉住鱼担，高声说道：“你虽预先定下，也要让一条与我。”吩咐日青拿鱼。伦昌怒从心起，喝叫家人：“与我拿这两个回衙！”众人正欲上前，早被日青三拳两脚打开。伦昌一见，自恃本领，抢上前用一个高探马的拳势，把日青打倒在地，飞步抢来，意欲捉人，天子一见，知他拳势不弱，不敢怠慢，飞起一脚，正踢在伦昌阴囊之上，登时倒地乱滚叫痛，不知这场人命如何了局，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夺鲈鱼踢伤伦公子 投村庄收罗众豪杰

话说伦昌自恃拳勇，将日青打倒，抢步上前。天子眼明手快，出其不意，骤起蟠龙脚，向着他下裆踢来，正中在伦昌肾囊之上，即倒地乱滚叫痛，吓得几名败残家人急忙上前救起，飞奔回署去。日青已经跳起，忙与天子跑回店中，拿了行李。店主未知缘故，随收了食用钱，让他二人出门去了。本处街邻皆因素恨伦昌，所以都不查问，各自关了铺门，不管闲事。再说新任知府伦尚志得知儿子受了重伤，气得火上加油，一面请医用药，一面自己亲带三班衙役飞奔赶来，到时已经连人影都不见了，只见两面店铺各闭门户。追究街邻，齐说方才打架之后，各自奔散，不知去向。尚志无可奈何，带了几个附近居人回衙追究此人何等服色，出了赏格追缉，不提。

再谈天子与周日青，为防人追赶，不行大路，向小路而去，连行三十里，天色已夜，只得就近村庄借宿。适遇庄主姚磷，乃是山西巡抚姚国清之子，乃父为官清廉，百姓叫他姚青天。天子也素来知道。今这公子亦极肯疏财仗义，交给四方英雄，所以一见倾心，彼此情投意合，与日青拜为兄弟，认天子为义叔，盛意款留在庄。耽搁数日。欲行，姚公子说道：“本处中元七月十五日，有水陆孟兰胜会，大放花灯，超幽施食，以度

无主孤魂，热闹非常。”力留二人在此玩赏，再行未迟，仍旧在书房安歇。天子见他实心相待，也就安心住下。到了这日，城厢内外，均建醮兼放烟火，沿海岸边各设花坛，僧、道两教各修法事，各行店铺，此三日内，连宵斗胜，陈设百戏及古玩人物景致，以夸富丽，而祝升平，所以金吾不禁，玉漏莫催，官民同乐，胜过中秋佳节，说不尽那水面胜景，海市奇观，四方之人，扶老携幼，都到郡城来看热闹，兼到寺院庵堂布施金钱，真是万人盛会。

且说天子同日青住在姚磷家内，十分相投，这姚磷乃是一个最肯结交朋友的。今见高、周二位，肝胆相照，更加亲爱，而且遇此中元令节，每日在庄与丈人王太公酒筵相待，极尽地主之谊，饮到酒浓之际，或谈诗赋，或讲经典，兵书战策，拳法技艺，精究其理，以广见闻。说至高兴，即到庄外，走马射箭，演习诸般武艺，以消永日。适逢这位天子文武全才，胸中渊博，有问必答，无所不知，各种技艺又高人一等，因此姚公子只恨相见之晚。自十三日前后这几天，都是自己陪着在附近村庄及海边一带看那水陆灯景，到了十五晚上，姚磷身子不快，不能亲自同往，天子独带了几名庄客与日青信步游行，闻城里今年灯市比往年更胜，即命拉了两匹马，与从人一路到松江府城而来。时已二更左右，到了城边，果见城门大开，灯市大兴，一时得意，早把踢伦昌一事忘了。所乘之马，交与庄客看守，自与日青及从人走进城来，看各行店铺排列着许多奇异灯彩，每到寺院之前，更加热闹，醮坛之外，高架鳌山海市蜃楼，装点得极其精妙，比别省上元灯节另是一番气象。一路慢行，不觉已到府前。正在观玩，却被前日跟随伦昌的家人撞见，急忙回署报知伦尚志。他见儿子伤重难愈，正在烦闷，忽得此报，忙传令闭城，知会武营，又亲自带了三班衙役追上来，顶头

遇见。天子与周日青也因这晚饮得酒事，浑身无力，一时抵挡不住，所带几个庄客已经乘乱走了，兵役又多，虽然打退几人也不中用。二人看这光景，料敌不过，回身要走，却被两条长绳绊倒。拥入衙中，正要开堂审问，本境城隍土地及护驾神恐伤圣体，护驾神举手将伦尚志面上一掌，尚志一阵头痛，不能坐堂，只得吩咐权且收监，明日再审。自此每欲坐堂，便觉头痛。

慢说诸神救护。再谈是日夜，姚府庄客躲到众百姓中，混到五更，逃出城门，会同看守马匹之人，飞奔回庄报知。姚磷吓得惊疑不止，大骂伦尚志赃官，定为案情紧急，贫冒功劳，捉我世叔义弟，来塞海眼。我姚磷怎肯干休！即欲带了拳师、庄丁等去讨索，倘若不允，定要动手。王太公道：“他是父母官，莫若先礼后兵，写信求情，他如不放，再做道理未迟。”随进书房，修好书信，差家人姚德飞马入城，投递知府衙中，等候回音。姚德接了，赶到府署交与门上，请其呈进。这日伦尚志正在养病，忽接姚磷之信，拆开观看，书曰：“尚志老公祖大人钧座，敬禀者：昨有舍亲高天赐、周日青二人进城看灯游玩，不知因何起见，致被贵差送案。窃查此二人是由家严署内回家公干，在庄一月余，并未出门，岂贵差因私随便抓人搪塞，抑因案情紧急，欲以面生之人胡乱结案乎？严刑之下，何求不得？肯即推念愚父子薄面，曲赐怜释，感激高谊，非止一身受者已也。谨此保释，仰祈俯允，实为公便。治晚生姚磷顿首。”伦尚志拍案大怒道：“原是为姚磷这狗头，仗父之势，主使高天赐、周日青二人将吾儿打伤，幸吾将此二人拿着，他还敢写信保释，分明恃势欺压我。难道我惧你不成？”越想越气，喝门上家人，将下书人带到面前。姚德上前叩头，伦知府将案一拍，大骂道：“你主人好生可恶！暗地使人将我公子踢伤肾

囊，死活尚未定，还敢写信来保，明欺本府奈何他不得，你问他，应得何罪？”喝令左右与我乱棍赶他出去。将来书丢在地下。姚德拾起，早被衙役一路打出府署，只得忍着痛，奔回庄中，见了姚磷，把上项事情哭诉一番，气得姚磷暴跳如雷。到底是少年公子，不知王法厉害，一时性起，点齐合庄家丁，共有二百名，暗藏军器，分作几起，赶进松江府城。到了府署头门，也不来见知府，亲自带领三十余名家丁闯入府署。谁不认得他是姚公子，急忙闪开。姚磷喝问：“高、周二位现在何处？”差役只得带他相见，随即同了二人出城回庄而去。及至伦尚志闻报，点齐差役追来，已经去得远了，只得回衙说道：“姚磷畜生，如此目无王法，待我禀知上宪，再来问你。”随唤打道，正欲出门，适本县到来请安，兼问姚磷因何这样。知府就把始末详细说知，遂约他一同去见苏松道台朱良材，设法擒拿，随即一同上轿，到了道署中，参见已毕，伦知府将事详细禀明，求大人捉拿姚磷治罪，以儆凶横。朱道台闻言也吃了一惊，说道：“这还了得，只是若要点兵围捉，万一有伤官兵，这事就弄大了，而且姚巡抚面上也不好看。彼此官官相卫，岂不存些体面，不如用计骗他到来，将这几个一同拿了。知会他父亲，始行照办，此为正礼，兼且公私两尽。”府县齐声道：“大人高见极是，只怕他不肯来，这便如何办法？”道宪云：“这姚磷也没什么大罪，所不合者，扰闹衙署，若高、周二人斗殴伤人致命，亦不过以一人抵命，谅他必然肯来商议。遂决定随即着妥当门丁，拿道县名帖，即往姚家庄请姚公子明午到衙赴席，兼议要事。姚磷不知是计，应许明日准到。是日各官同至道署，专候姚磷。这姚公子自恃血气之勇，全无惧怕，公然乘轿进城，竟入道署赴席。当下见道宪及府县均在座中，随即上前见礼，各官念他父亲面上，也只得先以礼待，各自礼毕

茶罢，一同入席。饮至中巡，朱道台开言问道：“昨闻贤侄亲到府署中抢回高天赐、周日青二人，其事果然否？这两人原因踢伤伦昌贤侄，死活未定，所以本府将他暂收，以候伤愈再行公办，贤侄知法犯法，如此行强，若本府通详上宪，请旨办理，这就连令尊大人也有不便之处。本道因念彼此世交，不忍贤侄遭此无辜，力为调处，务即将此二人交出，自有公论。若仍恃勇不交，本道亦难徇情曲庇矣。”姚磷拱手说道：“晚生承大人见教，敢不遵命，只是高天赐、周日青二人自到舍下，将近一月矣。每日不离晚生左右，未曾出门，从何打伤伦公子？渠于十五夜进城观看灯景，竟为伦府家人错认拿住，斯时晚生也曾专禀伦公祖代为辩明，不料伦知府偏信家人胡指，急于为子报仇，不容分说，将晚生家人姚德棒棍赶出，是以晚生气忿不过，亲至衙中，带回高、周二。如果确有凭据，自当即刻交出，若无打伤确切见证，只听自己下人一面之词，枉屈无辜，断难从命。”伦尚志闻言，气倒座上。道宪见姚磷再三不服，也就变脸，命将姚磷拘禁，随委知县王云到姚家庄捉拿高、周二，一同候审，叮嘱不可乱动府内物件，以存体面。姚磷自知中计，只可耐着性子，再作道理。

再谈本县王太爷即来到姚家庄下轿，步入中堂，命人请贾氏及老太君请出来，把上项事情详细谈知，仍安慰道：“这事原与公子无涉，不过暂行留着，恐他生事，只要交出高、周二，并无也碍。”天子在内听得，恐怕连累姚磷家属，与日青挺身而出，自愿同去。别了太君，跟随去了。老太君吓得心惊肉跳，挂念儿子，坐卧不安，随请亲家王太公入城探听消息。王太公闻言也觉十分着急，忙奔入城，花了些银子，走到县中见了女婿并高、周二。大家商议脱身之计，姚磷托他亲到海波庄面见崔子相，请他设计。王太公即放下些银两，嘱托差役代

为照应，急赶回庄，对老太君说知，并且安慰女儿一番。即日起程，望海波庄而来。

再说这崔子相，世居海波庄，乃是水陆响马头领，家中极为富厚，专打抱不平，交结英雄好汉，生得相貌堂堂，身高六尺，力大无穷，学就武艺拳棒，件件精通，手下一班结义兄弟，都是多谋足智，武艺高强，并无打家劫舍为害百姓等事。若打听得有赃官污吏与走私大贾，断断不肯容情，必欲得而甘心。且保护附近一带村庄、店铺、田地、圩场，坐享太平，并无别处盗贼敢来侵犯，所以各居民自愿私送粮米与他，文武官员见其如此正道，亦不来查问。姚磷自小与伊同师学习技艺，结为生死之交，彼此义气相投，肝胆相照，遇有患难，互相救护，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是日，崔子相正在庄中与各家兄弟比较枪刀拳棒各种战法，庄客报道：“姚家庄王太公要见。”崔子相知是姚磷的外父，急忙出迎，请进庄中，见礼已毕，捧上香茗。王太公又与各好汉一一相见，彼此坐下，子相拱手问道：“不知老伯驾临，有失远迎，祈望恕罪。令婿近况何如？老伯因甚光临？请道其详。”王太公道：“岂敢！老汉特为小婿被困县中，着我赶来，恳求务望出力相助为幸。”子相大惊道：“原来贤弟受屈，不知因何而起，老伯说明，小侄当为设法。”王太公随把起事情由详细诉明。崔子相听了沉吟半晌，方才说道：“我处带齐众兄弟们，暗入松江府城，救出贤弟及高、周二入，也非难事。只因姚老伯现任山西巡抚，如此做去必然带累，这便如何是好？”旁边激怒一位义弟，名唤施良方，大叫道：“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许多，只要我们进去，并不惊动百姓与官库钱粮，只结果了伦尚志狗官父子，将二哥等三人救了出来，到我庄居住。预先请王老伯将姚府家眷搬到此处，他就请兵来捕，我等与他对敌，就不干姚老伯之事了。”子相此际

也无别法，只得叮嘱王太公快些回去，搬取姚府家眷上下人等到海波庄居住，以免受累。随后带着施良方、金标。这两个头领是少林寺门徒，皆能飞梁走壁，如步平阳一般，拳棒武艺，十分高强，也算海波庄头等好汉。当与手下庄客十余名，兄弟三人分作三起，陆续混进城中，在府署前后赁房住下，暗约王太公搬出姚府，到来知会，就着入内，通信定下计策。到了八月十五晚上，王太公买办三牲羊酒等物，着人挑进县里，说是姚磷公子在此多蒙照应，因此与你们大家一醉。各役闻言，十分喜悦，接了进去。忙办齐整送至姚公子房内摆下，姚磷只顾劝酒，招待他们欢呼畅饮。酒至半酣，暗将蒙汗药浸入酒中，把役灌醉。是时已及四鼓，房檐之上跳下施良方，走上前将锁链开了，复上瓦面接应。走出门外，趴过城墙，此处埋伏几名庄客，预先在此等候，同伴出城。再说崔子相与金标，将军器马匹叫手下人预先带到北门外关王庙旁僻静地方守候，他饮至三更时候，走到衙门后花园慢慢趴过后墙，跳将下去，走入后堂。遥见伦尚志还与爱姬饮酒，只听见伦尚志道：“你看今晚，这月被云遮掩，令人少兴。我因公子受伤，医家皆云难治，是以久不见功，今仇人虽获，尚未定实罪名，听道台的意思，是不肯难为姚磷这狗子，我真气愤不过，兼之我前日办了几件案情，未免弄些银子，本城的百姓传说我贪赃枉法，若被上司知道，有些不妙，想将起来也无心饮酒，莫若早些安睡罢。”又听得一年轻女子答应道：“老爷，何不将此造事的愚民，办他几个警戒，以后就不敢乱说了。”伦尚志道：“也说得有理，明日就差你哥出去暗中访察，捉几名回来，办他一个毁谤官长的罪名，枷在头门作为样子也好。”即命下人收拾杯盘，进了上房，闲房门上床睡了。直至四鼓，方各睡熟，崔子相在腰中取出火种，点着闷香，托开房门，来到床前，一刀结果伦尚

志，又到伦昌房内，也就一刀。走将出来，从瓦面飞跳出去，飞身上马，离了关王庙，赶到小路，大众会齐同回海波庄而来。到得庄中，姚磷与高、周二人再三致谢各英雄，彼此畅谈，惟姚磷愁眉不展，恐父亲为他所累。高天赐极力安慰说道：“京中军机刘中堂与我有师生之谊，纵有天大事信，自有高某担当，你不必愁闷，只管放心。只要禀知令尊，请他不必害怕，我这里自有回天手段，断不累汝父子。”姚磷闻言大悦，进内堂安慰母亲妻子。

且说松江城内十五晚上知府父子被杀，县中又走脱姚磷、高天赐、周日青三人，道宪连忙飞调兵差，将姚家庄团团围住，打开庄门，并不见一人，连家中什物也都搬了干干净净，明知此事必是姚磷私约贼人谋杀知府，一面申详巡抚总督，一面出列赏格，购线追缉各凶手，军民人等有能捉获及报信者，赏给花银干两，各门张挂告示，画影图形追缉。不数日，闻有人通报，探得姚磷家眷逃住海波庄崔子相家内，苏松太道朱大人闻报，即刻赏了探子，禀知抚院庄大人发兵调将前去会办。登时调集属下武营各官马步兵丁，除留守府城外，共带兵马一千，飞奔海波庄而来。巡抚庄有恭，接了该道请兵文书，吃了一惊，即命抚标中军高发仕统精兵五千，浩浩荡荡杀奔海波庄而来。

再表是日，崔子相与姚磷各家兄弟正在庄中同高天赐、周日青、王太公大众议论兵机战策，各家武艺，钦服高世叔才高学广，正讲得高兴之际，忽见庄丁飞跑到厅，禀道：“列位老爷，不好了！小的探得庄大人委高发仕统带精兵五千，从省城一路杀来，朱道台亲自带领人马一千，分水陆两路由府城一路杀来，两处人马在即日就要到庄。请令定夺。”各人听罢，齐吃一惊，虽然招齐水陆响马各处山寨英雄，亦有数千，可以迎敌，只是官兵势大，兵连祸结，不是好事。姚磷更加惊慌，各

人也有不乐之意，只见高天赐呵呵笑道：“你们不用惧怕，有我在此，这些人马包管无用。看我略施小计，自然平安无事了。”众人听了半信半疑，不知他有什么手段。姚公子急忙拱手说道：“世叔既有妙计，请即早日施行，莫待兵马到门就迟了。”高天赐点头道：“是。”走向自己卧房，即时暗中书下圣旨，盖下御印，外用纸封好，不与各人知道。对日青附耳说知，叫他一路迎着高发仕这支人马，见了高发仕，说有圣旨要见庄有恭，着他暗中知会朱良材，暂将两路人马分扎庄外，差官同你进城投递，不许声张。周日青会意，即刻起程，走不多远，正遇高发仕人马，随即进营，各细说知。这高参将也知近日圣驾在江南游玩，只得遵旨。一面知会未巡道兵马一同安下营垒，一面着手下都开府陈邦杰护送日青到抚辕，对巡抚说知。庄有恭连忙大开中门，排列香案，跪接之后拆开一看，乃是御笔草书，写道：

朕昨到松江欲尝四腮鲈鱼，几为伦尚志父子所害，该员性极贪鄙，鱼肉子民，朕已命姚磷等于救驾出去之时，将其父子杀却，此案可即注销，毋容追究。差来海波庄人马，火速调回，知会刘镛等不得归罪姚磷之父。朕日内亦将往别处游行，卿宜照常办事，不必前来见朕，以避传扬。钦此。

庄有恭接过谕旨供在中堂，随即请了圣安，与日青见礼，请教名姓毕，日青道：“大人只宜机密照办，不可声张，小可即刻回庄报知，以慰圣心。”抚院相送出衙，日青复命不提。

再说庄巡抚刻即着调回两路兵马，将松江案注销，另委知府署理松江府印务，移文军机，毋庸议山西巡抚纵子私害命官之罪，一概妥协，安静如常。是时，庄中崔子相、姚磷诸人，只见周日青带信去后，果然两路官兵安扎庄外，偃旗息鼓，并

不耀武扬威。住了数日，周日青回来，这两处人马随即退去。各人十分惊喜，私相忖度，大约高天赐世叔必是王亲御戚，始有这样回天手段，均各倾心敬重，极意奉承。崔子相将自己亲生四子，长子崔龙，次子崔虎，三子崔彪，四子崔豹，胞侄崔英，拜求高世叔教习诸儿武艺。天子因见诸人都有忠义之心，这五个孩子年虽幼小，都在成丁之岁，相貌英俊，技艺虽略知晓，未得名师指点，不能精妙，倘能学成，都是国家梁栋之器。崔子相又如此敬爱，义气深重，所以就极口应承，暂住庄内，与各英雄高谈阔论，讲究兵机，跑马骑射，倒也快乐。这且不说。

再说抚标中军高发仕，此人乃是白莲教中人，是时回省复命之后，因知天子现在海波庄，遂起了谋反之心，私下差人暗约白莲教军师朱胡吕。此时朱胡吕奉了八排白莲教洞主杨、宾二太王之命，私下游历江南，结交群贼，与各赃官入教者相机而动，意欲谋为不轨。今得了高发仕之信，满心欢喜，连忙知会宾、杨二位，发贼兵陆续到来接应，一面招集附近会中各路群贼，共有二千余人，高发仕也带了心腹亲军五百名，私出省城，暗将家属移往别处，前来助战，将海波庄前后困得水泄不通。此际，庄内崔子相等并无防备，忽见贼兵杀到庄前，四方围困，吓得大众惊疑，不知是何缘故？再三着人探听，方知白莲教匪起兵前来劫驾谋反。幸而崔子相也是雄霸一方，这海波庄虽无城廓，也起造得极其坚固，庄丁等共有千余精壮，各头领除施良方、金标、崔家父子、姚磷外，另有十余名，都是武勇高强，尚堪迎敌。事到其时，天子只得据实对他们说知，面旨各人奋勇退贼，各加重赏。各人连忙叩头谢过圣恩不究失敬之罪。诸人此际雄气十倍，情愿效死以保圣驾。崔子相忙奏道：“此事还须着人杀出重围，到省城调取救兵，内外破贼。”

随有金标挺身愿往。天子即时写下圣旨一道，命其到省见庄巡抚，叫他发兵前来。金标答应，结束停当，提枪上马，怀中藏了圣旨，一马当先，冲出贼营，不知能否杀出重围，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妖道人围困海波庄 玉面虎阵斩高发仕

话说金标饱餐战饭，上马持枪，当先冲出庄门，杀奔贼营而来。这时朱胡吕安营未定，措手不及，被金标拚命杀进营盘，远者枪挑，近者铜打，自古道：一人拚命，万夫莫当。这金标乃是有名勇将，一条枪，一柄铜，何等厉害，所向之处，锐不可当。正在冲踹贼营，忽见当头一员贼将拦住去路，金标抬头一看，见这贼将头戴镇铁盔，身穿乌油铠，坐下乌骓马，手执赤铜刀，生得两眉倒竖，面肉横生，蛇头鼠眼，海下络鬃胡须，左悬弓，右插箭，虽不惊人，倒也猛勇。金标认得他是抚标中军高发仕，遂大骂道：“反贼，枉食朝廷俸禄，助奸叛逆，禽兽不如。”高发仕被他骂得羞惭满面，低头偷看来将，银盔素甲，白马银枪，腰佩银装铜，飞鱼袋里藏弓，走兽壶中插箭，面如满月，唇若抹脂，生得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声如洪钟，骂声不绝。高发仕答道：“该死奴才，休得无礼！快把狗名报来，好待我取你性命。”金标道：“我乃海波庄义士玉面虎金标是也，绿林中朋友谁不畏我！”高发仕闻言，暗暗吃惊，却因久闻海波庄玉面虎之名，倒要留心。金标纵马挺枪，分心就是一枪，高发仕连忙架开，回手一刀，兜头就劈，两个搭上手，走马盘旋，冲锋过去，战有八九个回合，马打十余个

照面。金标恐有贼人前来接应，不敢久戏，恐误正事，买个破绽，虚闪一枪，望前冲围而走。高发仕不舍赶来，金标大喜，故意将马一慢，高发仕追到，双手举刀，从背后尽力劈来，金标扭转身来，左手横枪向上，将刀格开，右手抽出腰中铜锏，望高发仕颈上打来，打得连头也不见了。这叫秦家杀手锏，高发仕尸身倒下马来，手下将兵奋勇围将上来，被金标连挑数员，杀散众兵。飞马望省城大路而来，朱胡吕赶来已经去远，已追不及，只得收点残兵，这一阵被金标杀死上将十余员，精兵七百余名。朱胡吕十分气恼，随即收葬各尸，另派贼人把守要路。

再说天子与各英雄在高楼之上，用千里远镜照见金标打死贼将，杀死贼兵不计其数，冲围而去，心中大悦，说道：“金标武勇如此，堪为国家上将！”诸人齐声称贺道：“此实圣上洪福，使金标立此奇功。”此时，圣主再将庄外四面一看，只见近庄围绕都是鱼塘，只有进庄一条大路，弯弯曲曲，都要经过各炮台，庄外围墙起得极其坚固，楼上排着钢炮、鸟枪、火箭等物，军装齐备。崔子相奏道：“请主上宽心，小臣庄内粮草可以支应半年，火药炮弹亦堪足用，弓箭军器颇可应敌，只须派人轮流看守望楼，他就有数万贼兵，也难近庄，兼且附近围墙均有陷坑，内有毒药、竹钉，人若误踏，见血即死，纵来攻打，亦不惧他。”天子随崔子相分拨诸将各守望楼，崔子相就派姚磷、施良方与四子一侄及自己各带副头领二名、精壮庄丁五十名，分守庄内八座望楼，东、南、西、北各路要口，又请周日青统带五百名庄丁巡查，兼且接应各楼炮子、火药、弓箭等物，将庄桥扯起，紧闭庄门，落下千斤铁闸，仍留王太公陪伴圣驾。更派妥人司应饭食、茶水、油烛、火毯，以便夜战。天子见他调度有方，守备得法，倒也安心。自与王太公各处游行，以观动静。

且说来胡吕到了次日早晨升坐帐中，唤高发仕之子能霸将他父亲棺木运回安葬，他因安营未定，先丧名将，即欲攻打以泄此恨。当下高能霸领棺回去，后至半路，遇风沉船，一家大小尽葬鱼腹，此乃为臣不忠之果报，后人有待记之。诗曰：“欺心奸贼逼明君，天灭全家绝祸根。只为帝王洪福大，绿林豪杰也归真。”是时朱胡吕打发高能霸去后，遂问帐下：“那位将军前去打庄，待贫道押阵用法相助？”只见一将应声愿往。胡吕一看，乃是先锋毛英，随吩咐小心。毛英说声：“得令。”连忙结束停当，头顶竹叶水磨铜盔，内穿苗锦战袍，外罩连环锁子甲，腰藏十二技飞标，坐下一匹卷毛赤兔马，手持一把三尖两刃刀，面如蟹豸，海下一部连须，一马当先，来至庄外。朱胡吕亲押后队，随来讨战。天子在庄台上望见贼兵耀武扬威杀奔庄来，忙问崔子相等：“谁去退敌，杀败贼人，朕当封赏。”只见姚磷挺身而出，小臣愿与贼人决一死战。天子正欲允行，忽见施良方上前奏道：“姚贤弟，未可轻身。臣闻白莲教军师朱胡吕擅用妖术，适才遥望贼阵，后队八卦旗下，有道装妖人，谅必是他。今只宜先令一员勇敢副将，先探虚实，臣与姚磷等分兵两翼，各备枪箭，埋伏在左右阵内，以便接应。庄门之内，整齐火炮，以防冲进，如此方不至疏失。”天子闻言，点头应道：“施臣所见极为妥当。”随问副头领中，谁去破敌建功？早见一员猛将应声愿往。众视之，乃是步军教头雷文豹，此人膂力甚大，武艺皆精，现充庄内教习头目。子相大喜道：“雷教头出阵极好，只要小心，防备妖术。”雷文豹说声：“得令。”带领五百步兵，姚磷、施良方亦各点五百名马步庄丁，各藏火箭、枪炮，分左右后队，一声炮响，大开庄门，杀将出来，三队人马列成品字阵势。”雷文豹手提铁棍，当先出阵，大骂：“何方毛贼，敢来送死。”此时，贼将先锋毛英

正在辱骂讨战，只听得一声炮响，战鼓如雷，庄门大放，三员大将带领三队兵马，陆续杀将出来。为首一员步将，身高八尺，膀阔腰粗，头如巴斗，眼似铜铃，身披软甲，足登多耳皮鞋，手中铁棍约重三四十斤，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高声大骂，飞步前来引战。毛英在马上喝道：“来将通名受死。”雷文豹大怒道：“吾乃海波庄崔大王麾下大头领雷文豹是也！你这苗贼，快把狗名报来，功劳簿上好记我大功。”毛英激得满面通红，大叫道：“吾乃八排国师朱麾下正印先锋毛英是也。奉了将令，前来捉你君臣，你若知机，快快回去叫崔子相将天子献出，得了天下与你平分；如若不然，杀进庄来，寸草不留，悔之不及。”雷文豹大怒，喝声：“苗狗！休得胡说！看老爷取你性命！”手起一棍，照马头扫将过去，毛英忙用三尖两刃刀相迎，马步交腾，一场恶戏约有三十个回合，马步打了六十个照面，那雷教头使动手中这条四十斤的双头铁棍，犹如风车一般，进退灵便，棍棍都望毛英要害打来。这毛英虽然猛勇，怎奈步骑相交，十分费力，却被雷教头左一棍，右一棍，或在前，或跳后，毛英顾人又要顾马，只能勉强招架，杀得吁吁气喘，力尽筋疲，只得拖刀纵马，望着本阵败将下去。雷文豹喝声：“往那里走！”迈开大步紧紧赶来，手下步兵一齐奋勇追杀苗兵，如斩瓜切菜，上前乱杀。朱胡吕在门旗内看了大惊，急忙拔下宝剑望东方一指，喝声道：“疾”。登时起来一阵怪风，天黑地暗，日色无光。他在葫芦中倒出一把草豆，望空一撒，口中念念有词。雷文豹正手下各庄客追杀贼人，忽然伸手不见五指，飞沙走石，撞面打来。忽见一队神兵，带着无数豺狼虎豹，抢来扑人，吓得各步兵魂不附体，回头就走。胡吕指点苗兵乘势追杀转来。雷文豹身带重伤，五百壮丁自相践踏，夺路败回。幸遇后队姚磷、施良方，一见黑雾遮天，就知妖法作怪，连忙

放起火箭，点着火把，败军望光处奔回，后面妖物引着朱胡吕大军追杀前来。施良方急传令：各人不许乱跑，违者斩首。各庄客站定，同将火箭枪炮，尽力望着那怪物打去，只见各妖物被火药冲开，不能上前。朱胡吕见有准备，也只得收回妖法，退入妖营。此时姚、施二将，分兵两翼，让过败兵，护着雷文豹慢慢退进庄来。这回一胜一败，两家都有伤损，雷教头虽被重伤，幸不致命，急忙用药医治。天子各加奖赏，令崔子相记上各人功劳，死伤庄客查列名姓注册，候朕施恩又连称赞：幸得施良方能预料敌，苟不如此，此庄必为所乘，论功当居第一。古人云：多算胜，少算则不胜，良不诬也。是日，大排筵宴，为众压惊，这且不表。

再说宋胡吕收军回营，查点各兵，共死伤五百余名，偏将被雷文豹杀死八员，伤者十余员，这回若不是我用法取胜，毛英必死在这个贼之手。先锋毛英即上前叩谢军师搭救之恩，坐中忽有一员大将，高叫：“军师！何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明日待本帅临阵，管叫杀他一个片甲不回，如不能取胜，甘当军令！”朱胡吕看见统军大元帅苗威，此人力大无穷，使一把溜金锁重六十四斤，有万夫不当之勇，在八排苗洞之中，推他为头等好汉，故此目中无人，敢夸大口。朱胡吕带笑说道：“既是元帅亲自出马，也要小心。这崔子相等也是有名上将，素号无敌。你看前日冲围的金标，就可概见了。高发仕如此英雄，尚且丧命他手，临敌之际，务须加意提防，不可徒然恃勇，是所切囑。”苗威道：“本帅自有道理，军师放心，毋庸畏惧。”朱胡吕道：“但愿马到成功，旗开得胜！我主之幸也。”到了次日天明，朱胡吕国师升帐，早见统军大元帅、蚂蚁山山狮洞主苗威全装披挂，带领本部八百精壮苗兵别了朱胡吕，提镗上马，杀奔庄前而来。朱胡吕见他恃勇轻敌，恐防有损锐气，暗

暗领兵遥为接应，这且不提。

是日，天子在聚义厅中会集各英雄，商议退贼之计，忽见庄内守门军卒跪报：“庄外有贼人讨战。”忙问施良方、姚磷、崔子相等道：“朱胡吕妖贼厉害，当用何法可破？”施良方奏道：“臣已准备乌鸡、黑狗，出阵时杀血和杂污秽、粪草，缚附箭枪之上，若遇邪法，一齐施放，或藉我主洪福必能克敌，令我军仍分三队，首尾衔接，以便救应，何惧贼兵。”天子大喜道：“卿调度有方，定能制敌。朕有何忧！”早有姚磷、崔子相、崔龙三人愿与施良方一同领军出战，议定姚磷当先破敌，施、崔二人左右救应，刹时便唤起庄丁五百名，各暗藏枪炮，箭附秽物，埋伏两翼之内。分派定妥，各自提了军器，放炮杀出庄来。且说前队姚磷来到阵前，把马勒住，只见对阵一员苗将，豹面环眼，海下浓须，身高八尺有余，腰粗臂阔，手持溜金镗，坐下青鬃马，内衬苗锦战袍，外罩鱼鳞甲，头戴铜盔，生得十分凶恶，姚磷看罢，大喝道：“贼将通名受死！”那苗威正在讨战，忽听炮响，庄中飞出三队人马，品字摆开，为首一员大将，头顶金盔，身披锁子连环甲，内穿大红战袍，左悬弓，右插箭，生得面如冠玉，目若朗星，颊下微须，身長九尺，腰大十围，坐下赤兔千里马，手持青龙刀。貌如天神，年约三十岁光景。跃马扬声喝问姓名，苗威答道：“本帅乃宾大王驾前统兵大元帅苗威是也！你若知本帅厉害，快快下马投降，免你一死，如若不然，不要后悔。”姚磷笑道：“无名鼠辈，有何本领不过借此妖道邪术，今日遇了本公子，只怕死在目前，还敢夸口胡言！吾乃山西抚院大公子姚磷是也。奉旨前来取你狗命！”大喝一声，犹如平地打了一个霹雳，跃马一刀，望着苗威顶梁门盖打将下来，势如泰山一般，好不厉害！苗威大叫：“来得好！将镗往上一架，走马冲过：回手尽力一镗，劈

将过来，也是非同小可。二人搭上手，如走马灯一般，一冲一撞，一来一往，战有数十个回合，马打百个照面，正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材，不分高下。施崔二将，左右八字样压住阵脚。苗阵上毛英及各副将一字排开，遥为接应，两边摇旗呐喊，战鼓如雷，从辰至未，仍无胜败，暗中想道：“这苗威，果然枭勇，必须用拖刀计斩他。”随虚晃一刀，回马就走，施良方见他刀法未乱，忽然败走，料知是计，知会崔龙，仍然押住阵脚，不来救应，诈作不知，苗威见姚磷败回，大呼：“走的不是好汉。”随后飞马追来，姚磷听得后面铃音，知他中计。对阵朱胡吕远望苗威恃勇追赶，恐防姚磷有诈，急令鸣金收军。苗威那里肯听，只顾赶来，姚磷待至近身，忽勒马回身，出其不意，用尽平生气力。举刀迎头劈来。苗威一时措手不及，想招架已来不及了，大叫一声，连人带马劈为四段，姚磷取了首级，复领兵冲过阵来，逢人就杀，勇不可当。苗军抵敌不住，毛英败走。后陈朱胡吕赶到，接着混战。施、崔二人分兵两翼，进前助战。朱胡吕料难取胜，心中十分气忿，急忙作起妖法。顷刻间，天昏地暗，鬼哭神号，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无数神兵押着群怪杀将过来！姚磷与各庄客大惊，退后便走，施良方急命发射火器，让过退兵，将各秽物一齐射上前去，只见一霎时，各怪物变为纸剪草人，纷纷从空跌下，天色开朗，风沙尽息。朱胡吕见破了法术，越加忿怒，急在豹皮囊里取出五毒神针，拿在手中，口念真言，望半空祭起五色云，望对阵打来。姚磷正在当先，乘破撒豆成兵之术，夺勇攻杀，不提防他一神针当头打将下来，大叫一声：“不好了！”将头一偏，中在左膊肩背之上，痛苦难当，几乎堕马，伏鞍巡回。朱胡吕连祭此针，打伤副头领及各庄丁数十人。施良方一见大惊，急用强弓硬弩，火箭枪炮敌住贼人，保护姚磷并受伤诸人一路陆续退入庄

内。吩咐闭庄门，挂起庄桥。朱胡吕也因鸟枪弓箭厉害，不敢十分逼近，当即取了苗威尸首，领兵退去，用棺收殓，就地埋葬。一面修表奏知苗王宾、杨二元帅，请即火速添兵前来助战。

再说天子在望楼之上，看见姚磷斩了贼帅，庄兵大胜，施良方连破妖法，圣心大悦，正在赞赏诸将忠勇之际，后来看到姚磷中毒，兵将受伤退回，此时圣驾忙来看视，只见姚磷等被伤诸人纷纷进庄，各皆昏迷不醒，着伤之处，肿胀黑硬，极其沉重，命在顷刻。姚家婆媳、王太公及伤者各人父母妻子皆来围着，虽哭声凄惨，而各无怨言。此对圣心忧愁之下，忽悟自己所穿五宝珍珠衫最能避邪解毒，其避水火二珠已经历试不爽，何不将来一试，或能有济，诸人就有生机，一面想，即将贴身宝衫脱下，先在姚磷伤处将宝衫四围旋转，似觉随手消肿，未及数次，肿毒全消，其痛苦失，姚磷如醉方醒，跳将起来。各人均如法医治，一时尽愈，叩谢天恩，皆云：“陛下有此神物，实乃国家之福。”崔子相吩咐备酒与众人压惊。天子席中与众将商议道：“破贼不难，总要设法拿了妖道余党。”诸将道：“我主所谕极是，然妖道朱胡吕十分厉害，怎能捉得他？倒要先访一人，将他治伏，说话才稳当。今除非暗地差人到江西龙虎山，召请天师府张真人来，始可破他妖法，否则即金标召得勤王军士到来，谅这些兵将遇了妖术，也难抵挡。”天子正欲允行，却见崔子相长子崔龙跪下奏道：“小臣师父云霞道人，姓黄号野人，系山东罗浮山黄龙观主，前云游到此，收臣兄弟为徒，教习武艺，韬略已经三年，每年必到巨家住数日或数月，驱邪治鬼，祈雨求晴，又肯方便济人，故所至之处，民皆遮留，因此亦不肯轻出。半月之前到此，现住吕祖庵中，此庵在本庄香火颇盛，惟师父一切食用均由臣家供奉，当此之际，询其破妖之事，定有良谋。”崔子相忙接口说道：“非臣儿提起，臣

几忘却。三载之前，伊曾云：三年内，此庄必有大敌，恐被妖人所困，宜先在庄内起造四面望楼八座，庄外添设鱼塘，修固四面墙垣，以资防守，方保万全。今所有进庆盘道，各楼一概形势，均伊布置，并嘱多贮余粮、炮械，更承教练庄丁，今日有备，不为苗贼妖道所乘者，皆藉此道人之力，似其预知今日遭困，故特传授臣儿技艺，指点微臣，整理战守，实则保护圣躬。正所谓：圣天子有福，百灵相助，诚非虚语。”天子听罢这番说话，满心欢悦，说道：“这道人既能知断非凡，且有大功于寡人，若非早说，几乎使朕当面错过，卿可代朕前往恭请此道长来到。崔子相连忙领旨，亲到庵中，见了黄道长，告明此意。道人并不推却，欣然同了子相上马来到了府前，同人府中。圣天子见他童颜白发，飘飘然有神仙之态，连忙起座相迎，着以常礼相见。黄道长上前稽首，口称：贫道山野庸夫，知识浅陋，辱承顾问，谁恐失当，望陛下宽恕疏狂，实为万幸。”仁圣天子温语慰劳，谢其布置保护之力。随询可破朱胡吕妖术之策。道人奏道：“陛下合该有这几日虚惊，今已应过，且持各路勤工兵马齐集，便能截断贼人归路。斯时贫道自能破其妖术，朱胡吕等不难一鼓而擒。现在外接未至，纵使取胜，贼必四散害民，不若权且忍耐，以候内外夹攻为妙。”天子大喜道：“得仙长如此仙机，朕何优焉？”随命人出探教兵，准备破敌，一面送道者回庵，待时而动。

再说金标奋勇冲出重围，飞报中丞，有机密圣旨，直入抚署，命把门军士，飞报中丞有机密圣旨，快须迎接。庄巡抚即刻接进内室，排开香案，拜读调书。调曰：“朕在海波庄，现为苗贼朱胡吕所困，特命金标冲围前来，卿见诏，宜即火速调集附近水陆各军，星驰前来破贼。速速勿延。钦此。”庄抚院见诏大惊，忙与金标见礼。金标随把高发仕通贼劫驾等情说知，

大人宜火速调兵前去，恐庄内不能久守，万一有失，非同小可。庄有恭闻言惊道：“原来他参将胆敢谋叛，此乃下官失察之罪也。不道伊两日前告假出省，悖逆至此，幸为将军所杀，其功不小。”语罢，不敢久待，立时点齐步马水陆各军，暂命副将徐昭署理中军事务，带领战将十员，从水路督率战船先行，自与金标部下将领，由陆路星夜飞奔海波庄而来。再出令，除留兵官紧守城池外，更发水陆兵三万，前来接应，一面知会海边关提督姚文陞即是姚磷胞叔，并河道总督伯达，备起兵将飞来助剿。当下兼程倍道，不分日夜，赶到海波庄。离庄三十里，探马报道：“我军不可前进，前面数里就是贼营，请令定夺。庄大人闻报，随将水陆两军据要隘安下营寨，知各军一路辛苦，歇息一宵，次早升帐。探子来报，海边闻提督姚文陞、河道总督伯达二位大人亲统精兵五千起到，现在营外，请令定夺。庄有恭大喜，即时请进营中，彼此相见，议定本日各带本部人马，分四路一齐奋勇杀贼，议罢回营。拔寨齐起，喊杀连天，伯大人从东方督领部下中协，杨应龙统兵杀入庄，提督与各官军大喊一声，从北方杀入，金标领了五千人马，从西方杀入，徐昭领本省抚标精兵从南方杀入。是时，朱胡吕陆续聚集土苗各匪，虽乌合之众，也有数万，贼将二十余员正在商量攻打，奈四面鱼塘围绕，地形险峻，进庄大路又为各望楼枪炮轰击，不能立足，日夜窥探，毫无善计。这日，忽见四面大队官兵杀进营来，势如风火，就知各路救兵已到。贼人自恃妖术，全无惧怯，即督领毛英等一班土苗贼将，上马杀入营来。庄丁分头迎敌，庄内楼上望见官军旗帜四路杀入贼阵。圣天子即请黄道长统领庄内各将，自内杀出，此际贼营大乱，内外受敌，首尾不能相顾。朱胡吕见势已急，恐官兵伤他部下，忙拔雌雄宝剑，书符念咒，霎时天乌地暗，顺手在葫芦里倒出草一把，并纸人，望空一撒，

登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一群怪物妖兵向阵扑来，庄内各兵等吓得魂飞魄散，正欲退下，欲用秽物破妖。只见黄野仙不慌不忙拔出背负桃木剑，对各怪物一指，口中念：“动！”真言举手发一个掌心雷，只听得一声霹雳，妖物全消，天色开朗。朱胡吕一见，大怒喝道：“何方野道人敢破我仙术！”黄野仙骂道：“你这苗贼，敢逞邪术，逆天害民，死在目前，尚还不悟！”朱胡吕暴跳如雷，大骂道：“我不杀你，难消此恨。”随在豹皮中取出八宝五光神石一块，念：“动！”真言发手向黄道长顶上打来，只见霞光万道，好不厉害。黄野仙急将桃木剑飞起，口诵咒言，用手一指，一声响亮，将宝石斩堕地下，分为两半。朱胡吕大惊，只得把毒针祭起。黄长知此针毒气太重，恐伤兵将，忙把背上风火蒲团取下，祭空中，命黄巾力士将此针卷回罗浮山，候吾法旨。黄力士一声答应，将针凭空卷去。朱胡吕只急得目瞪口呆，心中怒，竟把雌雄二剑如雪片一般望道长面门乱劈。黄道人也将宝剑相迎，战有数合，是时各队官兵已将土苗群贼内外夹攻，杀得七零八落，十去其七，朱胡吕见势不好，方欲借此遁去，早被黄道人祭起桃木宝剑斩为两段。庄大人正在指挥诸将，见贼首已诛，随传令军士，降者免死，侯旨定夺。余贼尚有数千，闻言一齐跪下投降饶命。庄、伯二位大人随即鸣金收军，带领大小各官入庄朝见，跪请圣安。天子大加慰劳，通饬各文武暂回本任供职，候朕回朝，论功升赏，余匪及善后宜着庄有恭妥为办理。吩咐安排筵宴，庆贺功劳。黄道人即欲告别回山，天子御口亲封为清虚妙道真人。道长谢过圣恩，霎时不见，各官均称奇异。诸文武饮罢酒筵谢恩，各散回本任去了。是日天子降敕一道，交与崔子相、姚磷、金标、施良方、雷文豹五人，着即进京调兵部以提镇参游都司简放。五人叩谢圣恩。天子分遣诸事已毕，带了日青，

仍前装束，望姑苏游行。一路花明柳暗，水秀山清，到苏州虎丘山亲捉贪官，拳打劣绅，元妙现面缚妖尼。后及甘凤池，阊门保驾，五宝衫被窃等事，候再叙说。

第十四回

少林寺门徒私下山 锦纶堂行家公入禀

前说到圣上望姑苏游玩，暂且不提。再说福建住持至善禅师与手下门徒在寺里教习拳棒，忽新会胡惠乾上前跪禀道：“弟子欲拜别师父回广东一转，一来祭扫先人坟墓，二则报机房杀父冤仇，望师父哀怜俯允！”至禅老师听罢惠乾跪禀之言，随即用手扶起，从容说道：“你急于为父伸冤，想回粤东，可见孝心。此事原也不难，出家人亦无不允。只是本寺向来规矩，所有入门学艺诸徒，均要工夫十足，学满十年，打得过这一百零八度木人木马，由正门直出，方准放行，始不辱没少林寺传授声名。若被木人打倒，必须再行苦练。你今功夫只得七成，年分不足，出去谅必敌人不过，万一被人打伤，不但枉送性命，且本寺名声亦有关碍。”惠乾听师父之言，随道：“弟子今日试与木人比较，看能打得出否。”至善禅师允从。惠乾手提银棍，排开势子，一步步枪进木人巷中。岂知这地下步步暗设机关，一经发动，第一步木人就是一铁棍打来，惠乾极力架过。进第二步，那第二木人又用大刀劈来，惠乾按着拳法，预先招架，始不被其打着；若一有疏漏，就被木人打得筋断骨折。谁知尽着生平所练，极力抵敌，捱到第三十六度木人，被其打倒，大叫：“师父救命！”至善和尚急命各徒弟将木人下面总机关

扣住，然后进去救起惠乾，负至法堂。众师兄大家一看，已经打得颈崩额裂，鲜血淋漓。幸他负伤之后，随即睡在地上，木人脚下机关定住，所以未伤筋骨，尚不致命；若当时逃退回头，心慌意乱，踏错机关，只怕连头都要打碎，性命难保。各人见了，伸出舌头缩不进去，齐道：“果然厉害！”至善即吩咐将惠乾抬放药缸之内，以药水浸透受伤筋骨，一面用好药酒冲服续筋还魂丹，立刻止痛，徐徐洗净伤口污血，敷上神妙生肌散，用布包好，扶出缸来。未交一时之久，肿散瘀消，行动照常。诸徒齐赞：“师父妙药，天下无双。”惠乾上前跪禀师父医治之恩。老禅师随即善言安慰一番，道：“贤徒，只宜在此耐性苦练满年，待功夫精熟，出家人自然准汝回乡报仇。此时不必性急轻举妄动！”惠乾无奈，只得权且答应道：“谨遵师命！”语罢，各散回房安歇。惠乾到自己床上睡下，翻来覆去，心中十分难过，想道：“人生世上，父仇不共戴天，兼且被人欺到极点，岂可奴颜婢膝，远避他方？贪生怕死，不以父冤为重，岂是人类？倘果日延一日，青春不再，白发将来，纵学到老，谅难打得过这一百零八度木人，怎能有报仇之日？”意欲私逃回广，怎奈寺中向有规例：学技诸人住房之上，盖有铁天笼子，四面墙壁，坚固非常，插翅也难飞越。除设木人之外，另有本寺僧人把守，非奉师命，不许擅自出外闲游。一来恐闯祸生事，连累寺中，二则防功夫未曾学全，出外失手被人取笑，辱没山门。这是初入门时即行当面订明愿意，方能收留传授武艺，尚有别款规条，不暇细载，所以少林拳棒，天下闻名，此乃立规精详，有序教授也。今惠乾再三思想，无计可施。偶然想到寺中沟渠极其宽大，直通墙外，何不带了盘费包裹，逃走出外，奔回家乡，再作道理。一时想定脱身之计，满心欢喜，调养不数日，伤痕平复如初。是晚三更时候，各人及师父均皆

熟睡，带了盘费包裹，暗至渠中，钮破铁网，越出墙外，连夜攒到城边，躲至天亮，出了泉州省城，搭便船循海回广。

次早至善起身，各徒请安已毕，单单不见胡惠乾。各处搜寻，始知弄破铁网，从沟渠逃走了。老禅师十分烦恼，长叹一声，骂道：“畜生！不听为师良言，此去性命难保，枉费我数载教授心机，且可惜一点为父报仇孝心！”诸门徒闻言，只得再三劝慰道：“他既不遵教训，请师父不必念他，由他自作自受便了！”而至善平日最爱惠乾，所教功夫也比别人用心，情同父子，今日见他逃走，当然记挂，但也无可奈何。

且说胡惠乾搭着福建赴广海船，直到潮州府，由潮州仍搭汕头盐船，始到省城。随来到西禅寺中，探候三德和尚及洪熙官、童千斤各位师兄弟，就在寺中住下，并不提起私自逃回之事。各人问过至善老师及众师兄弟安好，即备酒筵与惠乾洗尘接风，欢呼畅饮。席中谈论在少林寺所学功夫及一切规例，与木人木马比较功夫之事。众师兄弟宜饮至夜而散。

次日，惠乾对众说明，专打机房之人，以报父仇。各师兄弟素知前事，为他久抱不平，且少年好胜者居多。略有一二老成之辈深谋远虑，恐怕闯事，力为阻劝，也拘不住。惠乾即往灯笼铺定造西禅寺头门外头号顶大灯笼一对，要可以点得四两大牛烛者方合，其余手执小灯笼数十盏。谁料附近灯笼店因怕机房，各不相接。后到远处定就。至晚，即点悬寺外，旁边一带点小灯笼数十盏，照耀得十分光亮，通写红墨“新会胡乾专打机房”八个大字。此时各机房中人见此气氛，传锣齐集数十余人，各到外馆，各提五色家伙拥来寺外，意欲先打烂灯笼，后打入寺，找寻和尚做对。不料胡惠乾先派各兄弟守着灯笼，自己提着铁棍，专等大斗。一见各机房人鼓噪，齐拿军械打进寺来，随将身一纵，跳出头门，大叫。”胡惠乾在此，机房中

人快来纳命！”众机房大叔不由分说，一拥上前，乱劈乱打。胡惠乾宿恨已深，咬牙切齿，使动手中这条铁棍，犹如蛟龙戏水，猛虎离山。机房中这些人那里是他对手？只被打得落花流水，血肉齐飞，棍起处人人丧生，脚踢去个个身亡，所有平日自称教师、侍勇上前、先下手者，共计当场打死十三人，着伤者不计其数，余众没命奔逃，一时走个干净。惠乾得胜入寺。

次日，机房中人通行禀报南海县主周太爷，求其到场相验，捉拿凶手，以正国法。禀曰：

锦纶堂东西家行司事陈德书等，禀为逞凶不法杀毙一十三人命，伤者数十人，乞恩追办，以伸冤抑而正国法事。窃身等向业湘丝织造度日，安分营生，历来守法无异。祸因恶棍胡惠乾、贼僧三德和尚、洪熙官、童千斤等，胆敢昨夜在西禅寺头门高挂大小灯笼数十个，上写“新会胡乾专打机房”。敝行集众与论，不料恶首胡惠乾，手提铁棍，打伤行友多命。情实难甘，只得泣叩大老爷莅验，究办伸冤，感激宪恩，公侯万代。谨禀。

南海县主周鸿宾太爷看罢状词，也吃一惊，清平世界，胆敢如此行凶，实属目无王法。急忙出了硬签，差人捉拿胡惠乾至案；一面打道，亲来到西禅寺，排开公案，传尸亲凶手，当堂将各尸身如法相验，注明尸格，又将各受伤人等，先别轻重，一同附卷存案，打道回衙。饬将各尸收殓埋葬，立即审问胡惠乾起衅缘由。惠乾哭诉当日父亲被机房中人推跌，因伤致命，后至自己被打重伤几死，幸遇方孝玉救脱，引见至善禅师，带回少林寺苦练武艺，今日为父报仇，只求太爷明鉴做主，小人死而无恨。周县主见他供词，反壮其志，细想：“他今挺身投到，并不惧罪逃走，且看他相貌不凶，况本县到任以来，风闻机房恶少恃强凌弱，曾见西关居民铺户被该行侍众横行，欺压

之案不知凡几，此事谅必非虚。“随开言道：“这事若果真确，你倒是有志气的孝子，本县当通详大宪为汝开脱罪名；只是他们打伤你父有何凭据？”胡惠乾禀道：“小店开设多年，父亲受伤致命之事，街邻所共见共闻，只求太爷细加访察，无有不知。如有虚言，将小人碎尸万段，甘受毋辞。”周县主随即退堂，将首犯收监，无辜自释，三德和尚、洪熙官、童千斤等暂回寺内听候本县蔡核明白，通详大宪定夺。

过了两天，县主易服私行，与人闲谈，佯以胡惠乾胆大行凶，打死许多人命，大约此人定是颠狂。不然岂不畏王法耶？一日，周太爷私行从前胡惠乾开店之处，与闲人闲谈，仍佯以胡惠乾为颠狂，该店左右邻舍不识县主，代抱不平，道：“不知其事者，以他为颠狂；知其事者，还说他有志气的孝子。”周县主闻言，连忙根究其故，这人道：“你这位老先生是外路人，我不直对你说，否则多言惹祸。说起来，此事已有数年之久，虽有人知，也无人敢说。只因锦纶堂行中人众，财雄势大，又最义气，一闹出事，通行出钱出力帮助，东家行是有身家者居多，倒还素来安分肯省事，若这西家行，都系手作，单身汉子十居七八，争强斗胜，闯祸最为踊跃。一经有事，东家亦不能禁止，反要随声附和，以博众伙伴大叔之欢心。若不如此，有些不满处即上会馆，知会东西行家不接你这字号生意。故此，有每因小事议罚东家放多少万串炮，通行排酒赔不是者，以为常事。此是该行东弱西强的向例。”随把胡惠乾之父曾在本行开设酒米杂货店多年，某日被机房中人推伤，回乡身死，及后胡惠乾到街投诉，声言为父伸冤，结下嫌隙，几乎被打伤命，幸遇西禅寺武馆中人救去，数年以来未闻音信，又将近日强横事情及伊自己受欺哑忍之事，详详细细逐件说得清清楚楚。县主方才告别，仍恐未实，又往附近确询，果然清真。即返衙内，

心中大怒，原来该行强行霸道，岂有此理！立时据实通禀各大宪，奉批将案注销，胡惠乾释放，当堂责以此后不许再行滋事，本县念汝孝行，从宽发落，务宜安分营生，若再闹事，定行重办不贷。立即出示，分贴机房一带及西禅寺前，以禁械斗闹事，示内云：

特授南海县正堂加一级纪录五次周，为晓谕事：照得除暴安良，所以为民除害，伸冤理枉，本当与国理刑。本县一秉至公，力挽颓风，你民众口无私，积弊当除。案据织绫湖绉丝行锦纶堂司事陈德书等，实称胡惠乾不法逞凶，棍毙行友一十三命，伤损数十人，当即验明附卷。该凶手自行投到，供称父仇未雪，身屡重伤，机房恃众凌寡，殴辱难堪，情急拚命斗杀，为父报冤，乞恩公断。案关出入，只得详加访家，前情属实。你锦纶堂恃众凌寡既毙其父，复绝其子，孽由自作，夫复何辞？除将此案通详大宪注销，姑念无知，两免究办。你锦纶堂务宜恪遵训示，痛改前非，各安生理。自示之后，仍敢故蹈前辙，倚势横行，一经告发，或被访问，定即从重治罪，勿谓本县不教而诛也。凛之遵之无违，特示。

当下机房众友见这张告示，自知理亏，兼畏胡惠乾凶勇，各人也就收心，各做生意，并不滋事。岂料胡惠乾贼心不解，自不知足。他打死许多人命，官府不究追办，更加凶横无忌，每日在街上闲行，身藏铁尺，撞着机房中人，平空就打起来，伤者不少；又每晚与武馆中那些不安分的师兄弟，皆暗藏军器，提着专打机房的灯笼。在带河基、晚景园、龙须桥、金沙滩、青紫坊、高基医灵庙一带机房街巷，横冲直撞，见之立即生事，无不被其打伤。虽不致命，亦必断手折足，头破额裂，方才住手，任意猖獗。所以，后来大宪访闻，将他立正典刑，皆因自

取也。是时锦纶堂东西两行中人受伤甚众，被辱不堪，只得闭了店门，通行罢市，齐集会馆。西家师爷陈德书、东家师爷李桂芳，当年值理祸首白福安等，吩咐传单，请本行各店铺机房、东西主伴众人一同商议道：“本行昔日各友生事闯下祸根，拖累通行。现为县太爷访问示情，不准为伤亡各行友伸雪冤抑，事出万不得已。推原其故，本属理亏，兼且无人敌得胡惠乾这贼拳脚功夫，权为忍耐。已经约束众行友，此后务各安生意，切莫仍前滋事。”各友忍气吞声，各做生意，怎料胡惠乾明欺官不肯为我等做主，倚仗强横，逆面相欺，寻隙架祸，接连这几晚又打伤我众行友数十人。此事告官，谅来断然不准。如此日夜不能安身，其势已迫。为今之计，当设何法以济目前？大众有什么高见，不妨直说，自古一人计短，二人计长，大家有主意只管请议。”此际众人见各东家一番议论，其中就有那些曾闯过祸的，自悔当初不该行凶惹是招非，结下冤仇，致有今日之祸。亦有那素来安分老诚之辈，暗中恼恨诸人平日任性横行，弄出事来，今日连累通行遭此惨报，心中敢怒而不敢言。彼此面面相视，并无一人答应。各东家见众人这般景象，谅无长策，遂叹一声大气道：“被人欺到这样极地，通行即使不做生意，也要争还一口气，难道罢手不成？然而我们肯罢手，恐这贼子反不肯让我众人安静也。”祸首白福安道：“为今之计，只有不惜钱财，访请一个精通拳棒之好汉到来，将这狗头打死，以泄这口恶气，除却本行之害！”众人齐道：“此计极妙，但不知何处才有武艺高强之人？若是本领平常，徒然枉费心机，不能争气。”白福安道：“闻得武当山老道士八臂哪叱冯道德门下第三徒弟，姓牛名化蛟，现在西炮台开设武馆，教习拳棒，若能请他到来，何愁胡惠乾贼种不灭？然若不加重厚礼以结其心，恐他不肯下毒手取胡惠乾狗命。”众行友大喜，即忙凑备

花红银三千两，就着白福安立刻往西炮台武馆，敦请牛化蛟教师到来，助灭胡惠乾。当下白福安奉了众人之命，袖着银单，一路来到西炮台武馆中，见了牛化蛟，彼此礼毕，门人捧上香茗，通罢姓名，就将来意详细说明。牛化蛟听罢，答道：“既承不弃，邀打胡惠乾为诸位出气，这事无不应允。若要伤他性命，今清平世界，如何使得？断难应承。”白福安见其推却，随在袖中取出三千两花红银单，双手奉上，说道：“师父只管放心动手，伤了他命，纵有天大事情，有敝业担当，决与老师无涉。如果不信，就在会馆当众在花红单上写注明白，以为日后凭据，何如？”牛化蛟本不敢应承，因见聘金有三千两之多，已经动心；又听得对众立下凭据，不干自己之事，故即满口答应道：“若得如此，我便放心，包管取他性命便了！”白福安闻言大喜，连忙雇轿，请牛化蛟坐了，自己也就坐着一项，一同回锦纶堂会馆而来。牛化蛟手下一班徒弟，除留二人看馆外，其余四人，都跟轿后随伴同来，以观动静。

少顷，不觉已到锦纶堂会馆门首。白福安急忙下轿，先进内厢通报。是日，该业因为罢市，未曾开工，所以东西两行人到集议之后，仍聚馆内，你言我语，议论纷纷。忽见祸首请了教师回来，各人喜跃出迎，大开会馆中门，十分恭敬。牛化蛟下轿，与众人拱手，一路让进客厅。各行长及东西行家师爷，彼此礼毕，分宾主坐下，带来徒弟四人，亦皆列坐师爷之旁，馆中人恭敬茶烟，一面通名姓。行长矜耆何世谦拱手道：“素仰老师威名，如雷灌耳，今得光临相助，实乃众人不胜之幸也。还望老师俯念敝业伤亡各友死得无妄，我等众人屡遭羞辱强横之苦衷，大展威勇，结果胡惠乾狗子性命，我等通行感恩不浅，生者既保全工艺不至失业流徙，死者得伸雪枉屈免却冤沉海底，真杀一人而救万命者也！”牛化蛟也忙拱手答道：“某本一介

勇夫，知识庸愚，学力浅薄，谬承过奖，兼承厚礼，实深惭愧。然而生平最肯锄强扶弱，不要说胡惠乾也是个人，就是生老虎，也不难将他治伏。若要将他结果，只是人命关天，非同儿戏。列位还须斟酌！”陈德书连忙说道：“老师放心！今日即可当众立明合同，倘然胡惠乾死后官司追究，由敝业担当自理，不干师父之事便了！”牛化蛟道：“若得如此，小弟自当遵命而行，包管取他狗命，以泄列位之恨！”就请二位师爷即刻写明合同，送与牛化蛟收执为据。当下大排筵席，款留他师徒五人。饮酒之间，细将起初情由查问清楚，随拍案怒道：“岂有此理！就是父仇当报，也只须将害死他父亲的这几人置之地死，亦已太过；怎能连累通行都是仇人？难道杀绝一行？岂有视贵业中人尽为仇敌？难道要尽杀贵业之人以报父仇？有是理乎？看将起来，这胡惠乾虽与我无仇，如此横行，断然饶他不得！”随即约定明日标贴长红，约胡惠乾三日后在医灵庙擂台比武，免得在街与人截斗，误伤行路之人。各人听说皆称有礼。是晚，牛化蛟师徒就在会馆安歇，按下慢表。

且说西禅寺主持三德和尚及洪熙官，乃是老成之辈，再三力劝胡惠乾不可过于滋事，若不听，只得写信禀知师父。胡惠乾闻言，吓了一跳，道：“二位师兄千万不可写信，我从今日起，机房中人惹我，我亦不乱打他们便了。”三德和尚大喜道：“这样便好，贤弟你在这里生事，连累为兄的出家人声名也不好听。前日打死众人之时，若非菩萨保佑，县并明鉴，你却性命难逃！幸你一点孝心，化险为夷，若再有第二人命闯将出来，县太爷仍肯饶你么？岂不是又朝死路走将进去了？凡事宜知足方不辱。你乃是一个聪明的人，想想我二人的说话，劝得你不错？”胡惠乾此际也知自己的过分行凶，只得答道：“谨依师兄教训便是！”岂知事有凑巧，不知费了许多唇舌，始将胡

惠乾回心转意，一到次早起来，却见寺外照壁贴了长红，上写道：

启者：我织造行锦纶堂与胡惠乾有隙，屡被欺凌，伤毙多人，冤无可诉。现请到牛化蛟教头，三日后在医灵庙水月台上当场比武，以台上者胜，台下者输，生死不追，各安天命。你胡惠乾如有本领，至期赴台相斗，以定雌雄；若贪生怕死，不敢前来，非为好汉也。

胡惠乾见此长红，勃然大怒，我本听劝饶他，他反来寻找，一不做，二不休，越发戏弄他一番，以消此气。暗藏利刃，闯进附近一带机房，将织机头拦中截断，各人均不敢与他交手。及至请得牛化蛟赶来，惠乾已经剪罢回寺去了。牛化蛟遂即分派带来四名徒弟李雄、马勇、周威、侯孟，各领机房中精壮有力打手数十人，暗藏军器，在附近各街严加守护，防其再来。自己与众约定：一闻锣声，即行奔救对敌。一面命人将医灵庙前水月台上打扫干净，在台板上铺设毡毯，台面高挂彩绸，将长红贴在台前，台正中用红彩绸架裱着黑乌绒，横书“仗义争雄”四个大字，两边台柱高挂对联：

为友报仇义气堪夸拳伏虎
与人泄忿雄心可羡足降龙

第二日绝早，锦纶堂通行东西家首事众人齐集会馆，请牛教头装束定当。只见他头戴软包巾，辫盘在内，仍用绉纱包裹，身穿软甲，内藏护心铜镜，腰围结纱花红带，脚登班尖铁嘴靴，生得面阔眉粗，一部胡须，眼露凶光，身高八尺五寸，腰圆背厚，两臂有数百斤气力，十分威武。用轿抬着，一路连烧串炮，手下徒弟都是全身装束。机房中约有千余，簇拥来到台上。是日因预先标贴，所以四方来看比武之人极多，已将庙前空地站得拥挤不开。牛化蛟分拨随来的众人及徒弟立在一

边，以备接应，随即立在台上向台下各人道：“某因路见不平，为友出力，今日之事，预早标明，你众友之内，谁是胡惠乾，请上台来，以定雌雄！”言犹未尽，只见人群之中有一青俊少年，双手在众人肩上轻轻一按，纵身扑上台来。牛化蛟见这人并无装束，平常打扮，头戴黑缎小帽，身穿二蓝绢纱夹长衫，上罩天青缎马褂，足踏双梁缎面鞋，手持金面折扇，身高八尺，生得目清眉秀，面白唇红，十分风雅，气宇安闲。牛化蛟心中忖道：“好生奇怪，这样一个人，有甚气力？想必容易下手。”随拱手道：“来者可是胡惠乾么？”胡惠乾答道：“然也！你可就是牛化蛟吗？且听我一言再斗未迟。”化蛟道：“你且讲来！”胡惠乾道：“我与阁下天各一方，素未谋面，所谓风马牛不相及者也。今者锦纶堂机房中人与某有杀父之仇、切齿之恨，性命险遭毒手，幸赖友人救活，苦学多年，以图报复。县尊访察属实，尚且怜我，况且汝师八臂哪叱冯道德乃吾至善律师之弟，彼此同门，均有手足之情，何苦贪人钱财，替人出力，同道相残。莫若听我良言，免伤和气。一经动手，拳脚无情，悔之无及！”牛化蛟见他以言相劝，必是功夫不及，更兼欺其文弱，随答道：“据汝所云，就是报仇泄恨，只须将行凶之人除却使罢，岂有全业之人都是冤仇之理？且当日，不过因伤致命汝父一人，汝已当场棍毙一十三人，伤者不计，天下报仇果有如是之惨毒者乎？汝若知吾厉害，快到锦纶堂中自认不是，叩头赔罪，代各亡友开丧挂孝，从厚安葬，此后远走他方，不许在此滋事。如此，尚可看至善二师伯面情，饶汝性命；不听我言，休想得活！”胡惠乾大怒，喝道：“大约你死期到了！正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随将外罩衣服卸了，用手将辫换好，把腰上湖绉花巾扎紧，内穿蓝袖捆身，腰间已经束好牙湖绉纱带，两手将袖一卷，大叫：

“牛化蛟，我来取汝性命！”双手一展，用一个黑虎钻心势扑将过来。牛化蛟叫声“来得好”，趁势用一路解注，名为银龙探爪，将右手尽力一拨，挡开他钻心掌，左手五指望着胡惠乾右肋括将过去。胡惠乾也就纵身躲过，两个搭上手，挥开四平拳，排开八字脚，一来一往，可比较龙出海，一冲一撞，犹如猛虎离山。拳拳不离致命，脚脚都向心窝，打在一处，斗在一围。一个想为父报仇，一个欲与人泄恨，彼此皆是名门高第，武艺精通，从辰至未，只杀得天愁地惨，水月台上，沙尘滚滚，日色无光，不分胜负。正是：棋逢敌手分高下，将遇良材各显能。台下四方之人及两人随来之，都看得呆了。起初时，还见他二人拳脚相敌，胯臂相迎，后来只见拳快如风，脚急如雨，看得众人眼都花了，齐声喝彩。且说洪照官带领各师兄弟及手下徒弟，暗藏器械，站立台前，以防有人暗算，准备救应，关照十分留心。况见牛化蛟身材雄伟，状貌凶狠，胡惠乾文弱，恐非其敌。续后看见胡惠乾迎敌所用雄拳、折法功夫，一进一退，与师父差不甚远，比自己所学较胜得多，始信他数年苦练，坚心尽力，觉得其妙，怪不得师父偏爱，尽传秘授，今日看来，若非惠乾身轻借力取巧，论气力，断敌牛化蛟不过。不知胡惠乾如何能胜牛化蛟，将他打死，及吕英布前来报仇，后事怎样，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牛化蛟贪财丧命 吕英布仗义报仇

话说胡惠乾在医灵庙前水月台上与牛化蛟拚命争斗，两人各显平生武艺，你要我心肝为父报仇，我要你五脏为机房众人出气，极力杀了大半天，只因胡惠乾身材比牛化蛟又矮又细，气力自然抵挡不住，心中暗想：若再力敌，必为所害，幸吾尚有至善律师秘授花拳，名唤雁落平沙，若遇力不及人，用此可以反弱为强，定能取胜。想定主意，即将拳势交换，并不尽力招架，只往来趋避，其快如风，或前或后，或左或右，跳脚如猿猴飞捷，乘牛化蛟稍倦，转动略迟，提防一疏，他就尽力向其要害部位打将过去，及至牛化蛟转得身来还手打他，胡惠乾又跳到他身后去了。这牛化蛟原本身躯肥壮，力量虽大，跳跃进退，焉能及得胡惠乾灵便身轻，又经名师指点，专以此为长技，加之牛化蛟素来未曾见过这路拳法，正在专心尽力一拳一脚想将胡惠乾打死以泄机房中人之辱，不意反被胡惠乾连跳带蹿，一阵乱打，弄得自己眼都花了，手忙脚乱，拳不成拳，马步不成马步；顾得前，顾不得后，顾得左，顾不得右；只得四面提防，跟着他旋来转去，将有一个时辰，头略一眩，手略一慢，早被胡惠乾向要害地方着实奉承了两拳。幸而自己壮健，勉强忍得痛苦，挣起精神，欲还这两拳之仇，向着胡惠乾尽力

打去。不料拳头又落了空，他仍一缩，又蹿到身后去了。急忙翻转身来与他对敌，十力费力，斗到后来，只两个时辰，天色已将申牌，杀得牛化蛟浑身冷汗，气喘如牛，加之几次被胡惠乾暗算要害地部，得被重伤，周身筋络骨节疼痛酸软，意欲跳下水月台，又怕被众人取笑，羞愧难当。此际，胡惠乾见这般狼狈，自己得胜，心中大喜，精神百倍，缠住牛化蛟手脚，不容一刻放松。是时，牛化蛟手下四个徒弟，及锦纶堂值事众人，皆欲上台相助，被西禅寺武馆中各师兄弟洪熙官等十余人拔出利器，护着台前道，大喝：“此是标明各自一人比武，至死不究，谁敢上台偏助？”台下四方来看之人亦齐声骂：“有人上台帮助，我众人先打这人！”一声鼓噪，也有拿石欲掷，也有拍手叫打的，因此，他徒弟并机房各人吓得不敢上台助力。说时迟，那时快，忽在诸人躁闹之中，只听得一声响亮，牛化蛟早被胡惠乾用尽生平气力，一个八卦蝴蝶掌打下水月台来，跌离台有丈余远，想是肠都损断了。兼之地上石片，撞得头破额裂，其软包巾亦已裂开，血从大小便流出，流得裤子及地上通红。四方看的人齐声喝彩，赞胡惠乾好武艺，果是英雄好汉。是时牛化蛟的徒弟及机房中各人，只得用门板将牛化蛟抬回锦纶堂会馆，用药灌救多时，方才苏醒回转气来，开眼一看，叹了一口气道：“我牛化蛟一世英雄，不料今日丧在胡惠乾之手。你众人快到武当山拜恳吾师冯道德，访请我师兄吕英布前来，必能为我报仇，泄你众人之忿，不可迟误，紧记吾言。”说罢一声大叫：“痛杀我也！”口吐鲜血而死。手下徒弟及会馆众人见他死得凄惨，各徒放声痛哭，众人俱皆下泪。随即厚办衾棺木收殓，就在双山寺租下一所地方，暂停棺木，以便打斋建醮，做七之事。是日，锦纶堂众人一齐挂白送行，徒弟带孝引魂，一路鼓乐，采亭摆着全猪全羊，沿途祭奠，倒也十分热闹，

送入寺中去了。此事不提。

再说会馆中首事赶紧办完牛化蛟丧事，随即问他首徒李雄道：“你师伯吕英布功夫比你师父何如？现在武当否？”李雄道：“吕英布师伯前有信来，说在肇庆府南门大街开设武馆，若论武艺，比我先师胜得几倍，只恐不肯来。若肯来，就是两个胡惠乾也敌他不过。”各人闻言大悦，忙又凑备聘金，仍是三千两银单，带了牛化蛟四个徒弟，搭船望肇庆府而来。且说是日胡惠乾在水月台上，用八卦蝴蝶掌打牛化蛟跌下台去，当堂而死。洪熙官等各师兄弟急忙上前护着，接他下台。此时，胡惠乾也觉力尽筋疲，面如土色，因当众人面前，要贾余勇，勉强支持，硬做神气安闲样子。各师兄弟请他坐了轿子，一路花红串炮，送回西禅寺武馆，十分热闹。胡惠乾下轿，方欲举步，忽觉一阵头眩，四肢无力，犹如酒醉一般，望后便倒。各人一见大惊，急急扶起，抬到他自己床上睡下，三德和尚与洪熙官等知他今日用力过度，那牛化蛟武艺本不弱的，气力又强，因胡惠乾得师父秘授花拳，所以能胜，故有此病，随即将跌打活血行气药丸化开灌下，又以舒筋活络散瘀药酒与他匀身骨节搽擦，此药皆是至善禅师所制，预备各徒弟遇有伤损之用，果然灵妙如神，药到未及片时，胡惠乾精神复旧，周身胀痛尽解，趴将起来，拜谢众兄弟救护接应之恩。诸人均道：“手足相助，分所当为，何足挂齿？”随即安排酒席为胡惠乾贺得胜之喜。饮酒时，三德和尚与洪熙官对胡惠乾道：“看来牛化蛟必死无生，这仇愈结愈深倒还罢了，只怕他师父武当山八臂哪吒冯道德老道主，乃是我们师叔，倘然知道，定不干休。根究起来，总不肯说他徒弟不该帮助机房生事，总说我们不念他面情，擅将他门人打死。他若出手，非但胡惠乾师难逃，即是我等众人亦有所不便。此事还须设法预先救解为妙。总是胡师弟你不该

下此毒手。”胡惠乾道：“我初意何曾不欲留情？只因牛化蛟力大心狠，若不伤他，定然伤我，势所不能留情。为今之计，只可听天由命罢了。即使师叔到来问罪，不容分诉，难道真束手待毙不成？只好拚命与他争斗一场，就死在他手，也说不得了！”三德禅师道：“列位贤弟，事已到此，悔已无及。这事据我看来，细将此中缘故照实飞禀吾师，必有解仇之法。不识你等以为何如？”各人都称师兄高见不差。洪熙官就即刻写了禀启，专差向提塘惯跑信的千里马，一夜赶到，议定信资银十两，先给五两，信到在八日之内，再给五两。若过期，迟一日减银一两。差人接了要信，由陆路赶到潮州，上福建去了。

不说西禅寺各人专候信息，再讲少林寺中至善和尚每日专心教习各徒弟技艺，当时思念胡惠乾，恐他逃回广东报仇心急，惹出祸来。忽然一日接着来信，顿足大惊，急忙照给信资，一面拆开从头至尾看完，大骂：“畜生！果然招祸！这牛化蛟是道德师弟心爱徒弟，他闻知死在胡惠乾之手，怎肯相饶？畜生自作自爱，心甘情愿，只是枉费一番传授心机。因他学习比别人用心，所以我数年以来，将生平绝技尽力教授，又因他气力不弱，故预先教他花拳，不料今日这畜生以此闯祸！将来一旦失手，玷辱我少林寺名声，殊深痛恨！”说着不觉两泪如珠，一心慈悲，就是师徒情谊，一时也舍割不下。众门人见此光景，急忙访问师父广东有甚急事，用此重资寄信，内中必有所因。禅师随将来函念与各人听罢，方孝玉道：“师父，现今还是救他不救他，请道其详。”禅师道：“本欲打发你们前去设法救应，只因各人功夫未曾学足，若敌得木人过，为师始可放心，允许你们同去救他。”方孝玉自恃武艺从小学习精熟，随道：“我们今日试打木人，看打得过否？”禅师应允，孝玉约会各师兄弟，你等只跟定我手脚就是了。这一百零八个木人，亦不

过是照着那一百零八度雄拳折法功夫，脚下的机关，不要管他，只管按着拳路慢慢一步步施进去，定能打开。各人果然依他带路，竟将木人打开，由正门走出寺外。至善大喜，说道：“事已到此，不得不从权。本来只有孝玉颇可做得，只要以后你教众兄弟便了！”孝玉应允，至善随嘱咐各徒，准备起程，同救胡惠乾。诸徒恋恋不舍，哭拜在地。老禅师也挥泪相扶，嘱道：“天下无不散之局，只要你等此去将来报效皇家。若得一官半职，上可以报国，下可以救民。他日封妻荫子、显我教门，更要兄弟相和，手足相顾。”各人谨遵师命，拜谢教习之恩，惟有谢福山情愿削发为僧，侍奉师父，不肯回乡。师父见其平时真心，随许事后回来再传衣钵，乃赠铁鸳鸯一对，如遇敌人勇猛，只要雌鸳鸯对面打去，其臂即断，只宜慎重，若非危险之际，不得擅伤人命。又赠锦囊一个，若是冯道德亲来报仇，即着方孝玉将此信求请大师伯五枚相救，他见我信，定肯出力。”众人别了师父及寺内僧人，各携行装，星夜赴羊城而来。来到省城，各自回家见了父母妻子，随即公众赁了光孝寺作为武馆，因西禅寺现与机房有隙，所以不便再踏是非之地。暗中知会三德和尚及洪熙官等，叫胡惠乾到光孝寺练习拳棒，以备应敌。三德禅师得悉师尊打发少林各兄弟回粤救应，十分欢喜，约齐备师兄弟至光孝寺，英雄聚会，谈论往事，都责胡惠乾不应恃强生事，带累师父忧心。惠乾只得一认过，不敢与众人分辩。心中因此与众人不睦，自恃武勇，不来习练。李锦纶再三劝慰说：“师尊临别，切嘱叫你用心习练，恐怕或有失手，辱没少林名望。”胡惠乾只是不从，众兄弟也无奈何，暂且不表。

再说牛强、马勇四师兄弟与锦纶堂众值事等一路急急望肇庆府南门大街武馆之内，拜见吕英布。牛强跪在地下哭诉，师

父因与锦纶堂泄恨，被胡惠乾用花拳蝴蝶拳打下水月台身遭重伤，临终遗嘱，请师伯与他报仇，现在锦纶堂各值事备银三千两，恳求念先师手足之情，代为出力，感恩不浅。吕英布听罢，放声大哭：“吾半月之前，朦胧之间见化蛟贤弟浑身血淋，求吾与他报。我正欲上前追问，被谁所害？转眼之间忽然不见，吓得我一惊而醒，不知如何吉凶。岂料今日果被他胡惠乾狗子害了性命，死得如此凄惨，真真可恨。”随大骂道：“我不拿胡惠乾碎尸万段，也不为好汉！”锦纶堂首事连忙呈上通行公请的帖子，及带来银单礼物，说道：“敝行务恳师父不惜一行，上为令师弟报仇，下与我通行泄气，不胜幸甚。薄具洋银三千两，聊为聘请之礼。仰祈弗却是幸！”吕英布道：“本来化蛟师弟不该招是惹非，致遭杀身之祸。今日之事，若为吾弟报仇则可，其他非某所敢致。这银子断不敢领。”各值事再三劝道：“义士原重报仇，只是敝行既蒙除害，此恩此德，岂得不少申微敬？递乞赏收才是。”中强等再三苦劝，吕英布无奈，只得收下。随即收拾行装，嘱咐各徒弟毋得跟随。我有牛强等各师侄随从，你等只宜谨守馆门，有人来访，说我不日就回。随即搭渡，望羊城进发。数日之间，到了省中。将行李搬入锦纶堂中居住，白安福上前拜见，说道：“老师来得凑巧，现在闻说少林寺至善禅师打发手下一班徒弟回粤，在光孝寺开设武馆，接应胡惠乾，将来相会、是必须加意提防。”吕英布道：“既然如此，倒也不妨，他人多亦不在我心上！”吩咐备办酒筵祭礼，亲至双山寺哭奠牛化蛟。一化了纸钱，就着白安福引路，望光孝寺而来。见过寺僧，礼罢如来佛祖，僧人带进武馆，会见各位英雄。李锦纶等连忙接进，分宾主坐下，问道：“师兄到来何干？请道其详。”吕英布带怒答道：“特来为化蛟师弟报仇，你们还诈不知么？”锦纶道：“原来为此，只是

这事胡惠乾本与机房中人有杀父之仇，故此冤冤相报，命案相连，官亦推原其情，出示免究，即此可分曲直。不意化蛟师弟贪图钱财，偏听一面之词，恃勇帮助，以势欺人，苦劝不从，标明比武，两下生死不追。拳脚之事，既经言明，虽父子亦不能饶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又何仇之可报？今日化蛟师弟已死，只宜各安天命，还望师兄三思而行，莫再失和弟等，不胜幸甚！”吕英布道：“无用花言巧语！那一位是胡惠乾，不妨见我。他既良心丧尽，自古打狗亦须念主，全然不把我师道德放在眼内，就念同道之情，也该留情一二，怎忍下此毒手？今日我吕英布痛入肝肠，誓必报仇！知事者。只教他来会我，万事全休。”方世玉道：“这也不难，只是牛化蛟死了，师兄到此报仇，将来胡惠乾死时，我们难道就不报仇？”吕英布闻言，红脸低头。半晌不语，叹气一声，说道：“也罢！看你众人之面。就叫胡惠乾出来叩三响头，我便罢手。”李锦纶答道：“惠乾住在西禅寺内。”吕英布即时别过众人，径奔西禅寺而来。小和尚通报进内，各位英雄不觉大惊。胡惠乾自恃本领，全不在意。吩咐着他进见。吕英布入里面，喝道：“谁是胡惠乾？”胡惠乾挺身而答曰：“即我便是！来者可是吕英布？”英布道：“然也！”胡惠乾道：“既闻我名，还来送死不成！”英布大怒，飞步向前，挥拳便打，胡惠乾也就不肯容情，却被三德主持、童千斤等急急上前将两人分开。三德和尚再三以好言劝解，吕英布那里肯听？即时大怒，回转锦纶堂，立刻标出红条，写道：

兹我锦纶堂历遭胡惠乾惨毒之祸，现有吕英布教头，非贪财利，欲与师弟牛化蛟报复前仇，胡惠乾如不怕死，明日到水月台比武，以定雌雄。

这张长红贴在西禅寺头门外照墙之上。武馆中各人见了，

都替胡惠乾担忧。他自恃武勇，竟然不放在心上，准备明日到台对敌。光孝寺中众英雄闻知此事，十分惊惧，方孝玉约齐众师兄弟前来西禅寺与三德和尚、洪熙官等商议一番，彼此大家极力劝阻，胡惠乾明日不可赴台轻敌，他只是不从。各人无奈，难道眼看胡惠乾死在英布之手？若不设法相救，岂不失却我少林寺名望？正在为难之际，忽见谢福三拍手道：“有妙计了！”各人忙问：“何计？”谢福三道：“吾师临别时赠我铁鸳鸯一对，嘱遇敌人袅勇难当时，暗中飞起打在他手臂上，即刻筋断骨折，反败为胜，务宜慎重，不得乱伤人命。今我已学习精熟，百发百中，万无一失。今日事已危急，不得不用。明日我藏了铁鸳鸯逼近台前，相机暗助胡惠乾一臂之力，有何不妙？”众兄弟均皆大喜，方世玉道：“我有软甲一副，及护心镜，借与贤弟，以壮威风。”胡惠乾满心欢悦，一一致谢不提。

且说次日早晨，吕英布装束齐整，会集锦纶堂众友，带了四个师侄，骑了一匹高头骏马。头带软巾包，盘黑湖绉带，身穿窄袖软甲，内隐护心镜，腰围大红绉纱带，足登班尖铁嘴鞋。生得面如满月，眼似铜铃，一部浓髯，腰圆肩厚，两臂有数百斤之力，身高八尺，声如破锣，十分威勇，来到医灵庙前水月台。是日，那远近来看之人，挤拥台前。吕英布下马，便上台中，对下面众人将手一拱，说道：“英布此来，专为师弟报仇，非贪财与名者也。望你众人见谅，共为证见，实为万幸。”道罢端坐台中静候。将近辰刻，才见胡惠乾满面酒容，坐轿而来。前后跟着一班师兄弟，拥至台前，步出轿门，他就卖弄功夫，将身一点，纵上台中，轻如飞鸟，一尘不动，面色安闲，果然妙技。台下众人齐声喝彩，看他头戴平顶皮软冠，身穿白皮紧身，胸前一面护心镇铁镜，腰束游湖绉带，脚登一双九环剑靴。这副装束，乃是方世玉借他用的，果是人材出众，相貌超群。

吕英布喝道：“胡惠乾，你伤我师弟，此仇不共日月，今日自来送死，莫怪我不念你师父之情。”惠乾闻言，拍手笑道：“吕英布，你欲为师弟报仇，只怕你灯蛾扑火，惹火烧身，这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管叫你到鬼门关与牛化蛟相会便了。”吕英布闻言，那无名火直高三千丈，正是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也不回言，就一个扑面虎，伸开醋钵拳头，尽力打将过去，好不厉害。惠乾不敢怠慢，连忙将身闪开，就一个千字铁闸手向吕英布手腕横打下来。吕英布急收回拳，将身一低，双手一展，用一个雄山寨海势，望胡惠乾便打。胡惠乾将身一纵，一个猛虎偷羊势，复手打来。两个搭上手，走了二十多路解法，从辰至未，约斗四十回合，吕英布越战越有精神，越加勇力，拳脚功夫一毫不漏。而胡惠乾身材比吕英布细小，气力自然不及，所持者少林支派至善秘传折法，工于超避进退，迎敌借势取巧，只能勉强支持，杀个对手。及至后来，斗到申牌时分，二人战有七十余回合，胡惠乾自谅难以取胜，只得仍用花拳对敌，那跳急如飞，或东或西，或前或后，身轻手快，功夫是其生平所长。这吕英布忽见胡惠乾花拳变用，闻得牛化蛟当日遭此伤命，心中也让一惊，因自己亦未习过这路功夫，身躯又不及他灵便，故十分用神，只因眼目对日炼过，一任胡惠乾如飞跳舞，他能看得亲切，两目全不昏花，拳不错乱，所以胡惠乾无从下手，不能取胜。看官，你道何为对日炼睛？且听在下说来。大凡名家教习拳棒刀枪功夫，必令学者于早晨时扎定坐马势，对正太阳，将两眼睛睁开，向日直视，两手叉腰作势，以受日中精华练我睛力。初炼时眼如锥插，极为辛苦，一刻之久，头昏眼花，黑星乱碰，合目片刻，复向日看，如此渐视渐久，渐不畏日之光，及至看日如看月一样，视久不倦，将来临敌，即便剑戟如麻，刀枪乱劈，拳脚交加，急迫之

际，眼门亦不为所乱，兼不避风，又能除诸目疾，是雄拳秘授门中第一等法。

闲言少表，再说胡惠乾因为自己花拳无用，必为所败，心中一急，略慢得半步，吕英布一见，满心大喜，乘此机会，用尽生平勇力，一罗汉五行拳照胡惠乾顶梁门盖将下来，势如泰山压顶，好不厉害。胡惠乾大惊，正难躲避，谢福三在台前看见惠乾力不能胜，难以迎敌，这一拳性命难保，其势已逼，急在袖中一拍，飞起铁鸳鸯，对正吕英布手腕打去，此铁鸳鸯即是今之风枪一样，袋口摄石能收回原子，暗中伤人，不露形迹。是时吕英布一心专顾胡惠乾，不提防拳与铁鸳鸯相撞，一声响，手腕折撞，鸳鸯落在台毡之中，早被谢福三暗中收回。只因小如鸡蛋，毡面既无声响，吕英布手腕虽折，并无血出，所以远望近看，众人十个有八个看不出。胡惠乾一见，心花大放，趁势一拳，照吕英布耳边命门就打，这吕英布手腕骨折，痛切归心，低头急欲败回台去，耳上着了惠乾一拳，只觉天旋地转，一趔趄在水月台上。若是别个慈善稍有人心的就罢了，偏遇这胡惠乾又是最狠毒手，又起一脚，向他颈上踢去，将筋骨打断；岂能再活？吕英布登时一命呜呼，死在胡惠乾之手。

当下各师侄及众行友皆飞扑上台来救，已经筋断骨折，死在台上。胡惠乾将身一纵，一个飞脚，跳下水月台，站在庙前，慢慢坐进轿内，神色如常。四方来看之人，齐声赞美，果是英雄，好本领。胡惠乾洋洋得意。各师兄弟一路串炮花红，威威武武迎回西禅寺武馆去了。再说吕英布是当时毙命的，尸首虽已抬进会馆收殓。各首事只得将他就在庙前搭了孝棚，仿照牛化蛟一样，备办衣衾棺木，从厚殓殓，仍然暂停双山寺内。各行友办妥丧事，是日会集会馆，各东家对师爷及白安福道：

“我等尽数千两资财，反累却两位教头死于非命！到如今人财

两空，冤上加冤，进不能报仇，退不能安生业。列位有何妙计，除此心腹大恶？自古道，一人计短，二人计长。不妨大家来想想。”言犹未尽，只见牛化蛟首徒牛强上前说道：“各位仁兄且休烦恼，为今之计，只宜将我师父师伯两副棺木，待我师兄弟等与贵行各友，雇备船只亲运到武当山，见我师公八臂哪叱冯道德，禀知此事，哀求老道士下山报仇，谅师公闻知一连伤他两个得意门生，定然心痛，亦且防天下耻笑我武当山武艺不及少林寺精妙，岂不失却威名？据我看来，这位大师伯力敌胡惠乾，人目共见已有八九分胜意，他变用花拳也奈何师伯不住，到得将要结果这狗头之际，突然之间不知怎样右手腕七寸之上筋骨被他暗中打断，因此丧在胡惠乾之手，至今手腕着伤之处，极类铁器所伤，此显系有人从旁暗算。这事只因未得实据，难以为凭。”众人都道：“这件事我们也奇怪，只为当场并不见有何铁器，所以不疑。既如此，必对你师公诉明，下次会敌，不可徒用空拳，宜以随身军器应敌，兼且防备暗算为妙。”锦纶堂各人齐道：“有理！”这日通行斟酌受，准备厚礼及牛、吕两位教头剩下花红聘礼银六千两，并两口棺木，即派司事四名与他徒弟四个，雇了一只大船，即日起程，望武当山而来。

且说武当山玄天上帝庙内主持道士八臂哪叱冯道德及徒弟雷大鹏，即是雷老虎之子，师徒二人因观中道众人多，香火极盛。他性喜清净，迁入后殿居住，以避烦恼。一日，打坐蒲团运气，往来之际，到了三更时分，朦胧间见牛化蛟、吕英布二人，满身伤痕，跪在眼前哭叫：“师父为弟子报仇！”冯道德吃了一惊，急追问被谁人所伤，不觉阳气一冲，将两个冤魂呵散，转眼都不见了。醒来吓得冷汗淋漓，不知主何吉凶。次日正与雷大鹏谈论此事，忽见牛强等及锦纶堂值事到来，把上项情由一切诉明，老道士闻言大叫一声，气死在地。不知后事如

何。正是：要知详细事，且看下回书。

第十六回

雷大鹏别师下山 胡惠乾送儿入寺

话说牛强及锦纶堂值事一共八人，带了礼物，运着两具棺柩，一路到武当山玄帝庙前。这庙起得十分雄壮，皆因明太祖当日在此湖中征灭陈友谅，蒙圣帝显灵相助，所以拨帑建庙，以报神恩。着该管地方官春秋致祭，且来往商船及四方之人到此进香，极其闹热。此时各人也无心赏玩，随一道童引进通报。

却说道德道长正在想着昨夜之梦，忽道童引着牛强，全身缟素，走到跟前，跪下叩头，把师父师伯为锦纶堂泄气，先后被少林寺至善和尚徒弟胡惠乾在广东西门医灵庙水月台比武，用狡计打死，皆因他有十多个师兄弟暗中帮助，现在该行已将两具相柩并两次聘银六千两，另备厚礼，特差四人与弟子等兄弟四人，特求师公与师父师伯报仇。”说罢伏地叩头痛哭。冯道德一听两个心爱门人都丧胡惠乾之手，师徒如父子，心如刀割，大叫一声：“气杀我也！”登时眩倒蒲团之上。牛强与雷大鹏急忙救唤半晌，方才醒转，犹自悲哀不已。即命牛强引进值事及徒孙，与各人见礼，分宾主坐下，各徒孙也就上前跪见师公，又叩见师叔雷大鹏。老道长向白安福等说道：“小徒等不能为贵行出气，反遭此祸，又承厚意，不辞跋涉，远送柩来，始终高义，感激难忘。”白安福连忙拱手道：“弟子昔日也曾

拜过化蛟牛师父为师，算来也是道长徒孙。各友都因二位师父为与敝业报仇，遭此非命，代运棺木，分所应为。更因过意不去，特备微礼及两次花红银两，专差我等送来，面求师公，一则代令徒报仇，二则为敝行泄恨。今被胡惠乾狗子弄得我通行数千人不安生业，若蒙除此心腹大患，即如救我等数千人于水火之中，阴功莫大！还望师公大发慈悲！”说罢与同来者拜伏座前，叩头哀恳。冯道德急忙扶起道：“贫道恨胡惠乾已入骨髓，岂有轻饶这小畜生之理！他既不念我与伊师至善和尚手足之情，下此毒手，暗伤我徒，就是他师父亲到羊城，我亦不能饶此胡惠乾狗命！”正要打包收拾起程，只见雷大鹏上前跪下，说道：“割鸡焉用牛刀？何劳师父亲行！弟子今愿前去，一来为师兄等报仇，二来要寻方世玉这小畜生，与我父母伸冤，还望师父俯允。”冯道德点头道：“汝去也可做得，只要加意提防，是所切嘱。”当下雷大鹏拜别师尊，收拾行囊，提了八十二斤铁棍，与各人也别了道长，下船回广而来。冯道德吩咐童儿收拾送来银两及多样礼物，择下吉日，将两口棺木安葬后山，这且不表。

再说胡惠乾自从打死吕英布，回到西禅寺武馆，备办酒席，与各师兄弟欢饮庆功，深感谢福三暗助之力。谢福三道：“彼此手足相顾，何劳挂齿！只要贤弟此后不再行生事，大家安享太平，比谢我还更欢喜。”三德和尚亦再三相劝，胡惠乾也就收心，不向机房闯祸。席散之后，歇息两日，搭渡回归新会，见了母亲及妻房夏氏。昔年分别往少林学艺之时，家中生下一儿，初生是肉球一个，割开时见是个男子，此时已经七岁，祖母取名叫做友德。胡惠乾今日始得见亲生子面，只见他生得形容丑怪，大不类父母相貌，蛇头鼠目，尖嘴缩腮，身材又极矮小，浑身皮骨倒还坚而且实，筋络包缠十分难看。惠乾见了，

心中不悦。适有同族兄弟到福建贸易，他就与母亲说知，忙带胡友德往少林寺，写了一封信，求至善律师收为小徒弟，以便浸练筋骨，将来学成，定有出头日子。夏氏生性贤淑，听从丈夫做主。惠乾之母因见儿子去少林学得浑身武艺回来，报得丈夫之仇，也愿孙儿前去习练，他日长成学就，可以上进，亦免受人欺侮，所以并不阻挡，只虑友德年小，离了父母，寺中恐怕无人照管。胡惠乾说道：“请母亲放心！那至善老禅师，最喜欢小孩子，极有心机抚养的。兼之素性慈祥，又清闲无事，就是所养的猫、狗、猿、猴、雀鸟一概玩物，也爱惜如同珍宝，轻易不肯难为。只要我这里常常寄银及衣物去就是了。”婆媳二人听了道：“既然安乐，随你托人带回去便了！”友德也不甚依恋祖母母亲，欢欢喜喜愿意前去。当下打叠衣服、铺盖、鞋袜及十两贐见银子，共锁箱内。惠乾命人挑着行李，亲自携了儿子，那时就往福州贸易兄弟家内。适其正在发货落船，惠乾就命儿子拜见叔父，自己亦拜托路上留心教导等语。其人连忙还礼，满口应承。惠乾又嘱友德几句言语，起身作别回家。遂逐日往探各亲友兄弟，彼此谈论往事。各人因他出外学艺，今日能与父亲报仇，称为孝子。又闻他武艺高强，十分敬佩，备酒相待。所以接二连三不得空闲。将近二十余日，接了少林至善律师回书，得悉已经收友德为徒孙，慢慢浸练筋骨，学习武艺。信中嘱胡惠乾务要与各师兄弟和睦，时常请他们教习，用心操练技艺，预防武当山冯道德命人前来复仇，我曾面嘱各徒教你功夫，切莫任性，不听师兄弟教道，千万不可自恃本领招灾惹祸，以犯王法。惠乾见信，全然不以为意。

且说省中光孝寺内各英雄，也就陆续各自回乡省亲去了。单讲李锦纶回到家乡，因见侄儿李开生得身材甚好，才貌清奇，有抱牛过水之力，锦纶即收为徒弟，将平生所学少林技艺，尽

心传授，后来李开在白莲教余党为师，三败杨遇春后，被少林寺英雄活捉正法，此是后话不提。

再说雷大鹏与各值事及牛强等到锦纶堂会馆，放是通行会集，备酒接风。饮罢之时，雷大鹏手提铁棍，命人引见西禅寺胡惠乾及方孝玉弟兄等。三德禅师道：“众人于一月之前，各自回乡省亲去了。”大鹏怒道：“既如此，你速写信，各人前来会我，便不干你出家人之事；若不写信，莫怪我得罪了你各僧人，勿谓言之不先也！”说完回锦纶堂而去。三德和尚急忙与洪熙官、童千斤等，分头飞信通知各人。各师兄弟闻信，即到省垣光孝寺聚集。惠乾亦回西禅寺内，只有孝玉三兄弟路远，是日还未得到。雷大鹏这回到光孝寺，遇见李锦纶等，各人吃了一惊，勉强出巡，延进馆内，分宾主坐下。李锦纶佯作不知，春风满面问道：“师叔近日法安？”雷大鹏答：“托福，甚健。”锦纶又问：“师弟不在武当学技，到此羊城，有何贵干？”大鹏想道：“杀我两位师兄，方世玉这小畜生昔日又害我二亲，此仇此恨深若沧海，你这班狠心负义之徒，全无同道之情，一味恃你人多，暗下毒手，自以为强。今日还诈什么懵懂？称什么师叔师弟？某今奉师命，特地前来先杀胡惠乾、方世玉，以报二位师兄及父母之仇，后杀你等一班狗头，以泄胸中之恨，以显我武当山的厉害！”众豪杰听雷大鹏夸口辱骂，勃然大怒，一齐唱道：“雷大鹏小畜生，你怎敢藐视我等？管教死在目前！你比那牛化蛟、吕英布武艺何如？想当日你父母原因自恃勇猛，目中无人，欲灭天下同道，无故假手方世玉母子之手，你这不长进的东西，就该前车可鉴，缩首山中，苟延残喘，接续祖宗香火，使雷氏不至绝后，方为智士。不料丧心病狂，谬岁至此，分明自寻死路，可为有其父之愚，必有其子之不肖也。”一席话，骂得雷大鹏满脸通红，就要发作，厮打

起来，却被李锦纶及寺里僧人拦阻，又劝开各师兄弟。李锦纶随对雷大鹏说道：“师弟既要与我相斗，何用性急？请回锦纶堂会馆，预备标贴长红，约定日期，当场比武，众目共见，一人敌一人，生死不究，始为正理。若在我们馆中，即便打胜了你，也被旁人议论，说我等以众凌寡，不为好汉。”随他来的白安福亦极力阻止。雷大鹏只得忍着一肚皮闷气，恨恨连声，带着跟来之人，出门而去。李锦纶见他去后，随对众师兄弟说道：“闻得这狗子是从小送上武当山，三师叔将他浸练筋骨，身坚如铁，武艺拳脚极精，气力又猛，使八十二斤铁棍，非常厉害，比牛、吕二人更觉难敌。我等各人，谅非敌手，只有方世玉或能抵挡，固他亦是幼练成功的，现今仍未赶到，为之奈何？还有胡惠乾那些花拳，亦可支持，兼之事由他起，只得要他顶力了。”谢福三道：“据我看将起来，世玉师弟身材矮小，力量有限，何能受得八十二斤军器？胡惠乾花拳他虽不晓，谅难近得他身，以力相敌，必不济事，宜用智取。”各人道：“仍用铁鸳鸯收拾他，何如？”谢福三正要回言，却见方氏三兄弟及胡惠乾走将进来，诸人大喜，说道：“正愁世玉贤弟等赶不上会敌。天赐其便，今日赶到。”彼此一齐归座，方孝玉道：“我等接着三德师兄之信，就连夜兼程而来，岂有赶不上之理？只是现今事体，怎样应敌为妥呢？”李锦纶随将方才雷大鹏无礼之言说了一番，激得世玉、胡惠乾两个摩拳擦掌，咬牙切齿，十分气恼。只因知他如此勇猛，又防自己放他不过，万一伤在他手，也有些惧怕。谢福三道：“你们不必疑畏，他此回必防我等暗器，不用空拳对敌，定用军器比较，留心关防吾等暗算。那铁鸳鸯若不待其力倦眼慢、疏放防备之际，断难下手。为今之计，临放之时，必须众兄弟轮流上台会敌，约战数合，下台又换一人，仍复如此，最后世玉尽力支持，使他累

疲，斯时，我相机从旁用铁鸳鸯暗助，如此包管一战成功，万无一失。”各人均皆称妙，就照此而行。商议定当，正是：挖下陷坑擒猛虎，安排香饵钓蛟龙。

且说雷大鹏带怒迳返会馆，立即着人写了长红，四方标贴，上写道：

锦纶堂公请教师武当山雷大鹏，兹因我武当山兄弟被少林寺连用暗器伤残师兄牛化蛟、吕英布二命，大鹏今奉师命到此。仍在医灵庙前水月台上，与胡惠乾、方世玉等当场比较武艺，以分高下，而报前仇。准于三日后早晨聚集，先此预闻。

武当山雷大鹏谨启

这长红一贴，那些远近军民人等，一人传十，十人传百，都相约到期观看。更有做小生意之人，如赶戏场一般，预备各种食物，设摊而卖，故比先两回更加闹热。雷大鹏预先着人将台打扫干净，一到这日清早，即装束齐整，手提八十二斤镔铁双棍，带着四名师侄及会馆众人，骑马来到了庙前。只见人如蚁集，拥挤异常。少林寺各人齐在台下，左边一个个全身结束，手持军械，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雷大鹏就分拨各随来之人分布台右，不许少林寺各人逼近台口。自己以为得计，谁知是日谢福三已扮作平常看客，站在台旁，专待相机暗助。雷大鹏乃是粗鲁之夫，那能晓得？当时分拨罢，各人防备，他就在马上将身一纵，跳上台中，将身倚着棍，双手望台下一拱，说道：“大鹏今日为师兄报仇，请你众人共为证见！”一言未了，只见李锦纶排上水月台，将手中铁锏一提，说道：“某来与你见个胜负！”只见大鹏今日装扮比前不同，头戴软包巾，身披软甲，胸前挂一面护心宝镜，脚登快靴，身高八尺，膀阔腰圆，果然头如巴斗，眼似银铃，满面横肉，生得十分威武。

手中铁棍长有八尺，粗如杯口，好生厉害。李锦纶则身高六尺五寸，面如满月，海下浓须，生得腰粗背厚，骨格坚强。手提双铜，头戴尖铁帽，身穿软护甲，胸挂铜镜，腰围红绉妙带，足登多耳皮靴。雷大鹏一见，大喝道：“李锦纶，你何苦前来替死？”李锦纶道：“雷大鹏，你休夸口，我劝你及早回山，尚可保全残命，免绝你父母根苗。再若执迷不悟，恃强欺人，只怕死在目前，悔之不及！”雷大鹏一听此言，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将手中铁棍望李锦纶兜头盖将下来，如泰山压顶一般。李锦纶即举双铜望上尽力一架，震得两臂酸麻，大叫道：“好家伙！”连忙让过，借势用铜拦腰打去，雷大鹏亦用棍格开。二人搭手，各用铜棍，往来战到有七八个回合，李锦纶自觉气力不如，抵敌不住，只得将双铜一让，说道：“技不及你！”纵身跳下台来，看的人齐赞雷教头果好武艺。只见洪熙官将铁尺一摆，一个飞脚跳上台来，那雷大鹏因战胜李锦纶全不费力，正在得意洋洋，听众人喝彩，随高声叫道：“少林门下再有谁人敢来对敌！”忽见洪熙官奔跳上台，装束齐整，手持双铁尺，面如美玉，大叫道：“我来了！”举起铁尺，迎面打来。雷大鹏顺手用棍挡开，两个就大战起来。一来一往，约有五六个回合，这洪熙官乃是斯文人出身，怎挡得住？只得卖个破绽，败退下台。众人又齐声喝彩，喜得机房中人心花大放，各以为此位雷教头必定能报仇泄恨了。未及一个时辰，又有童千斤、郑亚胜、梁亚松、黄坤、林胜、方孝玉、方美玉等，轮流各战数合，均败下台。雷大鹏听见台下四方之人同声称赞，且机房各友更加欢声如雷，因此他洋洋得意，更觉威风，只是气力比初上时略退一二分。正挺立台中，高声喝问：“谁敢上台纳命？”喝声未毕，方世玉手提铁棍，跳上水月台来，大喝道：“匹夫休得逞强，我来取你性命！”

手起一棍打将过去，雷大鹏急忙架住，叫道：“来者通名受死！”方世玉答道：“你父母当日如此威猛，也死在我母子之手，只怕你今日也难逃一棍之灾！吾乃方世玉是也。”雷大鹏听见方世玉三字，正是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喝道：“我今日不报父母之仇誓不为人！”举起八十二斤双头镔铁棍，如狼似虎，没头没脑，如雨点一般打将过来。方世玉不敢忽略，急架忙迎，只见他两个拚命相交，比先时对敌大不相同：使开两条铁棍，只听得呼呼风声，如蛟龙戏水，猛虎出山，左插花，右插花，上如三花盖顶，下若老树盘根，一场大战，只杀得天乌地暗。台上被他二人踏得尘沙滚滚，众人齐赞真好棍法！约战到五十个回合，那方世玉力量本不及雷大鹏，今日能敌四五十个回合者，一来因他自小苗氏娘亲浸炼成功，二来曾经五枚、至善两个老师秘授真法，棍中工夫精熟，其三因雷大鹏已与各人久战，故气势略衰，有三层缘故，方世玉所以能敌战。到后来，到底气力不及，只得虚晃一棍，败下台去。只气得雷大鹏暴跳如雷，恨不得生吞世玉。正在恼怒，忽见少林师兄弟队内，有一个清俊后生持一条凤尾铁枪，跳上台来，轻捷如猿，一尘不动。头上包巾，外用绉纱包裹，身穿铁叶软棉护身甲，胸悬镇铁镜，腰束大红湘绉带，足登班嘴铁头靴，生得脸如满月，齿白唇红，身材俊雅，不类武林中人。雷大鹏连忙喝问：“来者何名？”胡惠乾笑道：“你欲问我名姓，只怕说将出来，也要吓你一跳！我就是阴司差来的勾魂使者，牛化蛟、吕英布吾已勾去，今日料你也难逃此劫，我即胡惠乾是也！”雷大鹏一听此言，正是火上加油，气得三尸神暴跳，七窍内生烟。仇人相见，分外眼明，大吼一声，便一个朝天一炷香，一棍照胡惠乾项梁门打来。胡惠乾叫声：“来得好！”急忙用枪挡过，就势顺着枪尖，望雷大鹏咽喉一枪刺去。雷大鹏吃了一惊，这个

枪法名为就势刺喉枪，十分了得。他见枪势神速，挡已不及，只得将身一低，胡惠乾的枪在他头顶上刺了过去，大鹏就一棍望惠乾双脚横扫将来。这路棍法名唤乌龙摆尾，胡惠乾也着一惊，急忙将枪向地下一点，双脚一纵，跳起有八九尺高，却反纵在大鹏背后，落将下来，照他背门就是一枪，雷大鹏火速返身架住，二人搭上手，来来往往，可比弄风猛虎；冲冲撞撞，犹如戏水蛟龙。战到三十余合，有六十多个照面，胡惠乾有些抵挡不住，只得仍变用花枪，连纵带跳，尽力迎敌。谁知这雷大鹏从小练就眼法，任你怎么乱跳，他两眼全然不花。战到七十余合，那胡惠乾只有抵挡之功，并无还枪之力。势将危急，谢福三此时扮作常人模样，逼近水月台口观看，留心乘机帮助。今见其势已急，连忙暗在怀中拿出铁鸳鸯来，把机关拨好，对准雷大鹏手腕打去。只听得雷大鹏哑呀一声，早把手腕七寸骨撞折，疼痛难当，手略慢得一些，手中棍自然一松，胡惠乾满心欢喜，趁势一枪，直贯咽喉，顺手将尸挑下台来。牛强等及锦纶堂行友，一时要救也来不及，只得抢回尸首，搭棚收殓。众人心内明知今日又被暗算，十分忿怒，料敌不过，只索付之无可奈何。

且说少林众师兄弟，一路串炮连天，回西禅寺武馆，摆酒庆贺，欢呼畅饮，热闹非常，按下不提。再谈机房众友用上好衣棺，殓好雷大鹏尸首，仍托牛强与前次去过之人，雇船运回武当山而来。见了冯道德，将仍被少林徒弟暗算，致雷大鹏伤了手脚亦遭胡惠乾毒手情由，详细禀明。老道士闻言，两泪交流，痛惜三个得力徒弟，无辜死在胡惠乾之手，枉费平生教练心血，而更使我武当山威名一朝扫地，因此十分悲切，痛恨非常。各值事及牛强等从旁再三哀恳道：“老道长何不亲到羊城，将胡惠乾打死，以报三位令徒之仇，兼与敝行伸此不白之冤，

岂为不美？”道相闻言，低头不决道：“贫道归山多年，原不欲管红尘烦恼。岂可又开杀戒？”各人见其心动，乘机用些忿激言语从中挑唆，弄得老道长怒冲牛斗，吩咐各道重：“谨守山门，为师的亲到羊城，打死胡惠乾这孽障，与你三个师兄报仇，随即返山！”各值事及牛强等十分欢喜，即刻带齐应用什物，下落原船，一路望粤东而来。不知此次能否泄恨，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下武当道德报仇 游羊城五枚解急

话说冯道德及锦纶堂诸位值事各徒孙等一行人，由武当起程，连夜赶来报仇，这且不表。再说云南白鹤洞五枚尼姑，素与粤省西关龙庆坊龙庆庵主持尼姑小唐十分深厚，每三两年间，不是你来探我，就是我来访你，断不失约，真可谓如胶似漆，胜如管鲍。一日，五枚闲坐佛堂，偶然想起小唐。自前载来庵探我回去，至今久无音信，不知他近况如何。心中放他不下，兼之数年未到广东游玩，何不趁此一行，两得其便，岂不是好？主意已定，随唤小云徒弟道：“为师的欲与你到广东一游，一来探望小唐，二则看该省新有什么英雄豪杰，借卖武为名，或者收得一两个英俊门人，岂不是好？你意以为何如？”小云大喜道：“弟子蒙你老人家尽心教导，学了满身武艺，也欲出去施展些手段。今得师尊高兴，是极妙的了！”五枚道：“既然如此。你一切应用之物，铺盖服装一担儿挑着，就此去罢。”随又吩咐庵中小尼姑并青火道婆，小心看守门户，如有人访我，就说我到广东云游，不久就回。”各人领命不表。

且说五枚与小云在路饥餐渴饮，夜宿晓行，历了些风波险阻，将一月，至羊城龙庆庵。小唐见了五枚，喜出望外，加意

款留，盛情相待，促膝谈心，一连数天，阔叙久别之私。其时乃端阳佳节，粤东风俗，要闹龙舟。这数天海幢寺闹热非常，五枚上年来游，也曾到海幢寺棚蓝殿开场卖武，此次在庵做过节，就到初十日。绝早叫小云带齐各样军装器械，前时寄放海幢寺的粗重行头，及一百零八度梅花桩，早于前几天着小云、小唐两个预先备置停当。这小唐乃是龙庆庵中一个有钱主持。因素来仰慕五枚手段功夫，拜在门下，名虽徒弟，那五枚见他不惜钱财，十二分孝敬，故而亦另眼相待，为师友，情投意合，交结胜常。此际三人结束妥当，就在西炮台埠头，雇下一只小艇，过海而来。船到海幢寺前湾泊，上岸入寺，与静海大师及众师兄弟，稽首见礼已毕。寺里众僧亦十分敬重，更有曾学过五枚拳脚技艺的更加小心侍候，恭敬非常。当下静海赔笑说道：“不知师伯法驾光临，有失远候，仰祈勿罪为幸！”五枚答道：“岂敢！师侄法戒精严，有光佛教，深为可喜，寺内法事定必兴隆，檀越布施广大，剃徒繁衍，深慰鄙衷。今日老拙又要来寺献丑，搅扰静地，深觉不安，望勿见怪！”彼此套谈数语，随到三宝诸殿各处参拜我佛，随进方丈饮茶，略坐告辞，与静海并各僧人到伽蓝殿中而来。早有该殿值堂和尚迎接，五枚抬头一见，只见自己所有行头一概布置得齐齐整整，那丹墀下梅花桩如法摆列无讹，满心欢悦，送上前拜过了关夫子圣容，又与本殿和尚见过礼，三人就将外罩袈裟卸下，走到月台。五枚当中坐下，左边小唐，手中提一对九节镇娼软鞭，右边小云，拿一枝丈二长铁梨木单头棍。二人站立两旁，早见那游玩的人渐来渐多，因此时方交辰初，看武的人还不十分拥挤。

再说洪熙官，乃是一个富庶子弟最高兴的人。因这日端阳佳节，雇了一只紫洞横楼艇，约齐少林寺一班师兄弟到海幢寺前看闹龙舟，饮酒作乐。方孝玉兄弟二人回家与父母拜过了端

阳节，亦即赶来。各家兄弟无不欢欢喜喜，一同出武馆上船过海而来。一路欢呼畅饮，舟中远望，观不尽珠江富丽，粤海繁华。只见那大小洋帮沙面埠向南一带，妓歌画舟，烟花夺目，美景宜人，只听得一派笙歌、箫鼓、琵琶，夹着诸般弦乐，令人心荡神飞。各人上岸入寺，各处随喜。洪熙官、童千斤两个信步走入伽蓝殿来，望见正中月台上坐着一个老尼姑，年将百岁，生得身高体胖，面大睛圆，目露神光，英风凛凛。左右两尼，一约中年，一有三十许光景，倒还斯文，清雅似非勇猛之辈。惟见手中所拿九节双鞭，单头木棍，均是武林人之具，未知他可能使得。兄弟二人正在私相议论，只听得那中坐老尼立起身来，走到月台边，对众将手一拱，说道：“列位请坐，小尼每数年到贵境一次，在此伽蓝殿丹墀下摆列梅花桩一百零八度，及一十八般器械，并拳棒诸技。闻贵省最多豪杰，只恨自己无缘，未逢高手。列位中倘有武艺超群者，与小徒一角胜负，俾领教一二，是所万幸。”说罢回头叫：“小唐、小云，汝二人各走鞭棍与诸位一观。”随见那中年尼姑将手内双鞭望外一拱，说道：“小尼献丑，诸公见谅。”说声失礼，将身一扭，双手一抬，两脚一起，用一个蜻蜓点水势，飞上梅花桩正中央站立，双手运动九节铁鞭，慢慢按照步法进退，使将起来，初时还见他一来一往，犹如两条蛟龙一般，呼呼风响。使到妙处，变了一派银光，连身也不见了，只见一百零八度桩上，一团白气滚来滚去，或上或下，似弄风猛虎一般。步法既精，鞭法又熟，众人看到梅花绕乱，齐声喝彩，共赞好鞭法。使完颜色如常，毫不改变。按步收鞭，退返原位。只见小云将身一展，一个飞脚打上桩中，说声：“我来献丑，以博诸公一笑。”随用左手将棍拿定，犹如朝天一炷香。右手一伸臂，在那茶杯粗铁梨木棍上一弹，只见这棍风摆杨柳一般，头尾皆摇，惊得闲看

人伸出舌来缩不进去，都道好大力量，果然厉害。小云将棍一挺，打横又是一弹，几乎把这大棍震断。拔开脚步，在桩上排开棍势，接着四门一百零八度变化，使将起来。只见他紧一紧那棍尾，就有碗大一个圈儿，十分威勇，便捷非常。技艺既精，气力又好，所以运动如意，全不费力。众人看了，极口称扬，都道好棍法。那洪熙官看罢无言，不料童千斤自恃本领，待小云收棍时，他就飞身上梅花桩，大喝道：“何方泼贱贼尼，敢到我广东地方卖弄本事，目中无人，你认得我童老爷么？”小云正欲收棍下桩，忽见人群里跳上一个大汉，身高八尺，膀如斗大，蟹面浓须，声雄气壮，口出恶言。抡起两个沙煲盆大的拳头，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特来比试。小云忙将棍交与小唐，翻身骂道：“你这狗头，到来比武，自应以礼相称，何得破口伤人，是何道理？你既来领教老娘的拳脚，快把狗名报上，待我好送你归西！”童千斤大怒，暴跳如雷，厉声喝道：“你老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乃旗人童千斤，粤东省城谁不知我？你今日遇着我童老爷，只怕你死日到了。”小云冷笑两声，殊不放在心上。随即在桩上摆开一个高探马的拳势。童千斤就用一个黑虎钻心的解法，抢将进去。小云见他来势极猛，搭上手，也知他气力不小，不敢怠慢。收回拳，变了一路解法，叫做鬼王拨肩。双掌望童千斤身上打来。童千斤吃了一惊，急忙闪过，早飞起左脚踢去，小云亦躲开。两人在桩上，彼此都是惯家，按定步法，一丝不乱。众人也看得呆了。那五枚坐在月台之上，看看徒弟有些敌那人不住，急忙自己落下月台，飞身跳上梅花桩，将他两人分开，叫：“不可动手，我有话说！”童千斤正欲取胜，忽见老尼亲来拦住，大怒道：“就让你两人齐来，老爷也不怕你！”洪熙官当五枚上桩之际，正想上前帮助，见这老胖尼姑口称有话说，故亦权且站立桩前，看他有甚议论。小

云见师父上桩，将身退在一边，听候吩咐。童千斤虽然住手，仍是怒容满面，大叫道：“有话快些说将上来，待我取你狗命！”五枚笑容可掬，说道：“壮士高姓大名？尊师是何法号？请道其详。”童千斤骂道：“我老爷又不与你结亲，查根问底做什么？不过你见徒弟战我不往，故此上台支吾，想用花言巧语，以图脱身之计罢了！”五枚闻言，不觉勃然大怒，喝道：“你这不识抬举的贼子，休得胡言夸嘴！出家人手上不知死了多少英雄好汉，何在乎你这不成材料的东西！只因我老人家生性慈悲，见你用来拳脚都是我同宗共派所传，谅必自己师兄弟中弟子。恐怕一时彼此错手，有失同门和气，故而好言询问明白，方才与你见个高下，纵然下了毒手，也教你死而无怨！”童千斤不听犹可，一听此言，气冲牛斗，那无名火高了三千丈，怒吼如雷，迎面就是一拳，照着五枚顶门，迎头盖将下来，势有千钧。五枚看见，付之一笑，何曾放在心上！小云正要上前架住，五枚道：“待为师的来对敌！”他随即伸手，轻轻架过，也似乎有些斤两，到底心中不忍下绝情手段，故只用了七成工夫，搭上手走了几路解法，卖个破绽，童千斤就一脚踢将过去。五枚并了三个指头，将右手望他小腿一削，那童千斤大叫一声，如中刀斧一般，一跤跌下梅花桩来。洪熙官即忙上前扶起，已经寸步难移，五枚呼呼冷笑，复回原座。当下洪熙官只得命人背了童千斤回船，见他疼痛难当，叫唤连声，急用药敷，仍然叫痛。随后各师兄弟陆续游玩返船，问起缘故，众人大怒，当下李锦纶为首带谢福三、林胜等共五位英雄，飞奔伽蓝殿而来，意欲报仇泄恨。进到丹墀，看众人还在此观看，并没一个敢上前比试，耳边听的还是议论纷纷适才童千斤被踢之事。且见梅花桩旁，摆列十八般军器，个个都是加额沉重厉害东西。又见那老年师姑盘膝坐在月台太师椅上，犹如泰山一般，精神气概，

果是惊人。李锦纶报仇心急，也管不得许多，分开阶前众人，抢步走到丹墀，望着月台高声喝道：“那里来的泼贱贼尼，擅敢伤我弟兄，老爷特来取你狗命，以泄公忿。那五枚正端安坐，忽见人丛内走出几个大汉，为首一人生得虎背熊腰，紫膛面色，声音雄亮，一表人材，口称泄恨，谅来适才所伤乃同辈之人，急忙起身迎下丹墀，道：“来者通名比武！”锦纶答道：“俺姓李名锦纶。你这贼尼胆敢伤我师弟，是何道理？”五枚道：“出家人历年到此卖武艺为名，原欲借此结纳天下英雄，岂料你师弟自恃无敌，目中无人，破口伤我，故而略用三分力，把些记认与他，以戒其下次不可欺人，孽由自取，有何仇隙。今你到来，仍然不识进退，开口就得罪我。想必活的不耐烦！来自寻死路！”李锦纶听了，激得心如烈火，各家兄弟一齐大叫：“大哥，还不动手打死这贼秃，更待何时！”五枚闻言，高声骂道：“你这班狗男女一齐上来，老身也不惧你！”众英雄听了，越加气愤，怪叫如雷，同扑上前，一齐动手。五枚大叫：“你两个徒弟不许动手，待出家人发付他便了！”随即将身一纵，上了桩中站定。当下李锦纶、谢福三、梁亚松、邓亚胜、林胜五个好汉一齐上来，各占方位，团团如走马灯一般。五枚手下小唐、小云两个徒弟，因师父吩咐，不敢上前帮助，远远站着，遥为接应，谅这几个断不是他老人家对手。那些看的人，皆昂首远望。见众人都是空拳，谅不伤命，只见他五个人围着五枚，一场毒战，打有一个时辰，在梅花桩上踏来步玄，风车一般。忽听得一声响，早见李锦纶踢下桩来。其余四家兄弟，还拚命将五枚围着，拳脚交加，死也不肯放松。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方孝玉、美玉、世玉三兄弟，因是回家与父母拜节，胡惠乾亦因有事出外，所以未曾同来。及后赶到船中，见童千斤被人打伤。问起根由，一齐大叫：“这还了得！真真气死我

也！”飞风赶往伽蓝殿来接应，正遇锦纶被踢下桩之际，急急上前救起，正要行凶，方世玉一眼望见是大师伯五枚，吓得魂不附体，大叫：“梅花桩上各家兄弟不可动手，这是五枚大师伯。”各人闻言，一齐吃惊，急忙跳下桩来，大家一齐跪在地下叩头，口称死罪。五枚亦即刻飞步下桩，亲身扶起各人，说：“不知者不罪！所以我初时再三查问童千斤是何人弟子，因见拳脚武艺用将出来，都是一家变化，诚恐误伤同辈子侄，看将起来，功夫也算八九，但不知曾拜谁人为师？坐下慢慢请道其详。”世玉重新上前，代母请了安，又与自己师公叩头。五枚生平最喜欢的是他，许久未见，今日一旦相逢，喜得眉花眼笑，急忙一手挽到身旁，口称：“我的儿！为师的几年不见，你倒也长成气概，比先倍胜。你母亲现在何处，快快说与我听。”世玉随把母子随父亲由南京回来，现居省中，及助胡惠乾打机房报父仇，现与三师叔手下三个门人结怨，今日已将他打死，只怕三师叔不肯甘休。这一班都是少林至善二师门伯徒，及至善在省设教，到湖行事，现已返回少林，各事略略禀明。阶下看的众人，见他们都是一家之人，知道没甚好看，一齐散了。小云、小唐两个，亦上前与各人见过了礼。五枚忙叫小云向药箱中检出自己所秘制的还魂如意丹救丸，送与童千斤、李锦纶，就命世玉赶回船中，如法服食敷搽，功效极速。世玉领了师公丹丸，如飞奔回船来，对他们说明缘故，童千斤等说道：“原来就是大师伯，怪不得师父当年说过他的功夫远强，果然不错。”洪熙官即与二人敷药，又吃了丸药，药到病减，十分灵妙，比自己馆中制备的更灵。世玉与洪熙官同入伽蓝殿，代童李二人拜谢赐药之恩。洪熙官抢步上前，参见师伯。五枚扶起，命他坐下。各家兄弟分坐两旁，小云、小唐与各人见礼，献上车茶，众人略谈一回，齐请师伯师兄一同上船回馆款待，少尽

孝敬之忱。五枚见了这班英伟师侄，一个个如龙如虎，心中着实欢喜。吩咐小云仍旧寄下粗重器械和随身物件，辞过海幢寺各道友，师兄弟侄，与这一班少林豪杰同到船中。因五枚师徒是日不用荤菜，洪熙官即忙命人赶办素筵，让他师徒首坐，自己与众兄弟两旁陪伴，轮流敬酒。是日将船在省海珠花池一带尽情畅游，一来看龙舟，二则览观水上景致。因五枚虽到羊城几次，未曾领过这番高兴。那小云、小唐更是平生仅见。师徒三人开怀畅饮，众师兄弟亦大放心花。饮到半酣之际，五枚问道：“适才初见，因阶下闲人极多，未经细问到底。你等与三师叔门人因甚结仇，彼此同道法门，岂可不念师父情面？一旦弄到几条人命，难道王法也不畏惧？你等可将此事起止，从头细说，我听谁是谁非。倘三师叔亲来报仇，这八臂哪咤的厉害，你们难道不知么？我出家人或可分忧一二，也未可定。”众人听了，一齐以手加额，若得师伯如此用情，此恩此德不但我等没齿难忘，就是师父知道，也感激不尽。只见胡惠乾含着一汪珠泪，走到五枚身旁，双膝跪下叩头，痛哭道：“弟子有杀父冤仇，各师兄弟都因救弟子残命起祸，恳求师伯大发慈悲，搭救弟子，万世沾恩不浅。”五枚用手挽起，说道：“不必悲伤，有甚冤情，说出来出家人自有道理。”胡惠乾含泪退归本位，将当日父亲被机房伤命，及自己得世玉兄弟救出，拜至善大师到少林学习武艺，心急私自逃回报仇，师父恐防有失，打发众兄弟合同帮助，复至机房标贴长红，请了牛化蛟、吕英布、雷大鹏陆续前来。弟子几次死中得活，皆借众师兄弟同心暗助之力，保全残命。近闻锦纶堂备办厚礼，到武当山求请八臂哪咤三师叔。若他亲来，弟子要遭他毒手。只是家有老母，年近古稀，无人奉养。恳求大师伯看家师薄面，救弟子一救，沾恩不尽。”五枚听罢根由，点头叹息，口称：“善哉善哉，原来你

是一个孝子，立心为父伸冤，却也有些志气。也罢，出家人且权在此少留，与你解此冤结。只是日后见了三师叔，小心赔罪，不许恃强，先礼后兵，我自有道理。”众人大喜称谢。是时天色将晚，将船泊西炮台，齐送他师徒回龙庆庵，方才入城，并运武馆。次日清晨，备了三乘轿子，接他师徒入光孝寺中，拜过如来，与各僧少教片刻，始进武馆而来。各英雄十分敬重，就求他指点功夫。五枚亦尽心传授，苗氏夫妻亦来叩见师伯，拜谢当年恩德。从此，每日教习至晚才回庵歇宿，暂且不表。

再谈八臂哪咤冯道德一行人，连夜赶赴羊城而来。是日，船到省城上岸，各值事雇了轿子，将老道士抬入锦纶堂会馆。众行友恭迎进内，一同拜见。礼毕，又有白安福等徒孙上前叩见师公。茶罢，摆酒接风。老道士即刻吩咐：“各值事标列长红，到光孝寺西禅寺约胡惠乾前来受死。”各人从命，标了长红，惊动光孝寺武馆众师兄弟。是日，适值五枚未到馆来。惠乾亦在西禅寺教习手下徒弟，不在光孝寺馆中。李锦纶一见标红，随与各家兄弟商议，不若我等先至锦纶堂见了三师叔请罪，探其意见如何，再作道理。众人均道有理，随即一同来到会馆门。守门人报将入内，老道长正在饮酒，闻言即传各人进见。当下李锦纶为首，带同一班兄弟来到关帝厅上，一齐拜见师叔，请了安。道德喝问：“你等谁是胡惠乾？胆敢伤我三个徒弟！今日又来见我，有何话讲！”锦纶答道：“胡惠乾近归新会，不在馆中。我等闻三师叔到此，特来请罪。打死牛化蛟、吕英布、雷大鹏三位师兄，皆与我众兄弟无干，万望师叔看我师父薄面，高抬贵手，恕饶我等，感激不尽。”冯道德大喝道：“你这班畜生！用暗器帮助胡惠乾打死我三个徒弟，又来花言巧语，想我赦宥你们。若念师父之情，当日也不该用此毒手，打死徒弟。你今回去，叫胡惠乾一齐赴台受死。杀人偿命，欠

债还钱，更有何言！”骂得一个个哑口无言，只得退了出来。齐道：“这事连我们也有些不妙，只有同去求大师伯设法解救。”于是一行人往龙庆庵去了。

且说锦纶堂众友与白安福上前禀师公道：“胡惠乾现在西禅寺，未回新会去。谅因见师公到来，逃走躲避，亦未可定。莫若我等请师公前去，将他捉来、与师兄等报仇，岂不爽快！”各人齐赞有理。老道士即命白安福、牛强等做眼线，别了各值事，即向西禅寺而来。正遇胡惠乾在馆教各门徒功夫。白安福指点师公，抢进门来。胡惠乾一眼望见白安福指引一个老道士抢入门来，心中料定必是八臂哪咤到了。急忙迎下阶来，口称：“来者莫非三师叔！弟子胡惠乾叩见！”道德此际，仇人相见，怒火中烧，恨不得一拳打死，方得称心。今见他跪在地下叩头，口称师叔，随应声喝道：“小畜生！谁是你三师叔！你若有我在眼内，何至将我三个徒弟打死？今日我特来寻你，有本领只管放将出来，何用花言巧语，欺瞒出家人？”说罢抢上前就是一脚，胡惠乾连忙侧身躲过：“请师叔息雷霆之怒，容弟子一言告禀。”道德骂道：“我与你这孽障有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任是口似悬河，牙如利剑，说也枉然。”胡惠乾说道：“当初牛化蛟师兄贪图锦纶堂花红银两，自恃本领高强，与人出力，欺压弟子，斯时弟子也曾再三哀恳，劝以师父师叔同道中人，岂可为了他人自伤和气？千言万语总不肯依，一定要结果弟子性命。师叔想着，拳脚功夫一动手，至亲骨肉尚且难以饶让，彼此标明，格杀勿论。一时失手，打死化蛟师兄，也是骑虎之势，逼迫无奈。及至吕英布、雷大鹏二位师兄前来报仇，弟子九死一生，方才逃得残命，自知罪大如天，万无可宥。只是自问自心并不欺人，恕求三师叔高抬贵手，体谅弟子苦衷，感恩不浅。”老道士那里肯依，抢上前，拳脚交加，犹

如雨点一般，照胡惠乾致命地位打来。惠乾亦知难以理说，只得用尽平生本领，极力抵挡。敌到十余个回合，冯道德心中暗想：“怪不得三个徒弟遭他手上，原来也有些斤两功夫。”随卖个破绽，引胡惠乾一拳打到他身旁，另用一路绝技功夫，叫造铁甲手，一声响，早将胡惠乾左臂连骨打断。胡惠乾大叫一声，急望西禅寺外飞奔逃出。白安福急忙上前，意欲拦他去路，却被胡惠乾抱着痛手，当胸一脚踢倒，踢开约有数尺。其余牛强各人，见他看此重伤，仍然凶勇如此，不敢拦阻。只见后面冯道德紧紧追来。胡惠乾心慌意乱，急不择途，有路即奔，将到顺母桥边，八臂哪咤看看赶到，势在危急。

且说李锦纶及众师兄弟赶到龙庆庵，见了五枚，稟知前事，恳求他老人家设法解救，我等兄弟感恩不尽。大众跪下叩头，五枚用手扶起，安慰一番，说道：“有我在此，料也不妨。”随即带着小英雄一班，离却龙庆庵，步行望锦纶堂会馆而来。到得门前询问守门的，方知已经往西禅寺找寻胡惠乾报仇去了。听了这消息，大众吃了一惊，一齐拥了五枚师伯，飞风往西禅寺而来。走近顺母桥上，顶头遇见胡惠乾，如打败公鸡一样，抱着一只断手，脸色焦黄，气喘吁吁走上桥来。冯道德已经随后赶到，举拳望后心打来。不知胡惠乾性命如何。正是：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还见一山高。

五枚此番劝解可否听从，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刘阁老累代光昌 赵芳庆武艺无双

且说八臂哪咤冯道德飞步赶胡惠乾，一路追到顺母桥边，已经赶上，满心欢喜。用尽平生千斤神力，一拳照正后心打来，十分厉害。莫说胡惠乾曾经受伤，挨他不起，就是铜皮铁骨，也当不起。五枚一眼看见，忙叫声“不好”，急忙抢步上前，伸开右臂往上尽力一格，大叫：“为兄在此，三弟不可动手！”因是要救胡惠乾，自己似觉用力太猛，这一架把个冯道德一连退了十多步，震得手臂酸胀，出其不意，大吃一惊。晃了两晃，方才站稳。五枚含笑上前，口称：“贤弟，为兄的一时着急，恐你伤了惠乾性命，冒犯之处，切勿挂怀。”说罢，连连拱手谢罪。冯道德向来与其同师学艺，平素知他厉害，适才这一格，尚且如此，谅来敌他不过。他与至善最厚，彼此同门，即如自己的一般。平生最肯锄强扶弱，当年雷老虎师徒父女也曾遭他手上。今日来助胡惠乾，我若不见机，不但徒弟之仇报不成，连自己也有些不妥。想定主意，慌忙上前稽首，口称：“小弟怎敢见怪？只不知师兄法驾几时到此，请道其详！”五枚答道：“为兄的云游到此，偶尔相逢，不知贤弟因甚与这胡惠乾结下深仇，下此毒手！”道德的两泪交流，随将三个得力门人陆续

丧在胡惠乾及这班少林门徒暗算之事，从头至尾细细说明，还望师兄秉公与小弟作主，为小徒伸冤，感激不尽。五枚道：“这等说来，原是牛化蛟不合，不该贪图别人钱财，与自家同道做对。贤弟你也失于检点，过听旁人唆弄，打发吕英布、雷大鹏下山。胡惠乾乃是一个孝子，立志为父报仇，原与你武当山风马牛两不相及，并非有心敢欺贤弟。至於拚命争持，拳脚之下，性命所关，断难饶让。贤弟既将他手骨打折，现在人虽未死，已成残废，此恨亦可尽消，若听愚兄调处，推念他师父及我的面上，就着胡惠乾众师兄弟公众出银补贴三位令徒家属每家止泪洋一万元，另外打斋超度，在贤弟跟前叩头认罪，此后不得再与锦纶堂争斗，彼此讲和。若不听为兄的好言相劝，听凭贤弟高见便了。”冯道德听罢这番议论，自己低头一想，谅难对敌，当初原是牛化蛟这畜生贪财惹祸，自己作死，我也一时错见，白白断送两个徒弟。今日既这老尼前来硬做架梁，替他们出力，此仇定然难报。我再不见机收手，只怕自己也有性命之忧。只得权且忍气，说道：“师兄见教，小弟怎敢不依？只是三个徒弟无辜死在胡惠乾暗算之手，十分凄惨，若果功夫不及，死在拳脚之下，倒也无怨，今日若将胡惠乾轻放，旁人必耻笑，说小弟无能，还望师兄与我做主。”五枚道：“清平世界，动不动以报仇为名，械斗经年累月，不知伤害多少人命，一则目无王法，二来也非你我出家人所宜。你今定欲打死胡惠乾，我纵然不理，他是二师兄至善和尚心爱之人，谅难容得。你还是听我良言，及早放手，免失和气为妙。”冯道德无奈，只得勉强应允。锦纶堂各行友听见胡惠乾表示永不滋事，亦皆愿意讲和。所有街上来看之人，及西关一带各店铺，因不能各安生业，齐声称赞：“这位老师太果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方才所论，极为有理，不但保全许多无辜性命，连我等附近各

街邻，均沾厚德。”五枚连称：“不敢！出家人有何德能，谬承诸位施主夸奖？殊切不安！”随着胡惠乾带着伤与师兄弟一同上前，在三师叔跟前跪下，一齐叩头谢罪，约定择了吉日，就在擂台之上改设坛场，请了七七四十九个高僧打斋建醮，超度牛化蛟、吕英布、雷大鹏及胡惠乾父亲及机房中伤亡各位行友，早登仙界！随即送奉各家安家银两。那冯道德为势所逼，不得不重忍着一肚子冤气，带领众人同返锦纶堂，对众人说：“这老尼十分凶勇，连我也制他不住，有伊出头帮着胡惠乾报仇，此恨料应难报，所以只得从权应允，再作道理。”自古蛇无头而不行，众人见老道士尚然如此畏惧，谁敢惹祸？也就各不多言。

再说五枚不回龙庆庵，与众师侄到羊城光孝寺武馆中，身边取出近骨还魂丹，亲与胡惠乾服下，外用生雄鸡一只，和药鸡溶敷上，立刻止痛，将筋骨续连，真所谓药到伤痊，胡惠乾及众师兄弟叩谢大师伯活命之恩。五枚扶起各人，说道：“国家子侄勿须如此多礼！”是日，馆中备办荤素酒筵，款待五枚。众英雄轮流把盏，饮至黄昏，始用轿送回龙庆庵安歇。有话即详，无事则略。届期建醮已毕，冯道德先回武当，五枚亦转云南。未久，那方孝玉父亲亡故，兄弟三人与苗氏庶母扶柩回肇庆安葬，兄弟送别之后，亦陆续回乡省墓去了。只有洪熙官及童千斤两个，在省见各师兄弟散去，权无乐趣，随将武馆军装器械一切技勇什物，权且寄放光孝寺中，关了馆门，各自回家歇宿。按下不表。

再说圣上因欲游玩苏常风景，兼欲亲访白太官、甘凤池二英雄，以备他日将材之选。是日，水波庄大开筵席，诸人执盏饯行，送出庄外。周日青仍负了衣包被褥，跟随在后。由崇明到苏甚近，车舟便捷，因欲沿途浏览，自航海抵南汇、上海、

嘉定、太仓、昆山，一路来风间俗，夜宿晓行。行了半月，一日时已将暮，红日下山，行抵苏州娄门入城，直行至护龙街，已见满街灯火，夜市喧闹。抬头见有客寓灯笼，上书“得安招商客寓”字样，二人进入。寓主姓张，号慎安，苏州洞庭山人。见客进门，殷切接待，自不必言。日青即择安静房间，将包袱放下，寓主命厨司速备晚膳。

且说白太官来苏访友，今已他去；而甘凤池因早得其在水波庄为佣之至亲毕成名来信，言近日水波庄诸事。及圣上与周日青面貌。甘凤池得信之后，因自思流荡江湖，终非上策，极欲候圣上来苏，得一凤引进之人，献呈技艺，很邀奖赏，始不负此一生习练功夫。一日独行至护龙街，过得安客寓，忽见二人站在门口，寻思面貌，恰与其至亲毕成名信中所说圣上及周日青相同。心中大喜，遂迳向寓主详问二客来踪，更加欣悦。正苦无人引见，忽见周日青独在庭中看月，甘凤池即上前施礼，彼此问询，早各知名。寓主在旁，不知就里，见他们一见如旧相识，疑是旧友。当时日青即行稟明圣上，立蒙召见。圣上见他生得魁梧奇伟，名望相符，十分欣喜，即赐以游击职衔。因其在苏已久，熟人太多，不便同行，令伊暗中随驾，将来人都授职。甘凤池遵旨，谢恩退出，嗣后惟与日青时常谈心，结为弟兄。是夜，圣上用过晚膳，日青因身子困倦，思欲早睡。圣天子独自一人出游夜市。是时，六街三市，一齐点着各式各样玻璃洋灯，五彩辉煌，如同白日。每店排列三层花样，颜色各自不同。大店铺每层用灯五六十盏，小店铺亦有二十余盏，斗巧争奇，彼此赌赛，就那剃头铺点得如灯店一般，间间都是上中下三层坐满了人。剃头招牌上写着：“向阳取耳，月下剃头”字样。圣天子心中诧异，难道这苏州地方，日里都不剃，定要晚间剃的么？随向旁边一位老翁请教这个缘故，老者道：“原

来客官初到敝地，不晓我们此处晚上剃头的规矩，待老拙说与你知。这苏州旧间剃有两等行情：若剃辮头，都是那班相公们做摩骨修痒的功夫，把客人的邪火摩动，就是妓女一般，做那龙阳勾当，所花的银子，或数两，或一二两不等；若剃素头，剃头打缠、取耳、光面、摩骨修痒，五个人做五层功夫，最省不过也须每人给线五十文，手松些的或一百或二百不等。所以动不动剃一回，费却一千八百，不以为奇，故而日间剃者甚少。这晚上不论贵贱，都是十六个铜钱剃一个头，打一条辮其余一概不做，故而这些人均是晚上剃的居多。”圣天子闻言，点头微笑，拱手道：“多蒙指教！”转身向着那边走来，更加热闹。姑苏夜市，天下有名。近水一带，越觉好看。遥望那花船酒艇，来往游行，娼寮中万盏银灯一齐点着，映得水面上下通红，耳内只听琵琶箫管弦索、笙歌悠扬快乐。太湖里小艇如梭，飘扬荡桨，果是繁华富丽无双。天子此时龙颜大悦，顺步走近码头，早有船上少妇一群儿抢上前来，你摇我扭，口称：“老爹，我的船又轻又便，又宽舒，十分洁净，游湖探妓，请上艇来；水脚价钱，听凭赏赐。”众口合声，都道自己船好。圣天子炼了一只上等花船，蹈跳登舟，走进中舱，将身坐下。船家一面开船荡桨，口中请问：“老爷要去游湖，还是回府饮酒？”只见那艇稍后面，走出一对十二三岁俏女童，罗绮满身，打扮齐整，一个用茶盘把出一盅龙井茶，放在茶几之上，一个手提银水烟筒，吹火装烟。艇中摆设倒也不俗。圣天子说道：“且与我到那热闹地方玩一番，再到那本处有名第一等的妓女寮中去饮酒便了。”艇家听罢，将船望着潮中极盛之处慢慢摇来。圣天子推窗纵目，畅饮欢游。

且说苏州有一富翁，姓张，名廷怀，表字君可。家资百万，最爱结交天下英雄，四方豪杰。生平好锄强助弱，济困扶危，

性情慷慨，挥金如土。因此上，学就浑身本领，文武全才，所以太湖强人，绿林响马，一闻他，无不倾心仰慕。若是正人君子，寄足其中，借此隐名埋姓，虽为强盗，心存忠义的人，伊亦广为结纳。其祖上历代贩卖两淮私盐，所以绿林朋友彼此相通，取其缓急之际，藉为照应，因此廷怀所运私盐，贩往各处埠头，历年未曾失手。家中广有姬妾，生性最好狎邪，不惜缠头，若才貌双全之妓，便觉称意，挥霍不吝。烟花队里，行户人家，无不均沾其惠。因此，上苏杭地方花船，行中给他起了一个诨名叫做品花张员外。是日也雇了一只长行快艇，顺流飞桨，沿途驶来。其行如箭，迎面而来。是时微有月色星光，一时让避不及，与天子所坐花船挨舟擦过。快船人多力大，一声响，早将花艇桨杆撞折，船身摆动。部妇高声喝骂索赔，快艇水手不依，彼此口角相争，惊动了张廷怀，步出船头，询知缘故，随将自己水手责备一番，即着手下人拿了二吊铜钱，送过船来，说道：“这钱是张老爷赏你卖桨杆的，不必吵了！”此际，圣天子也到船头上来看，意欲调停此事，听见他先将自己水手骂了一回，随拿钱来偿，此人举动大方、谅来定是一个豪杰。随向船妇道：“小小桨杆，能值几何？焉可破费他主人赔钱？待我多赏你一二两银子便了！”船妇即忙将钱送还过去。张君可连连拱手道：“适才曾犯宝舟，原是小弟快船水手粗，老先生既不见罪，又将小弟所赔之钱送还转来，小可愧感不安，望乞赐示尊姓大名，以资铭感。”圣天子即忙以礼相还，答道：“些微小事，何足挂怀！在下姓高名天赐，乃直隶顺天人氏。不敢动问仁兄上姓尊名，贵乡何处？”廷怀忙道：“小弟即是本处苏州人，姓张名廷怀，贱字君可，因欲探望相知，不期得遇高兄，实乃天缘凑合，断非偶然。古人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如蒙不弃，何不请过小舟，一同前往。俾得少尽地

之谊，实乃三生之幸！”天子举目将他一看，见他仪表非常，年约三旬，眉目清秀，面如满月，声音洪亮，举止端方，此人必是英雄，何访与伊结识，观其品德，以备日为国家出力，岂不为妙？立定主意，答道：“足见张兄雅爱，只是小弟未经拜访，造次相扰，殊切不恭，容回到府拜候，奉陪何如？”这张廷怀天生一对识英雄的巨眼，一见高天赐龙眉凤目，满面威仪，年岁与自己相仿，谈吐间声若洪钟，目射神光。气宇轩昂，居然是一个王侯口貌，一心要与他结纳，焉肯轻轻错过？即忙走进船旁，一手抱着花艇船边，渡将过来，躬身施礼，口称：“高兄若果如此客套，非像你我英雄了！”天子还礼，道：“既承雅爱，焉可再辞？”随即携着手，同到快艇中来。步进中舱，重新见礼。分宾主坐下。见舱内陈设与那小花艇格外不同，所有名人字画、古玩、椅桌，色色华丽，水手及使用下人，约有二十余人之多，席罢茶烟，廷怀吩咐将那小花船扣在自己快艇后梢，一路游玩，要到得月楼寮中，去访姑苏名妓李云娘、金凤娇诸妹妹去。水手遵命，飞桨便往。一面摆点心、糖果、围碟等物，放在红木桌中，廷怀恭请高兄上座，彼此谦逊一番，方才就位。二人谈论经纶，略用茶点。廷怀指点沿途经历景象，一切湖里繁荣，证古评今，自吴王建业，子胥筑城，到今本朝所有先后贤人。圣天子层层考博，那张廷怀议论风生，百问百答，极称渊博。廷怀有所难辩，天子亦详为讲解分明，彼此言语投机，各恨相见之晚。话说之间，船到得月楼一带娼船之前。快艇水手将船扣好，将近万字栏杆旁边。天子举目看时，见一字儿湾泊着许多画栋雕梁，铺金结彩极大的花船，大者高约丈余，长四五丈，舱内均建层楼，横阔丈余，或八九尺不等。四面花窗式样奇巧，花内镶嵌玻璃，船头碧绿栏杆上面，挑出五色花绸遮阳，筹管琵琶，摆列船头。鸂儿与一班弦索手站立两

旁，一齐打千与二位老爷请安。张廷怀携着高天赐手，路过船头，李云娘早已迎到舱门，笑道：“今日甚么风吹得二位贵人到此？”缓步金莲，上前万福，二人亦以礼相还。进得舱门，廷怀忙尊高兄上座，三人谦逊一回，方才分宾主坐下。丫环捧上三盅香茶，就在旁边伺候装烟。圣天子看那舱中陈设，极其富丽：两旁挂着许多名人题赠的诗词。留心看着李云娘，倒也十分标致，后如新月，眼若秋波，面白唇红，腰肢袅娜，体态轻盈，虽不及沉鱼落雁之容，也有六七分姿色。只见他轻启朱唇：请教此位贵人上姓尊名、仙乡何处？廷怀忙道：“此位敝友，乃北京人，姓高名天赐，适才路上相遇，倾谈之下，随成莫逆之交。特地邀来拜访，博览群芳，诸妹妹中谁人才貌称最者，请来一会，以尽今日之欢。”高天赐连忙逊道：“岂敢岂敢！小可不过奉陪张兄到此，以图一夕之欢，望勿见哂。”云娘答道：“素仰尊名，幸蒙光降，何幸如之！但妹妹中难言才貌，诚恐辜负雅意，切勿见怪！”左右邻船几个有名的妓女一齐装扮得如仙女一般，送到云娘艇里来，一同上前与二位客人见了礼，两旁坐下，就中有一个姓金名凤娇，年方二九，生得玉貌花容，颇称姑苏水陆教坊中班头领袖，虽则他貌如苏子，才胜薛涛，远在李云娘之上，只因他性情骄傲，恃才傲物，不肯做迎新送旧、转脸无情之态。即如富似张员外，稍有一言不合，他就冷淡如水，不作曲意交欢，以图宠爱。诸如此类，与客无缘，虽然才貌超群，反落诸妓之后。今闻直隶高客人要访才貌双全之妓，谅必此人不俗，特意来一会。看见圣天子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果然气概不凡，暗想：“这商客人品貌虽高，只不知他胸中如何，少间一试便见。彼此谈了些谦逊之言，鸩儿来请到酒厅赴席，随着一同步进中舱酒厅。大圆桌上摆了一席极其丰盛满汉酒筵，两边弦索手五音齐奏，丝竹并陈，却

也华美不过。放是团团坐下，共倒金樽，酒至数巡。是晚乃六月初旬，暑气仍甚，仰见银河耿耿，月色溶溶，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高天赐偶然想得一联，乃道：“良朋相对饮，酒兴初浓，不可不无诗词记其盛。”随高声朗念出来，对曰：“新月如舟，撑入银河仙姐坐。”廷怀不暇思索，应声对曰：“红轮似镜，照归碧海玉人怀。”金凤娇即唤侍婢小莺，拿了文房四宝，放在案上，提起笔来，写在那笺纸之上，彼此称赏一番。圣天子见道：“凤娇写得笔走龙蛇。”也十分欢爱。张廷怀亦随即想出一联，提笔写在纸上：“六木森森，桃梅杏李松柏。”高天赐接过对曰：“四山出出，泰华嵩岳昆仑。”廷怀大加赞叹，倍加敬重。是日，天气炎热，扇不离手。凤娇将自己手中棕骨金面纸扇，求高贵人大作一题。高天赐接过扇儿，铺在桌上，一挥而就，意存规诲，指点迷津，只见八句诗词咏道：

体态生成月半钩，清风流畅快心愁。

时逢炎热多相爱，秋至寒来却不留。

质似红颜羞薄命，花残纸烂悔难谋。

趁早脱身休落后，免教白骨望谁收。

金凤娇看罢，十分感激，道：“贱妾久有此心，但恨未遇其人，非敢久恋此地。今蒙金石良言，这诗当为妾座右铭，以志不忘也。”圣天子道：“急流勇退，机不可失，愿各类人勉之。今日之会，殊快心怀，张兄何不就以美妓为题，作诗以记其概，何如？”张君可即遵命提笔，写了八句道：

二八佳人巧样妆，洞房夜夜换新郎。

一双玉臂千人枕，半点朱唇万客尝。

做就几番娇体态，装成一片假心肠。

迎来送往知多少，惯作相思泪两行。

李云娘见了道：“郎君所见不差，我辈心肠原是假的，但

未可一概而论，此中未尝无人。至于当日李亚仙之逢郑元和，卖油郎之遇花魁女。若杜十娘之怒沉百宝箱，则倒是李生辜负於他，其余为客所累者，指不胜屈，安可不别贤愚，不分良莠乎？”金凤娇道：“员外应罚一盅！”於是复归席上，再倒金樽，饮至更阑，张君可仍在云娘船内歇宿。圣天子就与金凤娇携手到他舟内，谈谈说说，吟诗下棋等情，不知不觉，将近天明，略为安歇。到了次早起来，洗过脸，仍到云娘舟中相会，略用茶点，君可取出纹银二十两作缠头之费，另付席金五两，赏赐开厅弦索手、侍候人等三两，一总交与云娘支结。随二人挽手作别，走出船头。二妓与妈儿一齐达将出来，再三叮嘱后会之期，珍重而别。高、张二人各下原来花船、快艇，站在船头，两下问明住址，殷勤作别。圣天子来到岸边，赏了花艇三两根子，连赔桨杆在内，即刻回店日青说知昨晚之事。用过早膳，换了衣裳，同日青直往张家庄而来。门人侍从人等认得是主人新交贵客，连忙报入书房。廷怀大喜，倒展相迎入内，三人一同见礼，分宾主坐下，茶罢细谈曲衷。天子隧道：“张兄你我既是相投，如蒙不弃，何不结为八拜之交，日后手足关照，岂不为美？”君可道：“小弟久有此心，未敢造次启齿。”就命家人备办二牲，当天拜为生死之交。排起年庚，高天赐长张廷怀一岁，尊为兄长。周日青上前叩见叔父，大排筵宴，在书房款待。差人随日青客店报取行李什物，就在张家暂歇，天天饮酒谈心，议论古今，甚觉舒畅。一日，张廷杯出外，日青也不在跟前，圣天子一人独坐，心中闷闷不乐。举步出门游玩，直往大街而来。不觉到了一所大庄院，抬头一看，真乃楼阁连云，雕梁画栋，宛似皇宫帝室无异。迈步行至大门前观望，方知是刘家相府。心中一想，此间莫不是刘镛家中么？再看门上，见有一匾，匾上写着“天下第一家”五个大字。天子一见，心

中大怒，想你刘家不过是一宰相，何得为天下第一家？朕乃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方为天下第一家。你如此妄狂，毋乃自己看得太大了？细思此匾，必有原故，不如诗朕进去探查个明白了。心中主意已定，举步进大门，即问把门老者一声，将高天赐名片拿出，烦劳与我进内通传，拜你主人，称言：“我在京中与刘相爷厚交，今日到来问安！”家人领命接片，立即进内禀知。少顷，只见家人出来，称说家爷相请。圣天子即随家人进内，直过丹墀，见有一座四柱大官厅起造得十分华美。早见三四个少年，生得十分文雅，同在厅边恭候。分宾主坐下。小童奉上茶烟，一少年后生曰：“请问老先生高姓大名，贵乡何处？”天子答曰：“余乃北京顺天府人氏，姓高名天赐。”少年又曰：“请问高老爷在军机处现居何职？”天子又答曰：“某由翰院出身，在军机处与刘相爷协办。为因丁忧闲暇到来贵省游玩，顺路拜访府上。”少年曰：“不敢当，不敢当！”圣天子问曰：“请问尊府门前上之匾写着‘天下第一家’五字，是何解法？”少年答曰：“我年少无知，请高老伯入二堂上，问我家父。”圣天子答曰：“烦为带进。”少年即命老家人带入二堂。圣天子立即与这少年告辞，即随老家人转入二堂门内。只见二堂外一所丹墀，直上官厅，亦与头进一般。家人请天子在官厅上坐，待我禀知家主出来奉陪。话完转过花厅而去。须臾，步出一人，年约四十余岁，衣冠楚楚，丰致飘然，趋承而上，与仁圣天子见礼，分宾主坐下。家童献过香茗，即开言曰：“不知高老爷贵驾光临，望祈恕罪！”仁圣天子答曰：“小弟顺道拜候，得观芝颜，慰乎我怀矣。”其人又曰：“请问高老爷在军机处与家兄同事几年矣？”圣天子曰：“已在军机处五载矣。请问尊兄，府门前之匾写着‘天下第一家’是何解法？”其人曰：“此匾之解法，小弟不知，请高老爷入三堂问我家父

便知。”圣天子曰：“请尊兄命人通传引进。”家人请圣天子在堂坐下，回身转入左边花厅，即见一人年约六十余岁，随身即便出来，体壮神清，飘飘然笑容而来。一到堂上，与圣天子见礼，分宾主坐下。其人曰：“请问高先生到来，有何贵干？”仁圣天子答曰：“小侄在京丁忧，闲暇无事，到来探望庄大人同年，顺路游玩贵省江南景致。闻得刘兄府上在此，特自到来拜候老伯金安。”其人答曰：“尊驾与小儿相好，彼此即是世交，无事屈驾在会下居住数天如何？”圣天子答曰：“感领感领！小侄现在张员家下居住，迟日再来打扰便了。访问老伯，贵府门上之匾写着‘天下第一家’是何解法？”其人答曰：“此匾五字，我都不知，高先生要知端的，请入四堂问我家父便知。”天子闻言，心中十分疑惑，为何个个俱称不知，其中定有原故。他叫我入四堂问他家父，我便入去问个明白便是。仁圣天子想定，开言曰：“烦老伯命人引我进去，拜候公公便是。”其人即命家人带圣天子进入四堂。圣天子即便起身揖别，迳至里面，见丹墀两旁有四柱大厅，悬着许多名人书画，直上大堂，比三堂更加华美，金碧辉煌，古画奇珍，不计其数。圣天子叹曰：“怪不得说上天神仙府，人间宰相家。孤家宫殿都不如他也。”家人即请高老爷在堂上坐下，待我禀知家主出来奉陪。说完即入花厅而去。少顷，见一位白发公公扶杖而出，年约八十余岁，三缕长须，十分精神壮健，直到堂上与圣天子见礼坐下。公公曰：“访问高先生到来敝省，有何贵干？”圣天子答曰：“到来贵省探望庄友恭大人，现在张廷怀员外家下居住，顺道特来府上拜候。”公公曰：“尊驾无事，不妨在此留住数月，遍游敝省地方，江南胜景，甲放天下。”圣天子曰：“到来贵省，一则游玩地方，二则探望知己朋友。请问公公：贵府门前之匾上写着‘天下第一家’五字，是何解法？”公公

答曰：“门上之匾，是我家父百岁上寿，各亲友共送三匾，后堂两匾，门前一匾，请入后堂问我家父便知明白。”圣天子闻言，此公公尚有家父，百岁以上之人，居住后堂尚有两匾，未知何如写法，随即开言：“求公公个人带吾进现，感领感领！”公公即叫家人带了圣天子进内堂。圣天子起身作揖而别，随家人转入后堂。只见四边奇花异草，清清绿绿，香味远飘，恍似仙洞一般。圣天子叹曰：“此间真仙境也！”步到堂前，见上挂一匾，书的‘百岁堂’。家人曰：“高老爷在此等等，待小的上堂禀明家主，然后请见。”圣天子曰：“烦劳烦劳！我在此等候便是。”家人即便上堂，未久，出来言曰：“高老爷请进！”圣天子即随家人进内，只见堂上精洁不凡，桌上有龙涎香一炉，香烟馥馥，到此令人神清气爽，如广寒仙宫一般。圣天子直到堂上，见一耆老坐在睡椅之上，左右有二小童侍立，发与须眉俱白，红颜皓齿。圣天子上前作揖曰：“老公公，有请公公一见。”天子即命小童扶起，拱手回礼曰：“请坐请坐！”宾主一同坐下。公公曰：“高先生光临茅舍，有何见教？”圣天子答曰：“小侄孙乃北京人氏，在军机处与令孙同事。今日顺道到来拜见老公公，得观尊颜，十分荣幸。”公公曰：“贤侄到此，可曾游玩各处胜景否？”圣天子答曰：“曾游玩数处，贵省好景，一时观之不尽，天下可算第一胜地也。”老公公曰：“高先生现在何处居住？”圣天子曰：“在张廷怀员外家居住。”圣天子随即问曰：“请问老公公今年贵庚几何？”老公公答曰：“老拙今年一百零八岁。”圣天子闻言，叹道：“真乃高年长者也。”又问曰：“请问老公公贵府门前之匾，书‘天下第一家’五字，是何解法”老公公曰：“高先生有所不知，拙上年百岁大寿，众亲朋友来上三匾，门前之匾曰‘天下第一家’，堂前之匾：‘百岁堂’，堂内之匾‘序吾家

事’。高先生请看室内之匾，便知明白。”圣天子闻言，即便抬头观看堂内之匾曰：‘天嘱其希，地嘱其希，帝嘱其希，家内老少亦嘱其希；父为宰相，子为宰相，孙为宰相。如我富不如我贵，如我贵不如我父子公孙三及第；如我父子公孙三及第，不如我五代结发夫妻百岁齐。’仁圣天子看完：“此真第一家也。”又与老公公言谈几词，作别回庄而去。

圣天子回到庄上，廷怀曰：“今日往何处游玩，去了一日？”圣天子答曰：“往刘家庄去了一日，他们门前之匾上书‘天下第一家’，我不解其故，后至入门，同他少年后生，叫我问他家父；着人引我入二堂见伊家父，即至二堂，又叫我入三堂问他家父；后直入五堂，有一百八岁公公，叫我看其堂匾，方解其放，将前事一一说明。张廷怀曰：“刘家富贵寿考，真系天下无双。”大众言谈一回，晚膳已完，各归寝所。光阴如箭，不觉到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本处风俗，专以打擂台为例。到了是日，张廷怀命家人摆设酒筵、与圣天子开怀畅饮。饮完之后，张廷怀曰：“我们去打擂台如何？”圣天子曰：“甚好，甚好！”即便一齐同出街前，说说谈谈，到了龙王大庙前擂台之下。看见人如蚁队，来看打擂台，摆卖什物，不计其数。台主乃是赵芳庆，本处有名的教师，手下徒弟数百余人。圣天子与廷怀二人，一齐来到台前，只见台上有一对曰：

武勇世间第一，英雄天下无双。

左边有一规条，曰：“上台比武，不论军民人等，不得私带暗器；拳脚之下，生死两不追究。”只见台下各人拥挤，闪开一条大路，见有数百五色军，簇拥一位教师到来，生得十分武勇，犹如天将一般。到来台下，约离数丈，一跃上台，在台上耀武扬威，口出大言，声言：“有本事者上台比武，无本事者不可上台枉送性命。拳脚之下，断不留情。”话了数句，怒

了台下一位武探花萧洪金，一跳上台，开言曰：“赵芳庆，我来与你比武！”赵芳庆曰：“萧洪金，你乃本处一大绅衿，不宜来上擂台，恐防交手拳脚无情，有伤贵体。”萧洪金曰：“不妨！你有本事，只管放过来。若是知机者，快快下台藏拙，不宜在此夸张大口，目下无人。”赵芳庆曰：“既然如此，你来，你来！”萧洪金曰：“就来！”即装开架势，用一路双龙出海扑将过去，芳庆用一路大鹏展翅，双手格开，你来我往，斗了三四十个回合，萧洪金自己渐渐气力不加，叫声“不好”，登时就被教师芳庆飞起一脚，将他踢下台去，跌得萧洪金头破额裂，鲜血淋漓，昏迷不省人事。台下之人大笑不止。众家人扶他回家而去。圣天子一见心中大怒，想萧洪金乃朕之臣，别人被他踢伤犹可，今探花被此重伤，若不与民除却大害，深恐民间丧命不少，且无了局。主意已定，欲上擂台，旁边闪出一人，叫声：“高仁兄，且慢上台！割鸡焉用牛刀？待弟上台将他打下便了。”天子急视其人，乃系张廷怀。遂答曰：“你要上台，须要小心！”廷怀曰：“晓得！”就即将身一跳，飞上台去，叫声：“我来也！”芳庆抬头一看，见有一人，面如满月，相貌惊人，遂开言曰：“来者贵姓大名，说过明白，方能交一手。”张廷怀曰：“我姓张名廷怀，便是特来与你相会，你不得自恃英雄，目中无人。你只放马过来。”自己装定手段，用一路猛虎下山扑将过去。芳庆叫声：“来得好！”将身闪过，即用一路双飞蝴蝶廷怀额上打将过来。廷怀就用一路出海蛟龙双手推开。你来我去，你往我迎，斗了七八十个回合，廷怀自知气力不加，难以取胜，卖个破绽，跳下台去。芳庆见廷怀不是对手，在台上扬声大叫曰：“台下英雄，有本事者方可上来。”仁圣天子奋力将身一纵，飞上台中，叫声：“我来与你见个高低！”不知仁圣天子与赵芳庆比武谁胜谁负，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赵教头知机识主 朱知府偏断身亡

话说赵芳庆见一人上台，生得龙眉凤目，相貌惊人，遂开言说：“来者留名方能交手。”圣天子道：“吾乃姓高名天赐，特来与你比较。”芳庆曰：“既然如此，只管放马过来！”圣天子将手一展，用一路狮子滚球的手段扑将过去。芳庆一见，叫声：“来得好！”即用“猛虎擒羊”双手格开，斗了百有余合，谁知不分高下。天子奋勇抵敌，随值太白金星云游经过，见天子在台上，乃大呼：“芳庆，不可动手！与你斗者乃当今天子！”芳庆闻言大惊，心中一想，遂开言说：“高仁兄，且慢动手，我不是你的对手，某有讲话。”圣天子闻说，即住了手，说：“教师有话请讲！”芳庆答道：“我自历年间摆擂台，见尽了天下多少英雄，未曾逢过敌手，今仁兄武艺高强，我非仁兄对手，情愿拜服，望乞指教为是。”仁圣天子闻言大喜，便道：“教师休要自谦，请回张家庄，再行慢慢细谈！”赵芳庆闻言，立刻吩咐各徒弟将擂台尽行撤去，并各色军器等报清，随与圣天子、周日青、张廷怀，一同到张家庄中，然后分主宾坐下，彼此逊了一回，芳庆坐了客位。家人奉过了香茶，芳庆开言：“某家有眼无珠，不识泰山，望乞恕罪！情愿拜仁

兄为师！”话毕，在陛下双膝跪下，叩了三个响头。圣天子用手扶起，答道：“赵教师，你的武艺我尽知了。方才在台不过相让，何必如此过谦？若蒙不弃，彼此指点！”就在张家庄用膳，大排筵席。

却说数人在席上谈论些武艺，用完酒食，吩咐家人收了碗碟，大家谈论一番，不觉醺楼鼓打三更，着家人打扫东书房，安排赵芳庆打睡，然后各人归房就寝。到次日，各人起身，梳洗已毕，用过早膳，赵芳庆始行告辞，分别回家。圣天子命暗中降旨，着发萧洪金回朝供职。天子在张家庄住了半月，闷闷不乐，意欲同周日青前往杭州游玩，即日起行。来到杭州地方，就在城外十字街，寻了一间客寓，名叫牛家店。有店主牛小二接入：“请问客官，有几位贵客？”日青说道：“不过我两人，要寻一所净房子便是。”小二答道：“小店有座客房甚为宽敞，可以住宿。倘二位贵客不弃，请上楼房。”周日青就叫牛小二将行李搬进，入内房居住。是日，天子与日青二人就在该店用膳，过了一宿，次早天明，店家倒水洗面，饮了香茶，仁圣天子向店家问道：“此处杭州地方，有何处好游玩地方，烦为指引。”牛小二答道：“此处杭州许多热闹，莫如夜市。这许多奇异物件，摆卖珍珠、玉石、奇花大小等项，不计其数。客官不妨前往游玩，买些什物。”圣天子闻言，十分喜悦，吩咐店家：“今晚早些弄膳，待我用了，前往夜市游玩！”店家闻言领命。到了午后，即弄些上好酒肉饭菜，搬进房中。圣天子与日青用完晚膳，立即起行，逢人便问，一直行至夜市，看见人如蚁队，摆卖奇珍异宝、食果等物，无不全备，比别市更加兴旺，大不相同。

是夜，天子与周日青同游夜市。游罢，买些饼食等物回店，着店家泡菜，用过饼食，闲谈数句，然后安睡。谁料该店家将

这日见天子包袱甚重，窥天子、日青二人往外游玩，无人在房，将天子包袱内珍珠、宝物、金银等类，尽行调换。到了次日，天子、日青二人起身洗面已毕，欲往别处游行，向店家取回包袱。打开一看，那所有金银什物，一概失去，不觉大惊，即向店家理论。大家都上知府公堂，那知府姓朱名仁清，因他贪赃要钱，所以众百姓取他混号叫做珠珀散。又系该店家牛小二的女婿，谁人不畏？那知府是日在后堂安坐，忽闻击鼓连声，立即传齐差役升堂，喝令将击鼓之人快快带上来。差役领命，即将店小二并圣天子一同带上堂来。差役喝令跪下，天子立而不跪。知府喝道：“这里是甚么所在？你是何方人氏？胆敢不跪么？”随向店小二问：“你到来所禀何事？”小二上前跪下禀说：“大老爷明见，昨日小店有客商二人到店投宿，无钱交结，反说小人偷他金银珠宝什物，要小人将各物交回，小人不服，放此扭上公堂，求公祖大老爷公断，勒令清结店钱，就沾恩了！”那知府闻言，即向天子喝道：“你叫甚么名字，欠了店家房饭钱，无钱清结，捏店家偷窃你的金银珠宝等物，该当何罪！”喝令：“众差役，与我拿下他，重打一百！”天子闻言甚怒，骂道：“我系北京来的。姓高名天赐，你识我吗？你个赃官，不知受了那店家多少银两，难道不管前程么？”知府闻言大怒；大喝一声：“速速拿下，不必多言！”众差役领命，率同伙伴一齐动手。仁圣天子早已立定章程，伸开手段，飞起左脚，打得众差役头破额裂，俱不敢招架，各自奔走。那知府见势头不好，早已走入二堂，由后门走出，知会协镇马如龙，传齐守备冯德标，右营千总李开枝，带同两营兵役数百余人，将知府衙门围住。天子见此情形，奋勇欲斗杀出。周日青又与众兵对敌，一时杀出，损伤兵丁不计其数。天子寡不敌众，被各兵役上前拿住。放是众人将他拥上公堂。那知府升堂，大声

喝令：“用重刑！”谁料知府登时昏倒在地，众差役见知府如此，即将天于暂行留住，禀知上宪，再行定夺。早有周日青在外打听明白，为是独力难持，无法可施。谁知行到中途，逢教师赵芳庆，说知情由。芳庆闻言大惊，说：“事到如此，我亦无法解救。不若与你二人前往苏州找张廷怀，再行商酌。”日青说：“即然如此，大家前往。”两人主意已定，立即起行。行了两日，早已到张家庄。两人将身进内，见了张廷怀，日青开言大哭起来，叫声：“叔父，不好了！契父投宿店，被店主牛小二将契父金银珠宝等物尽皆盗去，今契父与他争论，扭到知府公堂，知府乃系店小二之亲，他又是贪赃奸官，喝令主上下跪，连声叫差役行刑。主上用飞脚踢起来，打得众差役俱已受伤，走出后，被协镇千把总带兵内外困他，主上现被杭州知府拿住，在于府中，万望叔父设法搭救主上为要！”张廷怀闻言大怒，即对赵芳庆商酌：“一事已如此，有何良计搭救他出杭州？”赵芳庆道：“我想杭州知府贪官污吏之辈，非财不行。不如带些金银珠宝，前往打算赎他出来，再行设法取回珠宝，方为上策。”张廷怀说：“既然如此，遵命就是。”说完天色已晚，大家用了晚膳。到了次日，张廷怀取齐行李，带了金银珠宝，二人即同起行，日夜赶到杭州城内，寻所客店居住。芳庆道：“须托该处有名绅衿，向知府说情，用了银子十余万两。那个知府得了此银，或者可能放出。”廷怀道：“弟有个故人李文振，前数年已中了进士，他与那贪赃知府十分相好，托他前往讲情，无有不合。”主意定了，次日廷怀亲身进城，来到李进士第门。张廷怀取出名片，对门公说道：“烦你进去通报主人，有故人前来拜候！”那门公领了名片进去，不多一会，出来说：“家主有请老爷进去相见！”廷怀随即跟门公进去，那李进士下阶迎接，二人携手来至客厅，分宾主坐下，家童奉

茶，饮过香茗，李进士说：“不知仁兄光临，有失远迎，伏祈宽宥。未知有何贵干到此？”廷怀随将圣天子往游夜市，被店主调换包裹，偷窃珠宝金银等物，不料那知府系店家的女婿，故此知府受情，通同武营拿进府中。特来拜托仁兄用些银两，转求知府将他放出，一一细讲一番。李进士说：“既有此等委曲，待弟明日前往衙门，与知府讲情，求他将高天赐放出便了。至允应多少银两，必须照数送上，不可短少为是。”张廷怀说：“谨领遵命！所应允之银已预备，不必挂心。”李进上说：“既然如此，仁兄就在茅舍住下，一二日听候佳音便了。”一宿已过，次日黎明，李进士用过早膳，立即带了跟班，打轿往知府衙门而来。到了二门外，吩咐跟班投了名片，那衙役领了名片入内，未久出来说：“老爷请进相见！”打开中门，李进士吩咐轿班直抬进二堂下轿，早有知府降阶相迎，二人齐到官厅，分宾主坐散。又系该店家牛小二的女婿，谁人不畏？那知府是日在后堂安坐，忽闻击鼓连声，立即传齐差役升堂，喝令将击鼓之人快快带上来。差役领命，即将店小二并圣天子一同带上堂来。差役喝令跪下，天子立而不跪。知府喝道：“这里是甚么所在？你是何方人氏？胆敢不跪么？”随向店小二问：“你到来所禀何事？”小二上前跪下禀说：“大老爷明见，昨日小店有客商二人到店投宿，无钱交结，反说小人偷他金银珠宝什物，要小人将各物交回，小人不服，放此扭上公堂，求公祖大老爷公断，勒令清结店钱，就沾恩了！”那知府闻言，即向天子喝道：“你叫甚么名字，欠了店家房饭钱，无钱清结，捏店家偷窃你的金银珠宝等物，该当何罪！”喝令：“众差役，与我拿下他，重打一百！”天子闻言甚怒，骂道：“我系北京来的。姓高名天赐，你识我吗？你个赃官，不知受了那店家多少银两，难道不管前程么？”知府闻言大怒；大喝一声：“速

速拿下，不必多言！”众差役领命，率同伙伴一齐动手。仁圣天子早已立定章程，伸开手段，飞起左脚，打得众差役头破额裂，俱不敢招架，各自奔走。那知府见势头不好，早已走入二堂，由后门走出，知会协镇马如龙，传齐守备冯德标，右营千总李开枝，带同两营兵役数百余人，将知府衙门围住。天子见此情形，奋勇欲斗杀出。周日青又与众兵对敌，一时杀出，损伤兵丁不计其数。天子寡不敌众，被各兵役上前拿住。放是众人将他拥上公堂。那知府升堂，大声喝令：“用重刑！”谁料知府登时昏倒在地，众差役见知府如此，即将天子暂行留住，禀知上宪，再行定夺。早有周日青在外打听明白，为是独力难持，无法可施。谁知行到中途，逢教师赵芳庆，说知情由。芳庆闻言大惊，说：“事到如此，我亦无法解救。不若与你二人前往苏州找张廷怀，再行商酌。”日青说：“即然如此，大家前往。”两人主意已定，立即起行。行了两日，早已到张家庄。两人将身进内，见了张廷怀，日青开言大哭起来，叫声：“叔父，不好了！契父投宿店，被店主牛小二将契父金银珠宝等物尽皆盗去，今契父与他争论，扭到知府公堂，知府乃系店小二之亲，他又是贪赃奸官，喝令主上下跪，连声叫差役行刑。主上用飞脚踢起来，打得众差役俱已受伤，走出后，被协镇千把总带兵内外困他，主上现被杭州知府拿住，在于府中，万望叔父设法搭救主上为要！”张廷怀闻言大怒，即对赵芳庆商酌：“一事已如此，有何良计搭救他出杭州？”赵芳庆道：“我想杭州知府贪官污吏之辈，非财不行。不如带些金银珠宝，前往打算赎他出来，再行设法取回珠宝，方为上策。”张廷怀说：“既然如此，遵命就是。”说完天色已晚，大家用了晚膳。到了次日，张廷怀取齐行李，带了金银珠宝，三人即同起行，日夜赶到杭州城内，寻所客店居住。芳庆道：“须托该处有名绅

衿，向知府说情，用了银子十余万两。那个知府得了此银，或者可能放出。”廷怀道：“弟有个故人李文振，前数年已中了进士，他与那贪赃知府十分相好，托他前往讲情，无有不合。”主意定了，次日廷怀亲身进城，来到李进士第门。张廷怀取出名片，对门公说道：“烦你进去通报主人，有故人前来拜候！”那门公领了名片进去，不多一会，出来说：“家主有请老爷进去相见！”廷怀随即跟门公进去，那李进士下阶迎接，二人携手来至客厅，分宾主坐下，家童奉茶，饮过香茗，李进士说：“不知仁兄光临，有失远迎，伏祈宽宥。未知有何贵干到此？”廷怀随将圣天子往游夜市，被店主调换包裹，偷窃珠宝金银等物，不料那知府系店家的女婿，故此知府受情，通同武营拿进府中。特来拜托仁兄用些银两，转求知府将他放出，一一细讲一番。李进士说：“既有此等委曲，待弟明日前往衙门，与知府讲情，求他将高天赐放出便了。至允应多少银两，必须照数送上，不可短少为是。”张廷怀说：“谨领遵命！所应允之银已预备，不必挂心。”李进上说：“既然如此，仁兄就在茅舍住下，一二日听候佳音便了。”一宿已过，次日黎明，李进士用过早膳，立即带了跟班，打轿往知府衙门而来。到了二门外，吩咐跟班投了名片，那衙役领了名片入内，未久出来说：“老爷请进相见！”打开中门，李进士吩咐轿班直抬进二堂下轿，早有知府降阶相迎，二人齐到官厅，分宾主坐下。家人献茶，茶罢，知府开言说：“不知尊兄驾临，有失远迎，望祈恕罪。但不知仁兄到来有何见教？”李进士说：“岂敢，岂敢！无事不敢到来搅扰！”遂将高天赐之事细谈一番，现在厚送银十万两赎罪，万望体念小弟情面，将他放出。所应许银两一一照数送上，不敢短少。”知府闻言，喜道：“那高天赐实在横行无忌，胆大妄为，罪应不赦。既系尊兄来讲情，弟处无有不

依。所许之银，如数送来方可。”李进士答：“谨遵尊命！”活完即刻拜别知府，上轿回到自己府第。下了轿，进入房，早有廷怀接住说：“前往事体如何？”李进士说：“所讲之事，知府业已许允，惟仁兄所许之银，务求预备，准明日交结。”张廷怀说：“此项银两计算已久，不必忧心！”遂将带来金银珠宝约估值很一十五万两，列单点明，交与李进士收贮。到了次日午后，李进士着廷怀写具保领，自己抽出五万两，将珠宝金银约值十万两放入箱内，带同保领人夫，打轿抬进知府衙中。跟班先投名片，把衙往内禀明，然后请进二堂。知府迎入，说：“昨日所说之事，何如此之速？”李进士说：“公祖台前，何敢说假？”遂将带来珠宝金银两单呈上，那知府将单与得力家人一点明，着人抬进上房，立刻差役前去知照，将高天赐带到二堂交李进士领出。将张廷怀保领存案。

却说李进士别了知府，再雇轿一顶，与圣天子坐下，一同来至李家，下了轿转入书房。廷怀迎住相见，说：“高兄受惊了！”天子向李进士拜谢道：“多蒙说情，此恩此德感谢不忘！”李进士说：“些些小事，何足挂齿？”当日，天子与廷怀恐日青、芳庆在店中挂望，立即别了李进士，来到店中相见。是日，几人就在店歇宿，到黎明用过早膳，结了店钱起行。行了两日，到张家庄，一齐坐下。茶罢，圣天子即向张廷怀道谢：“诸蒙照拂，又用了许多银两，感谢良深，可恨那知府如此胡为，实由店主牛小二偷吾金宝起衅，以致如此周折，此恨实属难消！二位仁兄，有甚计策取回珠宝银两？我即欲同周日青游玩观音山，数日便回。尔等不必同去，就此分别。”

再说廷怀、赵芳庆二人商议，芳庆说：“这里牛头山英雄，一名冯忠，一名陈标，隐居此山，二人俱有万夫不当之勇，与我曾为八拜之交，莫若如今待我前往，请他们到来，同入杭州

城内。取回珠宝银两，将知府与店小二杀却，与民间除害。”张廷怀说：“既然如此，明日即往牛头山走一遭。”一宿已过，次早用了早膳，赵芳庆挑齐行李，即日起程，晓行夜宿，行了两日。已到牛头山。走到庄门，自有庄丁入内通报。少顷，中门大开，只见二位英雄迎将出来，齐声说：“不知大哥驾临，有失远迎，望祈恕罪！”芳庆答道：“闯进贵山，多有得罪。”三人携手，来至堂前，分宾主坐下。庄丁献过了香茶，冯忠先说：“自从别后，已有两年。不知大哥近来光景如何？望乞示知。”芳庆答道：“自从与二位贤弟分别，在苏州城内开设武馆，教习拳脚武艺，约有门徒数百余人。每年八月中秋，在城内开设擂台，未曾逢过敌手，上年遇着一位英雄，姓高名天赐，武艺高强，到来打擂，愚兄斗他一阵，因此与他结识。”遂将圣天子前往杭州，趁游夜市，被店家小二调换包袱，偷盗财宝金银起衅，那知府受贿，通知武营留在府内，后来与张廷怀用银十余万两，知府得了银，始行放出。现在心怀不忿，特着愚兄到来，请求二位贤弟带了宝庄家将，前往杭州，杀了知府、店家，并取回珠宝金银。愚兄亦挑选得力门徒，从中帮助，万望二位贤弟应允。”陈标说：“大哥吩咐，敢不竭力？只是约定何日行事？”芳庆说：“即于本月二十日为期。贤弟二人挑选精壮庄丁一百名，分两队进发，就在杭州城外扎下；愚兄亦选二百门徒，到期相帮。”是晚，兄弟等排筵款待，次早用过早膳，芳庆辞别，望苏州而来。不日，来到张家庄，进入书房，张廷怀见芳庆回来，即问事体如何，赵芳庆说：“弟往牛头山见二位兄弟，已蒙答应，约定本月二十日在杭州城外相会。”转瞬到十八日了，那芳庆预先通知众人，共计有一百余名，扮作诸色人等，各各藏了刀械。张廷怀份作道士，带了二十人，作为伙伴前往取齐，芳庆扮作卖武，胡青山扮作乞儿，各带十

八，一同由杭州进来，到城外各寻客寓住宿惟青山所带十人，扮作乞儿，早已进城，寻庙宇住下不提。再说冯忠、陈标各带精壮家丁数十名，扮作九流，身带军器，齐望杭州而来。到二十日，亦在城外分店投歇。是日，芳庆见了，即寻一所密静住房，邀同陈标、青山、张廷怀一齐商酌。张廷怀说：“趁此人马齐备，明日辰刻行事。”着芳庆带人马五十名，扮作流民，直进知府衙内，趁知府坐堂，乘势将知府杀了；青山带人马五十名，在衙门就近放起火来，然后打进监中，将监犯放出；冯兄带人马四十名，守住协镇衙门，用二十名守住千总衙门，俱不容他一兵出入。小弟带人马二十名，将牛小二等杀了，搜夺珠宝、金银、金印等物。陈兄带人马四十名，守住南门，但见火起为号，一齐动手，凡左手上有红带者，便是自己人马。”各人依命，分投住宿。到了次早，各带干粮，遵令而行。

却说青山带了引火什物，将到辰时，就在知府衙后放起火来。那知府还在梦中，忽报衙后火起，匆匆起身，传齐差役前往救火。忽报外面有流民数十人进行讨赏。知府升堂，早被芳庆等蜂拥围住；又报监犯尽行放了，又报库银被劫了，知府大惊失色，欲逃不得。芳庆督同各人抽出利刀，大骂赃官，手起刀落，分为两段。走进上房，搜去金银珠宝，并将婢仆尽行结果，知会青山杀出衙外，早有人马接应，出南门而去。却说张廷怀带了人马，与胡青山一同杀进牛家店，先寻牛小二，即行一刀，分为两段，把店内衣箱查取金银珠宝金印等物，再行杀出来，喝令一众人马会齐，直向牛头山而去。各武官见有人马守住衙前，不敢去救，后来见人已去，即时督带兵役数千人赶了一程，但见众人逃去已二三十里之遥，是时无奈，收兵回衙坐定，将张廷怀、胡青山纠率贼人数百余，杀死知府，太太奴婢尽皆丧命，又把牛小二店内人等杀了，一一做好文书，会同

杭州道县，出禀详明。臬台移请苏州按察行礼，苏州知府悬赏花红，拿捉张廷怀数人。欲知后来能否捉拿张廷怀等到案，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苏州城白花蛇劫狱 牛头山黄协镇丧师

却说杭州臬台接到杭州道府县并协镇详文，大惊。即日传书办入内，立即做备移文苏州臬司，批行苏州府县武营将张廷怀等按名捉获，无使漏网。是日，苏州臬司接到杭州臬台移文，立即札飭苏州府县出示悬赏。那苏州府县札谕出下告示，并示各武营查拿：“钦加道衔，特授苏州府正堂萧为悬赏查拿事照得本府。现奉按察司张札开，准杭州按察司李移开据杭州县详称：前月二十日，有苏州城内豪恶张廷怀，包庇牛头山巨盗等。纠率贼匪数百余人，打进杭州府衙门，放火杀死知府一家，劫库银五十余万两，私放贼犯三十余名，同日又杀死店主牛小二全家，并掠去珠宝金银等物，走出南门而去。追捕不及，等情，详报前来，合就移情，札访查拿等。因转扎到本府，奉批伤行，文武官员并一体通缉外，合行悬赏。无论军民人等，有能将张廷怀等捉拿到案者，赏银一万两；余党赵芳庆，赏银五千元。犯到赏给，决不食言。”

却说张廷怀、芳庆、胡青山、冯忠、陈标杀死知府并店小二等一家数命，回牛头山而来。住了数日，张廷怀家中有事，早已先回庄中，谁料被武营兵丁打听，稟知苏州知府，协镇立

飭本营中军都司赖有先，会同知县差役，督率兵了数百余人，将张家庄重重围住。早有家人报入庄中，说道：“老爷，不好了！现有大兵将庄子围住了！”张廷怀情知杭州事发，急取铁棍在手，突见都司亲带兵丁数十名打进庄内而来，那都司手持双刀，喝叫兵丁上前围住，被廷怀手持铁棍，杀得那些兵丁头破额裂，受伤者不计其数。那都司见不是他敌手，喝令急传弓箭刀牌手数十名，将张廷怀围困乱射。此时廷怀右手被箭射伤，不能抵敌，却被都司督会兵丁上前，将他绳穿索绑。但因胡青山外出，芳庆又往牛头山居住未回，并无帮手。庄丁虽有十余个，皆是懦弱之人，偶有数个少壮的，总是寡众不敌，救之不能，遂被拿捉而去。

当日都司督同兵丁，将廷怀拿住，解往苏州知府衙内而来。那日萧知府正在后堂打坐，忽见家人上前禀曰：“启上老爷得知，有本城赖都司捉获强徒张廷怀，解来领赏，特来禀知。”那知府闻报，吩咐家人传见。将廷怀先交差押候，俟会客后再行提审。那家人领了主命，立即出来对赖都司说道：“有请老爷进去相见！其强徒廷怀先行交差看守便是。”那都司闻说将廷怀交值日差收押，立即整齐衣冠，随同家人进内，来到二堂，早有知府降阶相迎。二人齐至客厅分宾主坐下，家人奉茶。茶罢，知府说道：“那件天大功劳被老兄占到了，令弟喜不自胜，可恨张廷怀如此可恶，犯下弥天大罪了。若非老兄有如此手段，断难捉获。所出赏格花红之银现存库内，自然奉上，照数便是。”赖都司答道：“都是朝廷之威，并托公祖大老爷之福，与弟何干？那廷怀他不过独自一人凶恶，所以先时围捉，已伤兵丁数十人，不能将他捉住。后来见势头不好，再传刀牌、弓箭、兵丁上前拿捉，乱箭射伤他右手，不然吾亦难以捉获。今幸业已就擒，谅无忧矣！惟是余党赵芳庆等不知落在何处，须

要上紧，按名弋获。应领花红银两，伏乞即交弟手转给各兵丁分用。”知府说：“谨奉遵命，至未捉之余党赵芳庆等，飭愚设法擒获，破此重案。候案结后，待弟将老兄之功劳详上台转奏朝廷，定然高升矣！”赖都司说：“全凭公祖大老爷裁成便是。”家人再奉香茶。知府吩咐家人将贮库房之花红银两，点交与赖老爷收用。话完，两人再用茶。茶罢，那赖都司立即拜辞知府。那知府起身送至阶下，随同家人来至库房，着看库兵役将花红银一万逐一点明。赖都司着带来兵丁，抬回自己衙内，当即抽起三千两，其余受伤各兵丁，重者给银三十两，轻者给银十两，作为请医之费。然后按名赏发，不提。

却说萧知府见都司去后，立即着令家人传齐书差皂役人等，自己束带，衣冠升堂，来至公案坐下。早有两旁书差皂役带齐刑具伺候，喝令差役速将张廷怀带到公案前跪下。那廷怀立而不跪。知府大喝道：“这是甚么地方？见了本府还不跪下，你快快将包庇巨盗，纠同贼人数百杀死知府、店主牛小二，放走罪犯等，一一供出。如若延慢，刑法难免！”廷怀说：“我是本城富绅，安分守己，我素不相识巨盗，杀死知府店主之事一概不知。你若将我难为，天理难容！”知府喝道：“你等自己所作之事，时常与巨盗往来，谁人不知？现有杭州臬台移文为凭，快快供来，以免动刑！”张廷怀说：“我常在家内闲坐，并没出门，不识甚么！你不过见我有钱，捏我罪名，诬捏於我，想讹诈我三二千万银是真。”知府闻言大怒：“你自己犯下弥天大罪，不招认，反说本府见你有钱，做个罪名讹诈于你，实属可恶，若不打你，断难招认！”喝令两旁差役将他拉下重打一百。两旁差役闻言，立刻上前将他执住。此时廷怀虽欲施威，奈被锁住，右手又伤了，被数个差役推倒在地，打了五十小板。那知府喝令：“住打！问他招不招？”廷怀说：“冤枉难招！”

知府说：“如此口硬，再打五十板！”各差役再将廷怀打了五十板，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躺在地下。有书史上前禀知：“他受重伤，不能用刑，待小吏上前相劝，或者愿招，不定。”知府说：“你只管相劝便是。”那书吏对廷怀说：“你做的事，人人皆知；你若不招认，老爷断难容你。你今业已受伤，不能受刑，还须暂时招认，再行打算为是。”廷怀听了书吏言语，细想：“不如暂且供招，赵芳庆等在外，定必设法搭救。”想定主意，即对书史说：“我今受刑不起，情愿招了。”那书吏闻言，即向知府禀说：“他愿招了！”知府大喜，吩咐书吏，将纸笔交与张廷怀，写了供词存案。张廷怀写了供词单，写完交过，那个书吏呈上，知府观着供单上写：

具供单张廷怀，系本县人氏。今在大老爷台前，缘有好友被杭州知府捉拿收监，我因与他相知，设法保出。后来闻得知府偏断他案，将他收监。故我商酌，约齐弟兄，打进杭州知府衙门，私放监犯，放火杀死知府一家数命；店家牛小二，曾经偷窃珠宝金银起衅，故此一同杀死。以泄心中之忿。所言是实。却说知府将供单看了一会，点头说：“果然写得明白。”吩咐书吏将供单存案，将审过廷怀口供做角文书，详明上台。说完，即写监牌一面，着令各差役将廷怀收监，退入后堂。

却说众英雄在牛头山住了半月有余，那日正与冯、陈二位谈论，忽有庄丁报道：“启上二位老爷，不好了！小人奉命下山打听杭州之事，前几天张廷怀回庄，却被赖都司带了兵丁，前往庄中捉拿去了，解到苏州知府衙内，严刑酷打，招了案情。现在监内有知府出下赏格告示，捉拿我等数人。小人将告示抄了，特来禀知二位老爷定夺。”说完，即将告示呈上，那冯、陈接了告示，一齐观看，又与赵芳庆将告示看了一回，即对冯、

陈二位说：“事已如此，有何良计可能搭救廷怀出监？”冯忠说：“待弟带了家丁，混入苏州城内知府衙中，将廷怀劫出监来如何？”赵芳庆说：“不是那等容易！苏州城内人强马壮，不比杭州，此等无用昏官，还须想个善策为妥。还是着胡青山并几个精细家丁，带了银两前往监中，通了门头，上下使用，并往廷怀府上安置家人，叫他不必忧心，自然有法搭救。”那冯忠闻说，立即向胡青山说：“你今带根一千两，并同家丁数人，前往苏州城内知府监中，与廷怀通了门头使用，兼买些食物进去。倘进监见了廷怀，着其安心听候，定必设法搭救。所带银两，除门头使用，余剩交与廷怀使用，并往张家庄安置清楚，速速上山报知。”胡青山领了言辞，即刻带了银两，与山上两个家丁立即起程。行了两日，来到知府衙内，进监寻着看役，讲明门头使用银两。那禁子等人得了青山银两，即将青山带进与廷怀相见。青山说：“我今奉了各人之命，教好汉不用忧心，定必设法搭救。”廷怀说：“如今我在监中无银使用，我的家人未知如何？”青山说：“现今带来银一千两，除通门头及买物件并我数人使用，尚存银六百两，交与你收用。好汉，尊府之事，我自然前往安置妥当。现将食物银两亲手交你。银两务须广用，勿惜小费，到时自有方法搭救。”张廷怀见说，即刻将银两食物收了。是时胡青山将很两物件交代清楚，即时别了廷怀，出监房，与两个家丁走出衙前，寻座酒楼坐下，叫酒保来：“有好酒好菜，只管搬上来！”酒保闻言，上前答道：“有有，不知要多少酒肉？”青山说：“牛肉二斤，肥鸡一斤，烧肉八两，好酒二斤，猪肚汤一大碗，快快搬来，食完有事！”酒保答言：“知道。”连忙走下楼来，一一照数搬上，摆在台上。青山即与两个家丁，各饮了几杯。忽见一人走上楼来，在对面桌子坐下，叫酒保：“快搬酒菜来，食完有事！”青山即

视其人，身長八尺，面如重枣，细看不是别人，乃当日松柏岭白花蛇杨春。青山思想：目今正在用人之间，即速上前说：“杨英雄，多年不见，近景好么？”杨春答道：“我道是谁，原来是胡青山兄弟！一别几年，近日你在何处？”青山说：“一言难尽！快请过来同席慢慢细言。”杨春立即过席同坐，青山再叫酒保加上牛肉二斤，好酒二斤，猪肠汤一碗，烧肉半斤。酒保闻言，答应一声，下楼照依搬上来。二人再饮了数杯，青山先开言说：“自那年别后，好汉现在作何事业？望乞示知。”杨春答道：“此地人多，不是讲话之所，候寻静所再谈。”胡青山说：“一言难尽，亦须另寻地方，然后说明。如欲见我的义友，待我去张家庄讲几句。说话便同好友一同前往相会，细谈便了。”说完二人开量饮了一巡，方行用膳；用完了，青山即对杨春说：“我现在牛头山居住，有紧要事欲与好汉商量，勿惜一时之劳，务须前往为是。待我结了饮食钱，再往张家庄讲几句，说话就回来，与好汉一同起程。”杨春说：“我有包袱行李在南门外周家店，老兄请往张家庄行事，我在店内等候。”话完，各人起身下楼，付清酒饭钱，出门而去。不说杨春在店等候，单讲青山同两个家丁来到张家庄，直入书房坐下，请廷怀妻子李氏出来说道：“我今奉了牛头山众英雄之命，带银一千两，进去知府监中，见了你夫，通了门头，已将银两数百并食物统交与他使用，特来说知。娘娘不用忧心，务须设法救出便是。”李氏说：“足感你等大恩！”青山说完，别了李氏，出了张家庄，同家丁回店，挑齐行李，直来南门周家店。那杨春正在店中挂望，见青山到了，亦挑齐行李，挂了腰刀，一同前行。来到牛头山，一直上山而来。是对赵芳庆等正在盼望，一见胡青山回来，即问道：“办事若何？”胡青山上前禀明：“弟奉命前往府衙内监中，用银通了门头，余银尽

交廷怀收用，随即住张家庄，安置之事业已清楚。后在酒楼遇着白花蛇杨春，现在同他到来，商量此事。”诸人喜道：“快快着他进来！”青山走出山前，对杨春说：“有请！”杨春即同上山，与众人见过了礼。众英雄问道：“多年不见，佳景如何？”杨春答道：“自别兄台，流落两年。去岁在太湖寄迹，因此结识兄弟甚多，光景颇胜。前时不知仁兄如何在此，望乞示知。”芳庆说：“一言难尽！我与贤弟别后，往各处游玩，遇事甚多。”即将前事一说知，并昨日遣青山往监中使通门头，幸在酒店得遇贤弟，务求设法搭救。杨春听罢，想了一想，即起身答道：“事已到此，须大起人马，打进监中，将廷怀劫出方为上策。老兄起人马一百，赵兄起人马一百，弟起人马一百，必须急在太湖，回来行事，万无一失。”赵芳庆说：“此计甚好。陈兄带人马一百名，在苏州城外二里埋伏，一闻炮响，杀出接应；令冯兄带人马一百名，在南门外左右埋伏，不许闭城。一闻炮响，杀出接应。小弟与胡兄带人马二百名，在南门内四处埋伏杀出，但还各衙门兵出，即当击退；如无，不必杀出。杨兄与青山再带人马一百名，打入监中，劫出廷怀。待弟打过上房，将知府杀了，准於本月十八日早晨行事。青山带了银两、蒙汗药，将各看役饮醉，着青山引路，带到监中，一齐动手。”商量已定，杨春是晚在山上停歇。到了次日早，起身用过了膳，别了众人，向太湖进发。众英雄吩咐胡青山说：“你带银二百两，并蒙药一包进入监中，见了廷怀，与他商量，乃如此而行，不可有误。可同家丁二人前去，不必回来报知，就在城内听候，切宜机密，至要，至要！”青山领命，就带二人起程，向苏州城进发。行了两日，到了苏州城内。三人寻所店房歇宿。次日用了早膳，午牌时候，来到监中。见了廷怀，将事向廷怀耳边如此如此细说了一番。说完，出了监房，

来到店房，听候到期行事。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到了八月初十，不久便是中秋佳节。各家俱往茶楼饼店买些月饼，预备庆贺中秋，此乃年年如是，不必细说。却说当日杨春刮了众人，来到河边，雇了舟子，摇到太湖水寨。上了大营，各头目喽罗一见杨春回来，遂起身两旁站立，问：“大王回来了么？”杨春答道：“然也。现今二大王在何处？”众头目说：“二大王在山上大寨！”杨春见说，回落小舟，即叫水军喽罗摇向大寨而来。到了岸边，将身登岸，直到大寨聚胜堂前。那二位大王，一位二大王周江，一位三大王张文创，正在牛皮帐坐着。一见杨春回来，一齐下帐，上前齐声说道：“大哥回来么？不知打听苏州城内事体如何？”杨春答道：“事情甚好！现在有一庄大生意特来与二位贤弟商量前去做了。”遂将在苏州城内酒楼上遇着胡青山引至牛头山，见了诸头目，起人马前往劫监等事，说了一番。周江说：“大哥有何高见？”杨春答道：“我在牛头山与各位商酌定了，我本山带人马二百名，头山带人马二百名，准於本月十六日早晨行事，十二、十三两日就要起行，我与贤弟下山走一遭，留三弟守寨便是。”周江说：“如此甚好。现在日期已到。赶紧排选精壮人马，刻日起程。”杨春立即发了将令，传齐头目，挑选能干喽罗二百名，起程不提。

牛头山头目急排选人马二百名，叫赵芳庆带齐徒弟，到期一同前往。随即发令，望苏州进发。再说杨春、周江来至苏州城外，去城十里扎下，未及半日，牛头山人马也到，大家会齐时已八月十三。杨春见众人到了，即同周江到来相会，说：“日期已近，人马俱到，特请仁兄发令。”诸头目说：“还照前议。”随对赵芳庆说：“你须将人马调拨，务取万全。”芳庆对杨春说：“你领先与青山去张家庄，对廷怀家人说知，将

家中软细家私先行搬上牛头山等候，以防后患。”并令青山刻期引路进监，后令周大王并带人马一百名，五十名进监救出廷怀，五十名进杀上房，将知府一家杀了。小弟与仁兄共带人马二百名埋伏南门城内，如有兵出应，即奋勇挡住。又命陈兄带人马一百名去城二里埋伏，再令冯兄带人马一百名，在苏州城外左右埋伏，但闻炮响，便杀出接应。准十五日申刻进城，不得有误。各人得令去讫。

却说胡青山在店中对家丁说：“现已八月十四，你可打听两寨人马到否，前来报知。”家丁领命而去。青山即来监中，对各看役牢头说：“张廷怀兄蒙各位招呼，无恩可报，明晚中秋，有饼百斤，并银二十两，送与各位兄台做些酒菜，庆贺中秋。”即将银一封并单一纸交上，那看役接了单银，不胜之喜，说：“如此厚赐，何以报德？”胡青山说：“些须小费，何用多谢？”说完，去见廷怀说：“我已将饼单银两交与各位兄台了，明晚做节，你与列位兄台多饮几杯。”遂向廷怀将各情在耳边细说一番。廷怀点头。青山即刻出来，到店房，已见前去打听的喽罗同杨春在店等候。青山问：“事体如何？”杨春答道：“人马到了，准明日申刻进城，你所干事件早些齐备了，你可于十六日晨刻，在店外听候，引我进监，一齐动手。赶紧先往张家庄说知，叫他将细软家私，今庄客搬出城外，自有接应。”说毕出店去了。胡青山见杨春去后，起身即往张家庄。书房坐下，叫家人请李氏出来相见。青山即说：“现今人马俱到了，准十六日早晨行事，你可将细软家私挑齐，即令壮丁即挑出南门，自有接应，不可有误。”李氏立即吩咐婢女、庄丁打点。青山辞了李氏回家，次日是十五中秋，各家铺户贺节。是晚，明月一轮普照，各家瓦面皆有示旗，旗上有灯笼，十分光辉。是晚，监中各看役牢头得了胡青山那二十两银子，果然

办了鸡鹅鸭酒，做了二十多席酒席，与各犯人畅饮。惟廷怀自得了青山六百两之后，将银钱使用，对许多勇力之犯人，将自己情由向对他们说知。是夜，饮至三更时候，廷怀同几个知己犯人出来，对各看役说道：“弟自进监以来，蒙各兄台招呼，特来敬酒一杯，以报各位之德！”各看役立即起身，说：“张兄既已破费，又来敬酒，真正有劳！”廷怀说：“正是本分的！”遂斟酒数杯，各人饮了一杯，趁势下了蒙汗药，然后返本位坐下。是时，各看役见廷怀进去。对各伴说：“我们在此当差数十年，所有犯人，未有廷怀如此疏财仗义者，怪不得能干那大事情。我们今晚既蒙他盛情，大家都要痛饮几杯。”各人听见，举起大杯乱饮乱食，不觉大醉，浓浓睡倒在床，亦有睡在地下。廷怀心中大喜，暗中先将自己镣铐除下，然后与十余个知交犯人一概除了，听候行事，不提。

却说杨春与周江二人带了人马一百，陆续进城，各投店房安歇，即来周家店寻着胡青山商酌，不必再说。到了次日，杨春立即起身与青山寻周江，吩咐各人食了干粮，着周江同青山带人马五十名打进监中，将廷怀救出，自己带人马五十名，打进知府上房。当时，廷怀见胡青山人马已到，此时看役俱已大醉未醒，遂打开监门，与十余犯人蜂拥而出。青山见廷怀已出，即着有力的家丁将他背出衙门，犯人亦跟往而来，早有芳庆接应出城，不提。那知府当时听见炮响，又见家人报说有贼劫监，将犯人放出，不觉大惊失色，正欲出外观看，早被杨春带着人马杀进内堂。各差见人马众多，不敢对敌，各自逃命。知府是时见难敌对手，正欲逃走，早被杨春上前拿住，大喝道：“昏官，你知我么？”一刀分为两段，就即打进上房，将他家人妇子一刀一个杀了，然后杀出衙外，再放号炮一响，会齐人马，一齐冲出城外。人马接应，直奔牛头山而来。是时，各武营虽

知有贼人劫监，惟闻炮响连天，不知贼人多少，不敢出敌。及见去了已远，遂带兵赶出城外。此时，诸头目与杨春赶着廷怀第一队人马先行，赵芳庆与各人压住后阵，陆续而行。回头看时，见有尘土大起，赵芳庆对冯、陈二人说：“现此尘土大起，必有官兵追赶，索性大杀一阵，方知我等厉害。”冯忠说：“谨遵将令。计将安出？”芳庆说：“冯兄，你带人马去左边山脚埋伏，待他兵到，放他过去，然后赶杀。”冯忠领了将令，带人马去了。又对陈标说：“陈兄，你带人马走去右边山脚埋伏，待官兵过了一半，即行杀出，将他冲作两截，到时我自有计。”陈标领了将令，带齐人马去了。芳庆见两路去了，自己带了人马后行。

却说赖都司与左营千总、右营千总，带了三百兵丁，一路追赶而来。因见贼人不远，即一马当先，喝令兵丁奋力追赶。正赶之间，闻炮一响，早有一枝人马从右杀出，将他冲作两段。陈标手持长枪，大喝道：“你送死来么？”赖都司急忙手持大刀迎敌。两人战了二十余合，胜负未分。又闻号炮一声，赵芳庆已回头杀到，手拿双刀，直冲过来。两路夹攻，两员千总已被周江在后敌住，不能助战。此时赖都司急欲奔逃，无奈兵丁各自逃命，并无助救，措手不及，被赵芳庆一刀斩于马下。当时两个千总与冯忠正战之间，忽闻兵丁报赖都司业已战死，无心恋战，回马就走。冯忠正欲追赶，忽见鸣金收兵，遂带了人马，会齐赵芳庆等。望牛头山而去。来到山上，将官兵追逐，用计杀了赖都司，退了官兵说一番，众皆大喜，吩咐宰牛马庆贺。此时张廷怀家中之人，业已上山。廷怀急急上前，向杨春、周江并冯陈等及众人拜谢说：“多蒙搭救，又将家眷搬上山中，此恩粉身难报！”杨春说：“彼此手足，胜如同胞；患难相救，何用拜谢？但是劫了监犯，杀死官兵，事大如天，不久自有大

兵到来征剿，还须设条良计抵敌，方为善策。”冯忠说：“还望杨兄与小弟主张。”杨春说：“即速命人下山打听，再行商酌。若有官兵到来，用计杀他一阵，然后尽将人马搬过太湖，大家聚义敝寨，人马约有五千，粮草可支三年。莫若先将女眷并软细银两各物，先行搬去。不知各位意下如何？”众英雄俱各从命。

不说牛头山人马准备，却说二位千总，带了败兵，进入苏州城教场，查点兵士，死者七十八名，受伤不计其数。命人查访贼人踪迹，方知在牛头山。急速做备详文，禀知协镇与臬台，火速发兵剿除，免贻后患。当日黄得升挂到详文，立即过衙与臬台邹文盛说道：“目下牛头山贼人如此猖獗，实心腹之大患。前者掠劫杭州，杀死知府一家，今又来苏州劫犯，杀死知府，兵士死亡过半，若不速发大兵前往征剿，酿成巨祸，苏州实难保全。望大人思之！”邹臬台说道：“本司访得圣行游玩，遍访贤才，改名查江南地面，泰革各官，亦属不少。若往剿除，胜则有功，败则必死。倘若被圣上知之，如之奈何？”黄协镇忿然说：“如此大事，须得速办，待弟带兵往剿，有功则归大人，有失弟自当之。”邹臬台说：“即系如此，难以阻挡，兄台还须打算。”黄协镇带怒而出，说：“庸懦之辈，实难同事！”带了从人回衙，立即发令，立传左营守备罗大光、右营守备区镇成并前左右营二千总，各点兵一千，前往教场操兵，三日祭旗出师。当日，黄协镇坐在帅台发令，先传罗大光上帐，说：“你带兵三百名前部先行，逢山开路，遇水成桥，前往离牛头山五里扎营，不得违令！”罗大光得令而去。又传右营守备区镇成上前说：“你带兵三百名作第二队，前离牛头山五里与罗大光分营扎下，俟本协镇兵到，再行定夺。”区镇成得令，带兵去了。又传左右营二千总上前，说：“你随本协镇带兵前

往，将营扎下，再行调度。”二千总接令同在两旁，黄协镇发令已完，三声炮响，人马起程，直望牛头山进发。

却说杨春、赵芳庆各人正在讲话，有探子报上山来，启说：“列位，不好了！有苏州协镇黄得升带兵一千到来，在山下五里扎营，请令定守。”诸头目闻说，即对众人说道：“大兵已到，列位有何良计退之？”早有张廷怀上前献计说：“前者小弟被困苏州，幸蒙列兄搭救，此恩此德，没齿不忘。待弟略施一计，杀他片甲不留。”即升帐中坐下发令。即对陈标说：“你带人马一百名，各带硫磺引火之物，今晚二更时候，前去他大营上风头放火，不得违令！”陈标得了将令，带兵去了。又令冯忠说：“你带人马一百名，带了引火之物，今晚二更时候，向他左营在上风头放火，火者之后，即奋勇杀人，我自着人接应。”冯忠领命。即带兵卒去了。又对杨春说：“杨兄亦与周江带人马二百名，由山后绕出，前去十里，截他归路，候他兵败即行截杀。立即起行。”杨春二人领命，并带人马去了。又对赵芳庆及任千说：“你二人各带人马一百名，今夜二更时候，如见火起，攻他中营，不得有误，弟在帐中听报捷音。”二人闻言，即带人马去了。此时，九月初旬，北风初起，若用火攻，安得不胜？

闲言少叙，却说黄得升带了人马，来到牛头山下五里，与守备罗大光分营扎下，约半里之遥即扎西营。守备到帐说道：“我人马初到，安歇一夜。明日开帐。”右营守备区镇威说：“人马初到，未知贼人消息，如一到来劫寨，此害非小，大人还须提防！”黄协镇说：“宵小之辈，有何智谋？闻我大兵一到，俱丧胆志，尚敢来劫营么？”区守备不敢多言，与罗大光退出帐外。回到营中，对罗大光说：“协镇如此轻敌，必当败绩。我与兄台今夜必须提防。”罗守备说：“说得有理！”遂

吩咐各队：“人不离甲，马不离鞍，务宜醒睡预防。”却说是夜北风大起，初交二更，陈标带了人马，来黄协镇大营，在上风放起火来。此时黄协镇与二千总正在熟睡，闻报火起，遂急起身着衣，早被飞山虎任千带了一枝人马杀进帐中，黄协镇急上马持枪奔走。正走之间，又被陈标人马截住去路，遂落荒而走，马不停蹄，走有十里之遥，早有一枝人马拦住去路，乃是杨春、周江二人，勉强交战。战无数合，心流意乱，更兼气力不佳，早被杨春一刀斩于马下。各败兵叩头乞命。杨春见败兵如此狼狈，尽行放去，带齐人马而回。

且说两个千总各持大刀敌住。是时，各兵了四散奔走，被陈标人马逢人便杀，死亡甚多。右营千总与飞山虎任千战无数合，右营千总气力不加，早被他一枪挑于马下。左营千总拨马便走，又被陈标截住，措手不及，斩于马下，各兵败走逃命。再说冯忠，是夜带了人马，二更时在左营上风头放起火来。惟区守备颇知兵机，早已与罗守备预防，一闻火起，立即穿衣上马，持枪督令兵丁不许动摇。是时，赵芳庆人马虽杀到，有守备区镇威敌住，不能得入，彼此攻击，杀到天明，兵士均有受伤而逃，冯忠与罗守备交战，不分胜负。两营守备闻报大营已失，二千总阵亡，遂无心抵敌，两人杀开血路，拨马而行。赵芳庆见他去了，上前追赶。二守备正走之间，此时任千与陈标二人杀了二个千总，尚未收兵，又被陈标截杀一阵。两人遂拨马而走。未及半里，早有任千排开人马，截住去路。区守备吓得魂不附体，连忙下马叩首说道：“不知大王驾到，某等实乃奉上差遣，不得不来，情愿领罪。”罗守备见此情形，亦只得下马拜伏于地，说：“某等情愿投顺。”任千等即对二守备说：“我今放你回去，整顿人马再来厮杀，若再捉住，决不轻饶！”二守备抱头鼠窜而去。遂与周江等合兵一处，同上牛头山不提。

且说区、罗二守备收拾败残人马，正欲回城，迎面来了二人，区镇威近前细看，遂即下马，跪倒叩头不起。不知区守备所遇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接圣驾区镇威擢职 结亲谊周日青吟诗

却说圣天子与周日青游玩观音山，数日之间，将各处胜境游览一遍。这日，纷纷传说官兵与牛头山人马厮杀，官兵死伤极多。圣天子即同周日青回张家庄而来，行至半路，却值二守备收兵回城，区镇威见是圣上，随即跪下奏道：“臣自赴京，引见得观圣容后，今供职江南，业已两载。不知圣驾临幸，有失保护，罪该方死！”遂将出兵征讨牛头山，并协镇黄得升不听良言，以致兵败阵亡，上项之事，一一奏明。圣天子对区镇威说：“汝之用兵，深得韬略，朕所久知。今即着汝署理协镇，罗大光署理都司。牛头山之事，或另发兵马征剿，或是招安，候朕另旨定夺。尔等且各回衙训练兵卒，暂且罢兵，免致生民涂炭。朕今即欲同周日青去扬州一游，尔等不许声扬，毋庸远送！”区、罗二人跪送。圣天子起身后，遂即回城，赴臬轺稟见臬台邹文盛，将黄协镇不听良言，以致兵败阵亡，回至半途，遇着圣上，卑职引见时认得圣容，下马请罪，现着卑职署理协镇、罗守备署理都司，且勿许扬言等事说了一番。并说：“大人须将江浙之事按下，不日自有圣旨到来定夺。”邹臬台曰：“区协镇、罗都司，且各回衙候旨目便了。”二人即辞回衙不

表。过了一日，江苏巡抚庄有恭接到密旨一道，着将牛头山并太湖水寇尽皆遣散，其中如有武艺超群为将才者，记名选举，毋得徇情溢报。”庄有恭随即遵旨施行，将张廷怀、杨春、赵芳庆、陈标等举保不提。

却说天子同日青来到扬州，见一老人，白发红颜，背负着一个招牌，上写“相法如神”四字。老叟停步问道：“那位往何处去？抑或访友？日已西落，为何不久店栖宿？”天子同日青答道：“我因访友不见，你招牌上写着‘相法如神’四字，未免夸口。你既然识相，且与我相一相！”叟道：“不若投店住宿，然后漫漫细谈。”三人行过了小教场，转南门，寻了一所客店，名曰李家店，三人觅一间好房坐下。老叟说：“论相贵贱，在于骨肉强弱，在于容色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圣天子道：“先生相我如何？”老叟说：“相君之面，不止封候之相，君之背，贵不可言。”圣天子说：“何如？”老叟说：“你乃龙眉凤眼，相貌骇人，惟我相君，天子相也！”圣天子说：“如此说不灵了！我系直隶省人氏，商民耳。先生如此说，岂有不羞？”老叟说：“你如果系平常商民，即将我招牌打破，决无反悔。你从前历遭凶险，大难重重，幸有左辅右弼，以致危而复安。现在印堂明亮，凶去吉来，可喜可贺！”又相日青说：“你眉目清秀，少年得志，且两度明堂光彩，定小喜来临，日间必有一好亲事。”圣天子大笑道：“我父子二人在客旅之中，那有这等好事？更属胡言！”老叟说：“如此说实难言了！”明日遂不辞而行。此老叟是谁？乃吕纯阳老祖，见圣天子屡次遇事，所以特来点化。圣天子见叟去后，自想：“此老叟非常人也！我的事情他一一尽知。又说日间有一门亲事，未知是否有！”店主李太公拿了酒饭到来，说：“离此五里，有一柴家庄，柴员外有女招亲，如果诗题得

好，便招为女婿。客官二人不妨前往试试，或者得了未定。本月十五日开考。”当时圣天子听见，答道：“既然如此，到期不妨走走。”到了十五日，圣天子与日青前往柴家庄。果见彩楼高塔，引动多少俊秀子弟齐来庄内。是时，那彩鸾小姐，年方十八岁，生得唇红齿白，眉如秋月，真个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当日奉了父命，来到彩楼，出下一诗题，着丫环拿出，对众人说：“列位君子，我家小姐有对联，请列位观看，对得通，吟得通，对上一联，即便招亲。众人答道：“快快拿题来看。”对句云：

白面书生肚内无才空富贵

各人俱低头细想，并无一人对得通。圣天子微笑，代日青对道：

红颜女子腰间有物傲英贤

日青即时举笔，写了交与丫环，去见小姐，与他看。小姐见了大喜。偶然，地上跳出蟾蜍一只，小姐手拈金钗，刺死在地，命丫环拈全钗将蟾蜍出去为题，各人要作诗一首。各人亦不能作得出。圣天子代日青作诗一首：

小小蟾蜍出御沟，金钗刺死血长流。

早向也曾吞过月，娥娥今日报冤仇。

是时吟起，交日青写过，再交丫环交过小姐。那小姐接了此诗，慢慢细诵一回，说道：“真才子也！”立将诗交丫环呈上员外，即同丫环回房而去。柴员外看罢说：“这首诗是小姐取为第一么？”丫环答道：“不差！”当日众人见取了日青的诗，自己无份，即出庄门回家而去。柴员外请圣天子并日青了客堂，分宾主坐下。家童奉茶，茶罢，员外开言道：“老兄尊姓高名？何处人氏？请乞示知。小女有福，得配贤郎，实为万幸。”圣天子答道：“某乃京都人氏，姓高名天赐，干儿日青，

一经未谙，幸赘东床，殊深有愧。既蒙不弃，代与干儿卜日行聘便是。”说完别了员外，即与日青回店，着店主同进城办柴饼果杂物并礼金等，雇人夫送往柴家庄而来。当时员外接了礼物、聘金等，先行打发人夫回去，后请四亲六眷。各人带了礼物，来贺员外，即着人家摆上酒席款待。是夜，各亲友饮至三更方行散席。再过五日，圣天子再雇人夫抬礼物欲征典大礼，命日青亲身送到。是夜，就在柴家庄，夫妻二人参拜天地，然后再拜员外。送入洞房，早有丫环摆下花烛酒在房，二人饮了半晌，小姐说：“我出一对，你对得通，方与你成亲。”日青说：“快将对头出来。”那彩鸾小姐当将对脚写出，交日青看了，其对联曰：“好貌好才真可爱。”日青想了一会，答道：“同衾同枕莫嫌贫。”彩鸾看完，连声赞道：“真才郎也！”二人各相爱慕，说完，宽衣解带，一同携手上到牙床，共效于飞之乐。此乃人人如此，个个皆然，不必细说。

到了次日朝晨，日青、小姐来至厅前见员外，叩礼已毕。员外先说道：“贤婿才高八斗，诗对皆能，小女得配，实出意外。”日青说：“小婚庸才，乃蒙岳丈誉奖，令人难以克当。”员外又问：“俾时尊大人在何处居住？”日青说：“现在李家店安歇。”员外又说：“彼此属系亲眷，我庄上尽有地方，不若请令尊大人同来居住，俾早晚得以细谈，不知贤婿意下如何？”日青说：“既蒙岳丈不弃，待贤婚禀明契父，请他搬来庄上便了。”说完，即进房中，将员外相请契父到庄居住，说了一番。那彩鸾小姐闻言大喜，对日青说：“如果亲翁老爷到庄，要早晚侍奉，以尽媳道，又得以郎君相见叙，你赶紧亲身前在店接他到庄为是。”那日青与岳丈、妻子亦皆欢喜，立即离了柴家庄，直望李家店而来。来到店中，见了天子，禀道：“干儿岳丈并小姐请契父往他庄上居住，恐契父在店无人侍奉，

着我来请契父务须前往为是。”当时，圣天子见日青不在身边，自觉无聊，今见日青到店，说伊岳丈要请他到庄，不胜之喜，当即备齐行李，雇人挑起，同日青望柴家庄而来。到了庆中，日青先行入庄报知。柴员外闻报，即行出门迎接，来到中堂，分宾主坐下。员外开言：“不知亲翁光临，有失远迎，伏乞恕罪。”天子答道：“荷蒙过爱，是以到来叨扰。”员外说：“彼此至亲，何用说此谦话！”随吩咐奴婢，速将东厅打扫洁净，安置亲翁行李，过去居住。自此之后，天子就在柴家庄住下，日则出游玩，晚则回庄安息。或吟诗作文，或弈棋为乐。正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住了数月。此时正是四月初旬，景色移人之际，却与日青出去游玩。行到这马王庙，看见这所庙宇果然广大，看之不尽，摆着卖什物、医卜、星相，无所不有。入到二门内，又见有人讲书。与日青站立了步，听见这人所讲之书，乃系正德皇帝下南楼的故事，不觉失声叹曰：“江南好景色，游之不厌，古之帝王亦曾到此，岂止朕乎？”听了一回，不觉天色已晚，与日青走出庙，正欲回庄，行至半途，忽见一少年哭哭啼啼而来。上前问起情由，未知这后生如何对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黄土豪欺心诬劫 张秀才畏刑招供

话分两头。却说扬州府城外同安里，有一土豪，姓黄名仁，字得明，家财有数万，广有田庄，婢仆亦无算。下有四子，长子飞龙，娶妻朱氏；沈子飞虎，娶妻王氏；三子飞鸿，四子飞彪，未曾娶妻。惟飞龙与飞虎已入了武学。这黄仁捐了一个同知衔，平日霸人田屋，奸人妻女，无所不为。当日清明佳节，家家上坟，那时却有一妇人杨氏，年约五十余岁，因丈夫计昌身故，并无男儿，与女儿月娇二人上坟拜扫，将祭物摆开，先拜各祖先，然后来拜父亲的坟墓。适有土豪黄仁父子亦在此处扫墓，那第三子飞鸿窥见，在旁边目不转睛，见他生得美貌，眉如秋月，貌似西施，心中依依不舍，又不知是何家之女，那处居住。拜毕，即随其后，一直跟到月娇母女回家。向邻查问，然后知系许昌妻氏女儿。回到自己家中，将此事与母亲李氏说知，欲娶他为妻。要他在父亲面前说明，着媒往问。当时李氏得了飞鸿日间言语，是夜就对丈夫黄仁说：“今日这飞鸿三儿前往拜山，在山前见了一女，生得甚好，他十分中意，要娶他为妻。后来查得殷家之女，名月娇，他父亲计昌现已身故，止存母女二人孀居，想他亦属情愿，所无不肯之理。你不妨着媒

前去讲过。看他如何？”黄仁说：“怪不得今日在坟前见他母女回家，见墓亦不拜，跟随而去。三儿既中意，待我着媒往问，谅必成就。”说完，即叫家人黄安进内，吩咐说：“你可前去和安里第三间陈妈家中，着他立刻来，要事唤他。”那家人黄安领命，直望同安里而来。来到陈妈家中，适见陈妈坐在屋内，进去说：“我老爷叫你去，有事使你，可即刻走一遭。”陈妈听说了，问：“有甚么事，如此要紧？待我锁了门，然后同你走走。”即刻就将门锁了。即随黄安直走到黄家庄，立即进内，转过书房，见了黄仁，上前说：“不知老爷呼唤老身到来，有何贵干？”黄仁说：“你有所不知，只因昨日我父子上坟扫墓，看见殷计昌之女月娇，生得颇有姿色，我欲他为媳，将来配与三儿飞鸿。你可与我走走，倘若得成，媒金自然重谢。你立即前往讲讲为是！”陈妈说：“老爷大门户，岂有不肯之理？待我前去问过，看他如何对答，再来复命便是！”当即别了黄仁，来到了殷杨氏家中。立即进内，杨氏迎接，两人坐下，杨氏开言说：“不知妈妈到来，有何贵干？”陈妈说：“非为别事，现今有一门好亲事，特来与你相酌千金之庚帖，来将与黄家庄上三公子飞鸿合配，不知你意下如何？”杨氏道：“甚好！惟是月娇父亲在生时，已许了人家。”陈妈问：“此时许了何人？”杨氏说：“已许了张廷显之子张昭，现在已进了学，只因亲翁上年身故，服色未满，所以未有迎娶。比次实望妈妈虚走一遭。”陈妈说：“令千金已许了张秀才，这也难怪，待我回复黄老爷便了。”说完，当即起身辞了杨氏，复到黄家庄上而来。到了庄中，即向黄仁说道：“昨奉老爷之命，前往殷家将亲事说了，谁想那殷月娇之母杨氏说，伊女儿亲事殷计昌在生之时已许了张昭，上年已入了学，因丁父忧，所以未迎娶过门，故此特来复命。”黄仁说：“此事确其，亦属难怪，待我

查过，再着人寻你未迟。”陈妈见说，立即回家去了。即叫飞鸿进内说道：“殷杨氏之女月娇，我已叫陈妈前去问过了，他的母说已许秀才张昭，那张昭因为丁父忧，未曾迎娶伊女过门，特为父与你另寻亲事便了。”飞鸿听说，口虽无言，心中不悦，辞了父亲，遂进自己房中。此夜发起病来，一连数日，并不起身。有丫环前来书房问候，得知飞鸿有病，即禀知老爷、夫人知道。黄仁夫妻进入房问道：“三儿，你有什么病，因何连日不起？究竟所患何症，可对我说知。”飞鸿答道：“想儿自从那日上坟回来，心中自不安。前回身上发热，夜来更甚。”话完，即合眼不言。黄仁夫妻两人闻言，即出房门而来。至厅中商议，三儿之疾，他说上坟回来即起，莫若着人去请一位方脉先生来，看他如何。即着黄安进内吩咐：“你请位方脉先生来，看你三公子之病。”黄安领命，立即而去。请了一位何先生，名叫何有济。当日从了家人黄安进内，先入书房看病。黄安在床边说：“现在奉老爷命，请了一位先生来诊脉，三公子起来看视。”飞鸿说：“我一身骨痛，不能起身，可请先生进内与我诊视。”黄安一闻言，即请先生近床，将飞鸿左右手六部之脉，细细诊了一回，并问了病源，遂唤黄安来至书房坐下，向黄仁说道：“医生诊得令郎之病，左关脉弦大，右关洪数实，乃阴火上升，肝郁不舒，心中有不如意之事，非安心调理不能痊愈。”说完即开了一方，该药无非清肾之剂，谈论一番辞去。是晚，飞鸿服了这剂药，仍不见效，一连数日诊视，病体益剧。黄仁心中烦闷，即对安人李氏说：“你速进房将飞鸿细问，实因何事以致于此？”是夜，李氏果然进房，向飞鸿说：“你父亲着我问你，究竟因何事致疾如此？”飞鸿说：“我的病源，母亲尽知。自从那日上坟见了月娇之面，时常心中牵挂，所以一病至此。纵使扁鹊复生，难医此病痊愈，想儿亦不久人世

矣！”话完，合眼即睡。那李氏听言，即出来对黄仁说道：“三儿之病，实因三月上坟见了月桥，不能忘情，料想治疾无用，老爷只须设法，免误三儿之命。”黄仁想了一回，说：“那月桥已许了人，想亦难设法。莫若明日唤陈妈到来，看他有怎么良计可以治得三儿疾？”到了次日，即着黄安进去说道：“你可再往陈妈处，叫他速速到来，有要事商量。”黄安领命去了。不久，将陈妈带进前来。黄仁先说：“我今叫你到来，非为别事，所因前月着你前往问月桥这件亲事，我对三儿说知，他就一病不起，医生调治，全不见效，特叫你来，究竟有何法解救？”陈妈说：“这样之病，有药难施，除非月娇肯嫁，三公子方得愈。老爷还须打算！”黄仁说：“那月娇现已许配张秀才，何能肯嫁我儿？没有什么打算。”陈妈说：“此件事，老爷不想他为媳则已，若想他为媳，老身想条良计，包到手。”黄仁说：“计安将出？”陈妈说：“我将张昭想了一番，不过一个贫穷秀才，着人与他往来，劝他将妻相让，把三百两银子与他，他若不允，老爷着人将赃物放在他家，就说他包庇贼匪，坐地分赃，老爷与知府尊交好，求他出差捉拿，解案强逼招供，收在监中，将伊害死，那时不怕月娇不肯。此计老爷以为如何？”黄仁听了大喜：“看不到妈妈有如此高见，待我明日着人前往便是。”此晚，陈妈就在黄家庄食了晚饭方归。次日，黄仁即寻了一人，名叫伍平混，平日与张昭颇好，将银十余两交他手中，着他如此这般，吩咐一番。那伍平混得了银子，寻着了张昭，说：“我有友人，欲求张兄写扇数把，不知要笔金多少？”张昭说：“彼此相识多年，笔金随便就是。”那伍平混即将扇子并笔金一并付下，便说道：“弟今得了数两横财，欲在酒楼寻些美酒佳肴，如秀才不弃，一同前往。”张昭说：“如何破费仁兄？”伍平混说：“彼此朋友，何必谦话！”於

是两人同往，找了一家酒楼，觅一好坐位，大家坐下，即唤酒保弄些好酒来。酒保从命，连声答应，将各酒并菜摆开席上，两人执杯就饮。伍平混说：“多年不见，究竟近年光景如何？今令尊福否？俾时荣娶否？”张昭说：“上年家父已故，因丁忧未娶妻。历年闲住，不过写扇度日，未有十分光景。”伍平混说：“比时你令尊生时，定下你之亲事，是何人之女，不妨说与弟知。”张昭答说：“家父生时，已定了殷计昌之女，岳父亦已去世，两家均有服，故嫁娶两字，暂且放下。”伍平混说：“莫不在邻街？伊母杨氏年约五十余岁，此女名唤月娇么？”张昭说：“正是，兄台何以得知？”伍平混说：“别人我亦不讲，余与贤兄多年相交，情同莫逆，不得不细悉言之。此妇甚属不贤，自己少时已属不端，又教他女不正，私约情人，个个皆知，难道贤兄未有所闻？”张昭闻言，想了半晌，方开言说：“究竟此番说话是真的么？情人果是何人？”伍平混说：“我也闻得人说，与黄仁之第三子飞鸿有情，时常往来，怪不得贤兄近日之世景如此不佳，将来若过了门，贤兄还须要仔细，万一与情人往来，性命定遭毒手，贤兄早为打算！”张昭听了伍平混这番言语，饮食不安，又未知真假，草草饮了一回，遂问道：“伍兄所说之言，乃是人言，或是目睹？迄今我一贫如洗，难与计较。究竟有何良计教我？”伍平混说：“弟有一句不识进退的话，不知贤兄肯容我讲否？”张昭说：“伍兄既有良言，不妨说出！”伍平混说：“此等不贤之妇，纵使迎过门，亦属不佳，必有后患。莫若将他休了，任他嫁了飞鸿，着人去要他银子二三百两，另娶一贤良的，不知贤兄以为如何？”张昭说：“此等事情，实非浅鲜；所听人言，未必是真，待我访过明白，下日再来复命。”于是两人用了膳，当即下楼辞别，即行分手而去。当时已夜，张昭回到馆内，夜不成眠。次日，

即着人到岳母处略将此事查问了一回，始知黄仁曾打发媒婆陈妈到门求过亲事，不就。方知伍平混在酒楼所讲之事是假，遂立定一个主意，将伍平混所付下之扇一写起，待他到来。不数日，伍平混果然到来取扇。张昭先将各扇拈出，交与伍平混，说：“伍平兄，你前数日所讲的话，我已访得的确，大约伍平兄你误听外人言语，几乎我将妻休了。你可对黄仁说，不要妄想坏了心肠为是。”话言几句，立即进内去了，伍平混自觉无味，拈了几把扇子，出门直望着黄家庄而来。来了庄门，立即进内，转过书房，见了黄仁，言说：“此事不妥！”就将见张昭求他写扇为凭，带到酒楼说了一番，谁知他查了几日，今日我去取扇，他将我骂了一场，叫我回来对叔台父子说，不要妄想，反坏了心肠。说完这几句，立即进内，就不与我讲了。如此行为，令人可恨！叔台还须想个方法，弄他九死一生，况叔台又与知府相好，这寒士未必是敌手，那时月娇不怕他不从。未知叔台有什么良计否？黄仁说：“此事容易，莫若我明日做一禀，去知府衙门报劫，求他差捉张昭，说坐地分赃，你可先将赃物放在他屋内，那时人赃并获，你道此计如何？”伍平混说：“甚好！赶紧即行！”当时黄仁执起笔，做了一个禀，交了伍平混看过，其禀曰：

具禀职员黄仁，年六十岁，系扬州人。告黄安禀为串贼行劫，赃证确实，乞恩飭差查拿，起赃究办，给领事切职。向在治属同安里居住，历久无异，不料于本年四月初五夜三更时候，被匪三十余人，手持刀械，撞门而入内搜劫，单劫首饰银物等，而喊追不及。次早投明，更保知证实，随即命人暗访。始知各赃物落在邻街秀才张昭馆内，而且有贼匪时常躲匿，显庇贼行劫，坐地分赃，若不禀请查拿，地方莫能安静？特遣家人黄安并失单匍叩台阶，伏

乞移营饬差，查拿张昭到案，起赃给领，乞按律究办。公侯万代，为此上呈。叩公祖大老爷台前，恩准施行。

计开并失单一纸：

黄金镯五对，重五十两	金叶三百两
白银二十两	珍珠二盒，约二百余粒
袍褂五套	朝珠二副
玉镯五对	繆纱男女衫十件
金戒指四	伽楠珠三副
香案三副	锡器约三百余斤
繆纱被八条	古玩六十余件
钟表五个	珊瑚树大小三十余枝
金器首饰约二百余件	银器首饰约二百余件
扳指三只	绸衣约五十件
布衣约二百件	尚有多少什物难尽具列
共计约银三万余两	

当时伍平混看完，即将此禀交回黄仁，说：“此禀做得甚好，赶紧命人投递便是。”黄仁即写信一封，着黄安连禀带往知府衙门，交号房递进去。当日知府见了黄仁的禀并信，立即差了四班差役，并夥役二十余人，同伍平混来到张昭馆中，不由分说，张昭即被差役锁住。那伍平混预先带了赃物在身，假进张昭房中，搜出赃物，一齐带到公堂。知府早已在堂候着，立即喝令将犯人带上。各差役立将张昭带上堂来，并喝令跪下，知府喝道：“你好大胆，身为秀才，不守本分，胆敢包庇贼人行劫黄家细软之物，坐地分赃，今日人赃并获，有何理说？”张昭含泪禀道：“生员读书明理，安分守法，怎敢串贼行劫，都是黄仁窥见生员之妻姿色，欲娶为媳，着伍平混到馆劝生员将妻卖与飞鸿为妻，生员不从，骂了伍平混几句，所以挟恨，

遂因此就诬生员串贼行劫，坐地分赃。求公祖大老爷查个明白，释放生员回家，就是沾恩了。”知府道：“你说不串贼，为何各物赃证落在你房？还来抵赖，不打何肯招认？”喝令重打。此时各差役俱得了黄仁的贿，立即将张昭除了衣服，推下打五十板。知府再问：“招不招？”张昭说：“冤枉难招！”知府说：“若不重刑，断难招认！”喝差将张昭上了背枕，吊将起来，约有一刻之久。有书办上前禀道：“现在已吊昏了，求老爷将他放下，待他醒来，小书上前劝他招供就是。”知府闻说，即着差役将他放了。当时张昭已被吊得魂不附体，及至醒了，该书吏上前说：“张秀才，你若不招认，必然再受重刑。不若权且招供，再行打算为是。”张昭自思：“今日再不招供，何能受此重刑？不如招了，免受苦刑。”也罢！遂对差役说：“我招了！”差役上前，禀他愿招了。知府大喜，立即将他放下手铐，飭差将纸笔交他写供。那张昭接纸笔，无奈将供案写上来，交差役呈上。供云：

具口供：生员张昭，年二十二岁，扬州府人。今赴大老爷台前，生员因历年事业贫苦难度，与匪交游，四月初五夜，纠同赋人前往行劫黄仁家中，以冀得银分用。今被捉拿，情愿招供，所供是实。

当日知府看他供词，立即写下监牌，唤差役收监，那知府即行退堂。伍平混打听明白，即速来到黄家庄，见了黄仁，说：“如今那张昭业已在知府堂上认供，将他收监，还须用些银两，嘱差役给他米粮，将他饿死。然后将饼食、礼金等物抬至杨氏家中，若再不从，再做一禀，说他赖婚，捉拿母女到案，不怕他不肯依从！”黄仁说：“既然如此，照式而行。”当时即交与伍平混银两，带去监中。伍平混即领命，将银携在身上，来至监门，向差役说：“我今有事与你商酌。现奉了黄仁老爷之

命，有银一封，送上兄台，求将秀才张昭绝米粮，将其饿死。如果成事，再来致谢，此不过暂行致意。”黄江说：“你今回去对黄老爷说知，总之从命。”即将此银接了。伍平混办了此事，出城来见黄仁说：“这事已办妥了，赶紧定了饼食，修了礼金，再过几日就行事了。”黄仁说：“你再将银子前往饼店，定下为是。”伍平混将银携带，前往不提。

却说差没黄江得了银两，将张昭饿了数日，后用猪油炒了一碗冷饭，将与他食。那张昭已饿极，即时食下，是夜发起热来。黄江再用一碗芭豆泡茶，作为凉水与饮，张昭饮了这碗茶，痾痢不止，不上两日，呜呼一命归阴。当即禀过府，叫仵作验过，禀报实因得病身死，并没有别故，见出了结存案。伍平混到监打听明白，立即来见黄仁，说：“张昭已结果了，赶急寻了陈妈行事。”黄仁立即着令黄安前去，不久，将陈妈引进。黄仁就吩咐道：“陈妈，你今夜就在我家里住下，明日与伍平混抬了食饼、礼金，前去杨氏家中放下，说道六月初二日到来迎娶。看他如何回答？”到了次日，这陈妈带了伍平混并人夫十余人，抬了十余担饼食，一直来到杨氏母女家中。见了杨氏，即上前说道：“恭喜，恭喜！”月娇见了陈妈到来，早已入房去了。话犹未了，忽有十余担食物，一直走进前来。杨氏见了，不胜惊骇，说：“究竟为何事？莫不是你们错搬了不成？”陈妈说：“一毫不错！前月奉了黄老爷之命到来为媒，定下令媛为媳，安人业已情愿，难道不记得么！趁个良时吉日，为此抬礼金、饼食到来过礼。准六月初二迎娶过门。”说完，即将礼金、饼食摆在厅前。杨氏说：“我前番业已讲过，小女已许配秀才，一女安能嫁二夫？”陈妈说：“因你女婿张秀才串贼行劫，坐地分赃，被知府大老爷捉拿到案，已认了供，收在监中，闻得已死了。我想黄老爷乃当今一大财主，又有钱，且有田，

更有体面，此等门户，还不好么？你纵然不肯，亦不得了！”杨氏说：“结亲之事，总要两家情愿，岂有强逼人家为妇的道理？难道没有王法？”陈妈笑说：“现今知府与黄爷相好，你若不允时，只怕拿捉你母女到堂，那时悔之已晚！”杨氏说：“东西你快将抬去，待我与姨甥林标商酌，延日乃来回音未迟。”陈妈说：“礼物权且放下，限三日我再来候你回音。”话完，即同伍平混各人去了。杨氏自知独力难持，难与理论，控天无路，诉地无门，即入房与女儿月娇说道：“如今此人到来强逼，他说你丈夫已被知府押死，你我在家尚属未知，待我着人寻访你表兄林标到来，前往打听，再行商量。”月娇说：“这些强人如此无礼，倘若再来通勒，我惟有一死而已！母亲快去找寻表兄，叫他打听我丈夫被何人所害？因何身死为是。”杨氏闻了女儿言语，当即出来，托邻人前往找寻，不久带了林标到来，说：“不知姨母唤甥到来，有何事情？”杨氏道：“你不知昨日有陈妈带了多人，抬了礼物，说黄仁要娶你表妹为媳。我说已许秀才，他说张秀才串贼行劫，坐地分赃，被知府捉拿押死。你可前往，将表妹夫为着何事、被何人所害，一打听明白，回来与我说知。”林标听见，说：“既然如此，待甥前去就是。”说完，立即起身进城。到了申刻，始行回来。说：“姨母，不好了！甥奉命前往，查得三月姨母与表妹上坟拜扫，被黄仁第三子看见表妹生得美貌，欲娶为妻，着陈妈来问，姨母不从，云已许了秀才张昭。后来黄仁再着伍平混寻着表妹夫张昭，以写扇为名，同到酒楼，说表妹不贞，劝他休了。妹夫不从，骂了几句，他就怀恨在心，即控妹夫串贼行劫，坐地分赃，告了知府，捉拿到监后将其押死，然后着人抬了礼物到来强通。”一一细说一番。当日，月娇闻得这段情由，大哭道：“这强人如此没良心，害我丈夫，若再来逼勒，誓死不

从！”当即换了素服，吩咐母亲，立了丈夫的灵位守孝。杨氏见女儿如此贞节，只得从顺，任他所为。留住林标在家，防陈妈再来，得个帮手。

过了数日，果然陈妈又来候音。林标上前骂道：“你这老猪狗，果然再来么？你干得好事，用计害了妹夫，还逼表妹为婚，如此无礼，若不快回去，定将你重打出门！”陈妈说：“你是何人，如此行为？你表妹已受过黄家茶礼，受过黄家聘金，胆敢将我辱骂？快快将名说出！”林标说：“我姓林名标，系月娇的姨兄，杨氏系我姨母，你不认识我么？你若不信，等你知道我的厉害！”说完即提起拳头向陈妈打去，打了两拳，杨氏恐将他打坏，连忙上前劝说：“姨甥不必打他，将他推了出门，就不必与他理论！”林标听了姨母之言，一手将陈妈推了出去，闭上屋门。全不理他。当日陈妈得了怠慢，被推出门，街坊邻舍惧畏黄仁势力，不敢公然出头。内中有人知道杨氏母女受屈，出来相劝道：“你老人家，如今又夜了，赶紧回去为是。”亦有三五年少后生不怕死的，替杨氏母女不平，将陈妈辱骂。陈妈看见街邻言语劝阻，遂得风便转，急急奔走出城，回到黄家庄，见了黄仁，就将杨氏不从亲事，反着伊姨甥林标出头辱骂，说了一回。黄仁闻言大怒道：“你受我礼物、聘金，又不允我亲事，反着你姨甥出头辱骂，若不发此毒手，你如何知我厉害！”陈妈说：“须用害他女婿的手段，方为上策。”黄仁曰：“我也知道！”思了一回，遂做下一票：

具禀：职员黄仁，年六十岁，扬州人。告黄安禀，为欺骗财礼串奸赖婚，乞恩施差役捉拿，押令完婚，以重人伦事。窃职三子飞鸿，凭媒陈妈于本年四月说合殷杨氏之女月娇为妻，当即抬了聘金、礼物前往，一概收下，回有婚书为据。前月再着陈妈预送星期，订明六月初二迎娶，

詎料杨氏反悔，不允亲事，着令姨甥林标出头辱骂殴打，赶逐出门，该媒回语不胜骇异。追再三细查，方知兄妹同奸，不肯过门。如此欺骗财礼、串好赖婚，目无王法，迫得遣叩台阶，伏乞饬差拘杨氏母女并逞凶之林标到案，究明串奸实情，勒令杨氏将女过门完婚。以重人伦，便沾恩切。赴公祖大老爷台前，恩准施行。

计开 殷杨氏系骗财礼不允亲事人

殷月娇系杨氏之女与姨兄有奸人

林标系杨氏之姨甥乃兄妹有奸不令过门人

当日黄仁将禀写完，看过清楚，立即修书一封，即着家人黄安进内，吩咐道：“你可将此禀并信带往知府衙门，转交号房投递。”那黄安领了主人之命，一路进城而来。到了知府衙门，立将禀、信来至号房放下，并付下小包号役书，挂了号，带进门房，摆在公事台上，即回号房而去。是夜，知府坐在内堂观看公事，看到黄仁这张禀词并这封书，从头至尾看了一回，再看这封信，无非求他快出差捉杨氏、月娇、林标三人这等说话。自思道：“前番已害了张昭，今又来人禀赖婚等事，莫若明日先行出差，打发一人与他借银一千两，他若应允，方可酌情与办；如有推却，即将此案搁下，看他如何对我！”立即写信一纸：“杨氏之件业已出差，惟目下需银一千两，恳求仁兄俯念交情，暂为挪借，候粮务清完，即行归赵。”即着家人往黄仁家中呈递。那黄仁接上此信，分明要他银千两方肯与办，无奈即将银如数兑足，着黄安带了此款银两，随同知府家人进了衙门。知府主人说，此项业已收到，日前带来之件，一一照办便了。那黄安见说，当即辞了知府，来到主人面前，说：“小人所带之银，前去衙内，亲手奉上，知府大老爷他着小人回来禀知，说银两业已收到，前者投递之件，亦遵办便了。”

那黄仁听见，立点了头，着令退出，自己也往书房听候，不提。却说知府见黄安去后，立即传差投进内，吩咐说：“你可速去将杨氏、月娇、林标勒限两日内到案，毋得迟延，有误公事。”这几个差役听了知府言词，立即出外，唤齐夥役，一同前往杨氏屋内，不由分说，将杨氏母女、林标三人一并上了锁，一直带到公堂禀知知府。杨氏等到后，立即升堂。早有两旁书差伺候。当日知府坐了公案，喝令差役先将杨氏一人带上。那差役得令，即将杨氏带到堂上，喝令跪下，知府喝道：“黄仁告你欺骗财礼，纵容杨氏女儿与表兄林标通奸，不肯过门，你可听本府吩咐，将女配与黄飞鸿为妻便罢，再违抗，法律难容！”杨氏禀道：“小妇人怎敢受他的财礼？只因他第三儿子在山前见我女儿美貌，后着陈妈到来欲娶为妻，我说已许张秀才，不能再嫁二夫，是以不敢从命，推却而去。及至前月带同人抬了财礼，说我张婿张昭串贼行劫，坐地分赃，业已被捉押死，硬将财礼放下，不肯抬回。后来我着姨甥林标前行打听，女婿实系被他害死。细思他实是仇人，我女儿情愿守节，莫肯改嫁于他？现在财礼原存在家，分厘不动，求老爷查个明白，将小妇人等放出，然后将财礼尽行交回，就沾恩了。”知府闻言，大喝道：“你好糊涂！分明你纵容兄妹串奸，欺骗财礼是真，快些遵断，以免动刑。”杨氏说：“婚姻大事，总要两家情愿。今日逼我女儿忍辱事仇，宁愿一死，誓不从命！”知府说：“你好硬嘴，不打，你断然不从！”喝令差役掌嘴，那差役闻言，立即上前将杨氏打下二十个嘴巴，好不厉害！打得皮开肉破，鲜血淋漓，牙齿去了二个。知府再问：“你肯不肯？”杨氏说：“如此将我难为，纵然打死，亦不从命！”知府令差役再将杨氏右边嘴巴打了十下，此时杨氏打得昏倒在地。那知府喝令差役，急将他救醒，已不能言，死在地下。遂命差役将他

抬出，并将月娇、林标二人分押到监中，仔细看守，即行退堂，不提。要知月娇、林标遇着谁人搭救出监，与夫报仇，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伯制军两番访主 唐教头二次解围

当日这知府因劝殷杨氏将女月娇从顺黄氏亲事，杨氏执意不从，反出言顶撞，一时盛怒之下，将他活活打死。自问心上不安，又受了黄仁的银两，不得不如此断法。故此，这月娇、林标二人未带上堂审问，权且收监，着令管监之伴婆慢慢相劝于他，望其从顺。谁知月娇果然贞节。这知府亦属无奈，只得将相劝月娇的言词对黄仁说明，且将套话弄络自然，将月娇劝到相从，并劝黄飞鸿不必心急，定然有日到手。这飞鸿听了知府的言语，信以为真，这病便好了几分，当时即能起身行动了。此事搁过一边，话分两头。

却说伯达自从在镇江丹徒县衙门得见圣容，求他回朝。不从其请，只因天子到江南来久，地方多未游尽，是以未肯回朝。伯达遵旨，差委中军官带了兵丁，捉拿蔡镇开一家解省。再将密旨交与庄巡抚，捉拿叶兵部一家解京；自己带了兵丁，却来巡视长江一带。一年期满，回京复命，将在丹徒县得见了圣上，一一在太后驾前禀奏一番。太后随即吩咐伯达，二次巡视长江，务即寻着圣上，劝他回朝，不可久延于外。当日伯达领了太后圣旨，即刻带了从人出京，雇舟直望江南而来。来到码头湾，将船定泊，早有地方官迎接。公馆住下后，令心腹家人，四处

打听圣主踪迹，但数月未有下落。伯达与家人四名雇舟来到扬州地方，着家人寻了客店住下，然后各处细访，有时微服往各处游玩，顺访民情并城中贤愚，不提。

却说天子游玩，到那一日，见一少年后生哭哭啼啼。问起情由，那少年上前说：“小人姓林名豹，因有个姨丈名唤殷计昌，乃广东人氏。家财数万，娶妻杨氏，生有一女，名唤月娇。在本处贸易，上年业已身故。本年三月，母女上坟拜扫，被彼处一土豪姓黄名仁，与三子名飞鸿，看见月娇生得貌美，强逼为婚，姨母不从。那土豪先将表妹夫张昭捉拿在知府监里押死，便将礼物聘金搬入殷家屋内。姨母将他骂了几句，他假做婚书，复禀知府拿捉姨母母女二人，并哥哥林标收监。姨母因与奸官顶撞，已被当堂打死。现在哥哥与表妹在监，定然有死无生，无法搭救，因此啼哭。”天子本欲与他出头，因见从前所做之事，历遭危险，不敢妄动，说道：“待我做禀，你拿去递过，知府不准，再来商酌。余在李家候你。”林豹说：“客官高姓？”天子说：“余名高天赐。”说完即将禀做起，看过一遍，然后交日青写正，交与林豹。又唤日青取了银锭，并交他手，吩咐说：“你须仔细前往为是。”林豹当日拿了禀词，并圣天子所赠银两，一直奔到知府衙门而来。那日正是初八放告，早有许多百姓到衙递禀。是日午牌时候，差人两边侍立，知府坐堂收禀。那些百姓陆续将禀呈上，俱皆收了。及至收到林豹所递之禀，即时张目观看，其词曰：

具禀人林豹，年十九岁，系扬州人。禀为土豪情势，图婚诬陷，叩乞当堂省释，免遭久押拖毙。事缘豹有姨母，于本年三月与女月娇上山省墓，被本处土豪黄仁父子窥见，表妹月娇颇有姿色，强迫为婚，硬将礼物聘金担进屋内，姨母不肯，遂假做婚书，诬以包庇贼匪、串监赖婚

等情，诬告捏陷，致差拿姨母母女并豹兄林标到堂，勒令了案。姨母云女已许配秀才张昭，不肯结婚。先将张昭押死，以致姨母受刑身故。并将豹兄暨月娇妹收监。有此夺婚诬陷，情何以堪？只得据实禀叩公阶，伏乞立将豹兄林标并表妹月娇开释，免遭押死。并请拿土豪黄仁父子，并媒婆陈妈、恶棍伍平混到案究坐，万代沾恩。上赴公祖太老爷作主施行。

当日，这知府看了林豹所递禀词，大怒，拍案骂曰：“你这糊涂东西！你哥子骗好人家媳妇，霸人妻子，本已经查得明白了，你还敢到来混诉？本应将你治罪，姑念你少年无知，权且饶恕。”喝令各差赶出，即将该禀词扯碎。当日，林豹被差人赶出，立即来到店中，见了天子，将知府妄为如此，不肯收禀，谈了一番。天子闻说大怒，说：“待我再做一禀，你即往省城按察衙门再诉。”林豹说：“求高客官快写，待小人往禀便了。”圣天子当即提笔思了一回，做起这告按察的禀词。看过改正，再令日青写正誊就，取了银子一锭，交与林豹，吩咐说：“你赶紧前往省城，将禀去递，不可有误。我在此候你音讯。”林豹得了银锭及禀，速仁来到江边，雇舟望省城而去。那一日，到了省城上岸，林豹见天色已晚，找寻歇店居住。次日，林豹着店家备了饭食，进来用过了膳，然后进城打听按察递禀日期。此时业已初七日，臬台未有出衙，不能拦舆投递。候到申刻，始行回店安歇。到了次日，食些干粮，拿了禀词，一直进城，各百姓将禀纷纷呈上。那按察姓霍名达成，广东人氏，为人清廉正直，办事谨慎，惟是懦弱不振。当日坐在案上，将各百姓所呈之禀，尽行收了。见林豹之禀，乃系控告扬州知府的，不胜大骇。其词说：

具禀人林豹，年十九岁，系扬州人氏。禀为偏断偏押，

刑毙无辜。伏乞札行，超我救生以雪冤事。窃豹前姨夫殷计昌，原籍广东人氏，来扬贸易，不幸身放。遗下姨母杨氏与女月娇，凭媒配与秀才张昭为妻。上年三月，姨母与女月娇上坟拜扫，适遇土豪黄仁父子，窥见表妹姿色，强逼为媳，硬将礼物聘金抬至屋中。姨母不从，遂以包庇贼匪行劫、串奸赖婚等语，在知府台前诬告。知府不察，立即飭差捉拿姨母母女并张昭、林标到案，勒令结婚。姨母云，女已许秀才张昭，不肯允从。遂喝差役将姨母重打，以致伤重亡命，并将秀才押死。表妹、哥子现押在监。豹赴衙门票请提释，无奈府尊得贿，不肯怜悯，及将豹禀扯碎，着各差役将豹赶出。谓非财神有灵，谁肯而有此偏断，押死刑毙无辜，若不禀明，冤终莫白。迫得奔叩崇轅，伏乞迅行扬州府，立提哥子林标、表妹月娇省释，着差捉土豪黄仁父子，并媒婆陈妈、恶棍徒伍平混到案究治。公侯万代。上赴大火台前恩准施行。

霍臬台当日看了禀词，即对林豹说：“你所告府偏押刑毙等事，究竟是真是假，本司难以深信。待本司着人打听明白，即行与你审理。”林豹说：“此事千真万真，若有虚诬，情甘伏罪。”臬台说：“既然如此，候我查确即办，你快回去听候便是。”林豹见了无奈，辞了走出衙门，到店房挑了行李下舟，行了数日，回到扬州，复至李家店中见了天子，即将臬台吩咐言语谈了一番。天子说：“臬台既如此吩咐，候半月十日再行计较便了。”林豹说：“既高客官如此照料，小人从命。”说完即起身辞别，回家去了。在家候了一月有余，托人往城内知府处打听，并未有臬台文到。原来这臬台因见林豹所呈这禀系告知府的，他与知府系属世交，故此将禀压住。林豹打听得真，即忙来店中，将此情节对天子细谈一番，望祈设法搭救。天子闻了

这段情由，大怒道：“狗官如此可恶，明日我进城与你计办便是。”是夜一宵已过了，次日着店拿酒饭入来，待我用过，入城有事。那店家即着人拿来，天子与日青、林豹三人用了膳，一同进城，来到知府衙内，着林豹击鼓。知府闻报，立即传齐差役，升堂喝道：“将打鼓之人带上！”两旁差役奉命，将林豹带上，喝令跪下。那知府抬头一看见是林豹，心中大怒，喝说：“你到来何事？有何禀报？”林豹说：“小人前月所呈之禀，已蒙收下，今待来求大老爷将小人的哥哥、表妹放出，并提了土豪黄仁父子究办，万代沾恩！”知府大喝道：“你好大胆！前月来告知府，念你年少无知，不将你办罪；又往告臬台，云我偏断等语。若不将你重责，人皆效尤！”说完，喝令差役推下打一百板。圣天子上前说：“身为官府，妄将百姓难为！已将姨母打死，又将秀才张昭押毙，已属胆大妄为。我劝你快将他哥哥林标并月娇放了便罢，若稍延慢，王法何在！”知府大喝道：“你是什么人，在此讲话？这是什么所在？”圣天子说：“这不过小小知府衙门，就是相府门第，我也常坐。”知府道：“你这人看小本府，待本府把个厉害你看！”即喝令差役将他推下，早有几个背时差役一拥上前，被天子三拳两脚打跌去丈余，知府见事不妙，急急走入后堂。早有差役数十名，各执军械，将天子重重围住。林豹见闹起事来，与日青早已奔出衙外。当日圣天子见一差手持利刃上前刺来，天子闪开一边，乘机抢了这把利刃迎敌，打开一条血路，直走出来。差役从后追紧，天子且战且走，走出城外，来到马王庙。是日合当有巧。

却说唐卿自从在英武院护了圣驾，得了这只班指，屡次欲上京，他又无盘费，又不敢回英武院，只得远远奔逃，沿途卖武度日，来到扬州，一月有余。这日正欲在马王庙开场卖武，忽见前途有一人手持利刃，慌张奔走，并背后有数十人各执军

器追赶而来。定目一看，认得系前时在英武院所遇天子，不觉大骇，连忙将平日所用之铁棍执在手中，大叫：“高老爷不用慌忙，我来也！”当时仁圣见有人来助，一看乃系唐卿，着快来帮助。于是两人回头迎敌，早有这班差役业已赶到，被唐卿大喝一声，手持铁棍，一五一十，犹如蛟龙取水一般，杀得一班差役周身损破，鲜血淋漓，不敢对敌而走。唐卿正欲追赶，天子说：“不可赶去，你快快将武具收了，一齐回店，慢慢细谈。”唐卿闻说，即时执齐什物，跟随而来。来到店房，日青与林豹在店听候。一见天子已到，上前问安。圣天子就将唐卿相助细说一番，赶急拿了银钱，出去市上买些酒肉鹅鸭回来，交与店家弄熟与兄畅饮细谈。日青即时领命，拈银出市，就将所买各物交与店主烹调。天子问道：“唐卿，自从在英武院别后，一向光景如何？”唐卿说：“臣自与圣上别后，不敢回英武院，欲想赴京，又未知圣上曾否回朝，是以不敢动身。又无费用，只得在大街头卖武过活。请问圣上被众人追赶，却是为何？望即乞示知！”圣天子说：“都因自己性近豪侠，专打不平之故。”遂将在街上遇着林豹之事，细说一番，“不知唐卿此处有多少兄弟，必须想个善法，前往救他二人出来，并将知府杀却，方泄朕恨。”唐卿奏道：“圣上贵为天子，不宜行险，这件事情只要下一道密旨，着浙江巡抚从公断结。况臣前数日在唐家店中，伊有从人患病，臣与医治痊愈，闻其主人称说，系钦命巡江伯总督到来访察民情。圣上不若着他办理此事，尚为稳当，切勿再踏危险。”天子说：“伯达此番到来，亦是访朕回朝。朕亦欲回朝久矣！奈因此事未受，放心不下。你前去对他从人说知，朕前赐与你的班指交他从人呈上，伯达一看，自必见你便明。朕在柴家庄听候。你对他说知，到时寻访见朕，不可行君臣大礼，免被人知。”唐卿答应：“臣一一从命！”

说时早有店家将各酒肉搬上居中摆开，各人端起酒杯畅饮，饮完各用了膳，即便安睡。到次日，先着林豹回家，然后结了店钱，这唐卿检齐什物，直向唐家店去了。圣天子见各人去后，却与日青一齐回转柴家庄。早有员外接入，说：“高亲翁这几天往何处游玩？”天子说：“各处游行，未有定踪。”说完即住东厅听候。

却说唐卿一路去唐家店内，即向从人说：“我今奉了高天赐老爷之命，欲见你家主人，如不信，你可将班指一只交上观看，便知明白。”从人执了唐卿的班指，进去未久，出对唐卿说：“我主人请你进去！”唐卿说：“相烦引进。”入房在旁站立，伯制军问道：“兄台姓甚名谁？在何处得遇圣主？可即坐下细谈。”唐说：“大人在此，小人哪有坐位？”伯制军说：“奉圣主之命而来，实与钦差无异，岂有不坐之理？”唐卿见伯制军如此谦逊，始行告坐，说：“小人姓唐名卿，乃福建人氏。向在英武院叶兵部之弟叶宏基处为教头，因圣主到院探访，招出大事，被困在院，小人得神人报梦，上前保驾，后来圣上赠了班指，即与分别。后闻英武院已封，小人一向流落江湖卖武，前月到扬州马王庙，又遇圣主被人追赶，因此上前保驾，一齐回店。询起情由，方知因扬州知府受贿偏断。”遂将土豪黄仁强逼月娇为媳不遂，后以包庇赖婚等语诬告，打死杨氏，押死张昭秀才，并将月娇、林标收监。林豹呈禀不收，反将禀扯碎赶出。再到按察呈词，月余未见札行办理。圣上与林豹同往，大闹公堂，被知府差人追赶，因此相助，因访得大人在此，故奉圣上之命，请大人札行查办，说个详细。”伯制军听了此番言语，说：“我正欲寻访圣上，数月未见。今幸在，唐卿带我一见如何？”唐卿说：“小人临行，圣上吩咐在柴家庄上。如果大人往见，切勿行大礼，以免传扬，当作朋友便可。”

伯制军说：“既系有命，我也晓得。”遂带了两个从人，与唐卿一路望柴家庄而来。来到庄中，着人通报，有家人前往书房说：“伯、唐二位友人到访。”圣天子闻言，着日青出去迎接，说：“有请二位进去！”伯、唐两人即跟了日青，来到书房，见过了圣上，只常礼坐下。天子早已写下密旨，即着日青取来交与伯达，说：“你持了此物，回去照办。”伯达就将太后之旨交与圣上，说：“务须照此而行，不可久留于外，有失向望。”天子说：“我已晓得了，候将此事办了，即行回去。你快带同唐卿，与从人一齐办理便是！”伯制军领了密旨，与唐卿从人一齐回店，入房特圣旨开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游江南，一则寻访贤良，二来查察奸佞。前月偶到扬州，得见小子林豹沿途啼哭，上问情由，据言有个姨丈名殷计昌，娶妻杨氏，生有一女，名唤月娇。其姨丈不幸身故，遗下妻女在家度日。本年三月上坟拜扫，被土豪黄仁父子窥其表妹月娇颜有姿色，强逼为媳，硬将聘金礼物始进屋内。姨母云女已许配秀才张昭，不肯允从，土豪遂假做婚书，贿嘱知府桂文芳，以庇贼行劫、串赖婚等诬告捏陷，以致差捉姨母、张昭并表妹月娇、哥子林标到案，勒令具结。姨母不从，云女已配秀才张昭，何能再配二夫。知府大怒，先将张昭重打收监，以致受伤而故，并将姨母活活打死，其表妹月娇、哥子林标收监。林豹往禀知府，反被知府将禀扯碎，逐出衙来。复告臬台，一月有余，未见札行办理。殊属玩视民命。朕业已查得明白，卿即赶紧和行臬司霍远威，立即传知府桂文芳到衙押候，飭差并捉土豪黄仁与子飞鸿，并媒婆陈氏、棍徒伍平混收监，分别轻重，按律究办，毋得违命。铁此！”伯制军诵完圣旨，即着带来书办写了札谕，着令役人带往臬台衙门递下，并着唐卿作为中军官，前往协同查办。当日霍臬台接了伯制军这道札谕，打开一看，其谕云：

钦命巡问长江水师军务总督部堂伯为札飭查拿究办事：现据林豹控告禀称：伊有已故姨父殷计昌，遗妻杨氏与女月娇在家，本年三月上坟拜扫，被黄仁父子窥见表妹月娇颇有姿色，强逼为媳。姨母称说女已许配秀才张昭，不能再配二夫，土豪遂将礼金硬抬入屋。姨母不允，遂以串贼行劫、串奸赖婚等词，贿嘱知府，差姨母并张昭，勒令具结。姨母不从，即行重刑打死，将张昭押死。又捉表妹月娇、哥子林标收监。经伊往知府衙内请释，知府大怒，将伊禀扯碎，即逐出衙。兹藉福星移照，喊告台阶，快乞立传知府到衙，并差捉黄仁父子，将媒婆陈妈、棍徒伍平混收监，提出月娇、林标到堂释放等情。该司即便遵照办理。文到之日，立即传知府桂文芳到堂押候。飭差查拿土豪黄仁父子并陈妈、伍平混收监究办，毋得延慢。

却说霍臬台看完伯制军的札谕，不敢怠慢，即刻传桂知府到衙押候，令差役拿黄仁并三子飞鸿、陈妈、伍平混收监，听候办理。即差人前去知府监中提出月娇、林标，带上堂来跪下。臬台安慰：“本司业已知道你的冤屈了，如今将你兄妹释放回家，定将黄仁父子究办，与你母亲、丈夫报仇。”月娇即大哭起来。霍臬台说：“如今本台业已应允与你报仇，因何尚为啼哭，是何缘故？你可说与我知！”月娇答道：“我的丈夫系被黄仁父子害死，求大人准小女子前往丈夫的坟墓拜扫一番，即沾恩了。”臬台说：“你既要如此，待本司着人同你前去便是。”当日即着差人带了月娇到坟大哭一回，那月娇即撞碑石而死，其尸不倒。那差人不胜骇异，立刻回衙对臬台禀知。臬台闻报大惊，说：“有此奇事！”即着差人引路，见其尸如生人一般，面不改容，站立不跌。即许他将黄仁父子在山坟上正法，并将陈妈、伍平混各责一百，在坟前枷号一个月示众，这知府发往

军台效力赎罪，其尸方跌。当日臬台回衙，将此做了详文，详请伯制军奏明朝廷，飭令地方官四时祭祀，此是后话。且说唐卿已将此案办妥，到柴家庄将此事一奏圣上。仁圣天子闻之，长叹一声说：“真烈女也！”作诗以赞之，诗曰：

未逢夫面伴夫亡，非比寻常烈女行。

白头尚未存晚节，少年谁不度春光。

魂归阴府乾坤壮，血染岗头草木香。

朕泪非轻容易落，实因千古正纲常。

仁圣天子吟罢词诗，立即写下圣旨，交与霍臬司回京另候选用。其圣旨即着大学士刘镛开诵：“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游江南，路过扬州府地方，有烈女月娇，配夫秀才张昭，尚未过门，被土豪黄仁强逼为媳，贿嘱知府桂文芳，捉了其夫押死，并将该女收监。后朕闻之，着霍按察将其释放，伊到夫坟撞碑而死，其尸不倒。如此贞节，朕甚嘉赏。飭令地方官建立烈女祠，四时祭祠，以慰贞魂。并于该处库中拨银二千两置买营产，以为祭祀之需，毋得违旨。钦此。”当日大学士刘镛读完圣旨，立即札令扬州府地方官建立烈女祠，并从库拈银二千两置办营产，四时祭祀，后来历历显圣，遂传谕霍达成，特授浙江布政，立即前去莅任。霍达成当日领了文凭，立即拜别大学士刘镛赴新任去了。当日，圣天子自降旨后，复念月娇贞节，他母杨氏又被知府打死，不胜嗟叹。着林标承继殷计昌续他香火，至计遗下物业，交与承受。另赏银一千两，给与林标收领娶妻。后来生有二子，一继张昭为嗣，并赏林标七品顶戴，即补把总之职，着其学习弓马，候林标学得弓马娴熟，即行到任，以表其忠义之心。当日即在柴家庄写下密旨一道，交与林豹转交伊兄林标手执，并嘱他不必到来谢恩。林豹带旨去了，见唐卿尚在身旁，又吩咐说：“我今与日青再往别处游玩，你可前往伯达

店中，跟他往各处巡视，将来公事完竣，一同回京，往军机处见大学士刘镛。他见了朕圣旨，自然饶你赴任。今加封你为协镇。”说完降旨一道，交与唐卿。唐卿接了圣旨，连忙跪下叩头谢恩，前往伯制军处去了。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待月楼奋鹏护驾 寻芳市老虎丧身

话说圣天子赏了二千两银子与地方官，在扬州府建一烈女祠，以受贞魂。受圣朝恩泽，又赏一千两银子与林标，并记名实授把总之职，候其弓马一熟，即行擢用。就在柴家庄发密旨一道，与了林豹。又吩咐唐卿，公事一完，可即回京见刘大学士，封汝为协镇之衔，遇缺即补。唐卿叩谢天恩，前往伯制军处去了。圣天子与日青二人离了柴家庄，来到了一处地方，人烟稠密，热闹非常，正是寻芳市地面。行至午刻，便入了一个酒楼。酒楼起造得十分幽静，挂着名人写的招牌，上写“待月楼”三个金字。圣天子与日青拣一处坐下，小二献茶已罢，圣天子即吩咐酒保办了四色鲜菜。俄而酒菜搬上，日青侧坐陪酌，酒未数杯，忽听得楼下喧嚷起来，未知所因何事，但听得说：“光棍，你吃了酒不肯还钱，还是你有理么？”光棍说：“我赛金刚常常如此，登惯四季帐。”再问时，便手起脚踢的乱打，乃惹动街邻行人满路，拥挤不开。那光棍越逞恶气，越惹得人多，便在身上掣出了一对十数斤重的竹叶板刀来，乱劈乱舞，店内人人逃走而去。后来街上的人又不走开，光棍亦难以走出。那光棍带有一个后生，师弟欲挥刀砍去，又恐伤了众人，那时定难走出，乃抡起什物乱敲乱打，激得那周日青忍耐不住，只

在栏杆上一跳，早已落地下来，不言不语便将那土棍抓住就打。那恶棍见有人动手，即大喝道：“你这人不识时务，敢在老虎头上寻虱么？若要性命，快走！”也罢，日青闻言，火上加油，与他对敌，未有兵器，乃顺手抢了店内两把大板刀，战有十来个回合。谁料日青气力不加，看看有些手慢了。天子见了，飞身从楼而下，将他两人隔开，乃问道：“去，你这光棍由何处来？如何青天白日为此不法？不怕王法官刑么？”光棍将天子一看，见他一表斯文，料非对手，便喝道：“你这瘦骨书生，不将你打破头颅，斩去脚骨，不知老子的本事！此处寻芳市，谁个不识我赛金刚？”梁海师弟是铁臂子，李蛟原来是寻芳市一个光棍游方老虎，素来无忌，市上人人都怕他。圣天子先礼后兵，便道：“你不算酒钱也罢，何定要恃勇欺人，不若就此而去罢了。自后不可恃强欺负人，不然王法无情，倘若真是不听，那时身入官衙，从重究治，悔之不及！”那赛金刚不听犹可，听了这一席话，乃圆睁怪眼，举刀向圣天子当头便砍。圣天子不慌不忙，将左手用个托山之势，将他隔住，右手即顺手拿一把大秤做棍棒，同其恶战起来。但见：棍点处如金龙抓老树，扫来似黑蟒揽青山。左则蛟腾宇宙，右则虬反江河；前乃金蛇缠颈，后乃乌龙臂肩。刀起来乃雪花盖顶，刺到处是秋月斜腰，左挥则霞光罩目，右砍则冷气侵人。金蛟剪架住乌龙，宝尖峰分开墨怪。即此亡命之徒，乃与万乘共门，是谓贱人而贵敌也。谁料圣天子正在肚饥，饮了几杯空心酒，且又眼倦，精神不加，有些抵敌不住。日青看了，上前来帮。那铁臂子见日青上前相帮，他又拔出双鞭接住厮杀，四人斗在一堆。看看日青敌李蛟不过，乘势卖个破绽，向人头上飞身走了。李蛟见他走了，又不追赶，帮着师兄把圣天子战得浑身是汗，上下左右回顾不及。一双手不能顾得四条臂膊，正在危急之际，欲乘

便退走，无奈街上看的人拥挤不开，难以便走，心中十分焦躁，正是：真命天子自有百灵扶助，那跟随的神将、当方的土地，见如此危急，即去唤救星到来。

话说那寻芳市西去五十里，有所忠信村，村内有少年十数人，终日以拳棒为业。虽称无赖，从来不生事端，不做打家劫舍行为，专一以英雄自负，村中富户亦得其便，到夜间不用打更，不用保家的看守。逢年逢节，各家送些薪水与他便了。官兵绅士见他不生事端，亦不理他。为首的是苏州人，姓李名奋鹏，有事与母兄共留于此，极其孝悌，温厚恭慎，因此起他一个美名叫做生弥陀。一日早饭后，与众朋友来寻芳市闲游，才入市来，便听得来来往往行人传说，今日待月楼梁老虎师弟兄两个又在闹市欺人，食了酒不还钱，又将一个斯文人打得不开交。于是生弥陀一行人来到了待月楼前，双手拨开众人，用目一看，见那外路人生得一表非俗，及见其手段，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棍之力。李奋鹏素知那梁老虎惯常欺人，乃抢将上去，将他二人隔开，说：“请列位住手。”于是三人住了手。奋鹏说：“请问因何事打斗如此？必有个缘故。你伤了他不好，他伤你也不好。依小弟愚见，大家散了也罢，免至阻滞生意，并碍行人。纵然要打，分清皂白再打未迟。”梁老虎说：“我有我事，关你何事？”奋鹏说：“虽不关我事，我劝三位息事而已。”梁老虎说：“本市上千余铺店并四方街巷，谁人不识我梁海？我与酒店相闹，这不怕死的亡命狂徒，乃胆敢相帮，与我对敌。本地多少强人，尚且惧我，何况这外来的亡命！你不用劝我，快快去罢，待老子将他送了性命，正算知道我梁老虎的手段！”遂与圣天子复战。生弥陀见那外路人战梁老虎不过，忍不住怒发冲冠，拔出双鞭，向梁老虎头上劈将下来，好似两条猛乌龙一般，势不可当。老虎喝声：“好家伙！”刀架

鞭来，二人接住大战，正是刀来鞭去，好似落叶随风；左遮右隔，犹如飞花遇雨，真乃是猛金刚通强铁汉，揭地虎遇飞天鹏。他二人战至数十余合，街上的人看得呆了，看他越战越精神。李蛟见师兄战李奋鹏不下，急上前动手相帮，被圣天子接住厮杀，那梁海敌奋鹏不住，乃将身一侧，卖个破绽，转回身拦腰一刀砍去，却被奋鹏眼快看见，将身闪避，转过对面。梁海又回身一纵，往下双刀一扫，奋鹏双足一跳，左手将鞭隔开，右手将鞭当头打来，太山盖顶一般。梁海躲闪不及，被奋鹏连头带脑打去半边，复加一鞭，结果了性命。李蛟见师兄已死，心内慌张，手略一松，被圣天子一棍点正咽喉，跌了数尺，呜呼一命，也往阴司去了。看的齐声喝彩，渐渐散去。天又近晚，于是数人到里边坐下。店东谢称不已，献茶罢。便请问：“二位高姓大名，不知贵府何处？今日虽然替小店出了气，究竟有二人尸首在此，如何了事？恐怕闹起官司来似是不便。”圣天子说：“吾乃北京人氏，姓高名天赐，适来此处探友，与舍亲周日青同伴到来。今不知何处去了。说犹未完，日青恰好来到。店东又献了茶。圣天子道：“访问店东高姓尊名？贵乡何处？来此营生几时了？”店东答道：“小人是浙江人氏，姓区名问，与众同乡到此开这酒楼，不过三四个月。请问这位高姓大名，如此英雄出众？”李奋鹏说：“我乃本市西去五十里忠信村居住，姓李名奋鹏，混号生弥陀。因与众伴同闲游至此。”于是店东又请众人齐入店中坐下。茶罢，各道了姓名。大家商议：“此二人尸首如何安置？此或请官来相验。”圣天子说：“不用惊慌。本府太爷系与我至交，可以了结此事，不怕有碍。”即、上楼写了密旨，交日青速往本处投递。

且说本府是湖南人，姓黄名忠存，系由捐班出身，极其清正。圣天子亦颇知其为官正直，并有才能，故将此事说明：

“不容认真，待朕回朝自行陞赏，可即详了此案，即详即销。”日青投书之后，返回店中，同众人入席。酒罢，圣天子问奋鹏道：“李兄现今作何事业？”奋鹏说：“小弟家贫无以谋生，只得日日习些粗浅功夫糊口。每每欲与众兄弟投军与王家出力，以图上进，无奈不知何处入手，又无荐引，方今天下太平，武将不甚擢用，是以悠悠忽忽虚度韶光也。”圣天子说：“此易事耳，本省提台李公与我有些瓜葛，如仁兄肯去，即与我同去，见了提台，即在营中候用，如何？若有缺擢用，那时便可图个出身。”奋鹏大喜，即叩头说：“多得高老爷如此提拔，感恩不浅。为是家母在堂，回家禀过再来，如何？”天子道：“此也应该，但我今夜要往别处，难以等你。我今修书一封，你见了提台大人，便道我已往别处去了。”即提笔暗写了一道旨意，封好，交与李奋鹏去了。真是：时来鱼跃天门外，运蹇龙潜陷井中。

话说天子见李奋鹏去了，即辞了店东，就在寻芳市客店过夜。明日，黄知府来店寻圣上，不知何处去了。乃依旨办理，回衙销了此事，不提。

且说李奋鹏欢天喜地回至家中，对母亲说知：“儿今日与众人偶至寻芳市，遇着一个外路人在待月楼与那梁老虎共斗，被我把梁老虎打死。他与本府至交，完了此案。那人系北京人氏，姓高名天赐，又与本省提台是亲戚，今荐我至提台处做一个遇缺即补的美缺，今特禀知母亲，明日便去授书叩见，大约必准无疑。”奋鹏之兄奋彪是义气深重之人，武艺亦熟，还未及其弟，拟待弟有好处，便同去效力。于是李奋鹏寻至提台衙门，求守门人传入此书。提台命人唤入，便请奋鹏坐下。奋鹏说：“大人在上，小的何敢坐？”提台说：“仁兄所见，乃当今圣上，你尚不知！”奋鹏闻言，方知高天赐乃当今天子，

好不欢喜，提合排开香案，开读诏曰：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联今南游至此，知卿力为国家，极其有勇有谋，可谓栋梁也。又遇得李奋鹏，乃忠勇双全之人，故命他在部下，约可有三四品之职缺，可即着李奋鹏补了。待朕回朝，另行召用。卿见此，亦不容见，且朕即日又往别处游玩也。无违朕意！钦此。

诏书读罢，山呼向北谢恩已毕，使唤当值官来查过单，有一都府之缺，立即着李奋鹏补了。于是奋鹏拜谢起身，领了文凭，辞别去了。后来回京，更有调用陞迁。暂且不提。

且说圣天子与日青来至一处，乃是本府城南一个村落，十分幽雅，鸡犬相闻，烟花不断。但见：苍松百树，翠竹千竿，四野青云，一湾流水。莺歌宛转以迎人，燕语呢喃而避客，柳眼窥人似是情。香惜玉，桃腮笑容，都缘粉膩脂淀。正是三春美景，日日风光，万卉争妍，时时吐艳。说不尽嫣红姹紫，嫩绿妃青。

却说圣天子正与日青看得细处，忽听得一声响亮，好似天崩地裂之势，吓得圣天子与日青一惊。不知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毓秀村百鸟迎皇 小桃源万花朝圣

却说圣天子与日青正在观看景致，忽然一声霹雳，吓得一惊，原来是一株大钱树，高有数丈，润不容桩。此树是本村柳姓所种，已数十年，并未有花开过。今日忽然大放双花，如缨络垂珠一般，极其华丽，悦目可爱。怎见得？有诗为证。馥郁芳香千里开，绛云两朵并争春。蓬莱仙种凡间发，只为朝王正下尘。

自古好鸟亦要好花相衬，莺歌燕语，异色奇香都纷然献瑞也。且说此处名回毓秀村，是那王、柳二姓所居。两家起了十座小桃源，百鸟与千花，无所不有。即有新奇之鸟，异种之花，亦不惜多金，皆百计买来，种植于此，故江南一省花鸟之好，莫盛于此。兼且富甲一郡，惟是功名稀少，其子弟皆循良守分的人。王姓有五千余人，柳姓有三千余人。二姓祖上乃同窗至爱，至今数代，儿孙皆能继祖宗遗命。那王姓祖上名承佑，是一个举人，后以此功名终身，未能上达。柳姓祖上是个宿儒，未曾有甚功名。

再说圣天子正与日青贪看花光明媚，转眼间一阵香风过处，一群彩鸟翔集于前，又一队队各款雀鸟俱皆毕至。天子自想道：“此必群花百鸟朝朕也！”乃端目观看，忽然百花百鸟都不见

了，但见满林都是二八佳人，有的打扮娇红嫩绿，燕怯莺羞，香气袭人，光华夺目，不下数百。只见百花之使，百鸟之使，互相争先朝拜。圣天子也不理会他，看这些人如何争斗。则见有一红衣女子娇羞答答上前，正欲展拜，忽而又见一白衣女子绰然飘盈，昂然有志，上前骂道：“你这不识羞的小婢，面红红，羞答答，胆敢争先朝拜么？你榴花儿虽然有色，却是无香，理宜退避。我乃文采风流，羽义华丽，岂你等败絮沾泥、落红随水者所可及哉！”于是榴花仙使晕红上额骂道：“你这高脚鹤也，讲甚么华丽风流？肥者则供人口饕，瘦弱者或饿死沙滩，住处则冷气侵人，凄然欲绝，岂似我等所居皆琼楼绿苑，画阁雕栏也？你敢争先乎？”白鹤说：“我二人不用口角，大家请出王者来，在万岁之前评论，看是谁先谁后！”于是榴花仙请到富贵花王，备言其事。牡丹说：“我面圣，分清先后，断不使这一班畜类先朝。”这边白鹤仙又请出凤凰来说：“不怕这些贱花败柳如此滋事。”于是一对上前，但见牡丹打扮得：倾国倾城之貌，如脂如粉之容。轻盈可爱，柔软怜人。翠带飘来，香闻十里；锦衾映处，艳照成林。前呼后拥，无非绛袖朱衣；右从左随，却是脂娇粉腻。

那凤凰亦打扮得：光艳照人，辉煌悦目。眼如秋水一泓，眉似春山半笑，唇若涂朱，面如美玉，任尔太真妆罢，难及其娇纵；使飞燕舞来，何胜其美？真是风流文采，袅娜娉婷者也。

二族与圣天子称寿已罢，又向日青礼毕，日青忙忙答礼。圣天子乃开言问道：“你二国之族不下数百款，今且不计许多，但各有所长者，当面献与朕一看，或歌或舞，或吟或战，俱皆可呈与朕，细细评论谁国优劣，超者先朝，次者后拜。”于是凤凰呼众上寿，孔雀仙上前，身被五彩霞之衣，说：“文臣献颂。”其歌曰：

至圣家传兮万古扬，威仪是式兮众相将。珠林兮凰翥，王关兮鸾驾翔。振采兮万里，腾辉兮千山。能言出使兮鸚鵡，孤标清洁兮白鹤。识智深机兮立乌，奋志雄心兮鸿鹄。布阵轻兵兮鹅儿，有思有义兮雁队。莺歌兮明恩怨，云眉兮奏笙簧。鸳鸯兮多情，乌鹊兮及哺。任尔天乌地震，都从振羽而飞，不似他暴雨狂风，则落经满地矣。圣天子点头称赞，又命牡丹：“你国有佳处，即便奏上前来，如能胜他国，那时又推你为先。”于是花王命莲花仙子上前奏道：

来往蓬莱蕊阙，起居玉宇珠宫。常听梵语以消魔，无得经文而避劫。青蓬号兮君子，海棠名曰神仙。其英兮如朔望，灵著兮识阴阳。董草兮忘忧，展轶兮知佞。状元则攀丹桂及第，则许金钱紫薇兮香飘。画眉芙蓉兮分号曰文官，梅花兮独占春魁。葱阑兮品超凡卉，南有桃花人面可迎君。柳亦有情而赠别。更有水仙贵品，不上蟠龙；榴火超凡，不污颜色。所以有香则人间都归于此，岂他等或笼中而受用，或席上而为珍者哉！

于是二国所奏，想来都是。命百花仙上前先拜，乃传谕曰：“论德行则百鸟为先，论富贵则花王为首。为是羽族有飞禽之号，未得尽佳，就你花王先祀也罢。”于是牡丹率众上前祝罢，然后凤凰领队上前朝拜了。圣天子大悦，命他二国自后不可各恃所长，互相争竞。即此退下。于是二国谢恩而退，转眼间，一阵香风过处，再后一片霞光，二国俱不见了，仍然流水小桥，松林竹径，依前一样。抬头见一石头，上写小桃源三字。圣天子与日青漫步上前，意欲叩开庄门，借坐茶烟片时。就命日青叩门。移时见一小童子，年可十三四岁，出来揖曰：“来者莫非高天赐、周日青二位贵人？我家老爷听候多时，便请进去！”

天子与日青走进里边，即有一对后生出来迎接。过了十数重门，方到一座十六柱的大厅，走出一人，年约五十余岁，向高天赐纳头便拜，拜罢，站立一旁，未敢就座。天子开言问道：“请问主人高姓尊名？如何知我的姓名？请道其详。”那人说：“小人姓王名安国，乃本处人氏。祖父仅是孝廉，某乃只得一领青衿。因昨晚小女得了一梦，甚属奇异。梦见本坊土地说报，今日必有真命天子名高天赐，并周日青干殿下一同到来，并说与小女有缘该配与干殿下为妻，故生员早已安排佳宴，请万岁爷与干千岁一同谈叙，并求主此婚姻，则生员感恩不浅也。”圣天子乃道：“原来你是一个生员，所生几个儿子？”安国说：“生员娶妻吴氏，所生一子一女。子名家骥，女字芳兰，今年十七岁，尚未许人。小女今早对我说，昨晚得了一梦，梦见有一对青衣童女，请他至一个去处，但见楼阁参差，至一大殿，殿中坐一位判婚女主，对小女说：‘你与周日青殿下有宿世之缘，并赐与明珠一对，他日产麟儿，绝无痛处。并说，未时即到，同来有个高天赐，乃是当今天子。是以生员早已安排筵席，结彩张灯伺候。’乃吩咐丫环入内，报知姑娘，叫他早换新妆，与殿下成亲。这里圣天子附耳对王安国说了数句话，叫他不可泄漏与人，恐人算计，则说是旧亲可也。并命日青跟王府家人入内，换过新郎衣服，朝拜神圣、祖先已毕，并来拜了干父与岳丈，众人一一礼毕，大吹大擂，饮至更深，各人辞去。王安国便命家人请高客官到西书房打睡，好生伏侍，不可怠慢；这边新郎与新妇洞房花烛，效鱼水之乐，夫妻恩爱，自不必言。

且说圣天子随书童到了西书房坐下，则见纱窗月朗，花气袭人，窗外虫声唧唧，遂至窗外一赏花月再睡。乃在石凳坐下，忽听有人笑语，又是饮酒行令之声，乃四面张望，见南边一个

亭子上坐着十来个女仙，生得如花似玉，在此饮酒行令，未敢上前细看。上写着“留仙亭”二个大字，听得一人说：“行令饮酒，厌人无味，不若令拈个诗筒出来。”顺手扯了一签，签内刻着一句四字成语，要题一首七言绝句或五言绝句，须要关着酒字，又要与席上珍肴贴切，道一句古诗，但不拘五言七字，亦要相合。如不能且诗中不关着酒字，总罚三大杯。一围下共有八人，有丫环数个，左右伺候八人；乃应声道：“须要年高者先拈。”乃问桂仙，贵庚几何？”道：“二十二岁。”桂仙又问：“琼仙是二十一岁，其后凤仙、兰娇同庚，十八岁，璵玉、莲仙、贵玉、珠儿四人俱十六岁。则见桂仙轻施翠袖，急捏玉环，高飞春笋，轻拔一签，上写着“春景桃花”四个字，他就顺口吟道：

春饮屠苏福寿绵，景新物换兴徒然。

桃红映就胭脂面，花气侵人醉若仙。

吟罢大家称赞一番，果是年长的言语，用字老成，再饮一杯，再补酒底。于是桂仙饮了，夹着席上一色珍肴，不说出话来，但是含笑而已。众人催他快说，桂仙尚笑不说。不知为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游花园题赠佳人词 闹新房戏谑风流话

却说桂仙吟了四句七绝诗，众人拍掌称赞不已，乃道：“赏三杯！”桂仙辞以不胜。无奈，被众人强逼不过，只得一气饮了，频举双箸，在席上夹了一片雪梨，乃念道：

雨打梨花深闺闭。

其后又到瑶仙。瑶仙向诗筒中拔了一签，上写着“飞花醉月”，乃吟道：

飞红上颊点凝脂，花粉香流玉齿时。

醉向琼楼眠榻上，月光斜溜照香肌。

吟罢，大家更加叹赏，说：“此诗真是风流美女所为，正所谓无美不备，练字练句，色色俱工了。先前桂仙是老成之想，今你之诗风采所居，应饮三大盅。”瑶仙更不推辞，一饮而尽。不知不觉，面上现出两朵桃花，拿着象箸向席上夹了一片鸡来，乃念道：

鸡声惊起鸳鸯梦。

众人鼓掌大笑道：“果然鸡声惊起鸳鸯梦了。你是日日心内挂着夫婿，夜夜鸳鸯同梦，真可谓恩爱快乐夫妻也。瑶仙听了，微笑不言。

以后摇筒向兰仙处。兰仙顺手拔了一签，看是四言两句。

头一句是“文采风流”，次句是“才高八斗”。头一首要五言绝句，次首，乃随其便，乃要二首俱同一韵，补海底亦要五言一句，七言一句，若无，罚处不用赏酒，以补其吟诗之苦。于是兰仙吟道：

文坛壮胆心，采藻助高吟。

风雨惊人句，流露醉上林。

大家听了，都齐声道：“果是才人，声口与众不同，乃是应该拈着。”凤仙道：“看他下一首如何，料必更佳。”兰仙道：“你众人话只管讲，若再吵，我就不吟了。”于是众人不言，他再吟道：

才人广量正堪夸，高吟低斟句似花。

八股文成因尽醉，斗量酌云倚窗纱。

吟罢，轻开玉笋，拍了一片青梅，念道：

梅子青青挂树梢，青梅堪煮酒。

其后摇筒到琼仙处。琼仙道：“我不喜吟诗，免了罢。”众人道：“免不得！在先时言明，今已插了诗筒，来推，无有此理。快点犹可，不然先罚三大碗，以助诗肠。”琼仙无奈，只得拔起一签，上写两个字，乃吟一联为是，补酒底一支新歌调，看那二字，其题曰“喜欢”。于是吟道：

喜醉琼林宴，欢酣合■杯。

酒底拈了一片雪藕，乃念道：

大藕如舟兮湾碧海，小藕如背兮枕象床。大叶如蓬兮疏风避雨，长枝似篙兮破浪冲波。玉为骨兮生自在，冰为魂兮水中央。纵使碧玉已开，遂有银绿难割。

歌罢，饮了三盅。随后凤仙接筒，拔出一枝签来，上写“华贵雍容”。乃吟道：

华丽仙娥醉席中，贵纪微露貌溶溶。

雍雍未是身斜倚，容止西来又往东。

说毕饮了三盅，在席上拍了一个桃子来，乃念道：

三月桃花浪。

正说完，忽听得一片笑声里走出三四个垂髫佳人，生得一个个如花似玉，粉腻脂浓，极其艳丽。乃大笑道：“你众人好快乐，不等我们同饮，真是不公了！”桂仙道：“你几个在内不来，大约是见人今夜快乐，流涎已久，想今夕周姑爷与二姑娘不知快活到如何了。你众人亦不久就轮到。”四人听罢，乃啐道：“我四人发誓不嫁，入道修行以终天寿。大约桂姐姐心内发兴，欲与姐夫同乐，把热心照在人身上是真。”说着大家笑了一回。珠儿道：“你四人到此闯席，理宜该罚！如今我三人未拈诗签吟诗，莫若我三人不吟，情愿各罚三大杯，再行起过新令。如何？”众人齐声道：“好！”于是三人饮了，便道：“新到者拈，莺妹与鹃妹同吟一首，莺声圆处鹃声急，七律诗。玉蟾妹妹与秋荷妹妹各吟一首七绝诗，要关着自己份的，亦不关着玉蟾、秋荷字样。后乃我众人亦共和一首长乐歌，方散。”且听莺妹与鹃妹同吟，其诗曰：

歌声婉转过桥东，惨切悲流血染红。

或向柳梢迎晓日，急从花底怨春风。

飞来阁上呈娇语，愁树檐前诉若衷。

上苑啼时添万寿，五更叫处命难穷。

二人诗罢，一喜一悲，未知尽善，大家亦请他饮了三盅。且听玉蟾吟道：

高树高吟意自豪，不知日暖与风高。

枝头咽过枝枝熟，品格超凡兴自陶。

秋荷吟道：

当时玉貌几天然，不近佳人品似仙。

可惜经秋枝叶尽，明年方得复娇妍。

吟罢，亦各饮三盅。于是众人共和一首“满堂春”，其诗曰：

娇贵从来种月中（桂），常居玉阙与珠宫（瑶）。
声香自是堪为首（兰），嫩蕊都因意气浓（琼）。
鬓上无缘依粉黛（凤），髻中有幸伴蟠龙（珠）。
红颜玉貌多添艳，雅度风流视淡容。

众人吟罢，正待举杯共饮，不想圣天子偶赞一声：“好才女，可谓女中学士了！”吓得众人一惊，不知谁在此偷看我们饮乐，好生大胆，即唤丫环上前去看。且说跟圣天子的后生名唤福儿，急上前说：“列位姑娘小姐们，不要惊慌，此位正是周姑爷的干父高赐老爷。”于是众人大着胆不散，忙唤丫环前来问道：“既是高老爷好听诗，我们妹妹玩笑之句，不堪污耳，想必高老爷定是高才，恳请题几句，俾得我妹妹们学些高见，实为幸甚。”圣天子亦不推辞。丫环递过文房四宝，福儿接手，浓磨香墨，圣天子执起笔来，一挥而就；丫环接了呈上，众小姐、姑娘看其句曰：

尔是个珊瑚玉骨，小小琼英；尔是个杨柳之腰，飘飘楚楚；尔是个笑容之面，蕊蕊羞羞；尔是个龙插着凤凰钗，尔是个蝴蝶擎来翡翠钿，扣住火齐环，穿着琥珀钏，香盈翠袖，鸢鸾风摆，罗袈飞燕。妆成夜夜娇，梳就朝朝艳。睡的是象牙床，想的是流苏幔。或则临春之乐，或则长秋之宴。或似秦娥之忆，或如楚妃之欢。或是卷起绿珠帘，摆开青玉砚，拂净金花笺，捧来铜雀砚。吾乃欣欣焉再尽其语曰：其质与金玉而为贵，其礼共冰雪而同清。其神则星日而同精，其貌则花月而并艳。更有纤纤玉指，小小金莲，共成一段风流美女记。

众娇看罢，一齐起身赞曰：“八斗七步之才不过于此！”乃呼杯献茗，便请留名幅上，俾得裱挂闺中，以为女儿生色。且才人笔记，亦当珍重留之。圣天子拈笔抬头，不知写个何款。忽想道：“有了！”提笔写着：“奉签使者。”高天赐上题四字，已隐着奉天承运意思，后来便知。丫环接着呈上小姐们看了，众娇连声赞美。时已四更天气，福儿道：“请高老爷书房打睡。”于是众佳人揖送而入。圣天子亦回至书房，解衣就枕，不觉鸡声彻耳，日已东升。日青夫妻起来，正是：夫妻欢娱嫌夜短，恼恨邻鸡报晓声。二人梳洗已毕，拜过众人，复开怀畅饮。原来此村中娶新妇极其热闹非常，况是富户之人，故一连十余日酒席。是夜，琼筵散后，银烛烧残，一班好事少年出法寻章摘句，计反新娘。那班少年为首的一人是石头太岁，一个是铁嘴莺歌。但题起了新娘，他就十分高兴，纵然主人不请他，他都要千方百计到来拜贺。初时，他便不言语，及至少年反难新娘，他就出起计来，大显神通，玩至无法无天，任你多大的能耐，都不及他的诡计。是夜和少年拥簇而出，一个说：“我有一句夹联，如夹得通，交落下手，坐观成败，如能做得出来，我就低头不反了。”众人道：“快出题！”少年道：“是一联七言，不用本题字样，亦要夹着本题意思，对仗俱工，方能准试。”于是出其题道：“夫妇和谐。”首句要切夫妇，次句和谐。就命新妇当堂面试，如有更替者，罚金二百，酒席十天，先此声明。那新娘翻来覆去，半羞半怯，偶然想得，便道头一句曰：唱随共遂三生愿。众人笑道：“果然夫唱妇随，想必是三生有幸，从今夜夜同衾共枕乐鸳鸯。”头一句准了，下一句呢？他又含笑婉转娇声道：欢乐同康百岁歌。众人齐声赞道：“果是女才子！”又一个少年道：“此乃小技耳！你今快走，待我有四句诗词，要他依着意思和吟一首，不得犯着原诗字眼，

又要步韵。吟得佳，赏酒三杯，吟得不佳，罚酒十大海碗，如不能饮，依罚如前一样。乃念出一首七绝道：

席染斑红痛煞娇，上枪下叶战摇摇。

风狂雨骤云初罢，流往郎君把日照。

新娘听罢，更不思索，乃和曰：

席两恩情夜夜娇，上歌下舞意摇摇。

风移芍药羞初罢，流滴春红不忍瞧。

众人听罢，拍案赞道：“果然新人口气，好得风流有致！”一人说：“不然，男子多才，究竟不及女子自居快乐之境，自然是更贴切了。”于是新娘又战胜了一个。石头太岁忍不住道：“我有两个字，请新娘自作出意思，要关着夫妇洞房意思方合。若真是才高句好，我从今不复反人也。”众人道：“你这个自然是难题，快说出来！”石头太岁道：“就用公婆二字，要解着字意，单义之中含洞房乐，方准。”于是新人听了。便不假思索，顺口对道：“公者，夫也，夫为公，妻为婆，洞房花烛乐如何？公者分开八字脚，大模大洋勾入去。上下痴成共公字。婆者，女也。香衿夜夜不离春，有皮有水便生波，合女成之便作婆。请问列位，此意义解得好否？”众都道：“好才女，我众人不及了！”正在得意之际，忽听得门外人嘈马嘶，喧嚷起来，不知何故，后来尚有奇奇怪怪事情，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急脚先锋逢恩得赦 投怀柳燕遇主成亲

话说众人正在得趣，忽听门外人喊马嘶，不知何故。王公急唤众家人快去问来，看他是何处人马到来扰攘。去不多时，家人慌忙报道：“有一班强盗十分厉害，带着十数匹马，刀枪映月，声声要借我银子五千，若不应承，他就矢石齐攻，打入来了。请老爷定夺。”王安国道：“五千银子所值甚么？要借便借去，何必定要带人马来！”吩咐家人：“叫他先退，我随后便取出五千两银子与他便了。”

圣天子在旁道：“何必如此怕他，待我出去骂他数言，包管就退了，下日不敢再来！”即抽身出来开了庄门，大叫道：“你众人如此无礼，夜深引人马行劫人家，是何道理？难道不怕王法么？”众强盗正在得意洋洋，忽见庄门大开，这人出来，如此口气，想必有些胆勇。为首的姓黄名天佑，绰号急脚先锋，次的姓张名国俊，浑名小温侯。二人乃绿林中豪杰，只因一时犯着人命之事，故由松江逃到此地，二人结义为兄弟，黄天佑年方二十七岁，生得满面胡须，两眼灼灼有金光，十分勇猛。那张国俊少黄天佑三岁，生得面如冠玉，唇若抹朱，十分清雅，不似武艺中人。当下在本庄东去一百里有座飞鹅山做大王，二人在此已有数载，因他并不打家劫舍，故此官兵不理。

他今见山中粮草不敷，放下山来与王生员借转五千两银子，待时而还。不期遇着高天赐出来，将他来喝问。黄天佑说：“兄弟本事高强，且又有众头目小喽罗来借五千两银子，非是强取，不过因山中粮缺，倘有半个不字，恐怕屋宇俱焚，悔之无及！”圣天子喝道：“你等好好快走也罢，尚敢斗胆在此逞势！”黄天佑也不答应，举刀望头上砍将下来。这边圣天子急拔出佩剑相迎，战至数合，庄内走出一群家丁，并日青上前帮助厮杀。那边张国俊见有人自庄内出来帮手，他又急上前与众人一齐接住，一场大战，杀得天昏地暗，月色无光。少时，日青敌不住国俊，走入庄去了。这里圣天子正手慢眼花，看看有些敌不住，又加国俊相帮，一时间被困在核心，左冲右突不能脱身。

不讲争战危急之事，且说本村柳姓有一个燕姑，年方十八岁，生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诗词歌调，件件精通，且学得身武艺，十八般兵器般般娴熟。父名柳春晖，只生此一女，故而任他所学所为，极其痛惜。此女亦幽闲贞静，孝顺双亲，勤习女工。今夜正在闺中与妹妹们下棋，忽听得有厮杀之声，急唤丫环出去问来，立时通报。一时丫环回禀，是村头王秀才家被人夜里打劫。今闻有个亲家与他对敌，被困甚急。燕姑闻言，乃禀知父亲道：“咫尺邻居，理宜帮助，女儿愿提刀上马，救他此急。”其父初则阻之，以为女子夜间不可出门，无奈他一定要去，只得吩咐精勇家丁十数人，随他而去。于是燕姑束起垂丝，拔下金钗，提刀上马，一拥出了庄门。娇声滴滴，杀气腾腾，一直上庄头而来，正是：金莲小小穿铜镫，玉臂双双挽宝刀。一队人如飞似跑而来，到了庄前。只见一群强盗把一个人困住，十分危急。燕姑叱咤一声，口舌香气袭人。众人正在围住得意，忽见马上坐着一个天仙子，带着十个大汉飞走前来，突围而入，便齐声道：“朱擒佳人回山，然后再拿此人！”

乃移兵与燕姑共战。燕姑娇声喝道：“来贼，通名受斩。”众人把燕姑不看在眼里，乃曰：“不识飞鹅山黄天佑、张国俊么？”圣天子藉此跳出圈子来，回身便杀，看见一员女将，带着众人与贼共战。料必是来帮朕的，趋势杀得小喽兵七零八落。那天佑与国俊初时看那女子不甚要紧，后来见他武艺非常，反有些敌不住，于是天佑奋身举刀向燕姑紧要之处便砍。那国俊又拈着一枝方天戟，向着圣天子胸前便砍。四人战共一堆，看他战得：上打雪花盖顶，下打老树盘根。左打双龙出海，右打猛虎归山。前打将军挂印，后打佳人佩剑。左插花，右插花，金较箭，玉簪钗。一个是至贵之身，能文能武。文可胜人，武能盖众。一个是脂痕透甲，粉帨污绡，恍若浓桃艳李，疆场上赵女秦姬剑戟丛。一个是行如风过，走如飞猿，跳蛇行不及渠；一个是温侯再世降凡间，方天画戟惊神鬼。

且说四人各战有二三十个回合，未分胜负。忽然哈喇一声，天佑早已被燕姑擒了。国俊正在慌张，眼略一慢，手略一松，早被圣天子用起神出鬼没手段，将张国俊拿了。众贼兵将见两个大王都被擒去，无心交战，走的走了，逃的逃了。众家丁并柳家主仆一齐进入王家庄来。自有堂客出来迎接燕姑，不在话下。王家众人把两个强盗捆起，正待送官，且锁住在后园柱上。于是大排筵席，并使人过柳府通知，请柳员外，多谢令媛之能，并请赴席。于是柳家亦有人来，欢宴通宵。次日，王生员正欲把二人解官审过，以正国法。圣天子乃命人带其出来，待我审问一番，然后送官未迟。众家人答应一声，拥黄天佑与张国俊至，黄、张立而不跪。圣天子拍案骂道：“今日被擒，尚敢抗拒不跪！”黄、张二人齐声道：“要杀便杀，要送官就送官，何必多问！”圣天子见他如此义勇，而且相貌魁梧，乃道：“汝二人如果是迫于不得已而落草，不妨实对我说，不但不将你等

送官治罪，兼能荐你等去投营，也好讨个出身。”二人见如此看待，只得从头实说出来。天佑问：“请问豪杰贵姓大名？何处人氏？”周日青在旁答道：“此位是北京人氏，姓高名天赐，是当今丞相至爱门生。我姓周名日青，是他的干子。自出京以来，不知收尽几多英雄，除尽几多奸官污吏，路遇不平，必当伸雪。任你文如子建，武若孙吴，俱能答应得通。你二人如去邪归正，即把家乡来历如实说来！”于是黄天佑先道：“某本松江人氏，双亲早丧，留下小人，只学得些武艺，且又家贫，并无生意可做。一日在松江府城过，见一人在街上拿了一个妇人说道：‘她丈夫欠钱，将他抵债，要移他回去作妾。’被我问起情由，方知是冯狗官的公子。因见他生得姿容美好，偶同丈夫上坟祭扫，被他看见，与那人讲话，愿将百金买其妻。那人不肯，妻亦不肯，于是假造契券，讹他银一百两，如过期无银，将妻抵债，任凭作妾。某问他，云是城南人，姓谢名德，贩卖鸡儿为生，故奸人欺他无势力。旁人看见亦不敢作主，被我将他拦街截住，厮打一场。初时意思抢回此妇便罢。后来越打人越多，打得性起，错手将他打死，是以走来此地落草。这个张国俊亦是某家邻村人氏，都因路见不平，打死人命，一同逃至此地。原是望朝廷有用武之际，便当投军归正。今因山中众人渐渐缺粮，故来此庄借转粮银，以图后报，非有反意也。今被擒不杀，反蒙提拔，则感恩不浅。”一席话说得圣天子低头想道：“亦怪不得英雄失志，壮士无颜。”乃开声问王秀才说：“今日将他二人放了如何？”王安国说：“此乃随高翁主张。”圣天子使命日青松了他绑。二人起来叩谢站立。圣天子便说：“我今有书一封，汝二人可取去本省在巡抚投递，便有安身之所。你见了庄大人，便说我二人明日又往别处探友去了，不用来此。”二人接了书信，叩谢而去。先回至山中，与众人

说知，你等紧守山寨，待我二人有实任职缺，即当来叫你等共力报效朝廷。黄、张二人吩咐一番，即动身上路。非止一日，来到巡抚衙门，投递了书信。少时有人出来呼他入去。二人便整衣进去，见了庄大人便叩头，拜罢起身，立在一旁。庄巡抚先问道：“那高天赐今果在王家庄否？”二人说：“今这高老爷又已往别处探友去了。他说见了庄大人，说他不日回京，不用到来寻访。”庄大人就命二人坐下，黄、张说：“大人在上，小的怎敢就座！”庄有恭说：“不妨，你识高天赐是何人？”二人齐声说：“他道是刘丞相门生。”巡抚大人说：“那高天赐是当今天子。偶下江南，游过此地。”二人听了，望天谢过圣恩起来。庄有恭问说：“你在松江府打死人命，今落身山寨，幸得圣上令我销了此案，即依旨意拿了松江府监候，再拜本进京，听候部复发落。现今无甚缺与你二人，可暂补巡城守备，俟有功于国，另行升赏。”二人大喜，谢恩叩头而去。于是庄大人把松江府拿了监候，另委简府补上，即销了黄天佑之案，按下不提。

且说圣天子见黄、张二人去了，皆是欢喜，又得了此两个武将，如此忠勇，乃实对王安国说：“仁兄以我为何如人？”安国说：“文武兼全，是个贵公子也。”日青说：“此是当今仁圣天子。偶游江南至此。然不可声传于外，以防人暗算。”众人听罢，一齐跪下，山呼万岁，叩头不已，口称死罪。圣上说：“不知者何罪之有。我有一言，欲与王兄共论，未知允否？”安国说：“万岁有旨，定当从命。”“我今命你为媒，欲要柳员外之千金燕姑，望为速往作伐。”于是王安国一力担承，即往柳员外处，说知此事。员外听罢，十分喜悦，说：“怪不得我生女时有飞燕入怀，故而名燕姑。今日果有此兆。”即命人请回小姐，乃同王秀才来至王家庄，见了圣天子，纳头

便拜。安国代说：“此即柳春晖也。”春晖拜罢起来，道：“得圣上不嫌蒲柳之姿，上配龙姿，实为欣幸。恐小女粗鄙，不堪伏侍。”圣天子曰：“朕意已决，毋推辞。令媛文才武艺容貌俱佳，何陋之有？今封你为国丈之职，待回京后同享荣华。”柳春晖谢恩而起。又赐王安国举人之名，一体会试，并赏加五品衔。安国叩头谢过，又启奏道：“今日黄道吉期，请万岁与柳小姐过府成亲。”大张筵席，鼓角喧天，说与人知，是刘丞相京中的门生，大世家的公子。

且说圣天子在柳府住了月余，又思回朝，恐怕太后盼望，乃吩咐王、柳二家道：“朕今暂住别处，不日回朝，即当来接二家人眷。”王、柳二人苦留不住，只得送别而退。于是，圣上与日青或游或玩，渐渐回京而去。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痴情公子恋春光 美貌歌姬嗟命薄

却说圣天子与日青别了柳家庄，一路往别处游玩去了，暂且按下不表。乃说镇江有个客人，姓李名修，号毓香居士。喜谈古今圣贤兴废，奇文异录极其有味。或自晨至夜，津津不倦，甚至忘餐废寝，皆如是也。一日，说蓬莱山云梦岩西去三十里，有一座三宝塔，乃是大罗仙所建，至今数千年，仍是辉煌夺目，鸳瓦依然，雕梁不坏，真是仙家妙手，故年湮世远亦居然不变也。今已浮没无定，非有仙气者，不能到也。上一层安着一位如来佛祖，中一层立着一位通天教主，下一层安立一位太上老君。初时乃是众仙聚集其间，后来朝珣引动游人，不免褻渎，故那班真仙少有到来。于是众人见仙踪已杳，看看不甚热闹，甚至香烟亦为之绝，此亦气数地运与人运同焉。暂且不提，后来自有交代。

且说江苏有三个世家公子，皆是富户王侯，原系福建人，祖上是个侍郎出身，姓黄名世德，因其祖有功于国，故三代皆袭荫。然世德生喜清闲，而且家财百万，不袭世职，闲散在家。夫人李氏，单生一子名唤荣新，别字永清，年方二八，才貌双全。更学得丝管吹弹，俱皆清妙。

永清本是世家公子，因父母憎其懒读诗书，视功名为无用，

故未与他结婚。乃与本城二个世家子相善，一个是姓张名化仁，字醴泉，祖上是粮道出身，一个姓李名志，字云生，父亲现做御史之职。三个年纪不相上下，家当俱是一百八十万之称，把功名二字都不放在心内，挥金如土，三人结为生死之交，真是如胶如漆，日日花艇酒楼，逍遥作乐。父母钟爱非常，不加拘束。然三人虽是世家之子，全不以势力欺人，极其温婉，而且满腹经纶，俱是翰苑之才。三人每在一个勾栏出入。那院为一都之胜，坊名留春洞院，号天香阁，起造得十分华美，如广寒仙府一般。楼分三层，那歌妓亦分三等：头等者居上一层，亦有三般价例，若见面留茶，价金一元；若陪一饮，价金十元；至于留夜同欢者，价金三十元。往来俱是风雅之士，到此必歌一曲，赠一诗，或遇那些大花炮一肚草，则套言几句而已。故上一层到者，都是那些风流才子，贵介宦家者居多。第二层乃是行商坐贾者所到，价照上一层减半，其妓女等亦次于上的。至于下一层，不过是那工人手作船户之流，贪其价轻，难言优劣矣。一日，黄永清与张、李二公子同到天香阁耍乐，那永清亲所亲热上个名唤绮云，生得天姿国色。而且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年正二九，推为一院之最。看他那：眉如新月，眼比秋波，唇不点而红，面不涂而艳。纤纤玉指，恍似麻姑，窄窄金莲，宛如赵女。行来步动轻扬，若迎风之弱柳，呵处结成香雾，如经露之奇花。翠袖中惊鸾，罗裙中飞燕。梳就蟠龙之髻，插来蝴蝶之钗，敛衽则深深款款，低声则滴滴娇娇。

那张生亦相与者一个名瑞云，年方十七岁，生得雅淡风流，轻盈体态，生平最好淡妆，因嫌脂粉污了颜色。而且专好着白衣裳，好似一朵银花依雪下，九天碧月落云中。袅娜多时，销魂动魄，虽木石之人，亦当有意。那李生亦恋着一人，名唤彩云，声色与绮云不相上下，年正十五。三人均居顶楼，至相亲

爱，结为金兰姊妹。惟愿今日各人跟着一个情义人才为望。今见那三位公子都是情投意合，同订永好。是日六人坐下，丫环献茶毕，黄生说：“今日暮春天气尚寒，趁此快数杯而饯春，可乎？”张、李都说：“妙，妙！”众人齐声道：“去园中向花边树底饯春一番，小饮一巡，然后再到楼中共乐。”于是先到园来，但见园中摆设得极其华丽，奇花异果，非时所有；玉树瑶盆，非凡间所见。正百花盛放之时，万卉齐芳之候。绮云的丫环名唤待月，瑞云的侍女名唤春桃，彩云使婢名唤杏花。三个丫环都是生得俊俏美丽，好似一群仙女下凡。移时摆上美酒鲜果，六人人席共坐。绮云靠着黄生，瑞云、彩云各倚着张、李二生。三个丫环都在旁站立伺候。酒过三杯，黄生说：“如今只是滥饮，太慢送春之事了。莫若将此桌子移向桃花树边来，再换过一筵，然后赋诗饯赠花神，你道好吗？”众人说：“此正风雅士所为！”即吩咐供养香花红烛一桌，摆着文房四宝，以纪饯春之句。一时，华筵已设，美酒频斟，饯春已毕。永清说：“今各人有意怜春，故向春花送别，或做一首诗，或歌一阕词为妙。就以送春为题，做得贴切，赏他三杯；做得不好，罚依金谷之数。”各人都依了，便请黄生先起。永清说：“今日就以我为先，乃作了一首‘送春记’：

惟春既暮，饯春宜勤。春色将残，春光易老。桃李含愁，恨春情之不久；海棠低首，叹春景之无多。春风狂兮落花满地，春雨乱兮飞絮随波。恼莺藏兮不语，防燕掠兮生悲。蝶使飞来，都叹春光薄幸；蜂奴频到，同嗟春色无情。

另七言一句，以一春二字为题，以作酒底，乃说了一句道：一春无事为花忙。乃饮了三杯。

其后就到张生。正欲开言，忽想，你二人是对天生的，自

然一对咏了。看看绮云道：“快吟罢，免阻我等。”绮云答道：“君等皆玉堂金马之人，自当我妹妹后当附骥为是。鄙俚之词，恐污慧听也。”张、李二生坚请之，绮云只得先念酒底道：一春无暇懒梳妆。之后乃续其歌曰：

天生奴兮何飘泊，地载奴兮何贱作！父兮生我何艰难，
母兮鞠我何命薄！恨海难填兮万里，愁城难破兮千壑。嗟
鹃泪之难干，叹莺喉之每咽。花前对酒兮强乐，帐底承欢
兮奈何！望多情兮勿负，愿知己兮哀怜。

歌罢，满府为之不乐，勉强饮了三杯，便道：“奴命似春花，故将奴之心事而作饯春。今应至张郎矣。”张生更不推辞，便道：一春愁雨满江城。语罢，许久不言。众人道：“快念下去！”因笑道：“莫话满城风雨近重阳，为催租人所止也。”张说：“不然，各有所思，迟速不同矣。”彩云说：“所思何事，不过是倚着瑞云，兴情勃发是真。”瑞云啐道：“本是姐姐心热，欲在筵前先传暗意，以图便之故耳。改把些支离语抛在别人身上来。”说着大家笑了一回。彩云道：“莫来阻住你的情郎！”于是张生顺口念道：

一闻春去便相思，可惜桃零与李飞。流水无情嗟共别，
落花有意恨同悲。花愁柳怨须当惜，酒绿灯红却别离。
容易饯春今日去，明年还共慰相知。

道罢，三杯已过，应至瑞云了。彩云说：“瑞姐姐素称多愁多恨，有致有情，必是大有议论了。”瑞云道：“你不必大言压我。待我快吟罢！”彩云说：“我不是压你！”众人道：“不要笑他，快等他念！”于是瑞云念道：

杨柳含愁，海棠带怨，日日为春颠倒，甚得旧恨新愁，
都是伤春怀抱，总是蝶梦凄凉，莺魂惨切惨切，惨切何时别？

于是念酒底道：一春无计共留花。彩云道：“果不是多情多恨，情絮纷纷，真是有女怀春，张郎惜之也。”瑞云笑而不言，双眼瞅着张郎，别具一段风流情致，娇姿无限，可对众言。

应至李郎了，于是云生即道：

宝瑟弹兮开瑶筵，瑶笙弄兮擎翠袖，饯春归兮美酒，留春光兮金波。悲春去之速兮浓桃艳李，怅花香之谢兮惨绿红愁。人恼春而生感，春别人而不怜。莺声婉啭唱送春歌，鹃语凄凉洒离春泪。

可知物犹如此，而人岂无情乎？道罢饮了三杯，念酒底道：一春慢扫满园花。

后至彩云，彩云乃先饮了三杯，先念酒底，后吟诗，乃曰：一春蝶梦到蓬莱。瑞云道：“你是真果梦到蓬莱，看来你久后必能成仙，故有此奇梦了。实有奇骨者，李郎不用多想也。”彩云道：“你如此多事，我就不吟了。”说罢，总不出一语。瑞云趁势道：“今未有人被罚过，刚刚至尾，正遇着罚，该饮三大海碗。”彩云不肯，无奈，被众人拗不过，只得硬饮了。移时，芙蓉面赤，柳叶眉颦，皓齿微开，慢慢吟道：

春情易写，春恨难填。春水多悉，春山空秀。蝶梦谁怜，惟春光之易去，花魂谁吊，嗟春色之难留。从此杨柳生愁，桃花散魄，肠断海棠花下，心悬芍药栏边。千愁万恨因春去，万紫千红共恼春。即普天之下人物皆然。哀哉痛哉！

吟罢，各人称赞不已：“此语较我等更为痛快，真是普天之下，莫不因春光之易老而生悲感焉！确然妙论！当以锦囊盛之！再饮三大碗为是！”彩云不肯，说：“饮小三杯已足了！”各人立请饮三杯。于是入席，三杯已罢，忽听得芙蓉花下咯喇一声，不知何事，吓得众人正待起身，未知甚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蕴玉阁狂徒恃势 天香楼义士除顽

话说黄生众人正在吟罢酒令，忽听得芙蓉花下一声响亮，不知何故，吓得众人欲走，乃见一个白须老者从花底出来，年可七十余岁，生得童颜白发，飘飘有神仙之状，拱手道：“老汉乃司花之神，感君等至诚祭奠，怜香惜玉，以饯春归。故至诚感格以至吾等，受鉴无可以报，欲救若等脱离苦海，免在尘世中如此碌碌无奇也。”众人闻言，惊魂方定，知是神人，齐齐合掌下跪，口称：“神圣降临，望求超拔弟子等男女众人，离了人间尘世，情愿打扫仙真洞府，也是欢喜的。未知神圣可肯收留否？”神道：“现下当今天子下游此省，不久便来到这里。你等须当有危则扶，有急则救。若是见了高天赐，便是。众人当牢牢紧记，不可错过。”说罢，一阵香风就不见了。各人惊喜交集，向天再拜叩谢。又向花前各各拜谢已毕，复上楼来，开怀畅叙。正欲再行重整杯盘痛饮，大醉方始收杯，忽听得楼上西边对面蕴玉阁酒店饮得大呼大笑，再后又闻打喊之声，不知何故。原来是一班恶少在此藉酒闹祸、打架，往往如此。”为首的是本地上一个土豪，姓区，名洪，混名飞天炮。有些家资，请教师学得三两度拳棒，便与一班亡命随处滋事生端。因到此酒店小酌，为争座位，便厮打起来。原来他初上楼来，已

先有人坐了中座之席，他后到，欲换此座，刚遇了一个硬汉，不肯换他，故口出不逊之言，乃欲恃势欺人，正在吵闹之时，适遇圣天子与日青偶游至此。闻人打闹之声，便上楼来，意欲看出不平，乃下手相帮。听来原是那区洪不合道理，已自早抱不平。后至见他动手把那汉乱打，无奈那汉独自一个，竟无帮手之人。左右行看之人，又怕那区洪之势，俱不敢出言拦阻。日青在旁边忍不住上来，把那些亡命一个个打得东歪西倒，走的走，跑的跑，如风卷残云，下楼如飞去了。那汉向高天赐与日青之前纳头便拜，说：“多蒙搭救，感恩不浅。请问二位客官高姓尊名，必不是这处人氏，请道其详！”圣天子答道：“我乃北京人氏，姓高名天赐，与舍亲周日青来此探亲，因平生好打不平，故遇有逞恶欺人者，便打之。今见足下一表人物，定非下俗，故叫舍亲相助，打得那班狗头一个个逃走了。看来真是无用，却还恃势欺人。请问足下贵姓大名？”那汉道：“在下姓王名润，是做绸缎生理。因午后无事，到此一饮。吾先到此间，自然是拣那好位正座，不料此人当众欺人，要小弟让此座与他。小弟不肯，他就拳脚交加。幸得二位到此搭救，实为恩幸。小店离此不远，请二位到小店一叙，幸勿推却。”圣天子道：“小小事情，何须言谢！足下既是如此美意，亦当依命。”于是与日青、王润三人出了店门，来至绸缎店中，分宾主坐下。茶罢，王润即吩咐备一桌美筵，留下二人共酌。于是三人施礼入席。酒过数巡，王润开言说：“二位客官既是好游，明日共去一个好处去。”是夜酒罢，留二人在店过宿。明朝用过早膳，带着一个小童，与高、周二人来至天香阁。刚刚是日黄水清等众人又在此畅饮。原来此分东西南北四楼，俱起造得一样。一楼上可容十数席，任是数十客到此，亦觉宽展舒畅的。圣天子、日青、王润即在南面楼坐下，那些粉头便打扮

得娇红嫩绿，燕妒莺羞，施礼已毕，入席高谈细酌。一个名唤瑶姬，一个名唤彩姬，一个名唤丽姬，三人都是年不上二十，生得才貌惊人，丝桐精妙，自不必说。酒已数杯，遥闻西楼上饮得极其兴闹，细听原是黄永清这一班在此畅饮。且说众人正在强劝彩云饮酒，彩云说：“列位先饮，妾当后陪就是。”李生说：“请卿快饮，再有妙谈！”彩云因被迫不过，只得一气饮了三大海碗。众人拍掌大笑道：“痴情婢子，看他必待李郎强之乃饮，可见情之极了！”说罢，彩云桃腮晕赤，急道：“今被你等逼我饮了三大海碗，又来取笑，侍儿快换上一桌酒筵，待我行一个大大的酒令，以消此恨。今日三位公子与两位姐姐并未饮过多盏，妹子摆下一桌在此，与列位再豪饮一场。如怯者，不算酒中英雄！”说着，大家齐道：“更好！众人因见他饮了数次三大碗，今又见要出令，十分喜悦，欲想他喝醉了时好再为取笑。一时，丫环摆上酒菜来，连椅桌都换过，看他摆得：琼楼可比蓬莱岛，玉宇反疑是广寒。中间摆着一个南京榻雕儿檀架，着些新诗、古画、金筒云笺；两边粉壁上挂着名人字画，梅兰竹菊；左边摆着一对醉翁椅，右边摆着一张贵妃床。楼前短栏外放着数盆异草奇花，芬芳扑鼻。中间吊着一盘小鳌山，四面挂着六角玻璃灯，照耀如同白日。桌上早已摆着那瓜果小碟上来，于是六人一齐入席，丫环两边伺候着。其时天色起更，一轮明月早挂天边。丫环再点起席上蓬花灯来，极其有趣。酒过三杯，彩云即命秋月拿令筒来，摆在席中，又拿骰子来，各人先掷一手，掷得红点少者，请先拔签筒之令；如无红点者，先罚他一大海碗。如掷得有红点，不拘多少，都要一个牌名说出来。于是永清先掷。把骰子一撒，掷得五个二，一个么，便道：“这个叫做北雁朝阳。”后至张生，掷得一个么，一个五，四个三，这名叫月明群鹤守梅花。李生掷的是三

个六，三个四，这个名唤红云散就那边天。那绮云掷了五个幺，一个四，乃道：“我新改一个牌名你听。”众人道：“看他是个什么新样？”绮云说：“这叫做九天日月开新运。”那瑞云不慌不忙也掷了四个三，一个幺，一个六，这名叫天晚归鸦遇月明。其后彩云也捏手捏脚，掷了六个，都是五，这个牌名唤满地梅花，惟是全黑者。瑞云急道：“你是令官，偏偏是你掷得，真是好彩了！你快饮一大海碗。再后唱出的甚么来。”彩云无奈饮了，自愿唱一枝解心陪罚。然后再掷。便是众人道：“就如此了，快唱，快唱，若迟滞了，便不依你。”彩云只得婉啭歌喉，唱道：

清书一纸寄与情郎，思忆多情两泪汪汪。自第酒阑月夜同私约，誓同生死不分张，点想我郎别后无音信，留惹相思数月长。怅奴才命薄如秋叶，点得化为鸿雁去寻郎。免得香衾夜夜无人伴，蝶帐时时不见郎。又听得鹃啼声惨切。声惨切，自是愁人听得更断肝肠。

唱罢，将骰子掷了一个四，五个六，这名叫将军挂印。于是大家饮了门杯。忽然楼下一片喧嚷之声，大众都惊立不走，往下细听。这边圣天子与日青倚栏静听，原来是一班无赖之徒，等把有姿色妓女当门抢夺，这里打手龟奴正在与他厮斗不下。街上亦无人帮手。日青即大喝道：“青天白日，登门抢夺，是何道理？”原来在寮中抢夺妓女，于王法亦不甚理他。日青见是不平，就向人群内抢回此妓，再夺一对四尺长的刀，把那些无赖杀得七零八落，血溅街衢。一霎时俱皆走了。于是院中鸨娘与众婊子、龟子等，俱来拜谢。乃安排筵席，请高客人与周、王三位同酌。这边黄水清等众人亦备一桌，请高客三位过楼共酌，并访天下英雄。高天赐在王家饮过数杯，又被黄永清着人持帖屡屡催请，只得与日青过西楼。三位公子见了，急

起身相迎。王润亦随后便到，一一见过了礼。茶罢，永青开言问道：“三位高姓贵名？仙乡何处？谅非本地人氏，请道其详。”王润说：“小子姓王名润，是本处人氏，在前做泰安绸缎生理。此位姓高名天赐，乃北京人氏。这位是同来贵亲姓周名日青，前日亦是打不平，搭救小弟的，不期今日又遇了此等恶徒。”

圣天子道：“此是官军不用心，是以弄成如此。待我稟知本省巡抚，把那些武营员弁戒责一番，然后可用心尽力而务国为民了。请问三位高姓大名？”黄生说：“小弟乃本处人氏，姓黄名永清。这个姓张名醴泉，此个姓李名云生，亦皆本处人。小弟祖上是侍郎之职，此二人亦是世家子也。”高天赐闻言，说：“如此看来，乃忠臣之后，怪不得慷慨如此。三位公子或在庠，或在举贡，请道其详。”永清答道：“小子三人一衿尚未有。因性好游玩，懒于功名。”说罢，吩咐排上佳筵，六人重新见礼入席共酌。酒过数巡，圣夫子见他三人如此高义，外貌虽好，未知内才何如，不苦在此试他一试，若果经纶满腹之人，日后收他以佐朝廷之用，岂不是好？于是在席上把那古今圣贤兴废、治国安邦之事问询，三人对答如流，便说：“三位公子俱是才高八斗，何必性耽诗酒！倘入科应考，何优翰苑不到手乎？”三人齐声应道：“此非小子等所愿也！除是国家有危急之事，饥馑之年，即可出力，以报朝廷。”

圣天子听罢，喜悦如心。酒罢，各各辞别去了。那日青引路，往各处游玩。只见路上言三语四，道有妖怪白日害人。未知真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东留村老鼠精作怪 飞鹅山强贼寇被诛

话说周日青与圣天子在天香楼辞了黄公子众人，一路往那闹热之所游玩。行不上二三里，只见三群五队百姓走来，口称有妖怪白日出现害人，故此走避。

圣天子便问在何处，众人说：“不可去，恐见了妖怪，难以走脱。如果真要去，前面‘青松翠竹环回地，绿水烟村数十家’即便是了。”日青寻路来至村边，只见一位七八十岁老者坐在村口，便说：“请问老丈高姓贵名？因何青天白日有妖怪迷人？请道其详！”老者说：老汉姓林号立德，乃本处人氏。此村乃叫做东留村，村中有个财主姓马名建仁，家有百万家财。夫人王氏，单生一女名唤珠儿，生得貌赛杨妃，身如弱柳，诗词歌赋，件件精通。因去年八月十五中秋贺月，被妖魔乘风摄去，今已数月，并无踪迹。今岁又来打扰，不知是这个旧妖怪不是？现在村中，夜间更为猖狂。这妖怪生得：青面红须赤发飘，黄金铠甲亮光绕。果肚衬腰丹桂带，拔胸勒肠步云绦。一双蓝靛青筋手，执定追魂请命刀。要知此物名和姓，声扬二字是黄袍。曾请过好多道士、和尚、法师，俱收他不得，反被妖怪赶得几乎性命不保。如今已无人敢惹他收捉了，反而要众人朝夕礼拜，要香花酒馔供养，不然就飞砖掷瓦，兼且罗唆少年

妇女，更是可恶。二位客官，你说恼惧不恼惧呢？请教客官，从何处至此，料非本处人氏。贵姓尊名，因何事到此，请为示知！

圣天子答道：“我乃北京人氏，与本省皮巡抚大人是好朋友，故无事特与舍亲周日青到此探问。我姓高名天赐，擅能收妖捉怪，驱邪逐魔，任他是三头六臂，法力高强，都不惧怕，包管见了我就永不敢作恶了。烦老伯引进，待我与本地上除了这害。”林老闻言。十分欢悦，说：“既是高客官有此手段，是我村中之福也。”于是提拐急忙引路前进，至一处大花园边内，便有几个少年出来迎接进去，在那牡丹亭坐下。一个老年先开口问说：“请问客官贵姓尊名，到此可能收伏这妖魔？不知要不要搭坛？一一求为示知，俾得依法备办就是。”日青代答道：“他姓高名天赐，乃北京人，到此深友，因行至此，偶闻林老大言，府上有那邪妖作怪凌人，故到府上以除此怪，以安人民。某自姓周名日青。请问足下尊姓贵名？妖怪见时到此？”少年说：“小子姓林名叫玉哥。此怪是前月初到来的，至今月余，已闹过了十余次。日间在园中作怪，夜内在屋内将人迷惑。然已是请过多少方士、法师到此，俱未能治服。今日幸得二位到此，收除必矣！”那高天赐说：“不用搭坛、书符、念咒，又不作持斋请佛，但请我二人用了晚膳，待我夜来捉此妖怪便了。”于是林府家人手忙脚乱，打扫花园，扫得十分干净，请那二位客官用了晚膳，再为捉怪。

圣天子与日青、林老大、少年四人，在席上谈些济困扶危之事，二人听了，各喜悦不胜，原来都是喜为善事者。晚膳已完，高天赐便与日青二人结束停留，手持宝剑，大踏步往屋内而来，妇女早已避去，看看来至房中。二更时分，见来了一个青面黄身老怪，风过处，令人毛骨悚然。但见他打扮得：头戴

紫金箍，身穿金毛小战袄，下着水波纹豹皮靴，足踏小铁车球。面上一部胡须，手拿铁尺，恶狠狠眼如老鼠，嘴如金蛇，跳舞而来。周日青不慌不忙举剑望那怪劈头便砍。妖怪急架相迎，一去一来，左冲右突，大战有数十个回合，那怪越战越精神。日青看着敌不住，有些气力不加，正待要退败下来，圣天子看了急忙上前，持剑接住厮杀。日青趁势退下。妖怪见有人上前接战，乃大逞妖法，手中铁尺如雨点打来。三人好一场大战，直杀到三更时分。妖邪手段怎及至尊，战三四十个回合，那怪有些怕怯，借金光遁走去了。

圣天子正在大喜，转身吩咐收拾安睡。霎时一阵狂风，腥气迷漫，风过处，又来一怪，比前打扮都是不相上下。于是命日青在右，自己在左，定睛看那二个妖怪怎样来法？原来后来一个浑身如银白的一般，跳蹿伸缩，极其伶俐。二人各各举剑向定妖怪当胸便刺。二妖见来得凶猛，也举兵器相迎。你来我去，看看将有四更天气，日青二人力气不济，似有些敌不住了。话说当今天子有百灵扶助，本处土地与值日功曹见在危急之际，早请了一只金睛玉面猫精来。此猫在西山已修炼有年，未成正果，方今正好叫他来收伏这两只鼠精，受封便成正果了。道罢措阵神风，一霎时即到了西山藏修洞中来传旨，命他往林家园去救圣上，便可受封成正果。守洞小童即入内与玉面真人知道，立即谢过功曹，然后吩咐小童看守洞门，我去就回。小童领命，玉面真人即随功曹火速来至林家花园。只见二鼠培与二位高人在此大战，看那高年者头上现出金光，谅这位必是当今天子了。乃现出真形，运气炼睛，只往老鼠精项上咬去；黄毛怪见了，魂不附体，正待要走，已不及了，早被咬死，跌在一旁。这个老鼠见不是头路，欲逃走，又被咬死。一对鼠精现出原形，死在地上。圣天子与日青见了，一派寒光，霎时不见了。只道二

妖敌不住，如前借法逃走了，不知是玉面真人所胜。于是真人复回衣冠之体，上前叩拜圣天子。高天赐大喜道：“原来是法士，失敬了！”真人道：“岂敢，乃两只鼠精，一黄一白，俱已修炼多年，因性好贪淫，故许久未成正果。因摄了林家女子，不知藏在何处，待我再去看来。”将身一跳，早上半空，把金睛往下一看，原来是被收在一个深山积云洞内。便将身跳入洞内。林家女正在啼哭，猛见来人疑是鼠精，更嚎啕大哭起来。这边真人道：“不用惊慌，吾乃玉面真人。黄白二鼠精皆被我杀了，特来救你回家。”林珠儿闻言，喜不自胜，急忙收泪，乃上前答谢。真人说：“此乃小事，何须挂齿！”便借神风把珠儿随手一带，早已来到了林家庄前，下落云头，叩门而入。家人见了，悲喜交集，不一时同真人来至花园内，并向高、周二客人纳头便拜。圣天子把他一看，见玉面真人生得潇洒磊落，有仙风道骨之状。又见他有益于世，乃问道：“道长仙踪寄迹何处？”真人道：“贫道不过在西山藏修洞炼气耳，因承功曹之命，叫我来搭救当今，并收除鼠怪。今把两只鼠精剥了皮晒干，以驱各样虫蚁。将骨肉弃于那大江之中，以祭鱼腹为妙。”林府家人齐来围看，原来是两只大鼠，一黄一白，大约有水牛般大，家丁扛抬去了。这里日青道：“今已收除妖怪，救了林家女子，应该是真人之力，契父可封他一个法号，好早成正果，以报他收伏之功。”圣天子即宣玉面真人上前跪下，乃封他为伏魔仙人。道士叩头谢恩，借一阵清风去了。日青又请封林珠儿一个女道士之名，带发修行。圣天子便封他为贞节道姑，起牌坊匾额，可见我国朝恩典隆重了。珠儿谢过，入内去了。于是林府众人大排筵席，致谢并请四亲六友，到来庆饮，忙乱了十数日方完。圣天子恐怕人多识破，不便出入，急急辞了林家，往各处游玩。林府众人苦留不住，只得备酒送行。酒罢，便送

程仪三百两。圣天子本欲不受，无奈他苦苦强送，只得命日青收了起行。这里林建仁并合一家年高者，送至十里方回。

不说日青引路往别处去了，却说松江府东去一百二十里，有座马尾山，山上有三个大王，屡屡打家劫舍，左右百姓甚受其害。大王周通，二大王马大洪，三大王吴奋蛟，皆是武艺高强。有一个军师名唤贾少成，山上亦有二三千人马。一日无事，三个大王与军师议论，方今人马众多，粮食不足，自古道足食足兵，然后可能久守。如粮草不敷，一生内变，为之奈何？莫若军师选一千二百名精壮喽兵，分东西南北四路，东一路由大王领着，喽兵三百，偏将三员，打从东路而去，准以明早下山，明晚二鼓到齐。闻连珠炮响，方许杀奔孔家庄去。且待四路到齐，各用一百五十人守路，一百五十人入庄，不可多抢，约可支敷粮草便可退兵。先用偏将两员押银两，并一百五十名喽兵回山后，正将与偏将押后，一百五十缓缓回山，不得错乱。倘遇官兵追来，只可杀败他，再出个妙计，往那处借些粮草回山，另作商议。如若不能，一任动兵。贾军师道：“闻得苏州有个富户姓孔名方，家财数百万，性至吝啬，与一大斗，小秤出，大秤入，十分刻薄，故取他一个花名叫做火砖梨，欲咬他一啖，反被他索去口水，虽时节亦不食肉，而且他的家财俱是谋占得来的，抢掠他些回来，不为过。惟恐官军追捕。莫若我等分作四路而去，如何？”周通道：“此计甚稳，任凭军师调遣。”于是贾军师吩咐切不可杀害，恐怕朝廷一动大兵，此山则难守了。或者三年五载，官长奏闻朝内，得招安，也未可知。于是又吩咐马大王亦带三百喽兵，三名偏将，打从南路而去，明晚二更到齐，闻号炮响，方可分兵一半守路，一半入孔家庄内。又命吴大王带领偏将三员，精兵三百，打从北路而去。一到了，先分兵率一半入内，一半守路，闻号炮响，方可动手。三人听

罢，各各起程去了。贾军师自带了三员偏将，精兵三百，浩浩荡荡奔往苏州而来。共喽兵一千二百，或扮生理之人，或作行乞之状，挑夫公人，一一打扮不等。至次夜二更时，各各到齐。军师这里把炮一响，各分兵一半，守得庄外铁桶相似。六百喽兵齐入内，吓得庄丁家人急走入内报知那火砖梨，立即吩咐各精壮庄客，鸣锣喊救，排定石灰枪箭，遇贼即放灰炮，然后放箭，又放鸟枪。贾军师见如此有法，乃驱前队与他厮杀，后队暗暗混入内室，把那些妇女尽皆绑起，慌得无胆妇女急急说知银房。众贼兵抢去不多，出来即便走去。偏将把手一招，各人呼哨齐走，庄丁退出。怎奈守路之贼个个是生力之人，倒把庄丁杀退，及至军到来，贼兵去已远了。这里孔方是人人厌憎的，故此无人着力救他，及至报官验过，知是失去有限，本处长官追捕就是了，按下不表。

再说马尾山众人得意洋洋，一路回山而去。至敬忠堂上，众大王看过，收库已毕，大排筵席庆功，按下不表。且说此山南七十里，有座飞鹅山，山上亦有大王，一个名唤姚飞，混号飞天人，有万夫不当之勇，手下兵丁约二三百名，行为不正，抢夺妇女上山，无恶不作。

话说那姚飞一日带着二二十个区兵下山消遣，来至一个村落，时天气炎热，赤帝司令意欲寻个地方乘凉，正往兴闹处来游，买杯茶止渴，却又无茶店，只得在那人家借杯止渴，不想遇着一个少年妇人，姚飞见了魂飞天外，魄散九霄。众喽兵见了问道：“大王既是来这里求茶，为甚总不言语？”姚飞说：“我今见前面横门口之女子，连口都不渴了。你众人有何妙计与我擒他来，重重有赏。”于是众喽兵上前，一齐动手，将那女子抢夺去了。这里姚飞押后，一路如飞跑回。行至半路，刚好此日周通下山游行，与军师众喽兵等二三十人见了，知道此

等抢人妇女的强人，非是好汉。又听见那女子大声喊救，口里千强盗万强盗。周通上前问道：“请大哥放下此女子，小弟有一言冒撞，未知可容讲否？”姚飞说道：“我就将他放下，看你等无名之辈，不是对手，奈我甚么！”便将那女子放下，便说：“有话快讲！”于是周通上前向那女子问道：“你这女有甚说话，从头实说，有我等在此，断不怕他抢你回去，纵有天大事情，我担当，送你回家便了。”那女子哽哽咽咽的答道：“奴本聚贤村人，姓伍小名若兰，因今午在横门口乘凉，被这贼窥见，初时意欲借茶解渴，后来见了奴家，便起下不良之心，唤了二三十个亡命贼人，青天白日，抢我回去。今幸路逢列位英雄，望求搭救，感恩不浅。且小女子已许字本村胡秀才为妻，万望救了小女，则感恩不浅了。”说罢，呜咽不已。周通乃上前与姚大王讲情，说：“请问大哥，几时下山闲游，有阻行踪，望祈恕罪。你我大略都是一当之人，万看小弟薄面，将他放了，真是天大人情了。”说罢深深下揖。姚飞说：“我不怕你有两个兄弟，人马众多，你有本事尽管拦阻，若能胜得我手中大刀，任你送转他去。”周通大怒道：“不识抬举的匹夫！尽管放刀过来，我不怕你！”二人搭上手，刀来枪去，战有许久，看看有些招架不住，两边兵丁互相混战，周通心生一计，向那女子丢个眼色，若兰会意，在地上撮了堆沙尘，向姚飞正面上一撒。姚飞不提防，被沙土封住眼目，不能抵敌，只得败将下来，且战且走，一路奔回山去了。众喽兵见大王已败，亦走的走，跑的跑，一路而回。这里贾军师说道：“不可追赶，让他去罢！”周通命雇了车儿，送伍若兰回家而去。再说姚飞回至山上，设下一计，莫若明日点起人马，到他山上，出其不意，杀得他落花流水，以泄胸中之恨。主意已定，此时天将已晚，吃过夜膳睡下不提。

且说周通与贾军师二人吩咐众喽兵先回山寨而去，我等不用随伴了。众兵听了散去，取路回山，时已初更天气。周通二人来到杏花楼。这楼起造十分华美，牌上写着：“海鲜炒卖酒宴点心俱全，任意停车小酌。”于是与贾生入楼而来，至楼上坐下，吩咐店小二将好酒美菜搬来对酌。贾军师说：“今日之事，姚飞虽然败去，其心定然不甘，明日必当有犯我山，我们在此过宿一宵，打听事体如何，若我兵胜了，自不必言；我兵若不济，可在他山上放起火来，他定要回救，那时前后夹击，使他首尾不能相顾，不怕他英勇，你说好否？”周通说：“此计甚妙，可先往他山脚等候他下山，即便跟他，看其厮杀，回若贼败走，亦截杀一阵，若他得胜，即在他山上放火。”二人商酌已定，次日在路口听候，果见姚飞带领二三百人马，杀气腾腾，往马尾山而来。乃徐徐行之。将到山脚，便闻喊杀之声，战鼓喧天，喊声大震，看看天色将晚，见姚飞一路败走而来，他便知马尾山兵胜，乃急向前把那些失散喽兵截住，杀他一回，余众走了。不一时，姚飞又到了，见后面追来甚急，前面自家之兵又不见了，只得尽力向前而走。军师同周通看得清切，挺着兵器向姚飞亡命砍去，姚飞措手不及，呜呼一命死了。周通便上前混作一处，驱兵直捣飞鹅山，尽降其众，搜了库银粮草，放火烧了山寨，一路打得胜鼓回山而来。又得了百余兵并许多粮食、枪刀、器械，自此威声远播，左右草贼都归附之。官兵见他义气之贼，亦不甚理他。因有四五千人，粮草不甚够支。一夜，周通三更时分得了一梦，十分奇怪，梦见一位老土地报与他知，说道：“当今天子在天香楼被困，可即前往搭救！”这是何兆？明日醒来告诉军师贾少成说：“近闻得圣天子下游此地，未知果然否？神人报梦，尽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明日可点二三百精壮喽兵，并我等四人下山而去，留下偏

将守山，命个熟路留春洞者，先行一路，慢慢而去，在路上毫不惊动百姓。”暂且不提。

却说圣天子与日青这回来至天香楼，便上楼来，欲访那黄永清等。一上楼，便有许多歌女美人上来献茶，道万福已毕。圣天子即命他等摆上美筵来，并问黄永清三位公子可到否？丫环答道：“数日俱未见来，大约家中有事，亦未可知。”于是摆上山珍海味，正与两个歌姬倾谈，一个名叫遂心，一个叫水心，酒过三巡，遂心便按琴弹一曲忆秦娥，音节婉转，令人听之万虑俱消。正欲再弹，忽丫环奔来，说道：“黄公子等三位来了。”正说时，三人已上楼来，一见高、周二位，喜不自胜，乃道：“今日正思着，不想又都在此相会，真三生有幸也。”圣天子道：“高某亦思着二位，因此特地相访，不期大家在此相会。”即命小仆至厨下取上等酒馔来。不一时，把残席收去，重新摆过一桌。于是绮云等亦各来到，一并开怀畅饮。

且说本处有个游棍，名叫冯必忌，专门出外攀结那些行街先生，无恶不作。风闻得当今圣上来游此地，惟是不知落在何方，相与一个草寇，名饶未达，今访知高天赐在此，将天香楼团团围住，声称：“要五万银子使用，立即交出，以济急需。不然动手抢入楼来，看谁是高某，知他本事高强，待来请教！”说罢，渐渐逼上楼来。那冯必忌与饶未达两个强盗十分凶猛，一个手持钢刀，一个手持长枪，力大无穷，拥上楼来。日青与圣天子不能抵挡，院中众人更是无用，看来战有三个时辰，尚不能胜贼众。正在危急之际，圣天子正在心急，忽楼下贼兵往后便退，一偏将贼砍开脑袋而死。那吴奋蛟也杀了饶贼，一并捣了首级。那些小兵见贼头已死，无心恋战，退下楼来。正遇着周通等四众，杀得喊苦连天。冯贼被周通一刀，喽兵亦被杀得干干净净。

圣天子与他四人相见，问了姓名，即封其为都司之职，暂且回山，并有旨一道，即日向庄大人巡抚处投递，便可有缺，尽心报国便了。于是周通等四人谢恩去了。黄公子等三位这时方知高天赐是当今天子，急上前谢过，便请圣驾到家暂住。天子看其意诚，只得相从，往黄永清家而来。于是张、李二公子亦常上黄永清府上，求圣天子教习文韬武略，甚为得意，并求旨意一道，把那天香楼众粉头救出，赦其回家，以免在苦海中受苦。并求将绮云、瑞云、采云三人赐配与三个小子。圣天子见他三人俱是才貌双全、忠厚之辈，只得依了。三个公子得了绮云等意中人，满心称意。一日圣天子想着一个去处，即辞了黄永清等而去。三个公子苦留不住，只得备酒饯行，送了程仪，送别去了。不知又往何处游玩，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李全忠寻仇摆擂台 程春孝解忿破愚关

话说日青与圣天子在天香楼别了众人，又往别处游玩，暂且不提。却说雷大鹏有个至契朋友，名唤李全忠，是自小相契的，二人极其合心如意，胜过同胞一般。后闻他上山学习功夫，是以生疏了。后又闻他代友报仇，高搭擂台，意欲一会，只因有病在身，未能相见。及雷大鹏擂台丧命，十分伤感，思欲为他报仇，怎奈双亲在堂，时刻管束，故未敢轻动。今已父母去世，此身视为乌有，不若前往新会城摆下一个擂台，看胡家有人出来，待至百日之后，好来耻笑新会之人。于是吩咐家人看守门户，带齐十八般兵器，一路往新会城而来。因他自小拜雷老虎为师，后又得李小环教习，学得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最好一对十余斤板刀，又善使一对如拳大的飞砣，俱有神出鬼没手段，而且练得浑身如铁，两臂有几百斤之力。生得身材矮小，人人都唤他叫铁臂子，故恃着自己的本领，欲与雷家雪报旧仇，惟是到了新会城，无有相识，何摆得擂台？因想起父亲在日与黄守备极其相得，今想他在新会城做守备，何不投奔他，求他出个长红标贴，并请他的兵丁弹压擂台，岂不壮助威风？想罢，立定主意，一路来至城中，投店安歇。一宵已过，次日即问了店主道路，寻守备衙门而来。取了一个世侄名帖，烦门

上人传了进去。不一时，便传请进去。于是整衣踏步至花厅上，向黄守备叩拜已毕，起来站立一边，那守备名叫国安，乃开言问道：“贤侄不在家中，到此何干？”全忠答道：“叔父大人有所不知，小侄幼与雷大鹏结为生死之交，雷大鹏丧在胡惠乾之手，十分痛恨，时刻不忘，欲设擂台与友报仇。”说罢泪如雨下。黄守备答道：“小小之事，何须伤感？明日即命他们搭了擂台，扈从兵勇，任从贤侄所用。”全忠称谢不已，“若得如此，生者叩恩，死者戴德于地下。”于是黄守备吩咐备美酒与全忠接风，饮至夜深，各各安寝。至次日，守备即吩咐众兵役着人高搭擂台，要在宽阔地方搭起一个三丈高插台，台侧又搭一座，壮丁厂摆齐五色兵器，分外鲜明，选三四十个精壮兵丁把守，十分威勇。台上横额写着“清恨台”三个大字，两边一副五言对云：试吾新手段，泄我旧冤仇。台左挂着一张告示道：

新会营，守备黄为晓谕事：照得李全忠乃义气深重之人，为雷大鹏之仇未报，故特到此报却前仇，而雪友恨。有胡惠乾子侄亲朋等不妨上台比武，二家生死不追，并不许带军器，拳脚相交。无论诸色人等，皆可上台比试，为儒释道三教不敢领。如过百日之外，无得异言。有能为胡惠乾相交好者，不妨上台。先此言明，拳脚之下，势不容情，各宜知悉。毋违。特示。

是时过往人等，未曾见过打擂台之事，十分欢悦，携亲带友到城相看。那些摆卖什物的，犹如出大会一般，十分闹热。再说李全忠择定八月初十黄道吉日，正好开始，且此时中秋天气，又极凉爽。到了此日，全忠打扮得十分威猛，但见头戴青绉软包巾，身穿湖绉夹袍，内着红锦小战裙，内戴护心镜，下着绿绸夹裤，足踏多耳麻鞋，一路乘马，跟随守备到擂台而来。

众兵役早已迎来守备，在厅坐下。移时，守备去了，李全忠来至台下，将身一纵，早已上台。看的齐吐舌道：“有如此纵跳之力，怪不得敢开设擂台了。”李全忠向台下将手一招，说道：“小弟是本府人氏，因与雷大鹏有生死之交，后因同胡惠乾比武，被他暗算，伤了性命，至今冤仇未泄。故特到此，倘有胡惠乾亲属并诸色人等，皆可上台比试，不许暗藏兵器，拳脚对敌。如无能者，不可上台，恐枉送性命，因拳脚之下，实难容情。诸君请为谅之。”说罢，脱下绉袍，坐在台中不言。来看之人如山如海，拥塞不堪。看看日已酉刻，无人上台比试，只得收拾下台，仍旧往守备衙门而来。国安问道：“贤侄，今日上台打了几个亡命？”全忠说：“半个俱无，必多是无能之人，故不敢上台了。”守备亦是个好胜无用之人，听了此言，暗自欣喜，称赞金忠先声夺人，故闻名俱不敢比较，于是置酒款待。明日全忠辞了守备，又往擂台而来。杨威耀武，一路摇摇摆摆上了台上，依前又说一番，仍无动静。一连五十余日，皆是如此，来看的人亦渐少了。话休烦絮，且说本处县城外有一个古槐村，村中有一人姓林名发衍，年方十七岁，生得面如冠玉，唇如涂脂，温婉如处女一般。椿萱并谢，兄弟靠在舅母家过活。自小从教师学得浑身技艺，力大无穷。身材虽小，但练得如铁一般，两眼向日中炼就金睛闪闪，夜来灼灼有光，能白昼见星，起他一个美名唤金眼彪。与胡惠乾是至交，闻得胡惠乾被欺之时，他尚未曾学足功夫，故未与他出力相帮，再者见胡惠乾得胜，十分欢悦，到如今又见雷大鹏之友到来报仇慰友，独我不能与友开交么！于是别过舅母，一路往新会城而来。在永安客店住下不表。且说李全忠摆设至八十多日，未逢敌手。战了数日，都是无用之人。那日来至台上，对众人说：“今小弟到此八九十日，尚未见有对手，想必胡惠乾之亲友，个个知他前理

俱亏，故不敢上台比试了。”且说林发衍见是天气晴和，正好比较，乃问了土人，一直至台下。只见那李全忠坐在台上，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发衍漫漫挨至台边，四面看过，将手在人肩上一拍，早已跳上台来，把李全忠也惊一跳。见他小小年纪，不是武艺中人，便道：“你这小生上来则甚？此处是擂台比武之地，不可上来，快下去罢！”林发衍喝道：“你这杀不尽的狗子，认得老爷么？”全忠道：“我不认得无名小子，快报上名来！”发衍道：“你静听站着，吾乃胡惠乾之友，名唤发衍。你这亡命，可报上狗名来，好待我早早送你归阴！”全忠道：“我乃雷大鹏义弟李全忠，为他雪冤报仇，要命者早早下台，不然死在目前。”发衍更不答话，挥拳就劈头打来。李全忠低头一闪，亦还拳向正面上打来。你猛我狠，林发衍勇如虎，拳头好是雨一般；李全忠双手一展，用一个黑虎偷心之势，将右手用尽力气一拨。林发衍拨开他拳，左手五指如铁钩一般，望定全忠肋下插将过去。全忠急将身一纵躲过，两个搭上手，挥开四个拳头，一去一来，一撞一冲，一个为友报仇，一个代友泄恨。两个都是自小学习的功夫，故分外流利。一俊一恶，十分好看，真是杀得天愁地暗，日色无光，沙尘滚滚，初时见他两个你来我去，我送他迎，后来只看好如一围黑气滚来滚去，看的人不住声赞好。

看看战至金马西坠，明月将升，二人住了手，说道：“今夜了，明日再比罢！”你道让他多活一天，我道让你性命多留一晚，各各回去，用过晚膳就寝，待至天明，早膳后各自装束停当，再上台来，暂且不表。

话说本县城东南有一个长者，姓陈名玉，字奉孝，又名陈孝子。因他事母至孝，故起他一个美名。家私百万，年约三十来岁，夫人吴氏，尚未有子，极其疏财好事，救困扶危，怜孤

恤寡，专做善事，救济急难之人。但有难解难分之事，他一到了，无有不能解者，今闻得城内高搭擂台，为友泄仇，又闻得是雷大鹏之友，再又闻胡惠乾之友又来帮友报怨，于是别了妻室，取路至城内，寻着擂台所在。再说李全忠是日早早到了擂台，林发衍亦随即到了。二人正欲动手，忽听台下有人叫声：“二位壮士少停，小弟有话说。”于是二人住了手。他便往往捱上台来，向二人拱手道：“今二位俱是为友之事，果然义气深重了。莫若依小弟愚见，罢息此事为好。”李、林二人开言问道：“请问长者高姓大名？”陈玉道：“我姓陈名奉孝。”二人听了，齐声说：“原来是程孝子，失敬了！闻名久矣，今幸相逢，甚慰生平。既长者前来解释，即便依了。”奉孝大喜道：“成语有话：解仇忿以重身命，真不谬也！”于是李全忠命人立即拆去擂台，与程长者一路往守备家而来。对守备说知，各各见礼已毕，守备亦重程孝子之名，就在衙中排下佳筵，在花厅留长者在此共饮，至夜方散。次日各各辞去，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白面书生逢铁汉 红颜少女遇金刚

话说李、林二人被程奉孝一言就解散了许多怨忿，可见人生重孝，不独恶人善士，皆重孝，即使天地神明人君帝子，亦皆重孝也。故一孝字无不能挽回黎民，看此可以悟矣！惟愿今人把忠孝二字时刻不忘为是。且说天子与日青来至苏州一个闹热市上，十分挤拥，原来这市倒也十分兴旺，舟船大客商等，俱皆聚集此市，往来人马不绝，这叫做如云市。有数千铺户，乃略一行过，便与日青授下客店，即叫店主备了几色上等好菜来。店主答应一声，不一刻便列桌上，日青在下位相陪。酒过数杯，圣天子偶抬头想道：“朕今来此玩游，逢奸必削，遇寇必除，不知革尽几多贪官污吏，可见食禄者多，尽心为国者少也。然则世态如此，亦无可如何。”想罢，即用晚膳，就被而寝。忽见一轮明月当窗，乃执笔吟诗，诗曰：

皓皓当空赛镜悬，山河摇影十分全。

琼楼玉宇清光满，水鉴银盘爽气旋。

万里此时同皎洁，一年容易又秋风。

处处窗轩吟白雪，家家院宇弄朱红。

今宵杀静来斯地，游玩时逢兴自然。

吟罢，听得远远有读书之声。仔细一听，所读系《离骚》

经。次日，即与日青寻到其处，只听读得高山流水，正在门前，便向在侧凉亭中坐下，不提。且说此地有一个偷儿，十分力大，但遇他手，任你抱住般大的桅，他即能应手而折，故乡人起他一个混名叫做铁汉。一日，探听得这里有个白面书生，独自一人在此读书，何不今夜越墙而进，偷他一个干净，料无人帮手。于是左右前后行过，看清上落道路，然后方去。日青见他蛇头鼠目，在此东张西望，必定是偷儿无疑了。乃说与圣天子知道，即于是晚自亭上等候那贼来。原来此处叫做深柳堂，是本处富家姓金起造。那些子弟辈不下数十人在此读书。刚好此数日各人有事去了，单剩下金三郎在此，并书童一个，名唤禄儿。惟是金三郎与众人不同，专一勤习青史，以求博得一名，以慰亲心。凡有高兴会景，俱不出门。日日闲门绝客，而且胆大之至，鬼贼妖魅俱都不怕。曾有夜偷到此，却被逐回。也曾有鬼混他，他曾与鬼共战一夜。有个大头鬼到此吓他，初来其头大如斗，眼如银铃，手若蒲扇，舌突如蛇，伸伸缩缩，高不满三尺，令人见之不吓死也要害病。惟是他偏偏不怕，将一个竹篮用纸糊好了，画着五官，套在头上，与他相视，其鬼又变做身高丈二，头顶屋瓦，他又将竹接长双足。其鬼无奈何，只得避之而去。此非是鬼怕其大胆，乃怕其忠厚孝义也。

话休烦絮，再说那铁汉是夜饱食一顿，带了绳索什物，来到深柳堂外，看静些然后下手。不想日青定睛看实，因在黑暗，故铁汉不见。守至夜深人静，然下手时，正三鼓月明如昼。人道：“做偷儿的偷风其偷雪，偷雨莫偷月。他偏在明月时下手，无奈金三郎夜读不倦，至五更都未睡。那铁汉等得不耐烦，乃将索向瓦面一掷，早登瓦上，慢慢踏将下去。这三郎早已醒了，诈作不知，待他前来，再为收拾。即脱衣假寝在床上，少顷鼻息如雷。铁汉便作鼠声，三郎又诈作不知。铁汉即欲开衣柜箱

等，被三郎手拈一条大麻绳在后，看正那贼一索捆住，便将膝一顶，乘势推在地上，叫醒书童，共将他绑起。日青在瓦面上看得真切，见这书生如此本领，不用动手，乃慢慢回店去了。于是金三郎把铁汉绑起，即叫书童安排酒菜，乃问铁汉道：“你今被拿，有何理说？”铁汉说：“今已被擒，纵然力大也是无用。但求宽赦，感恩不忘。”三郎说：“你如肯改邪归正，我就放了！”于是把他松了，“如今排下酒肴，与你一醉何如？”铁汉上前谢过，拜别而去。自此有偷儿到此，知是金三郎，俱不敢动手，这且不表。

再说日青将此事说与圣天子知道，叹道：“真正是读书人无所不能了！”次日即别过店主，往别处去了。话说本处西村有个小姓人家，姓王名全聚，妻万氏，夫妻二人年已六十，单生一女，名唤碧玉，年方二八。生得：容貌似海棠滋晓露，腰肢似杨柳舞东风。秋水精神瑞雪飘，芳容嫩质更妖娆。王老夫妻二人爱若掌珠，常以千金之器重之，他日欲将此女致富，惟是此女虽是贫女，也会得琴棋书画，件件精妙，每日不是长吟，定是低唱。每有富贵争婚，他总是不肯。一日，有个本省提台之子到来求亲，那公子名叫张效贵，是张安仁之子，生得十分丑陋，恃着父亲一品大员，倚势凌人，专在花街柳巷，无所不为。一日见王全之女十分姿色，即央媒婆去说，谁料王碧玉要试过才貌双全者方许。公子无奈，只得打扮华丽，同媒婆来到王家。用了名帖来见，礼毕，王老开言道：“公子光降，蓬荜生辉。”张效贵说：“闻千金要面试，故特到此领教。”王老道：“请公子客厅少坐！”遂命碧玉隔屏听试。碧玉看他十分恶劣，心中出一个题目出来，乃写灯谜道：

或如天兮或如地，或伴佳人或赠贵。或如忧兮或如喜，
或笑春娇兮或逞媚。或悲白发老将至矣。

灯谜就是镜子，公子看了全然不解。便老着脸皮道：“今日饮酒过多，心思不好，待明日再来。”说完急急望前而去。回至家中，自思一个提台公子，反被村女所难，好不苦恼，便心生一计道：“量你这女子有多大本领，明日着家丁二三十人抢了便回，岂不是好？”主意已定，过了一宿，即唤集二三十个得力之人，手拿兵器，来至王家。不由分说，将碧玉抢去，扬言王家欠他银两，将女抵债。路上看的人知他强抢，无人敢救。这时过来一人，亦是本处人氏，姓金名刚，专打不平。见公子强抢女子，好生无礼，知是提台公子，不敢动手，乃说：“青天白日抢人家女子，怕于礼上说不去。请公子放了罢！”公子说：“你这乞儿！”金刚说：“我不怕你人多！”公子生性暴躁，上前便打，但那里是金刚敌手，被金刚一拳打死。家丁逃回报知，提台气极不堪，即问凶手何人？家丁答道：“是金刚。”乃画影图形，四方追捕，各武营亦尽心捕缉，十分要紧。不知金刚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英雄遇赦沐皇恩 义士慈心叨御赐

话说那金刚因打了不平，救了王碧玉，一时力猛，把张公子踢死，十分着急，有路即走，因此事人命关天，非同小可。更是提台之子，只得尽力而走。看看天已将晚，心中着忙，肚中饥饿，难以行走，就在那村边古庙权且安身。日间已是交打过一场，又走过不知多少路，身子十分困倦，渐渐饥渴肠鸣，自思不合一时粗莽，至把那张公子踢死。然又想到，且喜为此地方上除了一害，就伏在神台下朦胧睡去。且说此处正是忠乐村地面，此乃关王庙，十分灵圣，忠臣孝子义士烈女到此拜祷，无不灵验。惟庙堂很小，并无司祝看理，乃得村人朝夕香烛供奉。时正三更，那金刚梦见有一白须神人，叫他来有话吩咐。他不知所以，乃从神人来至一处，但见如殿宇一般，上面坐着一位红面神圣，乃是汉代关夫子。他就上前跪下，口称：“小人金刚叩见！”帝君命他起来，他方敢抬头，帝君开言道：“惟念你一点仁义之心，不顾自己受害，替人出力，救困扶危，甚是可嘉。今说与你知，方今朝廷招贤纳士，你可即往黄永清家内，便有出头日子。日后得志，千万要尽心报国，牢牢谨记。”金刚听罢，再拜叩谢。帝君乃命二青衣小童送他回去。路经一个绿水鱼池，十分幽静，正在慢行贪着，不提防被青衣一掌打

落水去。大叫一声，正慌乱间，惊得浑身冷汗，原来是南柯一梦，十分奇怪。自思关帝君之言，须当谨记。于是起来，向神再拜过。时正五鼓，天将晓色。意欲抽身起来，奈肚饥难忍，手酸脚软，只得又复坐神台下。再过片时，取路再走。

且说此处正与黄侍郎家相去不远，是日，正直黄府有好事酬神，家人搬了礼物，到此庙参拜已毕，各往庙外闹看。那金刚见人到此酬神，正欲向他拜神已完，求他踢酒食，以免肚饥。后见各人往庙外去了，以为拜罢去了，乃伸起头来往上一看，见那三牲气烘烘供在台上，急得口角流涎，不顾甚么，提起来大饮大食，吃个醉饱，复缩在台下而去。不一时，黄府各人回来，见那三牲酒食都不见了许多，难道神圣吃了？料断无此理，必定偷儿食了。乃四处盼望，只见神台下有一大汉在此，料是此人偷食了，喧嚷起来，扯那金刚出来，骂道：“你这乞儿，为甚么在此偷食人供物，是何道理？”金刚此时不好意思，只得硬着头皮说道：“是我一时肚饿，偷吃了，多谢多谢！”家人道：“谢甚么，我等同你回家去见了公子！”于是拖拖扯扯，一路来至府上。黄府家人入内，禀知永清出来，说道：“是那入食了东西！”金刚即上前说道：“是我！”永清把金刚上下一看，见他相貌魁梧，必不是无用之辈。乃开言问道：“足下高姓大名，因何如此，请道其详。既是肚饥，再食一顿何妨？”即叫家人搬取酒肉出来，任他一饱。于是金刚谢过，复大餐一顿。食罢，向公子问道：“适才未曾请问贵人高姓大名？”永清道：“我姓黄名永清，家祖黄定邦侍郎！”金刚叩头道：“小人有眼无珠，不识公子，望祈恕罪。”公子道：“你既是为祸逃走，可把上项事说与我知，我自有所处置。”金刚乃把救王碧玉赐死张公子之事说了一遍。黄永清道：“如此说来，义气堪嘉，现在四处出赏格，画形图影捉你，你今不必往别处去了，

就在我这里住下，教习我的家人武艺功夫。此事自我有在此，料那张提台亦不敢到此查问。”金刚喜之不尽，就在这个黄府教习他家人各样武艺功夫。

且说那张提督缉捕了数月，并无踪迹，一日，访闻得在黄永清家中，乃先命人传帖求将金刚交出，以正其罪。乃唤家人办了礼物、名片，即刻到黄府而来。见了黄公子，把名帖呈上，说了家主之意。公子说：“我家何曾有金刚到此，铁汉有几个，你可回去对你家大人说知便了。”家人无奈，返身拜辞去了。回至府中，把黄公子之言对提台大人说知。张闻言大怒：“我惧你这黄永清么！”即传齐参游守府、千百把总并五营四哨兵丁，杀气腾腾，怒冲冲来到黄侍郎府前，大叫：“黄永清小子，可把金刚早早交出！迟则到府搜出，恐怕你这世袭有些不便！”黄府家人急入内报知。黄公子总不理他，吩咐家人不要睬他。官军人等亦不敢入来。无来越耐越嘈，大呼小叫，人马喧闹不已。金刚忍不住便向黄公子道：“为小人之事，有累公子，如此闹嘈，心甚不安，莫若小人出去与他对敌，若杀退他回去，另作别计；若打输了，另寻生路奔走往别处而去。”公子再三劝止不住，只得由他。金刚出了府门，手提长枪，在大门口大喝道：“你这昏官，纵容儿子白日抢人家闺女，该当何罪？幸得某家救了良民闺女，你的不肖儿子定要与我相争，今我将他打死，除了地方上一个大害，实为百姓之幸！你敢来寻我？好好回去用心报国罢！”这张提台闻言大怒，正是仇人对面，分外眼红，即命各人上前与他厮杀。那金刚奋起神威，杀得那些兵丁败走而逃。张提台见了，急催武营各官一齐上前，把那金刚团团围住。战有数个时辰，无奈金刚寡不敌众，被生擒去了。张提台大喜，即带回衙中，严刑拷问，金刚总是不招。张提台无奈，只得交与本县李连登审问，务必要拷出真情，认了口供，

方能请王命正法。此事按下不提。

再说永清见金刚被捉，心内着急，命人访问，知是送与李知县处审问。自思李连登与我甚厚，不若去他衙中陈说，若能救他一命，岂不是好？立即吩咐家人备轿来到县前，命人传了名片。李知县闻得，急整衣冠，大开中门迎接入去，分东西坐下。李连登问：“不知公子到来，有何见教？”永清曰：“无事不敢闯进父台大人处。今因晚生府内金教师，不知与张提台大人有何仇隙，以至起兵马到舍下活捉将来，闻是交与父台大人处审断。未知曾否审出明白，望祈示知。”李知县说：“闻那金刚与王全交好，因张公子与王全不相容，故此金刚将张提台公子张效贵打死。金刚后投在贵府处作教师。如今事关重大，明日请公子到来，并通知提台着人一同会审，如何？”永清说：“总求父台大人原情办理就是。”说罢辞去。次早，李知县即命人请张提台着人到来，一同会审。于是张大人即着叶游击到知县衙而来。后黄永清也到。即吊金刚来审。那金刚恐连累着黄公子，却从头招了。知县无奈，只得录了口供，回复提台，候令处决。永清只得辞别回府，叶游击亦别了而去。按下不表。

且说圣天子与周日清游过许多热闹场合，一日偶然想起黄永清众人等，正欲到他府中一探，于是，与日清取路来至黄永清府中。家人通报，永清急忙穿衣出来跪接。圣天子急丢过眼色，入内坐下，便叫永清自后叔侄相称，只行叔侄礼。永清点头，即唤家人办了些什么酒膳。席间，永清就金刚之事，对天子从头说了一遍。圣天子闻言怒道：“如此之人，死有余辜，金刚乃义气忠勇之人，待朕明日即发旨一道，与庄巡抚命他将张提台拿问，待朕回朝，自有发落，并将金刚放出，赏李连登记名道衙衔，遇缺即补。是晚把旨意写了，次日即吩咐日青快去庄巡抚处投递，不表。

周日青领了圣旨，到庄巡台处来，令人传报。庄巡抚即着了衣冠，排开香案跪接。日青开诏读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今游历江南，为施扬忠孝，削除奸佞起见，今访得张安仁因纵子行凶，白日抢夺良民闺女，其子已死，无用追究，即将提台拿问进京，俟朕回朝发落。并赏李连登记名道衔，遇缺即补。诸事安办。钦此！”庄有恭听诏已毕，即与日青一同坐下。茶罢，日清拜别而去，回来复旨。这里庄巡抚即排开圣旨，依诏行事，自不必说。

且言金刚出了监，向知县太爷谢过，即回至黄府，向公子叩谢。公子道：“此乃当今圣天子赦你出来的，快去见过圣驾，叩谢天恩！”于是金刚急上前叩头。谢恩已毕，又向周日清拜过，起身站立一旁。圣天子将武经将略一盘问于他，金刚对答如流。圣上大喜，即封为游击之职，付手诏一道，命他往庄巡抚处验过，俟候有缺即放。金刚叩头谢恩，又向周、黄叩谢而去。这黄永清排下佳筵，又命人前往请张、李二公子到来畅叙。是日，张醴泉与李云生一同到了，见了圣天子，叩头跪拜过，起来一同入席，陪侍圣天子与周干千岁同酌。席间谈及些文章诗赋之事，诸人俱对答如流。仁圣想起他众人是富贵忠义之人，即命人取文房四宝来，写几个大字赐与黄、张、李等。三人各人争上前看时，见写得笔走龙蛇，十分佳妙。写毕，递与永清。永清接了谢恩，起来看了是四个大字：“江南义士。”上写着年月日，天子御笔。那张醴泉的是一个“大”字，亦有御笔。李云生的也是四个字：“义摇江南。”上亦有御笔。各各盖了玉玺。三人接了，再拜叩谢，十分喜悦。即令人请木匠雕匾挂于门前。是日酒至更深方散。永清伺候过，即请圣天子玩月。在窗前正看得高雅，忽一段怨悲琴声如怨如慕，如泣如诉，风声响处，纷乱难听，不知此悲怨歌从何而来，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命金刚碧玉共成亲 逢圣主许英谈战法

话说圣天子正与永清等众人推窗看月，听得远远一片凄凉琴韵，风送将来，正欲侧耳听真，被风起吹乱了。于是下楼安寝。至次夜又往窗前听候琴韵。果然初更以后，便闻琴韵悠扬，分明听得清楚，道：

琴声弄出怨时乖，丑命生来八字排。年老双亲今已谢，
怨仇虽息将人累。累着金刚忠义汉，如今遇祸走天涯。天涯海角何方觅？碧玉情愿结和谐。

圣天子听罢，说：“原来此女弹琴自怨，是因金刚救他，累伊逃难。不若明日访知，我做主，叫金卿娶了他，岂不是好，而且也是了却心中之愿。想罢，下接安睡。一早起来，即唤黄府家人请公子出来。永清出来问安毕，叩问有何圣训？圣天子说：“前金刚所救之王碧玉，即夜来弹琴者是也。朕因听出，琴者说道双亲俱谢了，他云多蒙金刚搭救，情愿配他为妻。你可叫一个伶俐家人，带个老妇前去，对他说知金刚今已是游击武员，叫他来这里住下。再发旨来，召金刚到此，暂借府中成亲可也。”永清听罢，即命人去寻着王碧玉，将言对他说知。原来碧玉自得金刚救之后，逃住于此，不幸父母双亡，正是十分苦处。只得依着邻姬同住，日夕做些针指度日。今闻此言，

喜之不胜。乃辞了邻居，与黄府家人来至永清家中，自有妇人招接入内，不必细说。是日圣天子召金刚来，把此言对他说知。金刚大悦，谢过起来，永清代他办了酒食什物，就择了黄道吉日与碧玉成亲，真是夫妻恩爱。向众谢礼已毕，夫妻一同上任去了。这且不提。

再说圣天子见事已毕，与日青别了永清众人，取路往探别处而去。话说松江府留仙市上，有个文武双全之人，姓许名曲，生得唇红齿白，相貌超群，文赛周郎，武如吕布，六韬三略，无所不晓，性好交结天下英雄，为是未逢知己。慷慨好施，挥金如土，家财百万，后至父母亡故，把那家资渐渐弄得干净。有钱时，便多人相识，及至穷了，向亲朋相借一毫不得。无可奈何，只得将产业都尽变卖了。正合着古人有云：人世交结多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纵金言诺暂相许，终是悠悠行路人。那许英捱穷不过，只得在留仙市上关帝庙前做卖武艺功夫，引动来看的人，如蚁般围拢来。他便老着面皮说道：“列位请了，某因平生性好挥霍，把父母遗资尽用了，只得在此耍枪刀拳棍功夫，列位看的指教，万望勿取笑为幸！”说罢双刀舞动起来，好似寒天下雪一样。初时还见使得有层次，再后见他舞得一团雪花，滚滚来去，甚是好看，见刀不见人。不一时把刀舞完，复又弄棍。但见弄得上打雪花盖顶，下打老树盘根，左打金龙出海，右打猛虎归山。前打金鸡独立，后打美人佩剑。左插花，插花，金较剪，玉搔钗。或则将军棒印，或则美人照镜。有呼风落叶之势，泣鬼惊神之技。真是武艺无双，人材绝品。看的人齐声喝彩，也有赠银的，也有赠钱的，然而尚且难够用度。若别的卖武，有些银钱，便可够用，惟许英是有钱的子弟，使惯食惯，故嫌打彩的少，便说：“小弟本来尚有趴叶拳脚未弄，欲再耍与诸君共看，无奈诸君但好看耍功夫，不好出钱，故小

弟无心弄了。”早恼了旁边一人姓常名恶，因他是一个恶棍无赖，故地头上叫他做常恶。他便大喝道：“看你这人，卖武本是出外往别处去，为是在本处自己门口地方，嫌打彩微少，岂有此理！我知你是旧家子弟，到如今穷了，清茶淡饭也就罢了，尚作此态，我劝你快快收拾了去罢！”一席话，恼得许英红面耳赤，大喝道：“老子在此耍功夫，应该来问候，尚敢得罪于我，就下收拾你便怎样。”常恶道：“你不收拾，我就将你打个大餐！”于是看的人越多，看他二人你言我语，就相打起来。常恶如何敌得过许英！只得败走去了。许英一路追来，正遇着圣天子与日青偶游此地。见他二人顶头撞来，急上前将二人挡住，说：“二位壮士少停，有话好说，何必定要相打。究竟因甚原故，请道其详。”于是许英把上项事说了一遍。天子闻言，便将常恶喝退了，即与许英、日青共来至酒楼坐下，叫酒保排上酒菜来。许英道：“待小弟往庙前收了场，再来奉陪！”日青跟至关王庙前，帮他收了物件，即往酒楼而来。许英问道：“请问二位高姓大名？”圣天子答道：“吾姓高名天赐，乃北京人氏，与舍亲周日青到此探友，路经此地，见足下如此英雄，何不考取功名，与国家出力，何必在此露面抛头。请问贵姓芳名？请道其详。”许英道：“二位有所不知，某乃此市人氏，姓许名英，家财百万，只因不附生业，专一学习文章、书史并武艺工夫，故无出息；而且性好使费，故把家财耍尽。双亲已亡过了，剩得单身一人，借贷无门，只得在庙前献丑。偶遇二位如此高义，恨小人相见之晚也。”圣天子道：“原来富家子弟偶遭落魄，如足下有意投军，待我举荐，未知心下如何？”许英听罢大喜，说：“万望贵人指引，感恩不忘。”说罢同饮，至晚方散。于是许英跟了天子一同回昌泰客店安歇。一宿已过，次日用过早膳，三人谈论兵机法略。圣天子说：“孙武子十三

篇兵法，佐吴王姬雄占一方，诸侯不敢加兵，张良得黄石公传授兵法，助汉高祖灭楚兴刘，此皆兵法之功也。至于汉末诸葛孔明辅佐刘先主，战必胜，攻必克，多因兵法而行。足下曾闻其说乎？”许英答道：“诸葛孔明乃第一人才，功盖天下，有鬼神不测之机，唤雨呼风之术，只是后人少得其传耳。小子不才，颇学武侯典籍，日夕诵读，一字不忘，若二位不嫌，小弟诵与兄听。”圣天子说：“愿听高论。”许英道：“武侯新书有五十余数，变通有法，逐一分说，内中妙法无穷，深利兵家之用。胜败篇云：‘夫贤才居上，不屑居下，三军悦乐，士卒畏惧，相议以勇，相望以威，相劝以刑，此隐胜之理也。若三军数惊，士卒情慢，不恩威并施，人不畏其法，此必败之道也。’大势篇曰：‘夫行兵之要有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势者，日月星明，五星合度，风气调和也。地势者，城峻重崖，洪波千里，石门幽洞，羊肠曲径。人势者，五圣将贤，三军用礼，士卒用命，粮足备善。用兵者因天之时，察地之势，依人之力，则所当者无故，所击者万全矣。’地势篇曰：‘夫地势者，兵之助。不知战地而欲求胜者，来之有也。高山峻岭，曲径深林，此步兵之地也；平原荒野，大地沙漠，此车骑之地也。倚山附涧，高林深谷，此弓弩之地也；草浅土平，可前可后，此长战之地也；芳草相密，竹树交横，此枪矛之地也。’论情势篇曰：‘夫将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速死者，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者，有志而心快者，有谋而懦弱者，有勇而轻死者，可暴也；心急而意重者，可人也；识而情缓者，可袭也。’论圣势篇曰：‘古之善闻者，必先揣敌情而后图之。凡师老粮绝，百姓愁怨，军令不习，器械不修，计不先破，外救不至，将吏剝剝，赏罚轻重，营阵失措，战胜而骄，可以攻之。若任贤授能，粮草足备，甲兵坚利，上邻和睦，大国应接，敌人有此者，

引而避之。’此是论其大略而且。孔明行军调将，历代军师能及之乎？但小弟未得其真耳！”言罢圣天子亦深服其论，乃说：“夫用兵之道，即如马幼常云；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也。故诸葛孔明亦服其言，此兵法所无也。是绝妙兵法，可在孙吴之上。”于是谈至天晚。次日，圣天子对许英说：“吾与本省庄巡抚是至交，我有书一封，荐你到彼，自有好处。或得一官半职，须要尽忠报国，惜士爱民为是。千万勿负我言！”说罢，即手写一诏，付与许英。许英接过，即上前拜谢相荐之恩，辞别三人。投庄大人去了。

圣天子见许英已去，乃与周日青别了店主，往寻胜景而去。不知所到何处，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三英雄庙前逞力 两孝子遇水无灾

话说圣天子与日青二人别了店主，一路寻山问水，观之不足。一日来到一个地方，抬头见一座古庙，上有金字匾额云：“土谷城隍之社”。一人走进里边，房屋宽大，可惜荒落无人，未免东坍西倒。正在观看殿廓，听得外面有人进来，仔细一看，见走进三个人来，个个生得形容古怪，十分丑陋。两眼露出金光，亦是铁汉金刚模样。白面者道：“我三人看谁举得起这两只石狮！”黑面者道：“你这个瘦弱书生，量不能举起，看我二人各举一狮，与你看看。如果举不起来，我从今再不习武，二人入山修真去了。”白面书生道：“你二人先举我看，我随后再举与你看便了。”原来这白面者姓秦名宝，黑面者姓徐名刚，魁梧者姓王名比，三人俱有谋略，而且膂力过人。于是徐刚向那石狮四面看过，然后下手。乃用坐马之势，把那石狮拦腰用力一移，却又移不动。再用尽平生气力，把石狮扳倒，再用一个拔山塞海之势，把石狮抱起来，紧行三步，已是气力不加，只得放下。秦宝道：“不算好力！”再着王化上前，把石狮左手挟住，揽在腰间，随手在腰一顶，又把石狮移向右边来。左换右换，转得四五回，方才轻轻放下，毫无声响，面不改色。那秦宝道：“此有何难！二位且看我把左边狮子移向右边去，

右边狮子移向左边来。”二人道：“此易事耳！能将此石狮单手抱起，丢在前边戏台上，不许抖手，仍要放回原处，可能做得否。”秦宝道：“此亦易事耳！”于是整衣卷袖，扎定坐马势，把石狮用右手夹定，将膝一项早已夹起，一步步行往戏台上来。再回庙前，把这一只用左手夹住，又走往戏台上，面不改色。复后即将石狮照前搬回原位，气息不喘，神色不变。圣天子与日青看了，伸舌道：“真是重生项王了。”心内好不钦敬，乃上前问道：“请问三位贵姓大名？贵乡何处？”秦宝说：“我姓秦名宝，这位姓徐名刚，这位姓王名化，俱是本处人氏。自小学习些武艺功夫，不期今日闲行到此，故略一试耳！偶然举起石狮一项，适逢二位看见，十分失礼，休要见怪！访问二位贵客官尊姓大名，从何处至此？乞道其详。”圣天子答道：“我乃北京人，姓高名天赐，与舍亲周日青来到贵处探友，闲行到此，见三位如此英雄，令人敬爱。何不与朝中出力？”秦宝说：“有此心久矣！争奈无人荐引，只得守株而已。如欲在科场上取功名，只因多是家贫，亦难事也。”圣天子说：“英雄矢志，千古同悲。我与本省在巡抚大人是世家，如有例职，即来荐引便是。”说罢，五人来至酒店坐下，吩咐排下些酒馔，席间谈些兵机战策之事，他三人对答如流。席上把平生志略尽行讲出来，五人论得有味，极其相投。酒罢，秦宝三人俱向圣天子谢过留心荐引之意，各各辞别去了。次日，又与日青来至息劳亭，是来往生民车马倦歇之处。有人摆卖什物，谈古说今，引经援典，极其有致。听有人说水浒传，于是慢步上前，听他正说高俅与那柳士雄报仇，执罪王庆之事。天子与日青坐下，听了半日，忽然天降大雨，平地水深尺余，于是各各散了。圣天子在遇安客店住下，甚是忧闷，只见附近海边因之而水患遭难者不少，有低陷庐舍尽为倾波焉。有个张孝子，父母年近六

旬，娶妻李氏，生有二子，约有四五岁，家贫，挑负为食。所住是低舍茅庐，而且近海边之地，见水骤至，无可如何，搬运不及，乃急背其父，妻背其母，两儿幼小，亦难再负，只得救了父母，两儿不顾矣。谁知水退，左右庐舍荡然，惟此家独存。数日间，夫妻同父母回家，两个儿子安然无事，岂非孝感天心者哉！茫茫大水中，惟子无恙，谁谓天公无皂白耶？暂且不提。且说松江府有人姓胡名凑，其父孝廉早卒，其弟胡二尚幼。胡凑娶妻陈氏，小字碧连。极其贤孝，然家姑悍恶不仁，碧连无怒色，每早旦必靓妆朝往。适值夫病，家姑谓其冶容诲淫，怒呵责之。不知碧连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碧连孝感动家姑 紫薇遗宝赐佳儿

话说碧连虔诚往朝其姑，谁知那恶婆反谓其冶容诲淫，乃诟责之。碧连退而毁妆以进，姑益怒。胡湊素孝，乃鞭其妻，母怒始解，自此益憎妇。妇虽奉事惟勒，但不交一语。生知母怒，亦寄宿他所，即示与妇绝，久之，母终不快，触物类而骂，其意皆在碧连。生说：“娶妻以奉姑，今若此，何以妻为？”遂出碧连，使老姬送诸其家。方出里门，碧连泣道：“为女子不能作妇，何以见双亲！”在于袖中取出剪刀刺喉，急救之，血溢沾襟，扶归族婢。家婢王氏寡居无偶，遂纳之。媼归，生嘱隐其情而心窃恐母知。过了数日后，探知碧连创渐平复，登王氏门，使勿留碧连。王乃召之入。不入，但盛气逐碧连。无何，碧连出见生，便问：“碧连何罪？”生责其不能事母。碧连亦不作一语，惟俯首喘泣，泪皆赤，素衫尽染。生亦惨恻，不能尽词而退，又数日，母已闻之，怒诣王，恶言消让，王傲不相上下，反数其恶，且言：“妇已出，尚属你家何人？我自留陈氏女，非留胡家妇，何烦强理人家事？”母怒甚，而穷于词，又见其意气汹汹，惭甚，大哭而退。等连意不自安，思别而去。思想了母姨子如叩，生母之姊也，年六十余，子死，止剩一幼孙及寡媳，又当善观。碧连遂辞了王，往投于媼处。媼

诘得其情，极道妹子昏暴，即欲送还碧连，力言其不可，兼嘱勿言。于是与于温居如姑妇焉。碧连有两兄，闻而怜之，欲移之归而嫁之。碧连执不肯，惟从于媪，纺绢以自度。生自出妇，母多方为子谋婚，而悍声流播，远近无与为偶。积三四年，胡二渐长，遂先为毕婚。胡二妻丽姑，骄悍戾沓，尤倍于母。母或怒以色，则丽姑怒以声。胡二又懦，不敢左右袒，于是母威顿减，莫敢撻犯，反望色笑而迎承之，犹不能得丽姑欢。役母若婢，生不敢言。身代母操作，涤器、洒扫之事，皆与焉。母子乃于无人处相与饮泣。无何，母已郁积病，委顿在床，便溺转侧，皆生侍，生昼夜不得寝，两白尽赤，呼弟代役，甫入门，丽姑即唤去之。生乃奔告于媪，入门饮泣，具诉未毕，碧连自帟中出，生大渐，禁声。欲出，碧以两手叉扉，生窘，急自肘下冲出而归，亦不敢以告母。无何以媪至。母喜之，由此媪家无日不以人来，来辄以甘脂饷媪。媪寄语寡媳：“此处不饥，复勿后尔。而家中馈遗，卒无少间。媪不肯少尝，辄留以进病者，母病亦渐愈。媪幼孙又以母命，将佳饵来问疾。生母叹道：“贤哉，妇乎！娣何修乎？”媪说：“妹已出妇，何如？”妹说：“噫！诚不失已氏之甚也！然乌如甥妇贤？”媪说：“妇在臣不劳，汝怒，妇不知怨，恶乎不如？”生母泣下，且告之悔，说：“碧连嫁也未？”媪说：“不知，乞访之。”又数日，病良已，媪欲别去。妹泣曰：“恐娣去，我仍死耳。”媪乃与生谋诉胡二居，胡二告丽姑，丽姑不乐，语侵及伯，兼及媪。生愿以良田悉归胡二，丽姑乃喜，立拆产书已，媪始去。明日，以车乘迎姊至其家。先求见甥妇，极道甥妇贤。姐说：“小女子百善，何遂无一疵，余固能容之。子即有妇如我妇，恐亦不能享也。”妹说：“呜呼，冤哉！谓我木石鹿豕耶！俱有口鼻，岂有触杳臭而不知者？”娣说：“彼出碧连，不知念子，作何

语？”说：“骂之耳！”媼说：“诚反躬，无可骂，亦恶乎而骂之？”说：“瑕疵人所时有，惟其不能贤，是以骂之也！”媼说：“当怨者则德，则德者可知；当去者不去，则不去，则贤焉者可知，向之所馈事而奉事者，固非子妇也。”妹惊道：“何如？”说：“碧连寄此居矣！向之所供，皆连夜级之所积也。”妹闻之，泣下数行，说：“我何颜见吾妇！”乃呼碧连。碧连含涕而出，伏地不起。母惭痛自过，媼力劝始止，遂姑媳如初。十余日，共归家中。薄田数亩，不足自给，惟恃生以笔耕，妇以针指稍佐升斗。胡二称饶足，兄不求之，弟亦不知顾也。丽姑以嫂之出也，鄙之。嫂亦恶其悍，置不齿。兄弟隔院居，丽姑时有凌虐，一家尽掩其耳。丽姑无所用虐，虐夫及婢，婢一日自缢死，婢父讼丽姑，胡二代质理，大受叱责，仍坐拘丽姑。生上下为之营脱，卒不免。丽姑械十指，肉尽脱。官贪暴索望良奢。胡二质田贷资，如数纳入，始释归，而债家责负口急，不得已，悉以良田鬻于村中任翁。翁以田半属胡凑，所让要生署券，生往，翁忽自言：“我胡学廉也，任某何人敢买吾业？”又顾生道：“冥间感汝夫妻孝，故使我暂归一面。”生出涕道：“父有灵，急救吾弟！”道：“逆子悍妇，不足惜也！归家速办金赎吾血产！”生道：“母子仅自活，安得多金？”道：“紫薇树下，有藏金可以取用。”欲再问之，翁已不语，少时而醒，茫不自知。归告母，亦未深信。丽姑已率数人发窖，把地四五尺，只见砖瓦，并无所谓金，安失意而去。生闻其掘藏，母与妻勿往视。后知其无所获，母窃往窥之，见砖石杂土，遂返。碧连继至，则见土内皆白镪，呼生往验之，果然。生以先人所遗，不忍私有，召胡二至，共分之。胡二囊金归，与丽姑共验之。启囊，则瓦砾矣。大骇，疑丈夫为兄所愚，使二往窥兄。兄方陈金几上，与母相庆，因实告兄，生亦骇而心甚，

举金并赐之。胡二乃喜。往酬债讫，甚德兄。丽姑道：“即此乃知诈！若非自愧于心，谁肯以瓜分者复让人乎？”胡二疑信半之。次日，债主遣仆来言，所偿皆伪金，将执以首告。夫妻皆失色，丽姑道：“如何哉？我固谓兄贤不至于此，是将以杀汝也！”胡二惧，往哀债主，主怒，不释胡二，乃券田于主，听其自售，始得原金而归。细视之，见断金二锭，仅裹真金一韭叶许，中尽铜矣。丽姑因与胡二谋，留其断者，余返其兄以观之，且说：“屡承让德，实所不忍，薄留二锭，以见推施之义，所存物产，尚与兄等。余无庸多霸也，业已弃之，赎否在兄！”生不知其意，固让之。胡二辞甚决，生乃秤受之，少五两余，命碧连质奁以满其数，携付债主。主疑以旧金，以剪断验之，纹色俱足，无少差谬。遂收金与生易券。胡二还金后，意其必有疑差，既闻旧业已赎，大奇之。丽姑疑掘时兄先隐其真金，忿往兄处，责数诟厉，乃悟返金之故。碧连笑道：“产固在耳，何怒焉？”使生出券，付与胡二。一夜梦父见之曰：“汝不孝不悌，冥限已迫，寸土皆非已有，沾赖将以奚为？”醒告丽姑，欲以归兄。丽姑嗤其愚。是时胡二有两男，长七岁，次二岁，无何长病痘死。丽姑惧，使丈夫退券于兄，言之再三，生不受。未几，次男又死。丽姑益惧，自以券置姬所，春将尽，田芜秽不耕。生不得已而种治之。丽姑自此改行，定省如孝子，敬嫂亦至。未半年，而母病卒。丽姑哭之恸，至食不入口，向人道：“姑早死，使我不得事，是天不许我自赎也！”产十胎，皆不育，遂以兄子为子。生夫妻皆寿终，生三子，举两进士，人皆以为孝之报。不知下卷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报恩寺和尚贪财 广法庵女尼死节

话说苏松界口一座报恩寺，乃是国初有个善士安盛邦所建。住持智广军师，年已八十余岁，生得红颜白发，飘飘逸逸，甚是雄伟。法行清高，手下共有五十多个和尚，俱是遵戒守法的人。惟是人多，未免有一二个违戒的入了。有个姓常名未法，年方二九，生得十分凶恶，口善心刁，贪财好酒，无所不为。师父不知其情，如若知其如此，寺中焉能容得此等和尚！三两月便下乡一回，专恃自己本领，抢掠钱财回来，以济饮食之中。时时周全，并无知者。一日，有过往商人路过借宿，乃入寺来，参拜过如来佛祖、四大金刚，在方丈谒见了智广禅师。茶罢，智广禅师便问：“请问客官从何至此？请示贵姓尊名。”客道：“小子姓牛名勇，乃本处人氏，贩卖绸缎为生，今因与夥人分路，各投亲友去了，故单剩小子一人，欲前探亲友，不过三五里路。只为有银子数百在身，恐于路上遇见强徒不便，故求宝寺一宿，明日便行。”说罢取出一锭数两重白银来，送与佛爷香油之用。智广推辞道：“些须小事，何足言酬？请客官收回了罢。”无奈牛勇坚意，智广只得命小沙弥收下。吩咐厨下备斋，款待牛勇，留在东园中客房安歇。是夜牛勇因在路上行得困倦，就在客房中略坐片时，便睡下去了。

且说常未法是日窥知牛勇有数百两银子，乃起了不良之心。是夜候至三鼓，众人钦防，即前往东园而来。至牛勇房四，悄悄一看，见室内尚板有灯光，只听见鼻息之声，已知牛勇酣睡。乃拔出短刀，将房门弄开，轻轻将台上用指一弹，看牛员不动声色，乃本着胆揭开帐门，把他四围一摸，即将那数百两一袋银子偷了，依旧把房门掩上，复弄好如前一样，回到自己房中睡下。次日牛勇起来，见布袋中银子不知去向。乃在房中连地皮都反转，却不知那银何处去了，于是喧嚷起来。智广得知，便问今早有人出寺否？”说：“无之！”那常未法恐查出来，在房中急计，将床下阶砖揭开，把银子藏在砖下，依旧益好，人不知鬼不觉。智广与牛舂召众僧来至东园，四围踏看，并无形迹可疑之处。无奈，把寺门关上，向台寺僧房一一搜觅，总总不见。智广道：“想必客官在路上露了歹人之眼，必是跟踪到此，窃去了。”牛勇嗟叹无言，则索讨之无奈，自恨运途蹇滞，以致如此。是日早饭后，在佛前求一签，望求佛爷指出失银来由。乃点起香烛，低头参拜已毕，祝道：“弟子姓牛名勇。乃本处人氏，偶因路过贵寺，带有银子数百，未敢夜行，故在此处借宿。昨夜失去银两，恳求佛祖早赐灵签，以明弟子之怀。幸甚之至。”说着，哀哀哭哭，拿了签筒，低头下拜，拈着摇出一签，上写道：常常安份营生，未必苍天亏负。法律如此森严，偷窃何能脱路。细细反复看了，不解其意，只得拜别佛祖并智广禅师和众寺僧等，出门而去。

且说常未法此日见牛客人去了，并未露出形迹，心中十分安乐。至次日，取出报来，改了装束，到酒妓馆散荡，乃在留痴院。颜妓名唤迎儿，生得有些姿色，是常与未法相熟的。今日一见他来，便笑口而迎，二人相拥上接而来，即吩咐办上等好菜。原来此妓乃是重富欺贫的一个刁猾妇人，客人若有钱的，

他便极意承迎；如若使用稍减的，他眉锁春山，诈着恼人之样。是日见常师父如此大使大用，不知他在何处得许多银子，正要求惠些。于是二人在席上说些风流谑话，当晚极尽绸缪之乐。到了次日，仍舍不得他别去，又被迎儿缠住了，两人心内自相爱悦。弄得那常和尚把心事尽吐出来，把谋窃牛客人银两之事，说了一遍。那迎儿开言道：“似此你手段真高强了！刚遇奴有个会期，欲借大师数十两银子，未知可否？”未法应允，即在囊中解下来，交与迎儿。迎儿接了，喜之不胜。谁知迎儿口疏，把这话传说出来。那些鸨儿皆是趋炎附势之人，次日见常大师来，便笑口而迎，说道：“今日有个东西与大师一玩。”即把一个玉小孩出来，送与常未法。常看了大喜，说：“世上有如此好宝，真是美玉无瑕了。”因问从何得来？”答道：“是在玉器店朋友处买的，如法师见爱，随便发回些价便可。”未法道：“三十金未知可否？”鸨儿道：“足矣。”于是未法即交清银子，又同迎儿二人排下佳酿快乐。

话说人生乐极必生悲，乃真言也。那些做强盗的人，目前虽是快乐，终要弄出祸来。一日合当事发。那常未法在寺中与一个火官和尚不睦，被他窥出行为，乃悄悄将此事禀与智广知道。那智广闻言，说：“难怪数日少见他出入。”次日，遇未法回来，便将此事向他盘话，他初不肯认，后来见智广说出真情，只得认了。智广先用善言安慰他道：“自此之后，不可乱为了，此次便可放过。若再有这等，弄出来外人知道，连我都有些不便处，”未法听了，唯唯而退。是晚，智广等未法熟睡，弄开门房，把未法捆绑起来，送本县审过，追回用剩之银约有百余，暂贮在官处，且听失主告发再行决断。于是将常未法依国法办了。续后牛勇将此事告官，将金银还了原主不提。

且说圣天子在路上闻得官清民乐，心上十分喜悦，乃日日

与日青闹游玩景。时值秋初，爽气宜人，凉风入户，正是“春光最易催人老，怎似秋光长更好。”不说圣天子与日青游玩，话说松江府西南有座广法庵，内有一个尼姑，年可七十余岁，生得童颜鹤发，貌若五十多岁人，法号慧法，专一济困扶危。遇有富家到此做功德，不甚勒值。手下有个徒弟，名唤妙能，生得十分姿色，真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本府有个财主，叫做王百万，夫人张氏，生下一个孩子，年方十七岁，因拣择过苛，尚未定亲。父母爱如珍宝，叫唤王宝珠，生得相貌丑陋，而且懒于读书，专好妆饰衣服，在花柳场中行走。见了女子有姿色者，即便口角流涎，千方百计定要弄上手方休，乃是一个大花炮，外面甚辉煌，肚里一团草。常在广法庵内闲行，把妙能看在眼里，谁是未敢传言，总是巧言令色。谁想妙能无意于他。一日，宝珠诈作许愿，稟过母亲张氏，张氏乃与儿子并几个家人同到庵来。慧法接着，分宾主坐下。茶罢，慧法道：“不知夫人到此，有失迎候，望勿见怪。”张氏道：“不敢，不敢！今因小儿欲保平安，故与我说知，在佛前许下一愿，求老法师代为主办为幸。”说完，张氏取出一封银子，约有数十两，交与师父上佛前香油。慧法接了，即命人排下素斋，是晚备办什物，大吹大擂，作起法来。那宝珠趁此盘桓数日，俾得与妙能讲话，相机下手。不想妙能全不会意，见了他就即便离开，故宝珠无从下手。一晚，妙能因做了三四晚法事，十分眼倦，到夜便在自己房中睡下，和衣就枕。于是宝珠至三更，悄入房中，看见银灯暗暗，乃拨开罗帐，见妙能熟睡好似一朵鲜花模样。情欲难禁，踏上床来，正在动手，谁知妙能一时醒来，看见王相公，便大喊道：“有奸贼在此。”即下床欲走，那王宝珠恐闹出事来，未免累事，起了狠心，把那妙能一脚踢死，将其仍放床上，与他落了帐子，依旧出来。次日慧法起来，

许久尚未见妙能出来。初时以为他做了两晚的功夫，捱了睡眠，及至日已将晏，还不见他起来。即使小尼入房呼唤。小尼走入房来，叫了三声，不见答应，乃把帐子拨起，用手来推，方知已死。便大叫一声道：“不好了，师兄死了！”三两步跑出房来，对师傅说知。慧法不禁大惊，大叫一声，昏倒于地，半晌方醒，乃大哭道：“不知何故，好端端的竟死了！”于是与众人来到妙能的卧房，命人抬了出来，看过并无伤痕。无奈何，既死不能复生，而且慧法是最了事的人，只得从厚收殓了罢。这个没良心的宝珠心上甚是不安，唯是无可奈何。数日，佛事已做完，张氏辞了慧法与众尼，回家去了。且说那妙能阴魂不散，游游荡荡，欲寻王宝珠索命。无奈宝珠旺气正盛，难以下手，且待时而行，乃在左右常常显灵。慧法因他死了，心中不时吐血，那妙能阴灵亦时时在他房内出现，并保护众人，不提。且说宝珠在家，日日游荡，概不知法律如何，兼且忤逆父母，惹是招非，不时有人告其父母。一日，在书房中得了一病，父母忧虑，急请医调治，一连请了十数个先生，俱未见效。一日宝珠朦胧睡去，见妙能来，咬牙切齿地索命，惟是未敢近前。如此数晚，俱是如此。父母见势沉重，夜夜不敢离儿子左右。一夜睡至三更光景，闻宝珠大叫一声。不知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王宝珠贪淫殒命 录金言警世除顽

话说王宝珠正见妙能索命，被他阴魂取着一根铁棍，向宝珠一棍打击，已是昏绝。宝珠大叫一声，早已死了。王老夫妻见了，悲哭不止，想我二人单生他一个，今眼见得死了，如何是好？正是大限已到，怎能脱！王老即命家人备办棺木，收拾已毕。这是好色贪淫的结果。此后望我朝官商士庶人等，千万莫学这宝珠也。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那贪淫之事更甚于杀人。夫杀人必有所困而后杀之，或仇、为输、为怒不等也。而贪淫一事，非谓其有仇于己，而后淫之也。故虽妓女亦不可淫。虽说我有钱，然后得淫。说：“不然，此亦女人也。彼因父母贫穷，或因负累所致而卖身者也。故曰妓亦犹人耳，且不可犯，何况闺门处女、寡妇尼姑哉！”夫寡妇寡妻，形单影只，遥遥岁月，守节原难。或以非礼犯之，或用巧计诱之，使他数载贞心片时扫地，新奸欢于黑夜，故夫哭于黄泉，祖宗发怵，鬼神皆怨，淫罪滔天，天他断难宽宥者也。若云僧道尼姑，已经出家，永断情根，若加淫褻，与寻常淫恶又加一等。削发披缁，晨钟暮鼓，戒律何等森严！以既归空门之钵，而与之行淫，纵菩萨低眉，暂且由汝而逆天败礼，此心自得过乎？此所以无间地狱也。又有闺房处女及笄之年，情事未知，欲心已启，或

遇勾挑而断臂已见贞，剖心以自烈，如此刚志能有几人？是以钻穴偷墙，较已嫁之女为易重，岂知一旦失身，终身抱垢，有惭花烛之宵，殊愧奠雁之礼，琴瑟必乖，家道非吉，淫罪滔天，天地断难宽宥。旦妇人一生名节，自处女始，无如设计圈诱，是恣我片刻之欲，而损人终身之节。后来婚嫁，便为残体。使其父母暗伤体面，夫家现被丑名。纵使临婚混过隐微，常觉羞惭。苟遇曾经世面，局促难施面目。即能教子成名，不节终归亏损。即令守贞一世，已是清白玷污，岂不于女可恨，于男则罪大恶极矣！婉孌少妇，贞心未固，烈志未坚，况且朝夕引诱，食物投其所好，衣服迎其所爱，容止笑貌得其欢心，况人心既非木石，孰能无情！但邪肠一软，而苟合遂成。于是玷门风、坏名节，夫耻以为妻，于耻以为母，翁姑耻以为媳，父母耻以为女，族党因之而含羞，戚友因之而蒙垢，辱及祖宗，污流数代，谁职其咎？淫罪滔天，天地断不容者也。有夫妇容后于父子兄弟淫人者，不独乱夫妇之伦，并乱父子兄弟，甚至使彼祖先有不韵非类之痛，神诛鬼责，岂能追乎？乃有为人饥寒躬苦，万不得已，将女卖于他人，原是痛心切齿之事。为人主者，当如己女看待，勿行污辱。若以盆里食，阶前草，随身近便，恣意淫欲，且久遭幽闭，不使婚配，此亦重于寻常淫恶。当与寡妇处女同遵明训。又人家奴婢，最易淫奸，皆以此为世俗寻常，无伤阴德，不知婢亦人女乎？特贫于我女耳！其受惜之心，实与我女无所异者。以礼遣嫁，则亦良家夫妇矣。苟从而乱之，是即淫人之妻女矣。天地又岂得能宽假而不加谴责乎？于婢女不肯留心于恤，稍有姿色，即行奸淫，但情衰爱弛，又复转卖，但取价值，无门失所。甚或死于毒妇之手，沦于淫娼之家，而独不思彼离其父母而归于我者，即以我为父母矣，忍令摧残弃掷若如此者乎？平心思之，通身汗下矣。婢女二十岁即当择配，

不宜禁锢终身，以损无穷之德也。又每见少年仆妇，执役房帟，见其有色，即肆意淫乱，使其夫知之，小则萌跋扈之心，大则怀杀主之意。即或不知，而或好而生子，是使我为父了。忍乎哉？即不生子，而堂堂七尺则与奴隶下贱受此败柳残花。屑乎哉？则其罪即轻于良家妇，而祸之烈殆有甚焉！然阴律断淫罪未当，曰淫婢女仆妇者减一等论，则其罪无异于良家。减获妇女，多被凌逼以为分，固然耳。试思，此辈皆良民，因贫穷鬻身，或因官势投充，既役其身，复乱其妻母，作何消受？及乱而生子，则沦主为仆，使此子事我之子，是兄弟相主仆也；万一生女有色，已复乱之，是父奸其女也；已之子侄复乱之，是兄弟姊妹相好也。聚尘宣淫，廉耻尽丧。后遂不可穷诘，嗟乎！今有人于此骂其子女为藏获者，必怫然怒，攘臂而起矣！以淫色之故，乃使祖父相承之血脉自我而乱，岂不伤哉！今之主人者，多以非礼辱使仆妇，甚至宿其将嫁之女，奸其初婚之媳，使其含忍耻不可对人。至于贫人之妇，或资乳食糊口，彼既抚抱我之子，不为无功，我反从而渎乱之，其为神之所怒，不亦宜乎？凡雇乳妇择其少艾者，冀其多乳，非渔色，彼应募而来，舍其子女，离其夫妻，二年鞠育，倍劳于嫡母；午夜凄凉，尤苦于孀居；其夫鰥守空床，心忧失节，困于穷苦，无可奈何。为主人者，诚以礼自待，戒勿相犯，子女必昌。夫世间男女之事，最易濡染，然形极势阻，或禁其欲而不得肆，至若花街柳巷以为风月场中，不任妨人取乐。余以为不然。夫娼优须践，然当其初幼，父母一般爱惜。指望日后嫁一好人，永远作一亲戚往来，迨年齿稍长，或为官粮所逼，或为官债所凌，陷入火坑，脱身无计，独居则泪眼愁眉，逢人则强欢假笑，欲舍此而从良，鸨母从而压制之。稍有人心者，正宜怜悯；而乃视为闲花野草，岂非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举世所习为不怪者，无如狸

妓。意殆谓既酬以金，淫不为害。岂知其害甚大，且无论破家伤身，能保妓不孕乎？孕而产女，则己之女，则己女为娼；即孕生男，人皆非笑，羞不肯认，则己之子亦得沦于污贱下流矣。嗟乎！以淫色故而乱祖宗相承之血脉，岂不伤哉！世有别种狂痴，渔猎男女，往往外借朋友之名，阴谋夫妇之好，以同刑体，创天地，未有之杀，淫其幼者，何异吾子吾孙，淫其稍长者，何异吾弟吾侄？兄与之谓何而沦污若此？而稍知礼义者，当必翻然改悟矣！夫男女私媾，已同禽兽。更昵婬童，以同形体，巧为淫合，倘私心窃思，成何面目？且群小狎邪，变乱家规，引狼入室，害更有不可胜言者。此皆戒邪之妙旨。子因谬拟此传，实欲天下人皆以忠孝廉节为心，为善去恶，少怒勿淫为望。故抄其大略以为警世之小补云尔。

闲话休提，且说圣天子与日青在路上东游西玩，甚是自得。日行至一处叫段家庄，但见：苍松栖鹤枝枝秀，绿竹交加数百竿。老树龙吟声彻耳，风移林影渐生寒。又只见那农夫在陌上鼓腹讴歌，欣欣自乐；牧童在树阴之下踏踏歌声，悠悠笛韵。正是：太平天子乐，盛世庶民安。欲知以后事，下回细详传。